

再出手

秋浑露白，木叶萧萧，一声悲哭雁迂长空，西风卷起漫空黄尘，冀南大名府效外官道旁两行垂柳，无复当日的翠拂行人，垂烟商绿情景，秃条儿尽自迎风摇曳更凭添了几分萧瑟气氛。

拂晓时分，道上现出一个镖局人物，似是兴高采烈，连夜赶路，昨晚关未打尖模样，喧笑不绝。

遥随镖局一行的只见是一只双驹套车，车辕上坐定一个赶车把式，约莫四旬开外年岁，年岁貌像粗豪诚样，头戴一顶软毡帽亦似一夜未睡，肩背等处犹自余留洁白霜屑，在他身旁摆放着一只细颈瓷壶。

那赶车把式鞭鞘挥空软弱无力，车行也慢了下来，他不时握起瓷壶仰面痛饮。

车内忽传出一少年语声道：“罗大叔，看来大名府不远啦！”语音清脆响亮。

车把式不禁一怔道：“你怎么知道？”

少年笑道：“这有什么不知道。”车行渐缓，罗大叔喝酒的次数越来越多，显然地头已到了，罗大叔紧张之心情大宽。

车把式嘿嘿轻笑道：“你老弟委实聪明！干什么还要跟随我东奔西跑，作我等护和会，抑或我等幸运得以安抵大名。”

黄叶飘飞，天空湛蓝，两只大雁从头顶飞掠而过。

车把式灌了半瓶酒，额角明显有汗水渗出，转眼间抵达城外，车把工猛挥一鞭，套车进了大名府城门。

和风肃杀，街道上行人寥落，套车经抵一条宽敞的大宅前。

车把式慢慢跨下车辕，用手揭开车篷，低声唤道：“小老弟，到了。”

只见车内探身出来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满脸风尘，却掩不住英俊的面容。

他跨下车来，抬目望去，只觉此宅气派宏伟，朱门兽环两座石狮威风凛凛立于朱门两侧。后生道：“大叔，是这家不错么？”神色微微激动。

“错不了，正是这家。”车把式沉声答道：“老弟不可迟疑，俺代老弟敲门。”

车把式跨上石阶，伸手敲击兽环。

有顷，重门隆隆开启，现出一青衣中年管家，目光略含愠意，打量车把式一眼，正要开口，车把式忙道：“京中刘都老爷命小的护送这位严少爷来此，并带来一封亲笔手书，烦劳通禀贵上！”

青衣中年人微微一愕，改容笑道：“请容在下通禀，刘大人书信……”

车把式忙道：“在严少爷身上，须面陈贵上。”

青衣中年人面色微微一变，倏转笑容道：“严少爷请暂候片刻！”抱了抱拳转身快步走入。

车把式黯然一笑，道：“老弟多加保重。”身形倏地飞起，落在马车上扬辔疾驰而去。

片刻时分，那青衣中年人快步走来，道：“敝上有请……”

突然发现车把式已驾车离去，不禁一怔，道：“还有一位咧？”

严姓少年道：“在下已打发他回京了！”

他虽年幼，却说话神态无不中规中矩，气度使人心折，那青衣中年人哦

了一声道：“请！”

严姓少年随着青衣中年人走去，只见客厅外站着个龙眉虎目，银盆方脸，花白长须，身着一袭暗蓝图花缎袍的六旬开外老者，暗道：“他就是乾坤八掌伏建龙么？”疾行了数步，一揖至地道：“晚生严晓星拜见许员外！”

老者呵呵大笑道：“不敢，请至客厅内叙话！”

严姓少年跨进大厅即取出一封书信递与老者道：“恭请许员外过目，书中便知在下来历！”

老者面色微变，接过书信拆阅。

阅未及半，老者已自面色大变，手是微微颤抖。

严姓少年偷观老者举止，微感诧异。

老者收好书信，面色已平复如初，含笑道：“老朽家居已久，武功荒废大半，何敢为人师，不过贤契暂请在寒舍作客，老朽必转为一名师。”说着长叹一声，道：“贤契令尊与黑道中人为仇，身遇暗算而死，但不知与何人为仇？可否见告。”

严姓少年目中一红，热泪盈眶，道：“晚生在京寄居族叔家攻书，不明白父结仇内情，只知死在七星蛇芒钉下。”

老者惻然之色不禁油然泛起，无限感慨道：“令尊侠肝义胆，威望卓著，西北道上无不翕然景仰，老朽虽封刀归隐但对令尊久已有倾慕心意。”

严晓星目露诧异道：“怎么许员外竟不认得先父么？”

老者长叹一声道：“令尊六年前因辣手摧毙一黑道枭雄，无意在死者身旁取得一本武功秘谱，因为这本武功秘谱系以藏文手抄，令尊一字不识，又不愿走漏风声，故托一位好友带交老朽……”

说时他目中发出闪烁奇光，苦笑了一下，接着道：“令尊那位至友，也是老朽知己之交，因老朽习艺从师就在康藏，略谙藏文，为此之故他竟赶往老朽处，即在到达之晚他身遭暗箭身死，秘笈也不翼而飞，老朽亦身负重伤……”说时虎目不禁两行珠泪夺眶流出，语声哽咽沙哑道：“老朽愧以自明，宣称封刀归隐，从此武林中乾坤八掌伏建龙之名消失，迁来大名改为许南星，不料那秘笈竟种下令尊死因，为老朽亦带来祸劫。”

严晓星道：“那册秘笈不知为何人劫去？”

许南兴摇首苦笑道：“六年来老朽暗查此事，曾探悉一丝蛛丝马迹，这一点老朽至今困惑不解……”说着语声一顿重重击掌三下。

只见急急走来一老仆，道：“老爷，有何吩咐？”

许南兴道：“许福，你带这位严少爷去在后院客房居住，茶水饮食均由你伺候不可怠慢。”

老仆低应了一声：“是。”

许南兴向严晓星含笑道：“贤契远来劳顿，还须休息，更因今日十四，明晚便是月圆之期，若不预为防范，后果不堪设想，好在来日方长，过了明晚，老朽与贤契再作谈如何？”

严晓星朝许南兴施一长揖道：“小侄遵命！”即随着许福身后走去。

许南兴面色陡的寒冷如水，如罩上一层阴霾，道：“秦琪进来！”

厅外一条人影疾闪而入，正是那领着严晓星进来的青衫中年人，道：“老爷子有何吩咐？”

许南兴道：“明晚强敌侵袭，老夫要斩尽杀绝，一个不留。”

秦琪道：“老爷子神威无敌，本宅高手如云，目下无忧。但不知明晚来

犯强敌是何人物？”

许南兴突叹一声道：“尚难确知，不过老夫能断定乃杀害严天梁的主凶！”

秦琪道：“事出必有因，老爷子与严天梁并无丝毫瓜葛。”

许南兴闻言目中神光暴射，慑人心魄，冷笑道：“秦琪你还记得太极剑客赵振藩惨死之事么？”

秦琪不禁悚然色变道：“就是为了那本秘笈之事么？”

“不错。”许南兴沉声道：“越振藩死前已将那本秘笈失去，老朽恐惹祸烧身，为此封刀归隐，迁至大名。”

秦琪道：“属下明白了，当年九指鬼王死在严天梁手上时，其事杳无人知，但九指鬼王身怀那武功秘笈为另一凶邪闻悉，追踪九指鬼王行踪，事隔多年才探悉九指鬼王已死在严天梁手上，因而从严天梁身上追出越振藩及于老爷子。”

许南兴点点首道：“说得不错，明晚凶邪侵袭老夫自信握有胜券，但令老夫忧心的就是严晓星，他为老夫带来无穷后患。”

许南兴露惊容道：“许南兴乃严天梁后人，来此志在什么？”

许南兴道：“志在习艺，但他认定秘笈仍在老夫手中。”

许南兴略一沉吟道：“不如杀之，永除后患？”

许南兴面色一沉，道：“此事非同儿戏，岂可轻言杀人，何况京中齐大人知之甚详，稍一不慎，必惹来灭门大祸，老夫所以担忧者，恐严晓星之来身后尚有人策划，志在探悉那秘笈是否仍在老夫处……”说着长叹一声，轻道：“看来，老夫仍须以乾坤八掌伏建龙再出江湖了。”手掌一摆，示意秦琪离去，眉梢眼角泛出重忧。

严晓星躺在榻上睡得异常香甜，一晚未醒途中劳顿，直睡至午牌时分才起来。

他那间居室宽敞洁净，虽不华丽，却布设亦典雅，靠榻上方有一小圆窗通往邻室，但此室却在隔院，不知为何人居住。

老仆送上酒食饭菜及一盆清水，盥洗后退了出去。

严晓星用好酒饭后，只觉一股寂寞涌上心头，百无聊赖又倒在榻上瞑目沉思，蓦闻一缕琴音送入耳中，曼妙悠扬，韵律优美。

他睁开双眼，只觉那美妙琴音就从那小圆窗内送入，显然邻室住得有人。

半晌，琴声嘎然而止，只听得一声徐缓凄凉的苍老叹息。

严晓星不禁一怔，这声叹息蕴含着无比的凄凉，似久郁后才得舒伸，与流畅宣泄的琴韵顿成强烈的对比，忖道：“隔邻究竟住的何人？他心情之苦闷竟逾于自己，宁非怪事？”

忽见一条娟秀人影由门外走入，却是一头梳丫髻的女童约莫十一二岁，剪水双眸、瑶鼻、樱唇，勾画出一个美人胎子，穿着一身碎花褂裤，望也不望严晓星一眼，娉娉婷婷走向桌前收拾杯筷菜肴。

严晓星一瞬不瞬地注视着女童，情不自尽地谢了一声。

女童靛上不禁升起两朵红云，噗嗤娇笑道：“这有什么好谢的，我是替爷爷来此收拾碗筷去厨下洗涮而已。”

严晓星唾了一声道：“你也姓许！”

许女童笑靛如花格格娇笑道：“自然我姓许，名叫飞琼，听我爷爷说，严公子在此作客要长住下来，以后有什么事叫我琼儿好了。”

“许飞琼！”严晓星怔得一怔道：“你爷爷取的名字很好听与天上仙女

一般。”

许飞琼睨了严晓星一眼，一阵风似地走了出去。

严晓星只觉心灵中有种温馨感觉，默默凝望着许飞琼消逝在人影，久久才发出喟然轻叹。

人生本是奇妙的，际遇无常，严晓星本为弃武修文，而此刻竟因其父之死，又弃文修武来到大名，奔乾坤八掌伏建龙。

暮冥四合，秋风萧瑟，拂体顿生寒意，已是掌灯时分，老家人许福走入在案头点亮了一只粗如儿臂的牛油巨烛，随着许飞琼已走入送上饭菜。

许飞琼盈盈一笑道：“严公子请用饭！”说后与许福退出室外。

他用饭之际，忽听得邻室窃窃私语声，其中之一似为许飞琼，语声甚低，分辨不出他们在说什么。

突感窗外送入一阵疾然微风，红烛欲熄又亮，只听阴恻恻一声冷笑道：“果然你在此家！”

严晓星不禁大骇，别面一望，只见一个面目森沉瘦长汉子，嘴角泛出一丝阴毒的阴笑，不禁骇然失色道：“尊驾是谁？”

瘦长汉子道：“你是严天梁之子么？嘿嘿，不愧为高人之后，神出鬼没，大爷一路追踪，数次均……”

忽地面色一变，施身修地出掌。

眼前人影一花，腕脉疾麻，瘦长汉子一条右臂被五只钢勾扣住，面色大变。

来人正是乾坤八掌伏建龙，面寒如冰，沉声道：“尊驾夤夜侵入民宅，胆子未免忒大了点！”

秦琪忽夹而入，手指瘦长汉子道：“老爷子，此人就是好色贪花，无恶不作的关外剧盗夜猫毛彪。”

毛彪不禁胆寒魂落，奇痛彻骨，硬挺着冷笑道：“不料许善人家竟蓄养着内家高手，毛某有叟如盲误陷龙潭虎穴，不过冤有头，债有主，毛某并非冲着许大善人而来！”

伏建龙鼻中冷哼一声道：“毛老师，真人不打诳语，你从何处探知严公子落在许府内？”

毛彪道：“毛某等人探悉严天梁独子乔装出京，一路追踪，怎奈此子似是受了极高明指教，三易形貌，声东击西，竟把毛某等人搞得头晕眼花……”

伏建龙厉声道：“老夫问你怎探知严公子在此？”

毛彪目露怨毒神光道：“此乃碰巧，毛某等人心灰意懒之际，无意在对街酒肆中卖醉，与酒保闲谈起许善人善举轶事，今晨有一双驹马停在门前，发现有一少年叩门而入……”

秦冷冷一笑道：“所以毛老师心疑此子就是严天梁的后人。”

毛彪道：“不错，奉劝两闰，不如将此子让毛某带走，不然为许府带来灭门大祸。”

伏建龙右臂一伸，两指疾如电光石火点在毛彪的“期门”穴上。

毛彪眼前一黑，应指倒地。

秦琪道：“禀老爷子，毛彪似非杀害严天梁主凶同路人物，因他不知老爷子就是许南兴。”

伏建龙点点头道：“把毛彪带出去！”

秦琪一把挟起毛彪，迅疾如电掠出！

伏建龙望了严晓星一眼，欲言又止，微微一笑道：“贤契受惊了，慎勿外出。”转身快步离去。

严晓星镇定如恒，只微微叹息一声，忖道：“自己竟如此重要么？”

夜幕低垂，一轮明月悬挂当空，散发出清冷迷蒙光辉，许府门前长街上宛如积水空明。

对街酒肆中灯火通明，门府若市，食客们川流不息，蓦地门首走出秦琪。

只见秦琪向暗巷闪入，屋面上忽掠落两条鬼魅似的人影一前一后将秦琪阻住。秦琪骇然变色道：“朋友，你我无怨无仇拦截在下为何？”迎面一人冷笑道：“秦琪，速实话实说，那严……”话尚未了，屋面上忽起了铮铮声响，拦阻秦琪两人忽闷嗥一声，仆仆倒地。

屋面上飞落一条庞大如鸣般身形，向秦琪喝道：“速移尸灭迹！”各挟起一具尸体，腾身拔起，栉比梳屋面上两条身影起落如飞，瞬眼落在城垣上已翻出城外而杳。

严晓星独自在室内默然忖思着，但想的都是茫无头绪，只觉紊乱如麻，忽闻室外响起伏建龙宏亮的咳声，不禁缓缓立起。

乾坤八掌伏建龙已飘身走入，含笑道：“方才连累贤契受惊了，老朽已决定明晚过后离开大名……”

严晓星神色一惊，展齿欲问。

伏建龙手掌一摆，接道：“老朽此举于已于贤契均极为有利，江湖上乾坤八掌伏建龙重出之风声传开，凶邪绝不至将许南兴与伏建龙混为一谈，更不疑贤契藏在此处。”话声略略一顿，叹息一声道：“老朽再出江湖务必探明贤契血海大仇凶邪，及探出那本秘笈下落，要知老朽易名改姓后，每年外出两次查访杀害赵震藩仇家，六年于此，刻骨难忘。”说时目中泪光闪动。

严晓星暗道：“伏老英雄乃至情至性之人，所以含蕴不露者只因兹事体大，稍一不慎，即蹈杀身之祸。”触景生情亦流下两行清泪。

伏建龙用衣袖拭干眼泪，道：“贤契，老朽此刻传授你内功吐纳之法扎好基本功夫，府中有一敖武师，武功不逊于老朽在老朽未回之际，均由敖武师代为指点，贤契根骨不凡，老朽必为你引荐一位武林高人为师。”说着将内功吐纳要诀详细指点后，翩然疾闪离去。

严晓星怀着一种莫名愉悦的情绪，依照伏建龙传授内功要穴吐纳周天后，只觉遍体舒泰无比，目光落向窗外，天色已是四更将残。

突闻一苍老语声道：“少年人，你真姓严么？”

严晓星蓦然一惊，循声望去，却见那小圆窗内探出一个乱发蓬松的老叟的头颅，须发如银，皱纹满脸，目光如炬，炯炯慑人，不禁点了点头答道：“在下正是姓严！”

“严天梁是你什么人？”

严晓星呆得一呆，道：“是先父！”

老叟哦了一声，目中眼光突奇低声道：“那么你要逃，不然你一条小命便要白白断送在此了！”

语声似蚁，却清晰送入耳内。

严晓星不禁楞住，只觉此话煞费疑猜茫然不知其解，忖道：“自己为什么要逃？”目光望去，那老叟乱发蓬松的头颅已消失无踪，不禁跌入一片沉思中。

这一日，严晓星只觉漫长如年，许飞琼进来过三次，一双灵活的双眸不

时注视着严晓星，似为严晓星忧虑的面色所动，却未说话。

傍晚时分，许飞琼入内送上饭食，道：“严公子，是否为他老人家之话困扰？”手指着圆小窗内。

严晓星诧道：“你怎么知道？”继而面色如罩上一层阴霾，摇道凄然一笑，道：“我不知他为何叫我逃，又逃往何处更是茫然不知？”

许飞琼水汪汪的双眸望着严晓星，笑道：“他老人家心地倒是顶慈祥，只是说话有时颠三倒四，疯疯颠颠。”

领室忽起了一声冷哼道：“谁说我老人家疯疯颠颠，琼儿，你带他过来。”

许飞琼陡现喜容，拉严晓星望外就跑。

严晓星只觉许飞琼拉着自己穿入一条暗巷中，伸手不见五指，七转八弯，许飞琼推开一扇木门，双双进入一间幽暗的小室内。

只见那银发蓬松的老叟目光炯炯坐在榻上。

严晓星发现通往自己住室的小圆窗，竟距老叟头顶四五丈高，不禁骇然，忖道：“原来此室如此低下，想必系许府秘密之处，无疑这老人具有一身武功。”

老叟冷冷一笑道：“少年人，老朽叫你逃并非无因，琼儿，你带他爬上假山洞内静观外面情景便知。”

许飞琼应了一声，领着严晓星走出房门，门外更是漆黑一片，穷尽目力，隐隐可见石阶，循着石阶踏上十数级已至顶端，只见一个洞隙，可见外面景物，原来是在一座假山之内。

假山外是一片庭园，常青乔木，芳草如茵，月华似水，映照一条直立的人影，却是那秦琪。

忽闻一声轻啸，庭园高墙外忽疾逾飞鸟掠落三人，均穿着一身白袍，面目阴寒如水，年岁均在四旬开外。

秦琪抱拳微微一笑道：“三位可是午刻时分掷刀寄柬之人么？”

中立白袍人面色惨白如纸，瘦长马脸，两颧高耸，鼻梁上长有一颗豆大黑痣，嘴角噙着一丝阴笑，益显得不类生人乍睹之下不禁悚然战栗，闻言答道：“今晚到的不仅我天南三魔，尚有崆峒七煞，酆都双判。”

秦琪不禁脸色大变，背骨上不由泛起一缕奇寒，机伶伶打一寒噤，暗道：“怎么今晚来的均是些武林卓著盛名的凶邪，看来老爷子如应付无方，必身败名裂。”

严晓星忽闻身后送来老叟蚁音传声道：“少年人你要谨记，今晚所来凶邪均与令尊之死有莫大的干系。”

他闻声不禁心头一凛。只见中立白衫人又道：“伏建龙何在？”

秦琪闻言面色强作镇定，抱拳笑道：“原来是马大侠，小可秦琪在这许府内充当一名护院武师，敝东许南兴只是一名俗人……”

“住口！”白袍人厉喝道：“许南兴就是伏建龙，巧言谎骗，休怨马某心辣手黑。”

秦琪哈哈大笑道：“敝东已于半月前上京作客，马大侠倘坚欲指鹿为马，小可虽是无名小卒，请划下道来，小可无不接，纵武功不济，死而无怨。”

南天三魔不禁一怔，互望了一眼，马姓白袍人阴阴一笑道：“要死容易，马某取你性命易如反掌，但须你尝点苦头使你吐实后再慢慢死去。”说着跨出一步，右臂缓缓伸出。

秦琪冷笑道：“且慢，小可昔年也曾闯荡江湖，武林知名人物多半均耳

熟能详，乾坤八掌伏建龙威震大河南北，如真是敝东，今晚未必惧怕三位，就是小可无名末学，无奈吃了护院这碗饭，亦是宁折毋弯。”

这番话本是乾坤八掌伏建龙所调教，照常理来说南天三魔应收兵而退，但却事有例外，因那本秘笈上不但录有极旷绝的奇学，而且载有一种灵丹炼制方法，能生死人肉白骨，可增一甲子功力，此为武林中人梦寐以求之物，岂能轻易放手，何况还有别的凶邪在旁，更不易就此改弦易辙。

这时，冷月霜华下又再再现出九条人影，袍袖迎风瑟瑟飞舞，面目森沉，令人不寒而慄，不言而喻是崆峒七煞、酆都双判。

马姓白袍人阴恻恻冷笑道：“尊驾是不见棺材不流泪。疾伸右臂向秦琪一招“毒龙出穴”，两指如电点向“七坎”死穴。

南天三魔阴阳掌马天义、辣手摧魂童启彬、火龙梭费光武功极高，心性阴险，出手不死即伤，尤以马天义狠毒残忍。

秦琪身形一旋，疾撒出肩头二郎戟，振腕三招疾出，幻起漫天戟影，劲风如割，逼得马天义撒指疾飘开去。

马天义冷笑道：“看尊驾不出，武功不俗，马某几乎失眠了。”错开双掌欺身猛攻，掌影如山，凌厉绝伦。

辣手摧魂童启彬蓦地轻啸一声，身形腾起，五指一反映抓在秦琪肩头。

只听克嚓声响，秦琪喉中发出一声惨嗥，肩骨粉碎，痛彻心脾，一柄二郎戟当啷坠地。

马天义收住不攻，童启彬五指一拧，秦琪一条右臂生生离肩折下。

童启彬冷笑道：“尊驾速实话实说，以免惨死之祸。”

秦琪不知伏建龙此刻为何尚不现身，忍住撒骨奇痛，额上却冒出滚滚汗珠，道：“小可是实话实说，看来南天三魔也不过尔尔！”

费光大怒伸指点在秦琪背脊梁骨上，欲错开筋络。

突然，秦琪脸色惨变，嘴中涌出一口黑血，气绝毙命。

马天义皱眉道：“老三为何如此鲁莽？”

费光面色异样难看，鼻中冷哼一声道：“小弟这分筋错骨手法虽然厉害，却万无一失，此人之死莫怨小弟。”弦外之音我亦责怪老二辣手摧魂童启彬不该将秦琪弄成重伤。

童启彬怒道：“这如何怪得愚兄？”

崆峒七煞、酆都双判已走了过去，目露诧异。

马天义皱了皱眉，眼中凶光逼射，沉声道：“你们两人暂莫争吵，马某判断此人之言多半是实，我等昨夜投柬，原就要打草惊蛇，倘许南兴真是伏建龙，至少慌乱无措，必邀约朋友助拳，不料竟无所举动，可见伏建龙并非许南兴。

酆都双判老大田敦明冷冷一笑道：“咱们将此宅仔细搜觅一下或可寻出一线蛛丝马迹。”

马天义尚未答言，只见一条身影掠入宅墙，疾如流星奔至，崆峒七煞躲身道：“风闻荆州一霸巢汝雄满门惨遭血洗，巢汝雄本人及九子均被寸砾而亡，凶手为乾坤八掌伏建龙。”

童启彬诧出声道：“什么！是伏建龙？此未必是真。”

酆都双判老二田敦义道：“也未必是假！否则伏建龙亦逃不了，马老师速移去此人尸体，免去后患。”

严晓星亦暗暗纳罕，忖道：“难道秦琪之死，他竟无动于衷么？”

此事未免达悖人性，严晓星虽然聪明，却无法揣洞乾坤八掌伏建龙的用心。

自此以后，敖士华每三日必来严晓星居处传授一招半式武功，却未问严晓星是否心领神会或察视严晓星有否进境，便匆匆离去。

但，严晓星却在那无名老叟处获得甚多武功绝学心法及见闻。

江湖风云诡谲险恶，自严天梁之死及伏建龙再出江湖后便掀起轩然大波，但严晓星深处于大名府伏建龙府中，加禁深宫，外事杳不可闻。

光阴荏苒，转眼秋去冬来，时序更换，可谓是爆竹一声依旧，桃符万象敢新。

奇怪乾坤八掌伏建龙一直未回过大名府。

宅内仅仅是敖士华武师及四名护院打手外，及一名西席帐房，尚有老家人许福及其孙女许飞琼，厨司及佣仆婢妇八人，另外的是严晓星及无名老叟。

在此期间，严晓星获知伏建尤是只身一人在大名并无妻儿，那么伏建是否终身未娶，在严晓星心目中又是一个不可解之谜。

上元灯节，大名府鼓乐喧天，城开不夜，但许宅内却冷清清的，似一幢盲宅，显得凄凉异常。

苍穹如墨，雪花在飘，朔风怒吼狂啸，隐隐传来鼓乐弄灯器声，刺破了这幢大宅门如水沉寂。

严晓星一连三日未与许飞琼相见，连老家人许福亦未见踪影，暗感纳闷。

他独处室中百无聊赖之际，忽闻无名老叟呼唤，急急而去。

只见无名老人面色沉肃坐在椅上，身旁放着一个青布包袱，道：“贤侄，你该走了，再不离去有性命之危。”

多日过后，使他们两人亲如师徒父子，但无名老人坚不愿改过称呼，严晓星仅以老前辈相称。此刻严晓星闻言不禁一呆，道：“晚辈艺业未成……”

无名老人右掌一摇，笑道：“你不要依依不舍，须知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老朽已为你准备一包换洗衣衫，一封书信前往雁荡山大龙渊附近寻一位邬先生为师，此人胸罗奇学，你若能拜他为师，复仇定然有望。”说着取出一只木球，大如鹅卵，纹理细密，光泽黄中带乌，尽可鉴人，似久为人摩挲再一仔细观察，隐隐可见纹理天然形成一幅山水人物鸟兽图。

只见无名老人端拜了木球一眼，又道：“此为稀世之珍，乃武林中一位前辈高人信物，可救你性命之危，宜慎重珍藏，不可轻易炫露，信在包袱内，并有数十两白银，你走吧！”

严晓星热泪不禁夺眶而出，如断线般淌下。

无名老叟含笑伸手抚摸严晓星头顶，目中泛出慈祥神光柔声道：“孩子，你走吧！从后门出去，不得留连。”

严晓星含泪向无名老人拜了三拜，硬着心肠远出许府后门。

大雪纷飞，扑向如割，严晓星戴着一顶护耳毛帽，背着包袱望南门外奔去。

突然，面前人影一横，只听一声轻笑道：“星哥，随我来！”

严晓星抬目望去，只见是许飞琼，不禁大喜，道：“为何这多日未见你踪影？”

许飞琼不答，一把拉着许飞琼进入一幢矮屋内枯堂坐下，送过一杯热茶道：“你就走了么？”

严晓星点点头，道：“你早就知道？”

许飞琼忍住心头酸楚，强笑道：“敖武师与席帐房和我爷爷去乡间收租，把我送往姑母家暂住，因此料知你在此时必然奉命离去另投名师！”

严晓星注视着许飞琼，她虽只十二龄，却长得秀丽玉立更聪明过人，忍不住微喟了声道：“原来哪些，我只以为你们不辞而别。”

许飞琼鼻中轻哼一声道：“无名老前辈选择良机令你离去，这一切都有着慎重安排，你知道他老人家为何不让你拜师么？”

严晓星摇首茫然不解。

许飞琼道：“他老人家身受伏建龙止代大恩，许下心愿答报三次伏府危艰，并隐居在伏府不问武林恩怨是非，他要收你为徒岂非又涉身武林是非中么？”

严晓星慨叹一声道：“我不知伏老爷子为何迄今未回，这一去不知何时才能见面，不告而别，似有不妥。”

许飞琼笑道：“有他人家与你担当有什么不妥。”说着取出一只钢制五十长短弩，径只一寸，只有暗掣，接道：“此暗器可恃以防身，遇有强敌不得已时按掣发射，一筒廿五发……”并详细说明用法。

严晓星接过连声称谢。

许飞琼眸中一红，泪光流转，道：“我也不留你，只要你艺成后来瞧我一趟就是。”

严晓星道：“我一定来瞧你。”

许飞琼凄然一笑道：“只怕我不在大名府中了。”

严晓星剑眉一轩，笑道：“不论天涯海角，只要你仍活在世上，我必然将你寻到。”

许飞琼芳心愉悦异常，杏靥一红，含羞娇笑道：“我不耽误你行程，快走吧！我已为你准备一匹乘骑。”拉着严晓星到得后院马厩中，只见一头黄骠马已鞍辔齐全，并准备得干粮水壶及一件披风。

严晓星内心之感激无以复加，不禁注视着严晓星，当真是无言胜有言，万千情意均在此默默无言中。

许飞琼忍不住珠泪满面，掉头哽咽道：“你快走吧！”

话声未落，许飞琼奔向屋内而去。

严晓星呆立一阵，油然泛起莫名感伤，急急伸出右臂带出乘骑，穿好披风一跃上鞍风驰电掣奔去。

徐州东大街天禅客栈外一片银白积雪，天寒地冻，行人稀少，鸾铃响处只见一匹健马飞驰而来，在客栈门外猛然刹住。

店内抢出一店伙，一把拉住丝缰，口称：“大爷……”

爷字出口，店伙不禁呆住，呐呐说不出口来。

严晓星仅十四五岁，身材奇长如十六七岁少年，却稚气未脱，店伙目光锐利，一眼瞧出严晓星尚未成年，这大爷称呼似有未妥，不禁怔住。

只见他揭下风帽，望声笑道：“小爷要住店，不成么？”

“成！”“成！”店伙连声陪笑答道：“小店上房宽敞，价钱公道，您快请下鞍吧！”

那年头，店伙眼力最尖，一眼看出严晓星身蕴武功，目中威棱逼射，是个不好惹的主顾。

一跃下鞍，提着包袱跨入客栈，一进门就是一座院落，已系着几匹乘骑并停着几辆满载货物的推车。

二进门垂着一张厚重门帘，挡避风雪侵入。

店伙抢先掀开门帘，让严晓星跨入，严晓星只觉一股热风扑面，但见炭火熊熊。

原来二进门内是一间宽敞的川堂，摆着十几张桌面，原来这家客栈兼营酒饭！已有三四张桌坐满了食客，当中生着一只火盆，炭火烧得甚旺，一室生春。

严晓星亦未注意食客，随着店伙进入上房。

店伙哈腰笑道：“公子是否需用酒食，小店酒菜久已脍炙人口……”

严晓星不待他说话了，即道：“好，我去前面比较暖和些！”说时人已跨出门外。

到得川堂内择一靠壁方桌上坐下，唤了一小壶酒及几样炒菜，另要了一碗烩饼。

严晓星目光微抬巡视了一眼，只觉这川堂内气氛有点异样，右领这一度坐着三个中年汉子，均穿着一身劲装，外套大羊皮袄，背头插着一柄钢刀，默默喝着酒，低语窃谈，神色似笼有重忧。

另外一张桌的上坐着三角小眼老者，目光阴森，嘴角噙着一丝笑容。

还有一位面色淡黄，略带病容的中年书生，身着一袭狐皮长袍，雪白狐皮在袖口襟底露出三缕黑须，鸢肩宽背却又显得轩昂不群，只手擎着酒杯，面色沉肃。

严晓星暗暗诧异道：“这三张桌面分明都是江湖人物，气氛异样，看来莫非有什么事故发生！”

须臾，酒食却已送上，严晓星虽然好奇，但根本不存着丝毫多管闲事之心，只管饭食。

严晓星在伏建龙府内仅四个月，却在此短期时月内扎好一身武功基础，无名老人昔年在武林中乃一卓著盛名怪杰，身负旷绝奇学，传授严晓星的均是上乘武功心法，又在严晓星睡眠间暗中贯输真气打通穴脉，故严晓星成就已是不俗。

突然那中年儒生鲸饮了一杯酒，哈哈大笑道：“凭你这块糟料，也敢动人家金鹰镖局的暗镖，硬把鸡蛋往石头上砸，不怕江湖中人笑掉大牙吗？”

笑声如雷，声震瓦屋。

严晓星不禁悚然一惊，暗道：“此人好雄浑的中气！”

三中年汉子泛也一丝惊喜之色，敢情他们三人是金鹰镖局护暗镖的镖师。

那三角小眼老者霍地立起，勃然色变，向中年儒生冷笑道：“朋友委实目光凌厉，竟瞧出老朽为了金鹰镖局暗镖而来，不过老朽却是此次劫镖的通风跑腿无名小卒，正点子还在身后，奉劝朋友，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把一条性命白白赔上未免不值。”

中年儒生目注老者淡淡一笑道：“尊驾胆敢承认，足见还有几分豪气，在下孟逸雷敢出头把事全揽在身上，天塌下来也敢接着。”

三角眼老者面色一变，道：“原来是名震东南的病金刚孟大侠，老朽古平失敬了。”说着转面一扬手，疾如电光石火投掷一物，叭的一声落在金鹰镖局之镖师桌角，冷笑道：“放开今日不提。”

辽东三鸟不禁暗暗惭愧，差点错怪了人家，徐化义道：“今晚我等必须谨加提防，说不定……”

孟逸雷手掌一摇，笑道：“双鼠生平只有说话算话的好处，不但不来偷，而且暗中须防护落在别人手中。”

说着同着辽东三鸟走入内面而去。

严晓星暗暗纳闷，忖道：“究竟金鹰镖局所何的暗镖是何珍异宝物，值得江湖凶邪如此大动干戈。”不禁动了好奇之念，唤来店伙，取出一锭白银，道：“先存柜上。我出去探望友人，不久必回。”

店伙喏喏称是。

严晓星慢步踱出，冒着狂风涌雪走出大院往左顺着街檐而去。

地冻天寒，街市冷落凄清，几乎全关上店门，只有些丝灯火从门隙中射出。

他意欲前往黄河故道口探视，料定贼党必留有人伏椿，仗着细小灵巧身形便于隐藏，或可在贼当口中窃听真象，走出未数十步，忽见街心现出两条身影，迅快如风疾掠而来，心中一动，闪向壁角隐住。

只见来人正是方才离去的偷天双鼠，两人一进天祥客栈身形立时放缓了下来停住。

严晓星在乾坤八掌伏建龙府中无意间知偷天双鼠来历，暗中注意一双来人，知青袍老人名天飞鼠吕鄯，灰袍老人名地灵鼠姜大年，他们两人拥有神偷之名，相中之物，从无失手，性情虽乖僻，行事介科正邪之间，却劫富济贫，一诺千金，无从更改，故白道中人对二鼠多半并无恶感。

只听吕鄯道：“觊觎金鹰镖局暗镖的，并不止百足飞蜈蚣皇琢炎，尚有甚多黑道知名凶邪意在趁火打劫，我等原定明日动手，看来非改弦易辙不可。”

“你想今晚动手么？”姜大年摇首道：“我俩既向孟逸雷声称明日动手，岂可与你我一诺千金，从无改悔大相违背。”

吕鄯轻叹一声道：“姜老二，难道我真个欲得手这宗暗镖么？郑云飞虽与我有过节，但君子绝不乘人之危即使我俩不出手，这趟暗镖也不能何全不如你我先下手为强，将暗镖偷去，将风声放开，辽东三鸟可幸杀身之祸。”姜大年怔怔地望了吕鄯一眼，道：“原来你是想借这宗暗镖清偿多年的过节。”吕鄯点点头道：“回忆前尘，愚兄与郑云飞均是意气用事，说不上谁对谁不对，这些年来郑云飞挣得金月孟尝之名亦着实不易，我等如推井下石，废之一旦未免可信。”大年目中神光闪动，道：“就依你吧！”

吕鄯道：“你我得手后，分途而逃，在云龙山草亭会面，不见不散！”

只见双鼠倏地潜龙升天拔起，落在天祥客栈内屋面上，风雪茫茫，月黑天光，只见面条极淡的身影闪得一闪，便自不见。

严晓星想了一想，只觉无能为力，自己奉命投师，途中不能生事，但一股好奇之念猛然泛起，便向街心走去，遇上过往路人问明云龙山方向路径后，身形渐渐消失。

四更将残，云龙山狂风怒号，大雪纷飞，草亭外积雪没膝，这天气又是深夜，别说人踪已无，就是鸟兽也是绝迹。

蓦地——

风雪浓密中只见一条飞鸟般般影疾掠入亭，隐隐可见正是地灵鼠姜大年，左臂残破一处，微微见血，他伸手探囊取出一粒丹药吞下，默默运功调匀真气，显然偷窃暗镖遇上经阻负伤。

约莫一盏热茶时分过去，姜大年长吁了一口气，目光炯炯似在等候吕鄯

返回。须臾，只听一个闷黯唤声传来道：“姜老二！”

姜大年神情一振，道：“老大，得手了么？”

吕鄞身形奇快地跃入草亭内，掸拂身上积雪，笑道：“愚兄施展声东击西之计，甩开了追踪之人，并留下书信与孟逸雪及辽东三鸟，嘱他们天明之前赶来此处见面。”

姜大年神色一惊道：“老大，这不是画蛇添足么？”

吕鄞摇首笑道：“追踪黑道凶邪无不知你我偷天二鼠已将暗镖劫去，风声已是传开，此刻必送入皇甫炎耳中，辽东三鸟与孟逸雷必然无虞。

偷天二鼠突感肩头微麻，只听一声阴恻恻冷笑道：“不错，老夫已然耳闻，但二位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老夫亦赶来此地么？”

珠光一闪，只见一四方脸膛，浓眉虎眼，颌下一部浓须老者，气宇悚悍英鸷，手执着一颗雀卵大小明珠在亭外树丛中走了出来跨向亭中。

偷天二鼠不禁色变，已知中了暗器，但不知何物，急忙中阻气闭住穴道，右臂蓄势待敌。

皇甫炎含笑道：“老朽此次劫镖，意在向郑云飞讨回昔年一场过节，再则此物与老朽有莫大用处，三位既然得手，老朽绝不愿强行索取，此物譬如生之瓜果，摘者不适于口，与二位有何取焉？”说着又是一笑道：“老朽以掌中明珠向二位换易，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吕鄞淡淡一笑道：“皇甫当家，此物器某亦有大用，何不待吕某用过后交回郑云飞，阁下再行出手劫取也还不迟。

皇甫炎神色一冷，沉声道：“二位中了老朽的绝毒暗器天蜈针……”说着面色一变，脸朝亭外喝道：“让他们过来！”

珠光映照下，亭外不知何时多了七个手执兵刃皇甫炎手下高手，各守方位封住草亭，只见人影纷纷疾闪，风雪茫茫中掠出病金刚孟逸雷及辽东三鸟，怒容满面跨入草亭。

孟逸雷冷笑道：“两位为何言行不一，将金鹰镖局暗镖窃去？”

吕鄞面上一热，赫然笑道：“吕某有不得已苦衷，日后定然明示，即使我俩不出手，今晚暗镖不能保全，待吕某与皇甫炎当家印证高下后再说如何？”

皇甫炎哈哈狂笑道：“二位绝动不了手，老朽那天蜈针厉害无比，二位虽然强行封闭穴道，但天蜈针在两个时辰后即化，慢慢渗入肌肤，使全身筋络逐渐麻木僵硬而死。”

吕鄞冷笑道：“暗算偷袭，岂能算得英雄行径，此物并不在吕某身上，皇甫当家岂非枉费心机。”

皇甫炎冷冷一笑道：“有两位在还怕此物找不出么？看来两位敬酒不吃吃罚酒，莫怨老朽心辣手黑了。”

陡然偷天二鼠双掌一出，同施一招“推波助澜”劈向皇甫炎胸前。

皇甫炎面色一变，单掌封接迎出。

两股暗劲众接，轰然大响，皇甫炎双肩撼摇，偷天双鼠却倒出一步，喉头发甜，眼中金花乱涌。

显然双方均施展了十二成真力，但二鼠却被“天蜈针”妨碍了真力不能匀聚，威力与平时一比无疑相差悬殊。

皇甫炎哈哈大笑道：“两位孤注一掷，无异自速其死，奉劝二位，速领老朽去往藏处将此物取出，决以掌中明珠相赠。”

蓦地——

亭外诸匪徒发出惨噪，纷纷倒地气绝毙命。

皇甫炎面色大变，暴喝道：“是那位朋友何不现身出见？”

只见树丛中走出个蒙面少年，一步一步向草亭走来。

病金刚孟逸雷及辽东三鸟均目露惊异之色，瞧出这少年虽以纱巾蒙面，但在衣着上辨识出是同住天祥客栈的严晓星。

皇甫炎亦瞧出严晓星年岁甚轻，目露骇然神光。

只听严晓星用生硬冰冷语声：“皇甫当家何不高抬贵手，放开金鹰镖局这趟暗镖，如蒙赐允，在下不胜感激。”

皇甫炎不禁一怔，猛然哈哈宏笑道：“老朽生平吃软不吃硬，就凭朋友这两句话，本应放手卖个人情，无奈朋友伤了老朽两名手下，这笔债该如何清结？”

严晓星道：“暗算皇甫当家两手下之人并非在下，在被下惊嫁，但昏夜之间，恕在下无法辨识此人相貌来历。”

皇甫炎目中精芒一闪道：“这话老朽如何相信？”

严晓星淡笑了一下，探囊取出一物，道：“就凭此物，甫当家应该相信在下之言是实。”

皇甫炎凝目望去，只见严晓星手中是一只木球，面色骇惊渐转肃然。

这时偷天二鼠及病金刚孟逸雷辽东三鸟同地面严肃无比。

只见皇甫炎抱拳躬身道：“原来少侠是神木尊者传人，令师可好？”

严晓星正欲恭言，忽瞥见吕鄯目中泛出忧急神光，心中一动，微笑道：“皇甫当家请不必多问，就凭神木真者当年信物皇甫当家不知可否卖个交情。”

皇甫炎心头一凛，道：“老朽怎敢不尊神木令。”当即取出两粒丹药递与偷天双鼠，道：“此乃天蜈针解药，望二位见谅。”

严晓星又道：“今晚之事，在场诸位不得泄露半点风声，在下希望在场诸位日后仍然健在武林。”

在场诸人都是老江湖，那还听不出严晓星弦外之音，均感凛然震惊。

皇甫炎抱拳一揖，道：“老朽尚要召集手下速返原处，以免风声外泄，少侠难言，日后容再相见。”身形穿出亭外，冲空腾起疾杳。

严晓星向偷天二鼠抱拳笑道：“望二位将暗镖璧还金鹰镖局，在下不胜心感。”说时身形疾闪出亭外，杳失在漫无风雪沉沉夜色中。”

吕鄯忙唤道：“少侠暂请留步！”

孟逸雷忙道：“这位少侠孟某已知，暗镖暂由二位保管，我等将计就计引开群邪注意……”说着低声向鼠密语。

吕鄯道：“老朽遵命！”双双扑出亭外而去。

孟逸雷与辽东三鸟亦返回天祥客栈，伴装一脸懊丧，放开风声暗镖已为偷天二鼠窃去，除了传讯总镖头郑云飞外，慢慢查访二鼠去向下落，再行设法索回暗镖别无良策。

严晓星觊觎暗镖凶邪今晚均参与天祥客栈劫镖，亲眼目睹二鼠抢出户外，并与群邪格斗并负伤遁去，由不得不信。

风雪载途，茫茫一片银白。

严晓星控着一匹黄骠，正行在茫茫云野中，忽闻道旁发出一声呻吟，忙勒住丝缰，目光四巡，发现一具身体倒在道侧一株秃树旁，半身已为掩埋，

忙一跃则下，分开那人埋身厚雪扶起。

只见那人是一干枯瘦小老叟，气息微弱，忙道：“老丈醒醒！”眯目四望，只见距道旁不远隐隐现出一幢茅屋，屋顶升起一缕炊烟，暗道：“送至人家先用热汤喂服，看这老丈似为冻饿交加倒在路旁，只需饱食后方可渐渐复元。”

他略一沉吟，将老者伏在马鞍上，牵着马匹一步一步走向茅屋而去。

一扇破旧木门虚掩着，严晓星唤道：“有人在么？”

只听一个宏亮语声答道：“少侠请进！”

严晓星矍然一惊，只见屋内闪出病金刚孟逸雷，笑容满面，目露冀求之色。

接着又纷纷闪出辽东三鸟，神态虔敬恭谨。

伏在马鞍上老者霍地挺身而起，屹立于地。

孟逸雷含笑道：“孟某绝无恶意，少侠请进一叙。”

严晓星道：“原来孟大侠在云龙山草亭中，已识破在天行藏。”说着人已往门内走去。

屋内立着偷天双鼠吕鄯姜大年，笑道：“少侠别来无恙？”

严晓星神态从容，微笑道：“两位前辈好？”

偷天二鼠忙同声答道：“不敢，少侠请上坐！”

一张方桌上已摆设鸡鸭鱼肉馒头并暖着一壶酒，严晓星知他们有意引自己上门，微微一笑，泰然往下首板凳上坐下道：“在下年幼，请序齿而坐。”

须臾，那倒卧雪中老者走入，孟逸雷为严晓星引见道：“这位是淮上隐叟祝秋帆，隐居于此，是祝兄设计，不然无法引少侠上门。”

严晓星忙抱拳躬身道：“拜见祝老前辈！”

祝秋帆连声谦让，催诸人就座，吕鄯道：“咱们武林人物，不必拘泥俗套，应付少侠之言吧！”

祝秋帆往厨下走去，端出一大海碗牛肉滚汤，热腾腾地香味四溢，笑道：“馒头就是牛肉汤，白酒就红虾，其味无穷！”

酒过三巡，吕鄯道：“少侠昨晚此举无异救命大恩，不知少侠可否赐告来历姓名？”

休看严晓星年岁甚轻，却极有知人之明，他瞧出吕鄯等人均是义薄云天的汉子，受人点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遂不隐瞒，将自身来历说出，毫不隐瞒。

祝秋帆大惊道：“原来少侠竟是威震西北道上紫霞庄主严大侠后人么？唉，看来老朽等应该重出江湖，为少侠查觅仇踪……”

严晓星道：“这个在下不敢！”

祝秋帆神色庄重道：“令尊是老朽多年旧交，皆因老朽隐居淮上，武林之事甚少耳闻，如非少侠提起，尚未知令尊遭人暗害。”

吕鄯诧道：“此事吕某亦未有耳闻，如不出所料，主谋者必心怀叵测，三两年后武林定有巨变。”

祝秋帆忽向严晓星正色道：“乾坤八掌伏建龙此次以退隐之身重出江湖，虽说是为代令尊复仇，查觅主凶，但其神态暧昧，一切安排似有可疑……”

严晓星诧道：“什么可疑？烦请前辈赐教！”

祝秋帆和叹一声道：“伏建龙改名许南兴隐居大名，以富绅自居，似未有妻儿家小，此可疑者一，他说越振藩在死前那秘笈已为人窃去，而越振藩却死在他府内，此可疑者二，少侠投奔于他。他接待冷淡，更未真心传艺，大年夜竟未赶回大名此可疑者三，最令人起疑的那晚南天三魔崆峒七煞酆都双判投柬约在三更见面索取那本秘笈，他竟未现面，令秦琪只身对敌，老朽心想秦琪死前才知受愚，但悔以莫及，伏建龙留在府内，而匪徒来报乾坤八掌伏建龙在千里之外做正震惊武林之举，若非预谋，岂能如此巧合？”

严晓星面色微变，道：“莫非伏建龙与先父之死有关？”

祝秋帆颌首道：“老朽有些疑虑，”接着长叹一声道：“那隐居在伏府中之无名老叟，与少侠有传艺之德，无师徒之名，有师徒之实，他为何不敢少侠为徒，恐另有隐情，谅无名老人已知少侠大仇是谁？”

严晓星默然不语。

祝秋帆忽笑道：“我等何能引起少侠不快，此次少侠投师恐非一年半载。”说着在严晓星面前斟酒了一杯酒，举杯相敬接道：“祝少侠一路顺风，艺业有成，大仇得报。”

严晓星缓缓起立，一饮而尽，凄然笑道：“在下恭对诸位前辈指点，感激犹来不及，怎敢以之为忤，那无名老前辈待在下恩深如海，他老人家纵有所知而隐忍不言，恐有不得已苦衷，在下以为忧者，却是那雁荡奇人邬先生，恐不是其门而入！”

诸人不禁动容，吕鄯太息一声道：“雁荡奇人邬先生我等均不知其名，其实少侠就凭这只神木令便可召合武林，歼灭大仇。”

严晓星摇首道：“在下要手刃大仇。”面现毅然之色。

病金刚孟逸雷一支拇指，道：“少侠豪气，令人心折，那晚在云龙山草亭惊退百足天蜈皇甫炎，虽说仗神木令之威，但非少侠过人智慧，焉能奏功？好，我等暂不提此事，只求少侠在此作羁延如何？”

严晓星惊问其故。

祝秋帆笑道：“老朽等绝无恶意，只求少侠赐允。”

严晓星一沉吟，当即应允。

这晚辽东三鸟离开茅屋赶往江都，这趟暗镖算是到了地头。

翌日清晨，偷天二鼠吕鄯姜大年提出愿以小巧之技相援，略以报德。

淮上隐叟祝秋帆精擅点穴之技，意愿传艺，严晓星大喜一连三日，严晓星获益良多。

就在第三日傍晚，辽东三鸟赶回，祝秋帆下厨烹治一席丰盛酒菜与严晓星饯行。

食用既饭，严晓星突然感血行有异，四肢生出撕裂感觉心中大惊，突然祝秋帆疾如电光石火伸指点在严晓星将台穴上。

严晓星眼前一黑昏睡过去。

第二日清晨严晓星睁目醒来，只觉神清气爽，空灵无比。

淮上隐叟祝秋帆，偷天二鼠吕鄯姜大年，病金刚孟逸雷辽东三鸟郭上燕梁镇北徐化义等人，均含笑立在榻前不远处。

严晓星矍然坐起，惊道，“祝前辈，这是何故？”

祝秋帆飘然走前，道：“少侠，此次辽东三鸟所保的暗镖共是三件，其中两样价值连城珍宝，在我等武林人物眼中无异尘土，但有一副参王，功能

起死回生，脱胎换骨，辽东三鸟将暗镖送至物主后，乞求相赠一‘截’。”说着微微一笑道：“昨晚在少侠酒中参浆，故少侠感觉血行有异，老朽点睡少侠后助少侠打通任督二脉，生死玄关，日后习武，可事半功倍。”

严晓星闻言，不禁热泪夺眶而出，霍地拜倒在地，道：“诸位前辈宏恩，难报于万一。”

严晓星忙扶起，道：“老朽等怎敢当比大礼，少侠有所不知，令尊生前曾有大恩于老朽，此亦不过聊表老朽寸衷。”

姜大年接道：“神木令重现江湖，皇甫炎必不甘心，必与黑道凶邪追踪少侠下落，我等决定暂行退隐，不以真面目现身江湖，望少侠艺成后再出相助。”

严晓星闻言忽醒悟一只神木令，为他们引来杀身之祸，面现愧疚之色。

孟逸雷哈哈大笑道：“少侠不必如此，艺成后还望先至此处，祝大侠必传讯我等赶来重聚。”

严晓星颌首应允，便要告辞。

祝秋帆已备酒食粗饭，饱食后严晓星含泪辞别。

彤云密布，大雪纷飞。

只见严晓星一人一骑渐渐消失在风雪茫茫深处……

寒风怒涌，大地银白。

一座破落衰败的山神庙前人影一闪，落下一个面目森沉的黑衣老者，嘴角咧了一咧，似笑非笑，更显得阴森狰狞，沉声道：“孔老儿在么？”

庙里应了一声道：“是古平兄么？”只见一个灰衣劲装独目古稀化子疾跟而出，抱拳笑道：“什么事又找上了我老化子？”

古平阴阴一笑道：“古平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伸手入怀取出一小布袋，摇了摇，发出来索罗声响，接着道：“袋中装的明珠，值万两白银，奉咱们当家之命，相赠你孔老化子。”

老化子独目光闪烁，淡淡一笑，也不伸手来接，注视古平一眼道：“有道是无功不受禄，皇甫当家致赠重酬，必有所为，不妨明告，孔槐能办就办，无法办到的怨老化子不能接受，君子取之有道。”

古平哈哈大笑道：“你这臭化子，居然也会讲几句人话，咱们总瓢把子找你探听两件事，只要你摸清底细就够了。”

孔槐毫不思索，嘻嘻一笑道：“只探听两件事，那好办，咱们进庙里谈。”

古平摇首道：“不必了，咱们长话短说，虽说是探听两件事，份量却重如泰山，总瓢把子相托探出神木令持有人是何来么？”

孔槐闻言神色大变，颤声道：“神木令又重现江湖么？皇甫当家如何知情？怎么老化子竟一无耳闻？”

古平冷笑道：“此人仅总瓢把子得见，并无第二人目睹，你如何得闻？”

孔槐亦怪笑摇首道：“这算老化子虽愚，却无法直信，在神木令下吃亏不算丢人现眼，皇甫当家仅一人目睹事后只缄言不语，威望令誉丝毫不损，何以欲尽弥彰，内中定有蹊跷，老化子断言不止贵当家一人得见。”

古平赤然点点头道：“果然有点道行，料事不差！”遂说出皇甫炎在云龙山草亭相遇那黑衣蒙面少年的经过详情。

孔槐默然思索有顷，摇首笑道：“古兄请上复贵总瓢把子，这万两银子怨老化子无法接受。”

古平愕然道：“为什么。”

孔槐道：“凡事都有两种可能，倘或那蒙面少去虽是神木尊者传人，虽然他路经偶遇，不平拔刀，非但金鹰镖局当事之人竟不知情，就是偷天二鼠至今亦感茫然，叫我老化子往何处寻觅真人下落。”

古平冷冷一笑道：“孔兄号称全知……”

“毋宁说是包打听。”

古平道：“所以总瓢把子重金相托，无论如何请勉为其难。”

孔槐面有难色道：“怨我老化子无法接受！”

古平面色一变，目泛杀机，冷笑道：“孔兄当知咱们总瓢把子的习性？”

孔槐哈哈大笑道：“古兄是否意欲杀人灭口，须知你我武功不相伯仲，何况老化子庙中尚有几位朋友在，古兄未必稳操胜算。”

古平不禁心神大骇，暗道：“这倒是棘手之事，不料这老乞儿对价值万两明珠毫不动心，神木令不得走漏半点风声，若不杀之灭口，恐贻无穷后患。”遂冷笑道：“危言恫吓无用，贵友究竟是何方高人可否引见？”

孔槐淡淡一笑道：“那倒不必！荆独不能同器，若古兄坚持一见，请随老化子入内。”

古平闻言不由大为恐惧目睹孔槐有恃无恐神情，越发相信是实，怎能自投罗网，沉声道：“古某绝不强人所难，只望孔兄不要后悔。”孔槐冷笑道：“我老化子从不后悔，老化子日后如有损一丝毫发，贵派将招惹杀星上门。”

古平不禁吓得倒退了一步，瞪眼诧道：“什么，孔兄你是说神木令传人与你有了交往？”

孔槐冷冷一笑道：“那倒不是！老化子为求自保，逼不得已将古兄今日来访之事风声传开，何况庙内还有人证，经无虚伪，老化子如有三长两短，惹下杀身之祸的头一个就数你古二爷。”突闻庙内传出一森冷语声道：“不错，兄弟听得一清二楚，愿为人证。”

古平不禁心神大震，暗道：“果然壁缝有耳，老化子如贪财应允古平所求，祸将不测！”他料不到庙内有人潜入，遂将计就计，嘴角泛出一丝得意的笑容。

古平面色惨变，道：“孔兄！你我交情不恶，为何陷我于万劫不复之地。”

孔槐正要答言，忽闻蚁语传声送入耳中，一面凝神倾听一面故作沉吟之态。

须臾孔槐微笑答道：“既然古兄一再相逼，这样吧！老夫念在昔年交情上，自愿路效绵薄，不过事成与否，实必渺茫。”

古平不由大喜过望，抱拳一揖道：“孔某先行代瓢把子致谢，珍重再见！”几个起落，身影杳失在雪野远处。

孔槐定了定神，转而低声道：“哪位朋友暗中相助，非但救老化子杀身之祸，而且化解与帮无穷后患，此恩此德，永铭五内。”

只听庙内传出哈哈笑道：“老化子那来这么多礼教，进来叙话吧！”

孔槐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跨入庙内。只见偷天二鼠吕鄯姜大年含笑站立在神象前，不禁心中一寒，赶紧抱拳长揖道：“两位知老化子栖身在此庙内？”

吕鄯哈哈大笑道：“你我三人江湖人称丐偷三绝，耳目过灵，你的住处哪有我俩不清的道理。”

孔槐道：“老化子身无长物，两袖清风，二位相中老化子丝毫无用！”

姜大年冷笑道：“你若接受皇甫炎的明珠，我姜老二要偷你的岂非举手之劳。”

孔槐不禁一怔道：“原来两位预知皇甫炎要找上我老化子？”

吕鄯道：“正是！”

孔槐呆了呆道：“不知二位有何见教？”

吕鄯忽长叹一声，正色道：“吕某久知孔兄是一侠肝义胆人物，与天蜈帮勾结，不过虚与委蛇而已，所作所为志在以恶制恶，无非与丐帮保存一份元气，如今神木令再出江湖，莫不与消正长邪有关，武林乱象渐萌，望孔兄相助神木令传人一臂之力。”

孔槐大惊失色道：“怎么？二位竟认得神木尊者衣钵传人么？”

姜大年摇首道：“我俩为感神木尊者传人救命之恩，追上拜谢，他言不必道谢，相托我等查明二事，一为严天梁为何人所杀，另为乾坤八掌伏建为何以退隐之身再出江湖杀死荆州一霸巢汝雄满门老小之故。”

吕鄯接道：“此事重大，绝非无因，你我须审慎小心行事，神木尊者传人因精研一宗武学，尚未臻化境，故重托我俩，以待他琥功大成后再谋复动。”

孔槐不禁大喜道：“神木令重现江湖，群邪定然胆寒，不过神木尊者传

人习艺未竟，决非短短时日内能武功大成，老化子想，群邪因神木令一现即隐，反促成武林大乱。”吕鄯道：“你我不能故布迷局，使群心邪心怀首鼠，举棋不定么？”孔槐不禁赞道：“好，你我说做就做！”丐偷三绝如飞而去……

三年后。又是红叶黄花秋又老，疏雨更西风季节。

武义金华官道上飞驰而过两匹骏马，掀起黄尘滚滚，烟尘漫天中分辨不出骑上两人身影。

两人两骑直奔至金华城内一幢气象宏伟，八字门墙巨宅门前停下后一跃下鞍。

其中一人正是病金刚孟逸雷，另外是一青衫俊美少年，鸢肩蜂腰，英气奕奕。

孟逸雷笑道：“严老弟，愚兄为你引见一位朋友，此人是富春江水道上一名龙头大哥，名唤向照阳，是个豪气干云英雄汉子。”走上石阶望了望敞开着的门内，道：“门上哪位在？”

内面掠出一个环眼豹头大汉，目睹孟逸雷，不禁一呆，转颜笑道：“原来是孟大侠，快请！”一面洪声道：“孟大侠到！”赶紧肃客延入。孟逸雷道：“向老大近来可好，张豹你发福了，家眷好否？”张豹忙逊笑道：“孟大侠说笑，小的贱骨粗安，家小老幼均托庇！”

孟逸雷道：“张豹，你面笼阴霾，愁眉难舒，难道遇上困难无法解决吗？”

张豹不禁一怔，忙道：“孟大侠委实神目如电，小的并无什么，只是碰上遇上烦恼之事，有道是主变臣辱，小的无能分辨，为此发愁。”

说着只见锦袍魁梧中年大汉抢步飞出，洪笑如电道：“孟大侠，什么风把你吹来的，这么多年来小弟思念不已，只是大侠游踪无定，无法捎信问好。”目光转注严晓星，接道：“这位少侠，恕兄弟……”

孟逸雷忙道：“你要多亲近点，这位是孟某新结识的拜弟严晓星，才智武功都在孟某之上。”

向照阳忙抱拳笑凝少侠幸会，向某是个粗人，若有礼数不到之处，望请海涵。”

严晓星躬身一揖道：“不敢！在未学后进，艺浅识陋，向老师请多加指点照拂。”

向照阳忙道：“哪里哪里，严少侠自谦了。”说着肃客延入大厅。

严晓星凝眼望了望桌面一眼，只见俱是应时名肴，清蒸大蟹、炒河虾、鳊鱼浓汤、兰溪豆豉红焖睛、南安板鸭等。

孟逸雷啧啧称觉道：“严老弟，孟某最是嘴馋，这些菜虽非山珍海味，你我虽难得有此口福遇上此道地名肴，孟某可大快朵颐了。”说罢哈哈大笑。

向照阳是个极为豪爽的汉子，席中绝口不提钱荣奎之事，尽说些江湖软闻，他口没遮拦，令人捧腹。

这一顿欢宴，从午后一直吃到日色斜西，方始酒醉饭饱与尽，向照阳背身立起道：“容向某告辞片刻调遣人手！”

孟逸雷颌首道：“请便，孟某与严老弟在此尚有事商谈。”

向照阳就此匆匆离去。

孟逸雷望了严晓星一眼，道：“老弟，此乃你一举成名大好良机，今晚好自为之。”

严晓星摇首叹息一声道：“树大招风，名高则危，在下只望血海大仇得报，心愿已够矣！”

孟逸雷道：“老弟，你得知仇人是谁吗？”

严晓星摇首道：“不知！”

孟逸雷微笑道：“今晚老弟若戮杀颜大雄，盛名必不径而走，传播江湖，杀害令尊主谋者定然慌乱，自乱步骤。”

严晓星默然须臾，道：“悉依孟大侠之命！”

孟逸雷忽面色一变，右掌朝厅外疾扬，只听一声冷哼，天井檐上一条身影倒撞下来叭哒堕地。

严晓星身形疾逾电闪掠出，一手抓起，不禁一怔，只见那人已是七孔流血气绝毙命，血液成紫黑色，显然毒发身死。

孟逸雷亦接踪掠出，诧道：“此人是何来历，无疑是南天三魔爪牙，孟某想不出南天三魔几时以剧毒控制门下之徒。”

严晓星道：“何以能断定此人是南天三魔手下？”

孟逸雷道：“此刻除了南天三魔门下外，还有什么人敢来。”

严晓星心中认为孟逸雷太过武断，自己初出江湖，无话可辩是非。

向照阳率领手下纷纷赶来，皱眉说道：“小弟因住在城内，官法森严，不便在居处设禁，以防莫须有之罪，所以此贼才得潜入。”

孟逸雷道：“向老大证得此人来历么？”

向照阳摇首道：“必是颜大雄道来探听小弟举动，孟大侠严少侠咱们走吧！”

他们一行，到达江干之上，已是薄暮时分，江水汨汨，晚霞惊天，对方却无一人影。

孟逸雷匹顾了一眼，道：“向老大，你已在四处布好暗椿。”

向照阳点点头。

孟逸雷道：“我等就此候着。”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三人衣袂飘飞屹立劲疾西风，宛如泥塑木雕，一动不动。

忽见江心上流驶来三艘双桅巨舟，却一无灯火，缓缓泊向江岸。

向照阳目睹三艘巨舟来得蹊跷，不禁心神暗震，低声说道：“小弟并未闻报水面上有可疑船只，这三艘巨舟未免来得不是时候，非但灯火全无，而且不停靠在码头上，反泊在

孟逸雷忙挡住向照阳话头，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此时此刻我等不宜分心，即使是颜大雄等匪徒，我等仍不宜稍露惶恐之色。”

严晓星暗道：“江湖风云诡谲，委实不错，这三条巨舟来意莫测。”凝目望去，似觉一艘巨舟内有十数道锐利目光注视在江岸上。

蓦地天际遥处传来一声尖锐啸耳长啸，令人不寒而栗。

隐隐可见十数条人影划空疾闪来掠。

向照阳哈哈大笑道：“颤朋友真是信人，你我就此刻下道而来，强存弱亡，胜者为高。”右臂一挥，猛然呼声响，四外升起数十支火炬，照耀得如同白昼。

颜大雄身材瘦长，小眼鹰鼻，凸牙唇掀，颧骨高耸，蓄着两撇鼠须，目光闪烁，面色惨白如纸，火光映照下，生似一具骷髅披着人皮，使人毛骨悚然。

只见颜大雄阴恻恻笑道：“我道你邀来何方高人助拳，原来是病金刚孟逸雷！”

孟逸雷目中神光暴射，冷笑道：“颜老师别出言讥刺，孟某请问此事发生屈在何方。”

颜大雄怒道：“颜某爱徒伤重几乎不治，请问屈在何方？孟逸雷你这是明知故问，颜某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弦外之音，不论谁是谁非，今晚各以武功一定生死，暗讽孟逸雷问话未免多余。

孟逸雷道：“那么向老大手下多人死在令徒辣毒刀法之下，这笔血债如何清偿法？”

颜大雄目中凶光一闪，喝道：“孟逸雷，难道你有耳如聋，未听清颜某说话吗？”

孟逸雷淡淡一笑道：“颜大雄，哪是你代徒报仇，分明是另有阴谋，覬觞向照阳数百里富春江水面基业，无吉生非，强要向老大袒背负荆登门衣罪，明知向老大办不到，竟逼令向老大让出基业，……”说着面色一寒，沉声道：“试问你颜大雄比起百足天蜈皇甫炎如何？”

颜大雄面色一变，厉声道：“你这话是何意！”

孟逸雷淡淡一笑道：“昔年云龙山下皇甫炎率众强劫金鹰镖局的暗镖，孟某尚且不惧，何惧你颜大雄！”

颜大雄闻言杰杰怪笑道：“孟老师在自己脸上贴金，那晚如无高人暗中相助，今日你孟逸雷墓木已拱，尸骨成灰了。”说着右掌一番，徐徐伸出，掌心顿泛深蓝磷光，突然一个旋身，虚空往十数丈外手执火炬的向照阳手下船帮弟兄击去。

只听一声凄厉惨嚎，那船帮弟兄倒地死去。

忽闻江面巨舟传来妖叱惊诧声道：“阴磷掌？”

三艘巨舟上突然灯火通明，中间巨舟上忽飞起五条娇俏身影，快如流星，落向江岸，一站即起，飞越火炬投向场中。

只见为首是一红衣明艳少妇，身后紧随四个捧剑貌美少女，均是国色天香，艳光逼人窒息。颜大雄目睹红衣少妇，不禁面色大变，严晓星低声向孟逸雷问道：“红衣少妇是谁？”

孟逸雷面色异常紧张，答道：“罗刹夫人，她极少在江湖露面，但每次现身必有重大事故，行事虽介于正邪之间，人却正派，似嫌偏激，出手辣毒异常，黑白两道均畏如蛇蝎。

只见罗刹夫人目注颜大雄，笑靥如花，娇声道：“看你不出，竟将南天三位老怪物的阴磷掌练得六成火候，风闻三位老怪物最近与皇甫炎沆瀣一气有所图谋，可有其事么？”

颜大雄一语不发，目中杀机大盛，突然双掌猛向罗刹夫人推去，磷光疾闪，一股阴寒劲气潮涌而出。

罗刹夫人嫣然一笑，右手已曼妙拂出。

只见颜大雄一声大叫，身形腾空跃起，猛然倒撞摔落，内腑尽裂，口吐鲜血，狞声道：“罗刹夫人，你好辣毒的手法。”言罢嘴中鲜血泉涌而死。

树倒猢狲散，群邪胆寒魂飞，抽身匹散逃去。

向照阳躬身施礼道：“救助之德，永铭不忘！”

罗刹夫人道：“我向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之规，今晚无端出事并非与你解纷，而是意欲请教孟老师一事。”

孟逸雷抱拳道：“不敢，只要孟某所知，无不奉告。”

罗刹夫人盈盈一笑道：“那么二位请登舟一叙！”

严晓星在他们语对时，发觉四少女不时凝注自己，不禁俊面一红，目光避开眺望三艘巨舟，只听孟逸雷道：“老弟，我等却之不恭，何妨登舟一叙？”

他本想推辞，忽见罗刹夫人晶澈双眸望着自己，心神一颤，低声道：“一切唯孟大侠马首是瞻！”

罗刹夫人忽嫣然一笑，道：“三位请！”

舱中宽敞爽洁，布置得宛如华丽大厅一般，流苏宫灯，紫檀椅，大理石方桌条幅山水悬挂两壁，角隅放着四盆兰花，散出淡淡幽香，沁人心脾。

大理石方桌上已备下八色精致菜肴，罗刹夫人就下首主位坐下，然孟逸雷严晓星向照阳三人谁也不肯坐在上方，只后上首竟空阒，孟逸雷、严晓星二人共坐一方。

黄衣貌美少女上前斟酒，酒色澄碧，清冽芳香。

罗刹夫人敬酒三遍后，忽向严晓星问道：“少侠上姓？”

严晓星肃然答道：“在下姓严！”

罗刹夫人哦了一声道：“原来是严少侠，少侠精华内蕴，武功显然已臻炉火纯青境界，不知令师上下如何称呼？”

严晓星答道：“在下令师为世外隐逸，从未涉足江湖，在下只知他老人家姓邬。”

罗刹夫人盈盈一笑道：“令师世外高人，闲云野鹤，与世无争，令人欣羨。”继而又向孟逸雷道：“我有事不明，意欲请问孟大侠，三年前孟大侠是否亲眼得见神木令？”

孟逸雷心头暗暗一震，道：“孟某确实亲眼目睹。”继说当日详情。

罗刹夫人轻笑一声道：“皇甫炎偷鸡不到蚀把米，我只道皇甫炎这几年为何凶焰大减，只敢暗中行恶，借刀杀人，果然传言不虚，不过孟大侠事后未与那蒙面人交谈吗？”

孟逸雷摇首答道：“他待皇甫为离去后即悄然隐去，神龙见首不见尾，缘吝一面，不胜憾然！”

罗刹夫人默然须臾，轻叹一声道：“神木令再出江湖，谅与西北道上甘凉大侠紫霞庄主严天梁惨死有关。”

严晓星不禁心神猛震，脸色微变。

孟逸雷诧异道：“两者有何关连，怒孟某愚昧，请道其详！”

“紫霞庄主严天梁死于非命，这风声秘不外泄，可见主凶深谋远虑，筹之已久，后不知如何走漏，因此传播开去，但已距严天梁之死有数月之久，一切蛛丝马迹均已湮没，神木令再出，谅遇上艰阻，还是时机尚没成熟，迄未露面江湖！”

孟逸雷心中大惑，忖道：“究竟罗刹夫人有何图谋，言词闪烁，使人甚感惶惑？”

只听罗刹夫人道：“我最近查出一丝端倪，只觉其中扑朔迷离，令人混淆不清，孟大侠有所不知，我与太极剑客赵振藩是远房宗亲，因越振藩近来名声寂查，打听出他六年前已遭惨死。”

严晓星始终不动声色，正襟危坐，目不斜视。

孟逸雷说道：“太极剑客赵振藩竟死了吗？为何孟某一无耳闻？”

罗刹夫人曼叹一声道：“事因严天梁而起！”

孟逸雷道：“风闻严天梁与赵振藩交情莫逆……”

“就是死在相处莫逆上。”罗刹夫人眸露黯然神伤之色道：“九年前此

霞庄主严天梁无意在深山中与九指鬼王相遇，两人均是自负功力，严天梁更是嫉恶如仇，口角动武之下，九指鬼王丧命在严天梁手下，严天梁在九指鬼王囊中取得一册手抄秘笈，笈内似是藏文，除此尚绘有图形。严天梁回庄后判断出那本手抄秘笈内载旷世绝学，本欲入藏，又防启人觊觎掀起一场腥风血雨，其时正值越振藩在紫霞庄做客

孟逸雷道：“若非赵振藩竟为凶邪误认作严天梁替死鬼吗？”

罗刹夫人轻摇臻首道：“并非孟大侠所想象的，当时越振藩向严天梁晋言，谓乾坤八掌伏建龙艺出西域，谙稔藏文，不如由他送往伏建龙处译成汉文。”

只见罗刹夫人发出哀怨叹声道：“严天梁将那本手抄秘笈托与赵振藩交带坤乾八掌伏建龙，当越振藩到达伏建龙处之际，突生剧变，群邪围袭赵振藩，伏建龙亦身负重伤险遭不测那本秘笈竟为一凶邪掠去。”向照阳忍不住答道：“莫非伏建龙与群邪表里为奸，赵振藩遂成为奸谋中祭品。”罗刹夫人轻轻一笑道：“当时我也有此想法，但事实却不心然，一则乾坤八掌伏建龙在武林中极具人望，列为正派高手，未必见利忘义。”严晓星低声道：“王莽谦恭不出时，一生真伪有谁知？”

孟逸雷与罗刹夫人不禁一怔。

罗刹夫人道：“严少侠似对伏建龙知之甚深！”

严晓星俊面一红道：“素昧平生，在下不过心有所触而已！”

罗刹夫人深深注视了严晓星一眼，道：“再伏建龙丝毫不知越振藩要来他处何为，认为越振藩途中招怨树敌，引来强仇，自己遂被殃及。”

孟逸雷诧异道：“夫人何以探得如此清楚？”

罗刹夫人微笑道：“稍时自会提及，伏建龙以重伤之体强自支撑检视赵振藩致命伤势，因群邪均是玄衣蒙面，更在月黑无光昏夜，莫可辨识，幸亏越振藩一息尚存，断断续续说出要伏建龙去寻严天梁。”

孟逸雷道：“伏建龙去了紫霞庄吗？”

“去了！”罗刹夫人答道：“伏建龙探测知道赵振藩致死之由，遂决定封刀归隐，其实他在暗访那晚围袭群邪下落，自后江湖上即未见伏建龙现踪。”说至此又太息一声道：“就在紫霞庄主死后不久，突闻伏建龙诛戮荆州一霸汝雄满门老幼，自后每隔数月，即有一黑道枭雄惨遭伏建龙屠戮，孟大侠，请问伏建龙如此做为了什么？”

孟逸雷略一沉吟道：“如非他已找出线索，把当年围袭越振藩的凶手，按图索骥，一一诛戮就是查明了杀害严天梁主凶及其羽党。”

罗刹夫人点点头道：“英雄所见略同，我于盛暑时路经襄阳，偶在道旁救且一人，自称为紫霞庄门下，当时群邪大举进袭紫霞庄时他适在场，他藏在积尸内虽幸免一死，却无对不刻意欲代主人复仇，我何以如此清楚，就是此人道出。”

孟逸雷浓眉一剔，道：“此人何在？”

罗刹夫人道：“他死了，五脏六腑均已糜腐，不治而死。”

“他死在何人之手？”

“酆都双判！”

孟逸雷道：“盾来酆都双判亦是当年参与猝袭紫霞山庄杀害严天梁凶手。”

严晓星强自抑制着内心激动，决心找着酆都双判碎尸万段。

罗刹夫人忽道：“孟大侠路经金华，是否亦是耳闻老游白鹤山藏有一柄古代神兵鲁阳戈而来的么？”

孟逸雷不禁一怔，道：“孟某并无耳闻。”

罗刹夫人目露困惑之色道：“孟大侠恐言不由衷，如此重大之事，哪有未曾耳闻之理，此刻黑白两道群雄均纷纷赶往白鹤山而去。”

孟逸雷正色道：“孟某去岁在严少侠恩师处作客，与严少侠一见投缘，便住了下来，一住就是几年，严少侠奉命下山历练，遂结手再出一路，行来并无耳闻此事。”

罗刹夫人正欲启齿，突闻江岸上随风传来一声阴冷笑声道：“罗刹夫人在吗？”

那语声森冷似水，令人毛发悚然。

罗刹夫人花容微变，道：“冷面秀士！”

严晓星忽瞥见那黄衣少女面色惨淡，似是惊惧已极。

只闻孟逸雷低声道：“老弟，冷面秀士字内有数魔头之一，功力高不可测。”

罗刹夫人忽格格娇笑道：“庞老师，你久未露面江湖，也为了‘鲁阳戈’竟不惜退隐之身重出吗？”

“夫人明知在下为何而来，何必多问。”冷面秀士答弘：“在下不知可否登舟一叙？”

罗刹夫人面色一冷，缓缓走出舱外。

黄衣少女目泛怒光，悄然闪入领舱。

须臾，只见罗刹夫人与一面色森冷如冰中年文士先后走入，紧随冷面秀士之后却是年约二十四五的英武挺拔背剑少年，惜其鼻准不钗，眉梢眼角逼泛悍鹫之色。

冷面秀士望了孟逸雷三人一眼，立现不屑之色，道：“原来夫人舟中已有嘉宾在，那么在下似嫌冒昧了。”

罗刹夫人面蕴寒霜道：“我为庞老师引见三位朋友！”

冷面秀士冷冷答道：“不用了！在下不愿见之人，不穷夫人多费唇舌，何况在下脱落已惯，更不愿陌生人佞躬屈膝。”

严晓星闻之怒火陡涌，冷笑道：“好大的口气，你冷面秀士在我等眼中不过是个好高骛远，自命不凡狂徒而已。”

冷面秀士突出脸色一变，手出如风，身形电闪右掌按向严晓星而去。

只听蓬的一声响，一条身影似撞而出。

只见那少年踉跄倒退了两步，血涌气浮，面色苍白，目中逼泛怒光。

严晓星双肩晃摇了。

冷面秀士鼻中冷哼一声，右臂缓缓抬起。

罗刹夫人喝道：“且慢！”

冷面秀士不禁一怔，道：“难道在下这样不对吗？”

罗刹夫人冷笑道：“自然不对，我丝毫未失礼，以礼延入，又向庞老师引见三位朋友，怎料庞老师傲慢不逊，致引起这位少侠不忿，令徒更无端出手，自取其辱，若庞老师再恃强动武，传扬开去，哼！我岂能将一生成誉废在庞老师手中。”

冷面秀士不禁语塞，面色铁青，望了严晓星一眼，目光怨毒，道：“日后遇上，定叫你死无葬身之地。”转身即欲同他的孽徒离舟。

严晓星冷笑道：“你错了，若你气度狭隘，恃武报复，葬身无地的恐非在下而是你冷面秀士。”

冷面秀士闻言心神暗震，如再说下去徒然自取其辱，逐充耳不闻，冷笑一声，同那少年先后跨出舱门。

罗刹夫人道：“庞老师为何急着离去，歉未能稍尽地主之谊，恕我不恭送了。”

舱外寂无回声。

罗刹夫人笑道：“此乃冷面秀士生平未受过如此之辱，数十年来武林中闻名丧胆，避道而行，怎料今日翻在严少侠手中，真是初生犊儿不畏虎，令人欣敬。”

严晓星道：“不敢当此谬奖，在下一时不忿出手，如非前辈仗义执言，恐在下未必能操胜券。”

罗刹夫人暗暗赞许，忖道：“此子根骨人品无一不是绝乘，沉稳若定，极为少见！”暗中萌起一念。

忽闻孟逸雷道：“如无别事指教，孟某三人意欲告辞了。”

罗刹夫人道：“我意欲恳求孟大侠相助，日后如发现乾坤八掌伏建龙下落，可否传信于我？”

孟逸雷当即答道：“孟某遵命。”

三人就此告辞。

罗刹夫人送出舱外，道：“小侠慎防冷面秀士师徒猝击暗算！”

严晓星心头一凛，道：“谢谢指教！”

三人跃上江岸，向照阳道：“罗刹夫人今晚似言犹未尽，不知为何？”

孟逸雷略一沉吟，道：“她与我等素无渊源，要求太多，碍难启齿，喝阻止冷面秀士，有意示恩。恐怕前途还有与罗刹夫人相见之时。”说着有意无意地望了严晓星，接道：“老弟，祸从口出，你一时不忿竟与冷面秀士结怨，这魔头睚眦必报，从此永无宁日了。”

严晓星冷笑一声道：“在下目睹冷面秀士倨傲神态，心

底不由自主地泛起一股无名的厌恶，仇已结下，也是莫可奈何之事，悔又何用？”

孟逸雷一竖拇指，赞道：“虎父虎子，英风侠行，愚兄自愧不如，不过老弟你瞧出来了没有？”

严晓星不禁一呆，道：“在下不解孟大侠何指？”

孟逸雷道：“咱们在罗刹夫人舟中时，有一黄衣少女立在罗刹夫人之后专司斟酒，风华绝代，国色天香，可谓人间绝色，此女似对老弟有情……”

严晓星不禁俊面通红，道：“孟大侠不要取笑！”

三人疾行如风。返归金华城内宅门前，已是四更将残。

一名大汉疾掠而出，躬身禀道：“有两位姑娘来此说是相候孟大侠严小侠有要事相商，并谓与二位乃相识故旧，小人已迁入书房。”

孟严二人面面相觑，暗暗纳罕，不知二女是何人，严晓星心目中只有一红粉知己许飞琼，三年来不通音讯，未卜她尚在大名否？许飞琼更不知他已艺成下山，这相识故旧四字，委实熬费猜疑。

三人快步进入书房，只是正是那在罗刹夫人舟中所见之绝代风华黄衣少女及一清丽绝俗的翠衣少女。

两女目睹严晓星三人走人，粉靛霞生，盈盈一福道：“冒昧造访，望丐海涵！”

孟逸雷讶然道：“两位姑娘前来，令师知否？”

黄衣少女点点头道：“我俩系家师授意而来！”

孟逸雷不禁一呆，笑道：“令师可有什么吩咐？”

黄衣少女凄然一笑道：“孟大侠久走江湖，谅耳闻迷魂谷其名么？”孟逸雷道：“孟某昔年曾到过迷魂谷，当为迷魂谷主陶泰麟座上客，留连数日，尽与告辞，屈指算来，已是十余年前往事了。”黄衣少女便说出迷魂谷主陶泰麟是其生父，二女本是同父异母所生的姐妹，黄衣少女名唤陶珊珊，翠衣少女名唤陶小燕。

孟逸雷哦了一声道：“原来是陶姑娘，令尊可好？”

陶珊珊道：“家父三年前无故失踪，家母及姨娘为找寻家父下落也失踪不明生死，晚辈姐妹由家伯送往清心老尼处习艺……”“且慢！令尊令堂失踪了！此刻迷魂谷由何人为主？”

陶珊珊答道：“迷魂谷暂由家伯父陶胜三为主，其余伯父亦不常在迷魂谷。”

孟逸雷道：“两位姑娘为何又投在罗刹夫人门下？”

陶珊珊凄然一笑道：“晚辈两人在清心老尼门下习艺，但庵外不时有可疑人物现踪，只不知为何老尼召我俩密训，急命离去趁夜上路改投在罗刹夫人门下……”

“这为了何故？”

陶珊珊摇首答道：“晚辈不知，昏夜离庵，才出得三里外，妹妹因忘记一物尚留在庵内，我俩折道发现清心老尼已倒卧在血泊中。”

孟逸雷面色微变，道：“无疑清心老尼已知两位姑娘岌岌可危，才命两位姑娘逃命，之后咧？”

陶珊珊道：“晚辈两人，心惊胆落，昏夜之间不择途往外逃去，天色黎明，方知与去罗刹夫人处南辕北辙，随即有八蒙面黑衣人追踪而至，意欲搏杀晚辈姐妹，幸亏一双前辈高人及时相救，将八蒙面人骗退。”孟逸雷道：“那一双前辈前人是谁？”陶小燕道：“‘偷天二鼠’吕鄯、姜大年两位前辈，蒙他俩护送至恩师罗刹夫人居处附近。”

孟逸雷双眉一剔，笑道：“原来是他们两人，两位姑娘自始至终未回过迷魂谷？”

陶珊珊星眸含泪，凄然答道：“未回去过，风闻迷魂谷荒凉无人，家父当年部曲纷纷星散，伯父也一年难得去上迷魂谷一次，迄至如今，家父生死未卜，清心老尼为何而死，追杀晚辈姐妹那些蒙面人系受何人所命亦不得而知。”

孟逸雷长叹一声道：“此乃一不可解之谜，令师为何不代两位姑娘查访？”

陶珊珊摇首道：“家师收晚辈两人为徒，秘无人知，连伯父陶胜三亦不让其知晓。”

孟逸雷诧道：“莫非令师心疑令伯父陶胜三所为吗？”

陶小燕道：“家师高深莫测，晚辈亦问不出所以然来，迅至‘鲁阳戈’消息传开，家师才道‘鲁阳戈’为名，其实乃一柄宝剑，若获机缘取得鲁阳戈，报仇定可有望，家师认为家父母已遭害。”说着星眸一红，珠泪夺眶而

出。

陶珊珊立时取出一封书信，道：“此乃偷天二鼠二位前辈所书，说晚辈遇上孟大侠时转交，孟大侠阅后使知端的。”

孟逸雷立即折阅，微微皱眉，长叹声中，递与严晓星。

严晓星一瞧引信，诧道：“怎么与他有关？”

孟逸雷点点头道：“偷天二鼠所疑不无道理！”

陶珊珊忽嫣然一笑向严晓星道：“严少侠是否为紫霞庄主严天梁哲嗣？”

孟逸雷哈哈大笑道：“姑娘委实玉雪聪明，真个被你猜着啦！”陶珊珊玉靥绯红，道：“方才在舟中家师见面貌便已猜着，晚辈哪有如此料事之能。”严晓星忽的面色一变举拳虚空，拂熄满堂灯火，顿时沉黑，伸手不见五指。

穿外只闻落足微声，只听冷面秀士阴恻恻笑道：“孟老师，避不相见算得什么英雄人物！”

病金钢孟逸雷闻言大怒，正欲窜出，蓦地传来罗刹夫人娇笑道：“庞老师，得饶人处且饶人，你我均是武林卓著盛名人物，理应是是非分明，倘刚愎自用，恐徒贻话柄。”

立在檐下的冷面秀士师徒，不料罗刹夫人追踪而至，不禁心头一凛，转面望去，只见罗刹夫人立在三丈开外，两道冷电眼神逼视着自己师徒两人，冷冷一笑道：“罗刹夫人，你是否意与在下为仇？”

说时面泛杀机，一掌平胸蓄势待击。

罗刹夫人正色道：“我追踪而来，是深知你庞老师习性睚眦必报，果然不出所料，其实这又何必，胜之不武，不胜为笑。”

冷面秀士鼻中冷哼一声道：“你也太小觑庞某了。”

罗刹夫人冷冷一笑道：“我因庞老师夤夜登舟来访，必有要事，殊不料庞老师器量如此狭隘，执意寻仇……”

冷面秀士忽哈哈大笑道：“好，听你之劝，放开今日不提……”话声微微一顿后，又道：“鲁阳戈你志在必得么？”

罗刹夫人道：“凡是闻风赶往白鹤山骊龙谷之武林人物，莫不皆攫有‘鲁阳戈’之来，岂属于我？”

冷面秀士道：“那么女侠是确认‘鲁阳戈’藏处在骊龙谷了。”

罗刹夫人见倨傲猖狂的冷面秀士竟然改称自己女侠，不禁笑道：“庞老师，江湖传言，尽多捕风捉影，言人人殊，若鲁阳戈确藏在骊龙谷，早就有人先出手攫取了，岂能等得现在，风闻一张藏图落在风火头陀及酆都双判手中，藏处不仅鲁阳戈一物，尚有甚多稀世奇珍。”

冷面秀士不禁面色微变，暗感棘手异常，酆都双判与他乃齐名人物，风火头陀更在他们之上，而且心辣手黑，反脸无情，其中内情敢不如外传如此简单，不禁呆得一呆，微笑道：“女侠此行如何着手？”

罗刹夫人道：“先要查明传言是否是实，再夺取藏图。”

冷面秀士道：“未明图中奥秘，夺取亦是无用。”

罗刹夫人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若欲伸手参与，不计成败利钝，只尽其在我而已。”

冷面秀士哈哈大笑道：“你我在骊龙谷相见再行计议了。”与其徒一鹤冲天拔起，消失于沉沉夜色中。

罗刹夫人传声道：“徒敝两人有烦严少侠遇事照拂，容后言谢。”身影一闪而失。

书房灯烛复明。

严晓星一脸通红，陶珊珊陶小燕却爽朗大方，吐言温婉气息如兰，如入温柔乡中……

龙游县首屈一指的客栈“安通客栈”门前来了一辆华丽马车，车把式一跃下鞍。

店家抢步飞出，迎着车把式，哈腰笑道：“是严公子驾到么？委实抱歉，严公子订下的上房，被一蛮不讲理的江湖人物占住，不允让出，万请严公子见谅……”

话未说完，只见神采飘逸的严晓星一掀车帘，跨出马车神态安祥些笑道：“店家，你领我等去原订下的独院上房，我自有方法令那江湖人物卷走！”

店伙嗒嗒称是，暗道：“好大的口气！”只见车把式掀开车帘，先后走出两个少女，面蒙黑纱，却仿佛甚美，莲步婀娜，香风袭人，店伙不由惊得呆了。

严晓星道：“店家带路吧！”

店伙如梦初醒，掉头就走，领着本行穿过两进厅屋，左弯只见一月洞门。首立着一个短装汉子，貌相狰狞，目睹店伙领着严晓星等走来，凶睛一瞪，厉声喝道：“店家，张少总管是如何吩咐你的……”

严晓星道：“烦请通知贵上，此院已为在下所定，速速迁出。”右掌轻轻一送。

只见那短装汉子一个身子虚空倒飞撞出，蓬的摔落在两丈外，显然摔得不轻，半晌才咧着牙爬起，一拐一拐地奔往院内。

店伙暗道：“我的妈呀！”竟有这么邪门的武功！

但见一个满脸邪淫之气锦衣少年领着四个黑衣镶白手持兵刃武士奔出，上下打量严晓星两眼，冷笑道：“尊驾为何无事生是非？”

严晓星寒着一张脸道：“此院为在下预先订妥，阁下因何霸住不迁出，女眷不能久候，速速迁出，免伤和气。”

锦衣少年大怒，身后一武士突抢身飞出，刀光电奔，劈向严晓星面门而去。

严晓星只冷哼出声，右掌疾抓，五指已扣住那武士腕脉使劲一拧。

只听克嚓一声，那武士一条右臂生生被拧断，鲜血如注嗥叫声中栽倒在地。

严晓星冷笑道：“虎狼之辈，劣性难改，若不略施薄惩，恐更目中无人。”三缕指风飞出，三名武士应指倒地。

那少年心神大骇，面无人色，腾身拔起。

严晓星虚空拂出一掌。

只听少年闷哼一声，身子往下坠落，复又点足窜起，翻出院外遁去。

陶珊珊银铃娇笑道：“少侠出手未免太辣手了点！”严晓星道：“此等恶徒，若不让他吃点苦头，绝不轻易干休。”

说着已进入房中。

刚小燕道：“这少年满脸邪气，似是东天目左家堡四少总管张飞雄，虽然数他武功最弱，是左家堡能手甚众，仇已结下，我等恐无法安宁。”

陶珊珊娇笑道：“妹妹足不出户，居然能知天下事，委实难能可贵。”

陶小燕道：“恩师常论及天下武林形势，黑白两道知名的人物均剖析甚详，小妹偶然忆及罢了。”

陶珊珊道：“师父常夸赞妹妹遇事留心，果然不错。”

这院落共是两明两暗房间，中首是一间大厅，布置得倒也不俗，窗明几净，幽雅宜人。

店伙已送上茶水洒食躬身退出。

车把式在檐前柱上插了一只白度金绣，一面金铃三角旗迎风招展，笑了一笑，跨入厅内而去。

约莫一顿饭光景过去，只听一声惊噫道：“老夫只知道是谁？原来是罗刹夫人门下，怪道如此猖狂无忌。”

厅内岑寂如水，无人回答。

一条身影疾闪，屹立在檐下，只见一头梳发髻，花白长须，浓眉蛇目，瘦长背部微驼者，嘴角阴阴一咧，冷笑道：“罗刹夫人在么？老朽左家堡西路巡坛总管候坤求见！”

只听，银铃语声道：“进来！”

候坤昂然迈入大厅。

陶珊珊只和身端坐在厅内，仍然面戴纱巾，一语不发，气氛肃森。

候坤面色一变，道：“姑娘并非罗刹夫人。”

陶珊珊道：“我说过吗？”

候坤面色铁青道：“檐前柱上为何插着罗刹夫人独门信物慑魂旗？”

严晓星由邻室中飘然走出，道：“不能用么？这位姑娘系罗刹夫人弟子，候总管到此有何见教？”

候坤冷笑道：“尊驾可就是伤我手下之人么？”

严晓星道：“正是，候总管可是欲向在下手中讨回公道么？”

陶珊珊道：“候总管，你是否知道罗刹门中慑魂旗威信么？”

候坤面色一沉，厉声道：“侯某有何不知，忤犯慑魂旗者杀无赦，但吓不了左家堡。”

陶珊珊道：“本姑娘为维护本门威信，休怨姑娘心黑手辣！”向严晓星道：“废除候坤一身武功！”

候坤闻言不禁骇然变色，背脊骨上兴起一缕奇寒。

严晓星一步一步向候坤身前逼近。

候坤双掌倏地疾抬，猛向严晓星劈去。

他知身在危境，满脸邪淫少年受伤情形他已耳间，无疑他已知严晓星武功并非泛常之辈，是以真力贯蓄双掌，欲一击将严晓星毙命。

掌发罡力移山撼岳，排空如潮。

严晓星身法玄诡，候坤掌势才至半途，他已闪在候坤身后两指点在无名要害上。候坤闷哼一声，面色惨变，真力回逆，血涌气翻，四肢颤抖，只觉武功已失，不禁心中大急，一口黑血喷出口外，身形踉跄倒退。陶珊珊冷笑道：“候总管现在你该知道左家堡与罗刹谷为敌无异以卵击石。”

候坤身形稳住，面如死灰。

严晓星道：“罗刹谷与左家堡河水不犯井水，候总管执意为仇因何？”

候坤黯然答道：“尊轻伤了敝堡中人，侯某来此系欲找回颜面，非是寻仇。”

严晓星冷笑道：“候总管不问是谁霸占罗刹门中预先订下的独院强不迁出，反先出手，在下略施薄惩，难道不该么？”

候坤噤嘴答道：“那是因为不知姑娘与尊驾系罗刹谷的门人！”

“侯总管敢是说左家堡惯于欺压良善，恃势凌人么？严晓星厉声道：“你目睹慑魂旗尚敢登门寻仇，这话有谁能信？”

侯坤自知失言，不禁语塞。

陶珊珊忽嫣然一笑道：“侯总管，罗刹门中虽不怕与人为仇，但也不轻于树敌结怨……”

严晓星道：“姑娘莫非有意恢复侯总管武功么？”

陶珊珊道：“正是，我等不将此事泄露，于侯总管颜面无损，仇怨也可化解，我不愿节外生枝，难道不行么？”

侯坤不禁精神一振，此为意料不到的欣喜，油然泛起一股感恩报德之念。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在下知道姑娘一定有条件，不然姑娘未必有此宽宏大量？”

陶珊珊响起一串银铃似的悦耳娇笑道：“自然有条件，但与侯总管无损，侯总管愿将武林群雄在龙游行止遂传讯让我等知道么？因为家师亟欲找寻一人下落。”

侯坤情不自禁道：“谁？”

陶珊珊道：“我说过此事与左家堡及侯总管丝毫无损，所以侯总管也不必亟于知晓我等找寻何人。”

侯坤略一思忖，道：“侯某应允！”

陶珊珊笑道：“星弟，有烦恢复侯总管武功。”

严晓星右手疾如是民光石火伸出，点了严晓星数处穴道。

严晓星只觉体内真气流窜飞涌，逐渐注向丹田气海，不禁大喜，暗中行动，约莫顿饭光景，气运周天武功已渐恢复如常。

忽闻院中传来语声道：“侯总管在么？”

侯坤立应声道：“郭兄稍候，侯某就来。”忙抱拳躲身低道：“侯某若言而无信，必遭惨死！”转身迅如脱弦之弩般射出门外而杳。

陶小燕忽闪身出房，格格娇笑道：“你们两人真会做戏，一吹一唱，神似有那么一回事的。”

陶珊珊道：“兵不厌诈，何况我等志不在左家堡，树敌结怨徒增困扰，恩师已然绊住冷面秀士师徒，命我等大可放手行事。”

严晓星诧道：“我们就在龙游住下，不去白鹤山骊龙谷么？”

陶珊珊道：“家师猜测，风火头陀及酆都双判尚未恒解

图文奥秘，虽然他们武功极高，但也不明明目昭彰现身骊龙谷招惹琥林强敌，必在暗中挑衅残杀，坐收渔翁之利，所以我们不必亟亟赶往骊龙谷。”

严晓星忽长叹一声道：“但愿为令师料中！”

门外忽疾闪人那车把式，笑道：“龙游县武林群雄来的着实不少，纷纷如过江之鲫，大小客栈有人满为患之感。”

陶小燕道：“咱们先别管他，这数日别使群雄起疑，日后便于行事。”

他们四人一连三日，深居简出，饮酒弈棋为乐。

侯坤每日必传讯将龙游县群雄行止不厌其详给陶珊珊知悉。

第四日，陶珊珊得报陶胜三已来到龙游，住进万祥客栈。严晓星立时易容扮一壮汉前往万祥客栈。

严晓星肩带一柄钢刀，身着一袭黑色长衫大步走入客栈内，店伙迎着伸手一拦，笑道：“客官，小店已住满，请客官改住别家吧？”

严晓星两眼一瞪，冷笑道：“谁说大爷要住店，大爷来此寻人，闪开些！”

右臂轻轻一带。

蓬的一声，店伙已带出丈外，连滚带爬的奔往内面，严晓星用的巧劲，店伙只受惊悸身上却丝毫无伤。

店内弃斥着江湖人物，目睹情状均现愕异之色。

只听一声宏亮的大喝道：“赵朋友，可是寻找老夫么？”

江湖群雄中闪出一发黄虎目海口老者，目光炯炯如电逼视着严晓星。

严晓星认出是病金刚孟逸雷乔装的韩江水道独行巨冠无尾蛟计潜山，倏地面色一沉，冷笑道：“计朋友，七年前的一刀双掌之仇也该清债了。”

计潜山深声道：“风闻赵朋友已投在罗刹门下，谅已习成一身惊人艺业，当年饶你不死，你不感恩思德，怎么妄欲寻仇！”

严晓星伸手一挽，撤出肩头雪亮钢刀，喝道：“赵某今日在计朋友身上留下一刀双掌，计朋友如能不死，从此恩怨两抵。”

计潜山冷笑一声，肩上解下一柄虎牙叉，厉声道：“赵朋友请进招吧！”

严晓星一招“横劈云山”挥出，招到中途，刀势疾变“恶鬼”刀法，正是罗刹门中独门武功，寒飙眩目中带起悸耳破空，锐啸。

计潜山虎牙叉才出，悉为刀势克制，目露惊魂之色。

只听严晓星一声大喝道：“打！”

右掌一式“分光拂月”奇诡无比劈向计潜山左腹撞去。

叭的大响，计潜山一个身子震飞起半空，带着一声大叫射出墙外而去。

严晓星正待追出，忽闻一个清朗语声道：“穷寇勿追，尊驾请留步！”

但见一年约廿五六，面如冠玉的少年同一身着褐灰暗花锦缎夹里长衫，貌像极为威武老者走出。

那少年含笑道：“在下上天竺碧云堡高雨辰，家父高荆云与贵上罗刹夫人乃武林至交。

老者亦干咳一声道：“老朽陶胜三。”

严晓星抱拳略拱道：“原来是高少堡主陶老英雄，不知有何见教？”

高雨辰微笑道：“在下两人意欲相烦尊驾领往求见贵上，不知是否冒昧。”

罗刹夫人在琥林中最是秉性怪僻，她不愿相见者必反脸成仇，故罗刹谷步步都有杀机罕有江湖中人妄入。

当下严晓星道：“敝上在钱塘访友尚未赶回，此行由沈姑娘为主，住在安通客栈。”

高雨辰忙道：“那也一样，家父托在下带一口信面陈贵上，请沈姑娘转告无妨。”

陶胜三道：“贤契自去好了俟罗刹夫人抵达后，再行拜谒不迟。”

严晓星略一沉吟道：“赵某试领高少堡主前往安通客栈，沈姑娘愿见与否与赵某无干。”

高雨辰微笑道：“久闻罗刹谷主驭下甚严，何况男女授受不亲，但愿沈姑娘赏脸，即是拒见哪有见怪赵兄之理。”

严晓星道：“高少堡主请，赵某带路。”

两人先后走出客栈往街心走去。

高雨辰低声道：“赵兄台甫可否见告？”

严晓星答道：“草字春城！”

高雨辰道，“武林群雄云集龙游，莫不是为了攫取鲁阳戈及藏珍而来，贵上谅对此行胸有成竹。”

严晓星答道：“兹事重大，赵某无法预闻，仅奉命行事。高少堡主见了沈姑娘后自会谈及。”

高雨辰暗道：“此人口风很紧，罗刹门下个个都带着一身阴阳怪气，看来一点不错。”

安通客栈与万祥客栈仅一街之隔，一座落街首，一座落街尾，不过相距百数十丈远近。

片刻已自到达万祥客栈，高雨辰随着严晓星进入院落，严晓星有：“高少堡主请稍候，容赵某通禀，说着走入厅门而去。”

高雨辰凝望着插着柱上的一杆慑魂旗，忖道：“久闻罗刹门中女多于男，女弟子个个貌美如火，却心狠手辣，犯着必死，不知道这位沈姑娘相貌如何？”

碧云堡威震浙东，高雨辰武功极高，貌相英俊，虽风流成性，却又自命不凡，眼高于顶，庸俗脂粉不屑一顾，留情亦有分寸，他懂念着严晓星口中所说的沈姑娘是个风华绝代美如西子的人间殊色，冀获青睐，如此碧云堡与罗刹谷联成一气，东南半碧武林天下可垂手底定。

严晓星久久未出，高雨辰不由心生烦躁。

蓦地——

只见严晓星慢慢走出，不带一丝笑容，道：“沈大姑娘及二姑娘现均在梳妆，有劳少堡主久候了，少堡主请至厅内稍坐。”

高雨辰诧道：“怎么有二位姑娘？”

严晓星道：“她们乃孪生姐妹。”说着肃客延入厅内。

高雨辰落座后，一个面目阴沉汉子送上一盘香茗后退碧角，双脚屹立，宛如泥塑木雕一般，一动不动。

严晓星陪坐下着，但无一言。

高雨辰只觉气氛冰冷，如坐针毡，浑身不自在，托起盘，掀开盘盖啜饮了一口茶后，又轻轻放下，干咳了一声：“赵兄！”

忽听站在碧角面目森冷汉子高声道：“二位姑娘出见。”

高雨辰忙欠身立起，转面望去，不禁大感失望。

只见盈盈走出一双风鬟雾鬓，翠袖罗裳，肤如凝脂，体态婀娜少女，惜面护乌纱，不识庐山真面，却仿佛丽绝人寰。

高雨辰抱拳长施一揖，道：“在下高雨辰拜见两闰姑娘。”陶珊珊道：“高少堡主拨见驾临，不知有何见教？”

高雨辰含笑：“家父风闻谷主亦赶来龙游，谅为骊龙谷藏珍而来，但家父闻悉距骊龙谷东二十余里外有一大庄院住有一不知名的武林凶邪，严拒江湖中人假道侵入，家父不知真假，率同手下赶去一探，为此命在下带口信留见谷主，正要离店来此之际，正值赵兄来在下所寓万祥客栈，不辞冒昧，烦赵兄晋谒二位姑娘。”

陶珊珊道：“但不知令尊口信可否见告，因家师钱塘访友，三两日内无法赶回。”

“当然可以！”高雨辰道：“家父说骊龙谷藏珍图现在酆都二判及凤火头陀手中，他们三人迄未见露面，恐藏身在这片庄院中，风火头陀酆都双判均是凶邪巨擘，武功高不可测，家父恐力薄不能成事，有意与令师联手。”话音略顿，又道：“家父此举并非志在鲁阳戈藏珍，而是恐鲁阳戈落在三邪手中掀起一场武林浩劫。”

陶珊珊微微转首，向陶小燕道：“妹妹，我们去那庄院一探，方才确定传讯与高少堡主所言一般，守株待兔恐夜长梦多。”

陶小燕手指守在碧角汉子道：“你守在此处！我们走吧！”

二女身法奇奥，双肩微振电闪出厅，高雨辰随着严晓星掠出厅外，二女已不见身影，高雨辰心头暗感骇然。

严晓星出得城外往高雨辰口中所说的那片庄院奔去，高雨辰只觉严晓星身法极快，展开草上飞武功紧紧跟着，但永远是一步之隔，前作陶氏姐妹身影似豆，已远在一里开外。

奔出约九里之遥，陶氏姐妹身影停住守候严晓星高雨辰二人。

严高二人赶至，严晓星道：“此处距那片庄院已是不远，我等须计议如何行动。”手指在山凹间树林摇曳中红墙绿瓦，接道：“似是一座庙宇，我们趁此休息片刻再谈如何？”

高雨辰当先往那庙宇掠去，只见他跨入庙门，倏又疾愈电闪地退了回来，目露惊骇之容，面色大变。严晓星诧道：“高少堡主惊惧如何，难道庙内有什么妖魔鬼怪不成？”高雨辰面色才转平静，闻言不禁一红道：“殿内有多具尸体！”严晓星不禁愕然。陶氏姐妹缓缓跨入殿内，只见大殿上倒着十数具尸体，均是开膛摘肚，腔中无心肝五腑，鲜血溢流满地，腥臭直冲人鼻，显然死者被独立核算害不久，惨绝人寰，不忍卒睹。严晓星与高雨辰双双偕人。高雨辰突闪在一具尸体之前，惊呼道：“此人是敝堡中高手刘景清么？怎么会死在此处，其他人咧！”陶小燕冷冷说道：“高少堡主，你看清了么？”高雨辰答道：“没错！他与家父同行。”陶小燕道：“其余死者一个未识么？”高雨辰摇首苦笑道：“从未见过！”陶珊珊道：“其中必有蹊跷，莫非那庄屋中主人所为么？为何不毁尸灭迹，不怕恶名传播么？”忽一白衣人闪现一下，严晓星急追而出。

陶氏姐妹与高雨辰跟踪掠出，却不见白衣人与严晓星两人踪影，不禁一呆。

高雨辰叹息一声道：“果然罗刹谷盛名并非幸致，武林中人只闻罗刹谷之名，并未得窥罗刹谷绝学，今日一见，自愧望尘莫及。”

陶小燕道：“不仅是你望尘莫及，就是我俩也自愧不如。”盈盈一笑，道：“少堡主谬奖了，小妹这位赵……”

声犹未了，严晓星已疾如闪电掠回。

陶珊珊道：“那白衣凶邪逃走了么？”

严晓星面以冰冷，漠无表情，冷冷答道：“一步之差，被他逃逸，我看此处凶恶无常，不如此行暂时作罢，返回龙游等候恩师相见才作计议如何？”

陶氏姐妹知严晓星必有道理，连声应允。

高雨辰因刘景清之死，只觉其父处境甚危，又不便拒绝同他们三人返回龙游，面露忧容道：“家父……”

严晓星道：“少堡主不必担忧，那白衣人始终未提起令尊情事，可见贵尊刘景清乃只身误陷入白衣人魔掌之下，致遭惨死，说不定令尊已返回龙游。”

高雨辰点点头，黯然一笑道：“但愿如赵兄所言，见着家父必知刘景清惨死之因。”

四人疾转回游龙县城，大街上行人甚众，目睹二女蒙面均不胜惊异，伫立凝视。

陶小燕轻啐了一声，嗔道：“讨厌！”

严晓星道：“两位姑娘如将面巾揭走，更将为两位姑娘天香国色，绝色姿容神魂颠倒矣！”

陶小燕低笑道：“贫嘴！”

陶珊珊轻声窃笑。

高雨辰走在前头，因刘景清之死神思不属，未曾察觉他们三人说笑，抵达安通客栈门前，转身抱拳道：“在下心忧如焚，急欲赶回探望家父安否，容再相见！”

严晓星道：“少堡主请便，白衣人虽然遁逃，但今晚慎防暗袭！”

高雨辰冷笑道：“在下定要将他生擒活捉，不然难消此恨。”抱拳别过

飞奔而去。

陶胜三在室内负手眺望外沉思着，忽见人影一闪掠入，正是高雨辰，双眉微微一皱，道：“贤契怎么去了这么久，谅看见罗刹夫人了。”

高雨辰摇首答道：“未曾，家父回来了么？”

陶胜三道：“尚未回返，贤契神色不安，必有事故，不知可否见告。”

高雨辰将详情说出。

陶胜三两道煞眉紧蹙在一处，脸上如同罩上一层阴霾。说道：“贤契，老朽看未其中大有蹊跷，罗刹门中最是奸狡毒辣，两女举止实有可疑。”

高雨辰愕然诧异道：“恕晚辈鲁钝茫然不解，前辈请道其详。”

陶胜三道：“老朽怀疑这两个女娃为何立即应允同往探视那龙潭虎穴？”

“家父与罗刹谷主交情不恶。”高雨辰道：“彼此均为骊龙谷藏珍，互为利用，有何不对？”

陶胜三笑道：“那二个女娃儿又为何提议去那庙内休息商议，这不过是藉你之口，将殿内尸体传播开去。”

高雨辰怔一得：道：“陶伯父是指那殿内尸体系罗刹门下所为，白衣人亦是串通一气，愚弄晚辈的么？”

陶胜三哈哈大笑道：“贤契果然聪明，一点就透。”

高雨辰摇首说道：“晚辈之见不同，倘真是罗刹门下所为，利用晚辈亲眼目睹传揪开去，未免多此一举，他暗中将风声散开，江湖中人好奇，必自动纷纷赶去，收效更宏。”

陶胜三面色微沉，道：“贤契不信，今晚就知。”

高雨辰笑笑不言，出外探听其父行踪，傍晚时分才因，面色忧虑难舒。

三更时分，万祥客栈后墙疾逾鬼魅掠入四条白影，落至陶胜三高雨辰所居的窗外，只听一声惊噫道：“为何高雨辰不见，莫非他已赶回碧云堡了么？”

但闻另一森冷语声道：“必是去安通客栈向那罗刹二女献媚送情去了，风闻高雨辰自比潘安宋玉，风流自赏，我等赶往安通客栈正好将其一网打尽。”

四白衣人如风闪电般离去。

暗中闪出陶胜三高雨辰二人，目露杀机。

高雨辰道：“老前辈，是你多疑那两位罗刹门下了。”

陶胜三老脸一热，道：“咱们赶去吧！”

秋风萧瑟，月色迷蒙。

陶珊珊所居独院内秋虫悲吟，灯火俱无，室内一片漆黑只见四条白影空疾射落在窗前。

一白衣人取出一只铜嘴仙鹤，插入两女所居窗隙内，轻轻以嘴唇吹出一缕轻烟。

约莫一盏热茶时分过去，室内线毫无一动静，只听另一白衣人低声道：“两女貌美如花，我等应怜香借玉一点才是！”右臂疾伸，拍开窗叶，四人掠入室内。

房内景物井然有序，未见半点零乱，室内却空无一人。

蓦地——白衣人忽道：“在这里了！”

只见一具蜷缩躯体倒在椅角，手中握着柄钢刀，阴险一笑，右手五指舒展抓去。

突然，一道匹练寒光卷挥而出，只听一声凄厉鸣噪，白衣人身形暴起，

叭哒一声跌下，胫骨以下生生切落，血涌如注，昏死过去。

其他三白衣人不禁大骇，一条灰色人影如鸟般挟着一片刀影凌空落下，封住白衣人去路，冷笑道：“三位朋友速俯首就缚，不然在下钢刀无情。”

三白衣人见状知已中伏，大喝道：“凭你也配。”六臂同推出一片如潮狂飙。那执刀人左掌一扬。三白衣人忽一齐倒地，手护着双眼满地滚，指缝中滚出殷红鲜血。窗外忽传来高雨辰清朗语声道：“赵兄绝艺惊人，在下不胜钦配。”语声中高雨辰与陶胜三疾掠而入。

那执刀人正是严晓星，嚓的一声，火光大亮，燃着了火折，点亮桌上油烛，笑道：“高少堡主为何知道白衣凶邪来袭？”

高雨辰道：“这四白衣凶邪方才去万祥客栈，在下与陶老前辈突击听得四邪欲来此侵袭，是以追踪而来。”

严晓星道：“盛情心感。”说着包步走向那三白衣人身前，却见三凶不动弹，气绝毙命。

那被削断双足的白衣人亦已死去多时，严晓星不禁一呆，冷笑道：“他们四人虽视死如归，却死得有点不值。”立取出一瓶化尸散，泼少许倒在尸体上，须臾化为一滩黄水。

高雨辰诧道：“赵兄，两位姑娘咧？”

严晓星道：“两位姑娘已赶往钱塘去了。”语声一顿，又道：“二位请坐！”

陶胜三掏拳笑道：“赵老师，为何不留活口？”

严晓星道：“非是在下不留活口，而是他们要自绝寻死，他们乃末后之辈，无法知悉甚多隐秘，何况他们主者能容忍无动于衷么？”

陶胜三颌首微笑赞道：“赵老师察微知者，料事如神，老朽委实钦佩。”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老英雄谬奖！”说着语声略顿，又道：“傍晚时分，赵某外出无意听得一事，谓风火头陀及酆都双判此次绝不会来骊龙谷，群雄无藏珍图无法将‘鲁阳戈’到手！”

陶胜三面色微变，道：“风火头陀与酆都双判有何胆惧？”

严晓星道：“惧怕神木令！”

陶胜三面色更是一变道：“神木令又再出江湖么？”

严晓星摇首道：“三年前云龙一现，便未再出，但风火头陀酆都双判惧怕神木令之说并非空穴来风，实来源有自，或系风火头陀及酆都双判已遇上神木令传人。”说着望了陶胜三一眼，又道：“老英雄也志在鲁阳戈么？”

陶胜三闻言长叹一声道：“老朽年已望七，雄心已老，怎敢忘念，老朽数年来风尘仆仆闯荡江湖，意在寻觅舍弟及弟媳，但迄今无蛛丝马迹可循。”

严晓星道：“舍弟是否就是江湖中卓著的迷魂谷主陶泰麟。”

陶胜三黯然一笑道：“正是！老朽预感舍弟昔年仇怨甚多，恐遭灭门之祸，乃送两位侄女往清心老尼处学艺，不久，清心第尼亦遭杀害，两位侄女至今仍下落不明，迷魂谷众星散离去，想不到老朽多年来寻不出一丝端倪，令老朽愧憾难已。”

严晓星心中暗笑道：“你两位侄女就在此处，谁叫你心怀叵测！”他下意识中只觉陶胜三系罪魁祸首，遂微笑道：“老英雄不必难受，终有水落石出之日，但赵某总觉得令弟未死，似为人囚禁在不见天日之处。”

陶胜三只觉心神巨震，面色微变，摇首苦笑道：“江湖中阴险毒辣，舍弟必尸骨成灰，若凶手秘不外泄，则永难获知真象，老朽心念恐不易称偿了。”

言下欷歔不已。

三人又谈论了半个时辰，陶胜三守口如瓶，严晓星见问不出所以然来，遂道：“越某决心独自一人前往窥探那所庄院隐秘，再决定行止，依赵某推测，那鲁阳戈似子虚乌有之事，两位何妨在此稍坐，赵某去去就回。”身影一闪，穿出窗外即杳。

陶胜三与高雨辰不禁一怔，但感越春城此举委实不近人情，他们身为宾客，何能弃之不顾翩然独离。

其实，严晓星此举实藏有深意。高雨辰忽道：“老前辈你认为家父吉凶如何？”

陶胜三摇首一笑道：“事实真象未明，不敢妄断，老朽只觉罗刹门下怎有如此高的武功，我等方才窥见越春城诛戮四白衣人刀法，委实凌厉莫测，咱们离去吧！”

两人先后掠出室外，须臾，只见陶氏二女惊叫疾闪返回室内。

严晓星片刻之后，亦返回客栈。

二女盈盈一笑道：“少侠认为家伯有无可疑？”

严晓星面色一沉，道：“二位须唤我师兄！”

陶小燕知严晓星有意装着，噗嗤一笑，嗔道：“你别想！”

严晓星笑笑道：“两位既然不愿见我这不成器的师兄，好，我也无颜再留下了！”

正说之际，车把式忽疾闪而入，道：“果不出少侠所料，陶胜三并未与高雨辰同道客栈，往城南匆匆而去。”

严晓星面色一变，忙道：“我们快追！”手臂一带车把式疾如闪电穿出室外而杳。

城南效外五里之遥，一弯清溪之傍，花木笼翳中隐现一所宅院，楼阁亭台，飞檐走角，景物幽丽。

一株大树之后突闻出严晓星，似已恢复本来面目，丰神如玉，倜傥飘逸，凝神注视那所宅院，忽闻一极轻微语声传来道：“是严少侠么？”

严晓星不禁一怔，循声望去，只见一丛密叶中钻出一个小童人之首。

那小童低声道：“少侠若不见疑，速入林内僻处相晤，小花子有紧要之事禀报。”倏忽人首疾缩入树丛中不见。

严晓星回顾了一眼，神态舒闲，似随意济览，信步所之无意走入小童藏身，花木丛中。

那小童似神色忧急，目睹严晓星走来，疾闪向前塞一纸卷在严晓星手内，低声道：“有人来了，你我不能叙话，宅内凶险，但必须前往。”身形疾闪而杳。

严晓星不禁呆住，他乃聪明绝顶之人，知小童此举必有道理，佯作目旷神怡，口内吟哦出声：

“临水人家深宅院
阶下残花
门花斜阳岸
柳舞曲尘千万线
青楼百尺临天半
楼上东风春不浅
十二栏干

尽日珠帘卷
有个离人凝泪吟
淡烟芳草连云眼”

他吟哦时只感身后起了极轻微衣袂飘风声，一缕幽如麝袭送人鼻，不禁一呆。

但闻一声清脆娇笑道：“好个青楼百尺临天半。”

严晓星蓦然一惊，回头望去，只见一娇小玲珑青衣少女嫣然含笑凝注着自己，不由耳根一热，抱拳微揖道：“在下见此间景物幽丽，不禁有感而发，致冒渎姑娘清听，请勿见笑。”

青衣少女星眸含情，道：“果然我家小姐料得不错，公子心有所思，以词寄情……”

严晓星诧道：“你家小姐人在何处？”

青衣少女娇笑道：“小姐回去啦。”说着手指宅中一角高楼，接道：“小姐就在楼上，公子难道不知？”

严晓星摇首道：“在下不知。”

青衣少女眼睑眨了眨眼道：“那么公子是偶经路过？”

“可以这么说。”

“倘婢子猜测无处，公子必有一身上乘武功。”

严晓星淡淡一笑道：“略知拳脚，不堪入目。”

青衣少女嫣然一笑道：“然则公子必因骊龙谷藏珍而来。”

严晓星道：“那是一骗局，骊龙谷藏珍本子虚无有，在下亦不愿涉身江湖是非中，因胸中烦闷难舒，出得郊外信步所之，以致冒渎清听。”

青衣少女娇笑道：“公子太以谦虚，婢子奉姑娘之命，可否枉驾一叙。”

严晓星不禁一怔道：“素昧平生，应避瓜田李下之嫌，在下虽不足惜，却有玷小姐清白，此断然不可，在下告辞了。”

青衣少女抿嘴笑道：“公子怎么如此迂腐，我等同系武林人物，那能够泥世俗礼，本来小姐应与公子相见，因小姐

罗有宿疾，赶回服药，何况小姐更有要情禀告。”

严晓星面露为难之色，道：“在下与你小姐毫无渊源

青衣少女道：“婢子句句真话，公子不去也不行了，此处四外伏椿密布，却不敢有意为敌，但公子不惑小姐所请，婢子定受责不清！”此时满面惶急，眸中泪光莹然欲滴。

严晓星面露困允之色，道：“既然如此，在下只有勉为其难了，但请问你家小姐有何用意？”

青衣少女笑靥轻展，娇展如花，嗔道：“若然此时此地

就说，婢子早就说了，公子请随婢子来。”莲步轻盈，领着严晓星走去。

严晓星默默随行，脑中油然泛起飞琼小鸟依人，柔情万斜的情影，本意赶回大名探望于好，却不料途中横生枝节，竟遇上了陶珊珊陶小燕姐妹，虽说心地清白，却不免愧对红粉知己，此刻更是变生不测，但为了小化子塞在他手中纸卷不得不去。

他在吟哦之间，用巧妙隐蔽手法将纸卷舒展掌中，只见蝇头小楷，密密麻麻，但匆促一瞥，已了然于胸。

纸卷用户偷天二鼠所书，大意谓骊花谷藏珍实有其事，酆都双判持有藏图无用，非须另一图形叠合映日方知确处，那图为岳阳失掌追魂屠三山所有，屠三山应酆都双判之邀，赶往龙游途次赣中樟树镇客栈内为二鼠所悉，以巧妙手法偷取图样，刚刚偷到手内，岂料为著名宇内魔头逍遥太岁冯叔康家眷亦住在店内同时下手，察觉屠三山藏图已为人窃去。吕鄱急将图缝制在其女貂皮袄内……

写在此处已然中断，这图缝制在皮袄内系用隐语写出，只有严晓星可解，显然二鼠当时情势危急，知吉凶难卜，不禁优形于色。

青衣少女频频回首，察觉严晓星忧虑之色，暗道：“此人分明是老诚君子，丝毫倜薄习气俱无，小姐真个慧眼识人。”

不久，青衣少女推开一扇小红门领着严晓星走入。

晚秋时分，园中花木仍是绚烂葱郁，亭台楼阁掩映在花树中，意境盎然。

青衣少女引着严晓星进入一座飞阁楼下大厅内落座，沏上一杯香茗，嫣然笑道：“小姐就在楼上，公子尊姓，容婢子过稟小姐下楼。”

严晓星道：“在下姓严！”

青衣少女道了一声失陪，登楼而去。

须臾，只见一清丽脱俗紫衣少女盈盈下得楼来，向严晓星衿衽一福，道：“事急腴腆求人，冒渎严公子，请勿见责。”

严晓星忙躲身长揖道：“不敢，小姐有何急事，望请见告，但恐力有不逮。”

紫衣少女道：“贱妾冯杏兰，家父冯叔康，严公子谅有耳闻家父之名……”说时一面分宾主就座。

严晓星心神一震，故作茫然道：“怨在下初出江湖，令尊定是望重海内、威震武林的前辈英雄人物。”

冯杏兰颦眉一笑道：“家父堪称威震武林，但望重海内之说则未必得当，身为子女不能媒孽父母之短，然深知家父习性除了刚愎自负，出手狠辣外，外间传说均是渲梁附会公子日久自知……”说时玉靥上泛起淡淡霞晕。

严晓星唯唯喏喏，不置一词。

冯杏兰凝眸望了严晓星一眼，忽道：“公子可识得吕鄱姜大年两人么？”

严晓星目露诧异道：“他们两人与在下三年前无意邂逅，在下却敬重他们为劫富济贫，侠肝义胆的英雄人物，小姐为何问起？”

冯杏兰幽怨笑长叹息道：“两位前辈已遭不白之冤，如非贱妾，险为家父所杀……”

严晓星不禁面色微变，道：“他们现在何处？”

冯杏兰正要启齿作答，忽闻阁外朗声大笑道：“小姐，不速之客可愿一见么？”

严晓星不禁一怔。

冯杏兰面色如罩严霜，倏地幽怨之色，颦眉一笑盈盈立起，道：“屠少侠么？请进！”

一条身影昂然跨入厅内，只见一玉面朱唇蓝衫少年，眉目之间隐泛英悍之气，瞥见严晓星眼中闪出一抹杀机。

冯杏兰道：“小妹为两位引见，这位是威震三汀铁掌追魂屠三山前辈公子屠玉坤少侠，这位是严公子。”

严晓星抱拳一拱道：“久仰！”

屠玉坤神情冷漠，淡淡一笑道：“幸会！”倨傲无常。

严晓星内心一阵激动，强行压抑下去。

冯杏兰道：“屠少侠有何见教？”

屠玉坤道：“令尊说是小姐终日含愁恹恹，闺中寂寥，为此命在下陪伴出游，聊解积郁。”

冯杏兰道：“少爷盛情可感，小妹外出方回，困顿异常望少侠回复家父明日再说吧！”

此无异逐客，屠玉坤两道剑眉微剔，淡淡一笑道：“此乃一段小事，何须稟明令尊。”

说着目光转注严晓星，接道：“兄台师承来历可否见告？”

严晓星道：“在下来历师承与屠少侠何干？”

屠玉坤冷笑道：“来历不明，形迹可疑，焉知兄台夤缘近身不心怀叵测。”

严晓星怒道：“少侠此言欺人太甚，在下身来是客，有何叵测可言，速请离去，以免在下无礼。”

屠玉坤目中凶光暴射，冷笑道：“你在找死！”说着右掌直击而出，一股潜劲如山撞向严晓星前胸。

严晓星身形不动，右臂疾逾电闪迎向来掌，叭的一声，双掌猛接。

屠玉坤忽反身，宛如离弦之弩射出厅外，挟着一声怨毒已极冷笑声远逝而去。

此乃瞬间事，冯杏兰欲出言排解已是不及，不禁发出一声幽怨叹息道：“此人器量狭隘，仇已结下，恐非善言可了！”

忽见青衣少女托着一盘水果下得楼来，笑道：“婢子最是厌恶此人，心性鄙劣，自命不凡，认为小姐非他莫属

冯杏兰粉靥通红，叱道：“萍儿！你胡说什么？”

青衣少女嫣然一笑，继手拿起一个拳大石榴，递与严晓星，道：“引乃异种珍品，实厚核细，香甜甘冽，可补中益气。”

严晓星谢了一声接过。

冯杏兰道：“公子请坐！”

严晓星坐下剥食石榴，果然甘冽清香，齿颊留芳，不禁赞不绝口。

冯杏兰忽继手捧胸，而现痛楚不胜之色，娇躯摇摇欲倒。

萍儿趋前扶着，道：“小姐又宿疾复发了！”

严晓星忙从身旁取出一只翠绿小瓶，倾了三颗朱红丹药道：“小姐快请服下！”

冯杏兰面色苍白如纸，闻言樱唇翕张。

严晓星将丹药喂服冯杏兰口内。

冯杏兰只觉丹药入嘴即化为一缕香甜甘液咽入腹中，立时痛楚消失，精神一振。

严晓星疾近电闪，抓住冯杏兰右手腕脉要穴，五指一紧察视冯杏兰体内血行变化。

萍儿瞥见严晓星两道剑眉微蹙，道：“可怜我家小姐怀此疾数年之久、每月必发一次，缠绵床榻数日，老爷子遍访天下名医，搜觅良策，均无法根治此疾，每发作一次必损耗甚巨，所服这药，只不过延续小姐生命而已，待真元衰竭，气血干枯，小姐便撒手永绝人世，望请公子垂怜相助。”

严晓星太息一声道：“姑娘说得不对，你小姐之病果然不轻，但并非绝

症，只要觅得稀世珍药，定然可治。”

冯杏兰嫣然一笑道：“是真的么？公子，不要骗慰贱妾。”

严晓星道：“在下怎敢相欺。”

萍儿娇笑道：“骊龙谷藏有九颗千年雪莲宝，我小姐但得服下一颗，非但能此疾可愈，而且能延年益寿。”

严晓星闻言面露惶惑之色，道：“骊龙谷藏珍果是事实么？”

蓦地——

忽闻阁外随风传来一声森沉语声道：“兰儿出来与父回话。”

冯杏兰面色微变，道：“我父来了，公子稍坐！”与萍儿双双姗姗走出阁外而去。

严晓星顿时心头不由泛起一缕无名怅触，只觉偷天二鼠凶多吉少。

冯杏兰与萍儿双双走出，只见其父随逍遥太岁冯叔康面罩严霜，眉泛煞气，心头顿感小鹿撞胸，只觉其父从未对她如此严厉神色，不禁盈盈下拜道：“爹爹。”

萍儿亦跪在身旁，面色镇定如恒。

逍遥太岁冯叔康目睹其女惶悸神态，不禁伸手扶起，面色略霁道：“我儿起来，休看为父痛爱我儿宛如掌上明珠但犯了事一样责罚，我儿为何不知检点，引来来历不明的男子。”

萍儿道：“主人体要责怪小姐。”

冯叔康厉喝道：“谁要你多口，此事大概是你引起。”说着右掌微微抬起。

冯杏兰星眸含泪，唤道：“爹爹手下留情。”

萍儿叩首道：“主人纵然将婢子处死，婢子也要将实情禀明。”

冯叔康呆得一呆，道：“你且说出，哼，如有一言不实老夫定不饶你这贱婢。”

萍儿道：“小姐今晨起来，只觉胸中郁闷难舒，婢子恐小姐病疾突发，便强推小姐同住宅外溪旁游赏无意邂逅那位公子，小姐知书达礼，怎会与陌生男子搭讪，岂料小姐心疾复发，痛楚不胜，顿时四肢冰冷倒在地上，气如游丝，那公子见状，忙在怀中取出三颗丹药喂服小姐，小姐顿时病情若失，一跃而起。那公子从始至终不曾说过一句话，见小姐复原，便转身飘然离去，婢子心想哪有受恩不报之理，何况小姐此疾是否从此不发难明，是婢子坚阻留住，强邀同返，叙明小姐病情……”

冯叔康目露有惊喜之容，道：“你此话是实？”

萍儿答道：“婢子之言句句是真。”

冯叔康道：“这位公子姓甚名谁，师承来历你可问知么？”

萍儿道：“只知姓严，其时亦无暇顾及许多。”

冯叔康道：“返回后亦无暇问他来历姓名么？”

萍儿道：“严公子一来还不过半个时辰，婢子只说叙小姐家世病情后，严公子遂察视小姐脉象谓小姐并非绝症，只须服得珍药便根治此疾，哪知屠少侠竟悄然闯入，咄咄逼人，猝施煞手，严公子忍无可忍，对击了一掌，屠少侠似受震伤遁离厅外，不知在主人面前如何颠倒黑白。”

冯叔康皱眉道：“竟真此事？”

冯杏兰凄然一笑道：“女儿自服下严公子丹药，只觉真气转强，一如常人。”

冯叔康闻言似言似疑，抓起冯杏兰右腕察视脉象，不禁大喜道：“为父错怪你了，速去厅内阻止屠叔父向严公子寻仇。”

冯杏兰闻言大惊失色，转身疾如奔震扑入厅内而去。

严晓星在厅内默然忖思之际，忽感身后疾然落足微声，不禁一怔，突听阴恻恻冷笑入耳道：“是你伤了我儿么？”

他身法疾诡玄奥，移宫换斗，晃飘开丈余，只见一紫目花髯，貌相惊猛老者，目光炯炯如电逼视着自己，冷笑道：“阁下可是屠三山么？令郎自取其咎，焉能责怪在下。”

来人正是铁掌追魂屠三山，见严晓星竟敢直呼其名，不禁火上加油，狞笑道：“就凭你这小辈直呼老夫名讳，便不免一死。”

严晓星朗声笑道：“各凭掌上功夫论断生死，此时断言未免太早，在下不才欲领教‘铁掌追魂’有何绝艺。”屠三山冷哼一声，右臂一抬，一招“吴刚砍桂”振腕直击而出。严晓星微一侧身，右掌横封前胸，“屏天半”硬接屠三山奔雷掣震的掌势。

双方掌力猛接。屠三山只觉虎口欲蒺，右臂一阵酸麻，双肩撼震，竟拿不住椿，身形踉跄倒退出两步，心头大感骇然，忽地恍然悟出其子武功不弱，为何伤在此人掌下，分明此人身负经高武学，只恨自己心存轻视，不全力施为，才遭此败。

只听严晓星冷笑道：“铁掌追魂也不过尔尔。”

屠三山怎甘受此奚落，心中怒火如沸，不禁凶光暴射，嘿嘿冷笑，但不敢妄自轻易出手。

那方弦满张弩，蓄势待发，气氛阴森低沉，但谁也不敢先出手一击。

约莫一盏热茶时分，严晓星忽冷冷一笑。“在下不愿无故结怨抵敌，望三思而行！”屠三山突发须无风自动，怒张如谓，喉中发出一声低啸身形微提，一掌直击而出。

蓦闻冯叔康喝道：“屠兄且慢！”

三条身形如电先后掠入。

屠三山身表疾转，右臂回撤，将发出的掌力硬生生地收了回去。

冯叔康打量了严晓星两眼，暗道：“此子丰神气宇无一不佳，而且又有一段治病恩情，如此人品，难怪兰儿一见倾心，视屠玉坤如粪土。”忙伸臂一拉屠三山，笑道：“儿女间事，少生意气，我们怎么管得许多，你我尚有要事相商，走

屠三山似畏俱冯叔康，被冯叔康强拉着出去。

冯杏兰歉然一笑道：“家父已然明白其中究竟。谅已无人敢再来打搅，公子请坐，容贱妾叙明内情。”遂娓娓道出偷天二鼠偷窃屠三山藏图被其父制住。

严晓星道：“其时令尊与小姐也住在屠三山同一客栈么？”

冯杏兰道：“正是，偷天二鼠虽乔装易容，但仍然瞒不过家父神目如电，一落店之辱，正好认出是偷天二鼠，却无法料出偷天二鼠用意，不便打草惊蛇。”

严晓星道：“在下心想，他们两闰以神偷名重武林，若下手窃取屠三山藏图，必手到取来。”

冯杏兰摇首笑道：“强中自有强中手，这一次偷天二鼠失了手啦！”

严晓星诧异道：“果有此事，还请小姐道来。”

冯杏兰道：“偷天二鼠比屠三山先一步到达，家父与屠三山本是旧交，相与谈论之下，家父才知偷天二鼠是为了那幅藏图而来，贱妾适住在屠三山毗邻，一板之隔，家父与屠三山谈话听得极为清晰。”说着，嫣然一笑，接道：“家父请屠三山取出藏图一观，屠三山婉拒，说是放在木箱夹层内取出有所不便，何况匹夫元罪，怀璧其罪，二鼠下手之期必在当晚，约定两人作竟夜之饮，木箱就放在床上，瞧二鼠如何下手。”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预为防患，自然无法下手了，何况令尊与屠三山武功卓绝，更不无畏惧。”

冯杏兰道：“尚不仅如此，写客栈之外亦已布下天罗地网，若发现二鼠窜出即格杀勿论，但家父与屠三山父子作长夜之饮，天色放晓之际，突然后三山一声怪叫，夹箱底层藏图已不翼而飞，家父立即赐破二鼠室门，只见二鼠蒙头大睡，被木门踢碎之声惊醒一跃而起。”

严晓星微笑道：“如在下猜测不差，令尊必识破二鼠行藏，动起手来，二鼠不敌被点住穴道。”冯杏兰点点头笑道：“正是如此，二鼠坚不承认偷窃屠三山藏图，更谓始终并无耳闻屠三山有藏珍图之事，莫须有之罪无法担当。”

严晓星道：“小姐认为如何？”

冯杏兰道：“贱妾以为偷天二鼠是无妄之灾，但家父认为二鼠之言不实，但寻觅无着，家父就要废去二鼠武功，经贱妾劝阻并订下说服之策。”

严晓星已明白个中玄奥，知冯杏兰说服二鼠之时，二鼠必坚不承认，并请冯杏兰找寻自己，“哦！”了一声，道：“此中已明白究竟，目前二鼠囚在何处？”冯杏兰道：“命人移往贱妾所居鄱阳湖滨。”

严晓星长叹一声道：“令尊此事大大的失着了。”

冯杏兰尚未答言，只听阁外传来一声朗朗大笑道：“老朽知道大大失着了。”说时冯叔康已自迈入大厅内。严晓星忙立起躬身长揖道：“晚辈拜见冯老前辈。”冯叔康含笑道：“严公子少礼，请坐，公子可否请道其详。”严晓星欠身落座，微微一笑道：“老前辈聪明睿智，惜受愚于人，先入为主，致令偷天二鼠遭受不白之冤。”冯叔康不禁一愕道：“先入为主之说何解？”

严晓星道：“偷天二鼠不过路经偶过，适逢其会，老前辈以为他们有所为而来，其实二鼠尚蒙在鼓中殊不知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依晚辈之见，其中有两个可能。”

“哪两个可能？”

“藏珍图老前辈是否目击真有其图藏在木箱夹底么？”

冯叔康愕然诧异道：“屠三山未将藏珍图与老朽过目。”

严晓星道：“老前辈为何认定屠三山确有藏珍图？”

冯叔康闻言不禁呆住，道：“严公子认为屠三山无藏珍图么？”

严晓星道：“所以晚辈认其中有两个可能，如非藏珍图已在途中早为人窃去，便是……”

冯叔康急道：“便是什么？”

严晓星低头沉吟，道：“此为晚辈想法，老前辈不可当真，晚辈以为屠三山已先将藏珍图命专使送往邓教双判，因为他心惧偷天二鼠前辈，所以棋先一着，嫁祸二鼠，骗过老前辈，此为一举两得之计。”

冯叔康面色阴晴不定，内心大为懊恼。

严晓星打蛇顺棍上，接道：“老前辈当时如不坚指偷天二鼠窃去，容他

分辨，二鼠以神偷著名于世、倘屠三山在途中时已人先窃去，二鼠必找出痕迹，判断出是何人所为，否则老前辈已受屠三山愚弄。”

无疑冯叔康默然久之，才出声长叹道：“严公子说得不错，老朽大大失着了，请问亡羊补牢，何以为计？”

严晓星道：“天下事欲速则不达，屠三山父子不妨虚与委蛇，暗中严加监视，日久必自露马脚再施对策。”

冯叔康摇首道：“这一点老朽与严公子之见不同，兵贵神速，若屠三山父子在老朽处作客传施展缓兵之计，酆都双判与风火头陀将藏珍到手，老朽虽将屠三山碎尸万段也悔恨莫及了。”

“老前辈顾虑不错。”严晓星道：“但在下认为无此可能，双判与风火头陀尚不敢去骊龙谷觅以藏珍引来杀身大祸。”

冯叔康诧道：“为什么？”

严晓星道：“心有所惧，一则天下武林群雄云集游龙，虎视眈眈在旁，绝不能让他安然到手，再者惧神木令再出。”

冯叔康闻得神木令三字，不禁面色大变，道：“公子敢是目睹神木令传人现身龙游么？”

严晓星摇首笑道：“此为晚辈观察所得，前晚无意偶经一处深山，发现一人四肢俱铡除，点血俱无，但面现苦痛已极神色，晚辈问他为何如此，竟无法回答才知被点了九阴穴脉及哑穴，此人似极为艰难地以断臂在地面书写‘神木令’三字，晚辈不忍此人临死前受此惨酷之刑，一掌击断心脉而死！”

冯叔康目露骇容，道：“如此说来，神木令传人依然隐在龙游了。”

严晓星点点头道：“晚辈所见正是如此，双判无论如何凶残，对神木令却不能不畏惧。”说着叹息一声道：“若藏珍图另有人窃去，则双判更无法取得藏珍，晚辈认为应取双管齐下之策，一面暗中尾随屠三山父子，一面放出二鼠，命二鼠将双判那份藏图偷取到手，并放出风声，势必引来偷取屠三山藏珍图之人。”

“好计划！”冯叔康赞道：“严公子是说此人必会自动找寻偷天二鼠。”

严晓星道：“晚辈正是此意。”

冯叔康满面堆笑道：“老朽以退隐之身重出江湖，并非心存贪念欲拥有骊龙谷藏珍，而是为了‘千年雪莲宝’救治了小女性命。”说着缓缓起立，又道：“老朽此刻即飞讯寒舍，释放偷天二鼠，命人护送赶来此处，严公子如不嫌简慢，暂下榻在此，晚间老朽再来求教。”双拳一抱，转发央走去。

严晓星突高声道：“老前辈请留步！”

冯叔康不禁一怔，转面笑道：“公子还有什么话说么？”

严晓星道：“倘晚辈测料如已，屠三山那份藏珍图另有人取去，今晚当防范有暗袭。”

冯叔康面色变道：“他们志在什么？”

严晓星道：“杀人灭口。”

冯叔康恍然大悟，抱拳笑：“多蒙严公子指教。”身形一闪无踪。

严晓星道：“在下欲告辞片刻，将衣物包裹取来。”

冯杏兰目含幽怨，隐泛不舍，道：“公子不要一去不回！”

严晓星道：“在下一诺千金，永无下改。”说时一闪而出。

他去如流星，身法快绝，才出得宅外，眼前一条俏娇人影疾闪，却是那萍儿阻住去路，嫣然笑道：“容婢子带路，恐遇上伏椿误伤公子。”

忽闻一声阴恻恻冷笑道：“严姓小辈想走么！请留下命再走不迟。”

只见人影纷纷疾闪如电，屠玉坤领着四个面目森冷老者将严晓星与萍儿围住。

严晓星冷冷一笑，倏地掌出如电，右掌向一老者劈去。

潜劲山涌，势如奔雷，那老者心生凛骇，不由自主地闪开一步，严晓星却乘隙穿出，电射而去。

屠玉坤大喝道：“快追！”

萍儿目睹屠玉坤五人迅捷远逝的身影，目蕴怒光，顿顿足：“回身扑向宅内。”

逍遥太岁冯叔康与屠三山陶胜三在一泓水塘般低声叙话，只听冯叔康道：“屠兄不知自身之危么？”

屠三山闻言大愕，道：“屠某身有何危？”

冯叔康道：“冯某心疑屠兄那幅藏珍图在来樟树镇途中已为人窃去，并非于客栈中失窃。”

屠三山摇首笑道：“屠某断定必系偷天二鼠所为，冯兄尚未得讯二鼠是否吐露真言么？”

“迄元传讯到来！”冯叔康摇首道，“屠兄在客栈时可曾察视藏珍图仍在么？”

屠三山道：“这倒未曾！”

冯叔康道：“那屠兄何以能断言必系偷天二鼠所为？”

屠三山不禁语塞。

冯叔康长叹一声道：“风闻神木令传人亦在龙游现身，酆都双判及风火头陀必是闻讯中途折回……”

屠三山陶胜三闻言不禁骇然变色。

只听冯叔康接道：“那窃图之人赶来龙游，不见酆都双判影踪，必来此寻屠兄晦气。”

屠三山冷笑道：“屠某无能，不值一提，就凭冯兄威名，窃图宵小也胆敢来此轻捋虎须。”

冯叔康面现踌躇得意笑容道：“须知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千万不可掉以轻心，二位在此谈谈，冯某去去就来。”

陶胜三道：“小弟告辞，明日再来造访。”

冯叔康道：“恕冯某不恭送上。”

陶胜三一鹤冲天而起，单空如鸟，去势如飞，转眼身形消失于苍茫夜空中。

冯叔康向屠三山道：“冯某失陪。”迈步如飞，隐入蓊郁树木内。

铁掌追鬼屠三山目光阴沉，忖思了片刻，突身形一转走去。

须臾，树丛中转出冯叔康及严晓星两人的声音。

严晓星道：“屠三山必不告而别，他已约定其子屠玉坤在某处守候，赶往酆都双判潜临之处，老前辈速命人暗蹑，不可失去屠三山踪迹，但不得打草惊蛇。”

冯叔康双掌重重击了一下，只觉一株树后闪出一短装瘦小汉子，冯叔康低声嘱咐了几句，短装汉子面色肃然穿空而去。

蓦地——

夜风中送来一声清脆的锣鸣。

冯叔康眉头微蹙，神色不耐道：“夜深更沉，还有什么客人来访，公子请去小女处，老朽片刻就来！”

严晓星径往阁楼走去，只见厅中灯光明亮，他推门而入。

冯杏兰和萍儿正在对奕，目睹严晓星进来，双双立起衿在施礼，问询外间事情。

严晓星扼要叙出。

萍儿道：“婢子担忧严公子为屠玉坤等人追上。”

严晓星笑道：“在下不愿与他们结怨，用声东击西之策诱开，但适为在下窥听出屠三山有不告而别之意，是以在下匆匆取过衣物赶来会晤令尊。”说着目睹冯杏兰一眼，两道剑眉微微一蹙，接道：“秋深风寒，小姐血虚体弱，慎防受凉，须加添皮袄棉衣，无虞疾病导致宿疾复发。”

冯杏兰芳心大慰，目露感激之色，嫣然一笑道：“贱妾自服过公子所赐丹药后，丝毫不觉寒冷。”

严晓星摇首道：“大意不得，还宜加添衣裳为妙。”

萍儿道：“婢子去取小姐那件皮袄来。”说着身形如风，抬级登楼而上。

冯杏兰忽靛泛红霞，朝严晓星凝眸望了一眼，欲言又止，似难以启齿。

严晓星暗暗一怔，道：“小姐有何话说，在下洗耳恭听。”

冯杏兰柔声说道：“贱妾蒙公子赐药，又蒙慨然相助，此恩此德，何以为报，若不见弃，意欲结为义兄妹，不知可否？”

严晓星怎料及冯杏兰此时有此一着，不禁呆得一呆，道：“在下怎敢高攀。”

冯杏兰闻言只觉心中一阵酸楚，星眸微红，凄然道：“公子可是不屑贱妾为妹么？”

严晓星大感为难，手掌急摇道：“小姐千万不可误会，在下身负血海大仇，恐累及令尊及小姐。”

忽闻一旁响起银铃娇笑，不知何时萍儿已然下来，一手执着一件皮袄，另一手托着木盘，上置香炉，已点好九支线香。

萍儿道：“两者不能合为一谈，公子可是不屑与小姐义结余兰么？”

严晓星目睹冯杏兰一脸凄惶，楚楚可怜之色，不忍拒之，慨然应允。

两人拈香下拜，序齿结盟、严晓星年仅十七，冯杏兰长他一岁，以姐弟相称。

冯杏兰笑靥如花，愉悦已极。

萍儿已为冯杏兰披上皮袄。

严晓星不禁赞不绝口。

冯杏兰道：“你喜欢就送给你吧？”

严晓星双手连摇道，“小弟不过认为这件皮袄所选貂皮极为珍贵，千中不得其一，小弟不需此物，兰姐留着穿吧！”

萍儿娇笑道：“小姐仅有这一件，乃老爷子多年前游踪关外，以万两官银庄票买来，作为小姐十岁礼物。”

冯杏兰嗔道，“谁要你多口！”

严晓星料定那幅藏珍图必缝在此皮袄内，忖道：“暂不取出为上，俟鄴都双判那幅藏图取到，再作处置不迟。”

此刻，冯叔康在外走入，萍儿向冯叔康道：“恭喜老爷子，贺喜老爷子。”

冯叔康呆得一呆道，“老朽喜从何来？”

萍儿道：“方才小姐已与严公子义结金兰……”

严晓星不得萍儿说完，向冯叔康拜了下去，口称：“义父！”

他如此做已暗受病金刚孟逸雷指教，以冯叔康作为护符，为他日后复仇减去阻碍不少。

冯叔康闻言一怔，不由呵呵大笑，双手扶起道，“老朽焉有如此福气，不敢当不敢当。”询问严晓星家世。

严晓星道：“先父严天梁，籍隶某源。”

冯叔康不禁大愕，太息一声道：“令尊与老朽共有两面之雅，虽不同道，却是彼此惺惺相惜，闻得令尊遇害，老朽不禁扼腕叹息久之，公子有无探出一点眉目没有？”

严晓星道：“直至如今尚未有丝毫眉目，还求义父成全。”

冯叔康喟然叹息道：“老朽已宣称封刀，不管江湖是非恩怨，但为了一双子女，也就说不得了。”说着一顿又道：“方才有客来此是老朽至友，他说昨日在西湖曾一瞥酆都双判身影，双判匆匆向北行去，显然闻讯中途折回，如今只要不失去铁掌追魂屠玉坤踪迹，定可在屠玉坤身上找出酆都双判。”

严晓星道：“此人现仍在此处么？”

冯叔康道，“已去龙游……”

突然阁外传来高声道：“龙游安通客栈有人求见严公子。”

严晓星道：“有劳带他进来。”

门外应了一声，带起一阵远去的快步疾奔声响。

严晓星回面目注冯杏兰道：“夜深了，兰姐请早点歇息吧！”冯杏兰回眸一笑，扶着萍儿登楼而去，款款深情，尽在不言中。

冯叔康已视严晓星为乘龙快婿，老怀弥悦，呵呵朗笑。

须臾，一个玄衣劲装大汉领着店伙进来，店伙向严晓星哈腰抱拳笑道：“公子，陈二爷命小的赶来送交一封书信。”说着从怀中取出一封密缄。

严晓星接过，取出一锭白银赏给店伙，道：“多谢你了！”

店伙称谢过：“那么小的告辞了。”

玄衣大汉领着店伙退出。

严晓星拆阅来逐，面色一变，道：“果然不出所料，那陶胜三与那无名凶邪沆瀣一气。”

冯叔康道：“什么凶邪？”

严晓星道出自己乔装罗刹门下赵春城会万祥客栈有意寻仇，高雨辰陶胜三趁机张交，高雨辰并欲拜见罗刹夫人，陶胜三因自己答称罗刹夫人未曾赶琿推故不住，自己已有心疑并叙出与罗刹二女赶往骊龙谷附近那座元人荒庙发现多具尸体及白衣人寻仇，自己跟踪陶胜三来此等情。

冯叔康闻言有多处疑戈，却因严晓星是其义子，将其一概抹杀，含笑道：“大概星儿对陶胜三早有成见。”

严晓星俊脸一红，说出迷魂谷主陶麟夫妇无故失踪等情。

冯叔康不禁面色一变，道：“罗刹夫人猜得不错，陶胜三确嫌疑最重，陶胜三明晨尚要来此，你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擒住……”

严晓星忽道：“来不及了，陶胜三率领群邪已然来到。说着虚空扬掌，灯烛俱灭，伸手不见五指。

片刻，忽闻陶胜三朗朗语声道：“冯兄在么？”

冯叔康目现杀机，哈哈大笑道：“陶兄何故出而复？”返臂一展，捷逾飞鸟般掠出。

严晓星反身如飞掠上楼去，见萍儿正立在门首，匆匆问道：“小姐安睡了么？”

萍儿摇首。

严晓星一闪而入，只见房内一片朦胧，窗外如银月色隐约可见冯杏兰握着一支长剑站立在壁角，迅忙向冯杏兰要过长剑。

地——

紧闭窗户突啪的一声，被震了开去，一条白色人影闪电穿入。

严晓星不待来人双足沾地，刷的一剑挥出，寒虹如冰。

只听闷噪一声，白衣人轰地一声倒地，一只右臂齐肘折断，血涌如注，晕死过去。

冯杏兰瞧得心头骇然，忖道：“这是什么剑法，如此毒辣。”她胸罗武学博杂，却瞧不出严晓星施展的是何种剑法。

那白衣人琢才倒地，窗外电闪般先后疾射两白衣人，目光森冷，面色阴沉，令人不寒而惧。

严晓星鼻中冷哼一声，一剑击出，寒芒电奔，迅疾凌厉，刺中一白衣人左胸，噗的一声。如击败革，只觉手腕微麻。

白衣人如受千斤重击，身形踉跄不稳，倒退了一步，目中闪掠出一抹惊骇神光。

严晓星已知来人练有一身混元气功，浑身刀剑不入，忽察觉另一白衣人似欲向冯杏兰猝击，大喝一声，左掌往那白衣人劈去。

白衣人顿感红光眩目，一片可焚奇热扑向面门，心神大骇，闪避不及，口中发出一声凄厉惨噪，仰面倒地。

另一白衣人不禁胆寒魂飞，做梦也未有想到遇上了棘手强敌，右手迅疾探囊，欲施展绝毒暗器。

他快，严晓星比他更快，五指倏如电光石火伸出，一把扣住白衣人右手曲池穴，神力一拧，克嚓声响，一条右臂生生被拧断，血涌如注。

严晓星右腿飞踢在白衣人气海穴上，只见白衣人眼耳口鼻内冒出鲜血，气绝毙命。

冯杏兰萍儿目露惊喜之色。

严晓星探手窗外一望，暗道不好，急从怀中取出一方蒙面纱巾遮住面目，穿窗而出。

逍遥太岁冯叔康正与一白衣蒙面老叟蓄势对峙，相距约莫一丈远近。

环周身外七白衣人立在各方位，布设奇门防冯叔康遁逃。

那陶胜三屹立在一株参天古木下，似好整以暇，隔岸观火，但他耳目聪灵，忽感身后衣袖带风之声，心中一惊，蓦然回顾，只见一具黑衣蒙面人，脑中闪出神木令传人，迅疾打出一蓬毒针，似一片白雾般罩向黑衣人面门，趁机一鹤冲天飞起。

严晓星微哼一声，右掌疾扬，红光一闪，毒针遇上炽热如火的掌罡，嗤嗤融化为一片轻烟。

那陶胜三已逃得无影无踪。

黑衣人略一沉吟，不愿追赶陶胜三，只听白衣蒙面老者阴恻恻冷笑道：

“冯老师，望你三思而行，以免后悔莫及。”说时，蒙面巾露出两只目内孔，逼射出两道异样神光。

冯叔康不答，只觉对方异样眼神使他心旌猛摇，自己欲避开而不能，渐渐自己真气无法复聚，不禁心神凛骇。

黑衣人瞧出冯叔康身陷危境，丹田奔放一声暴雷似的大喝，身形电射扑去。

那布设奇门七白衣人奇快阻截，不容黑衣人扑入阵中，黑衣人双掌一分，叭叭两声印实在两白衣人胸前，嗥声未出，已自横尸倒地。

黑衣人借势一跃，已落在白衣蒙面老者之后。

冯叔康闻得一阵炸耳大喝，如梦方醒，精神一振，真力复聚，双掌一式“移山撼岳”推了出去。

白衣蒙面老者怒喝一声道：“找死！”双掌迎出，硬接一击。

却不料黑衣人已欺在身后，白衣蒙面老者似背后生了眼睛，身形倏地冲天而起，喉中发出一声清彻长啸。

四白衣匪徒亦纷纷穿空，去势如电，啸声仍自鸢鸢夜空，身形如鸟远去无踪。

四

旭日高升，秋高气爽。

一条身影疾逾飞鸟，掠入冯叔康所居之大宅园中，头戴宽檐范阳毡笠，檐沿遮盖眉眼，只瞧见三络花白长须。

此人双足沾地，忽闻冷冷语声道：“何方好朋友驾临，请示姓名来历？”

只闻来人朗声道：“冯兄，岁月如流，一别多年，谅已不识小弟了。”

话声中，冯叔康已疾逾闪电般从一株树后掠出，落在来人身前不远，闻言而露惊愕之色，目光炯炯逼视来人。

来人一整帽檐，显露貌像。

冯叔康面露诧异道：“尊驾莫非就是……伏建龙兄。”

伏建龙呵呵大笑道：“究竟冯兄目光如电，小弟虽然易容，却仍被冯兄瞧出。”

冯叔康微微一笑道：“伏兄来访，必有所为，请入内畅叙。”说着把臂同行，入得大厅后落座。

伏建龙咳了一声道：“今晨小弟在龙游风闻铁掌追魂屠三山携有一幅藏珍图在樟村客栈内失窃，屠三山嫁祸于冯兄，其实仍在屠三山手中，一夜之间，传说逆转，其中大有文章，是以小弟登门造访请问其故。”

冯叔康闻之知枯龙游已作了一个安排，哈哈高声朗笑道：“事实上冯某未见过那藏珍图，不想屠三山竟嫁祸于冯某，他自己亦在此处作客，冯某再聪明亦猜不出屠三山暗中弄鬼。”

伏建龙面色微变道：“屠三山如今何处？”

冯叔康冷笑道：“屠三山父子昨日不告而别，冯某已遣人追踪而去。”

伏建龙不禁一怔，道：“屠三山定是赶往与酆都双判会晤，小弟追寻酆都双判不是一日了，望冯兄一有酆都双判下落，可否告知小弟。”

冯叔康目注了伏建龙一眼，道：“伏兄与酆都双判有不解之仇么？”

伏建龙面色铁青，冷笑道：“冯兄难道并无耳闻太极剑客赵振藩及紫霞庄主严天梁惨死之事么？两人之死与酆都双判大有关系！”

冯叔康皱眉答道，“冯某虽有耳闻，只知梗概，不知其详，伏兄可否说个明白。”

伏建龙长叹一声道：“多年前太极剑客赵振藩受严天梁之托，携带一册武功秘笈送与小弟，秘笈内均为藏文，因小弟习艺久居康藏，谙习藏文，恳代译为汉文，怎奈赵振藩甫一到达小弟寓所，却引来十数蒙面凶邪，非但赵振藩身遭惨死，小弟亦身遭重伤，拚死逃出重围……”

冯叔康面色凝重道：“那秘笈呢？”

伏建龙道：“不言而喻为群邪从赵振藩身旁劫去。”

冯叔康略一沉吟道：“伏兄知赵振藩带来武功秘笈么？”

伏建龙道：“当时不知，只道赵振藩树下强敌，奔来寒舍求助，是以小弟待伤势平愈后，四出查访到得紫霞庄后才知真情。”

冯叔康诧异道：“既然那武功秘笈群邪已然得手，为何尚不放过严天梁？”

伏建龙目露黯然神伤之色，道：“问题症结就在此处了，小弟离开紫霞庄后，便追觅当年杀害赵振藩的群邪究竟是些什么人，天涯奔波，耗费数载岁月，依然找不出一丝蛛丝马迹，三年前严天梁亦遭惨死，与当年赵振藩之死如出一辙……”冯叔康接道：“不言而喻同是杀害赵振藩那些人。”

伏建龙点点头，长叹一声道：“就在严天梁死后不久，小弟忽得知一点讯息，当年围袭越振藩群邪中荆州一霸巢汝雄亦在其内，是以小弟为故友复仇，将巢汝雄满门老幼连根诛绝。”

冯叔康暗暗惊异伏建龙太过心狠手辣，罪不及孥，血洗满门有伤天和，不禁皱眉道：“伏兄何以不留巢汝雄活口？”

伏建龙冷冷一笑道：“小弟虽愚也不至如此，巢汝雄至死不屈，坚不吐露当年联手猝袭赵振藩群邪姓名来历，只说出群邪虽然得手武功秘笈，但旋及不翼而飞。”

冯叔康惊诧道：“被偷去了么？”

“正是。”伏建龙颌首道：“群邪商议之下，断定如非偷天二鼠所为，必是严天梁命偷天二鼠下手窃去，是以严天梁种下杀身之祸。”

冯叔康面色微变道：“究竟严天梁有无其事，冯某猜测严天梁为人方正，绝不会如此行事，怎可为了保全一册武功秘笈重行取回断送至友性命！”

伏建龙苦笑道：“小弟也是如此想法，三年来小弟仍在追查严天梁致死之因及杀害赵振藩严天梁之人，直至如今，小弟已探出半数群邪姓名，但严天梁死因尚未能查明，每念及此，不免愧对徐严二友。”

冯叔康正欲道出严天梁后人在这，忽见厅外走进一个俊美如玉青衣少年。

伏建龙目睹青衣少年，不禁一呆惊诧道：“你莫非是严贤侄！”

少年正是严晓星，认出伏建龙，面露惊喜之色道：“伏伯父么？”小侄自伯父离去之后，久久不见伯父返回，小侄心中郁闷异常，动念邀游江湖，遍访名师，承蒙恩师不弃，收归门下。”说着望了冯叔康一眼。

冯叔康知严晓星必有用意，呵呵大笑道：“冯某不但收他为徒，而且拜在冯某名下为螟蛉义子。”

伏建龙满怀欣悦道：“此子的根骨秉赋无一不佳，冯名子一身绝学幸得传人，可喜可贺。”

严晓星忽道：“宅外不时常隐现有可疑人物，来意不明，极似追踪伏伯父而来，伏伯父须谨防暗袭。”

伏建龙神色一变，道：“伏某不能为冯兄贤侄带来危难，待伏某将他们引开！”倏地立起，疾闪而出。

冯叔康道：“星儿为何不曾说起你曾在伏建龙府中寄身暂住？”

严晓星答道：“此中尚有难言之隐，伏伯父见得孩儿极为震骇，但强自抑制住。”冯叔康诧道：“星儿难道对伏建龙存有疑虑吗？”严晓星道：“不错，巢汝雄满门被杀之时，伏建龙本人未去荆州，身在河北大名。”

冯叔康诧道：“你怎么确知？”

严晓星道：“孩儿亦在大名。”

冯叔康大感惊异，面色沉肃道：“如此说来，伏建龙确有可疑了。”

严晓星道：“事实真象未明之前，义父不妨虚与委蛇。”

冯叔康点点首道：“这是当然，方才你说宅外可疑人物频频隐现是真的么？”

严晓星道：“句句是真！”

蓦地，天外忽送一声清澈长啸。

严晓星一闪而出，循声扑去，宅外溪畔乾坤八掌伏建龙被六个面目森冷的黑衣老者围住。

只听伏建龙冷笑道：“老朽与诸位素昧平生，六位是否有意寻仇，抑或无事生非？”

其中一面色黛黑老者手中长剑一振，洒出一溜飞芒，阴恻恻答道：“尊驾无须唠叨，我等只不过奉命行事而已。”

伏建龙哈哈大笑道：“凡事必有因，既是奉命而来，六位知老朽是谁么？”

那老者答道：“凡是进入此宅复出之人，奉命阻截不得离去。”

“奉何人所命？”

“见面就知！”

伏建龙大怒，疾伸右掌，迅如电光石火劈去。

老者倏的一剑刺向来掌掌心，冷笑道：“你这么找死！”剑劲破空锐啸。

剑尖戳在伏建龙掌心，蓦的一声，如中金铁，老者只觉虎口如裂，灼热奇痛，半臂发麻，情知不妙。只觉伏建龙右掌顺水推舟压下，碰的一声，老者身形如弦之弩般震飞了出去，带出一声嗥叫，摔在地上，嘴中狂喷鲜血，脏腹迸裂而死。其余五黑衣老者见状不禁骇然变色，五支长剑疾如骤雨狂风向伏建龙抢攻而去。剑式看来似乱无章法，但伏建龙目光锐厉，瞧出各人彼此都配合成一式极毒辣的剑招，伏建龙心头暗暗一震，丝毫不敢大意，双掌一错，震开漫天掌影攻出。风声呼啸如雷，剑芒划空眩目，砂飞尘涌，威势骇人之极。约莫一盏茶时分过去，五黑衣老者剑势配合得更凌厉凶猛。

伏建龙掌力如山，频频冷笑，欲寻出剑势破隙击毙一人，剑势减弱，可不攻而破。

蓦地，一声冷喝传来道：“住手！”

五黑衣老者剑势疾攻，倏地飘开丈外。只见白影一闪，白衣蒙面老者阻在乾坤八掌伏建龙身前，冷笑道：“尊驾好毒辣的掌法！”

伏建龙沉声道：“衅自你启，怨不得老朽！”

白衣蒙面老者闻言怔得一怔，道：“这也怪不得在下么，谁教尊驾来自冯叔康所居之处！”

伏建龙诧道：“这却为何？”

伏建龙道：“因冯叔康窃得一幅骊龙谷藏珍图。”

伏建龙道：“与老朽何干？”

白衣蒙面老者答道：“恐冯叔康托尊驾携出宅外。”

伏建龙哈哈大笑道：“阁下大错忒错，此因为武林中人梦寐以求之物，冯叔康怎可放心托老朽带出？何况此宝为屠三山嫁祸之举，其实已为屠三山父子密藏身旁远遁而去。”白衣蒙面老者道：“此事在下已有耳闻，但冯叔康久假此宅迟迟未曾离去，未免令人起疑。”

伏建龙道：“那是阁下多疑，冯叔康为了其女宿疾未愈，是以迟疑不离去……”话声一顿，冷冷一笑道：“阁下为何不敢侵入此宅雷池一步。”

白衣蒙面老者面上一热，沉叹了一声道：“尊驾错了，在下并非此行之主，亦是听命于咱们令主，怎能遵命行事。”

伏建龙面色一惊道：“敢问阁下令主姓名来历？”

白衣蒙面人微微一笑道，“尊驾不问也罢，就是在下亦然无知。”

伏建龙冷冷一笑道：“老朽不愿多费唇舌，身有要事待办，无暇与汝等纠缠。”身形倏地穿空腾起，去势如飞，瞬眼已落在十数丈外。

五黑衣老者面色一变，欲待追出。

白衣蒙面老者伸手一拦，道：“如此人之言不实，他绝逃不了。”说着

目光凝望林中大宅一眼，略一沉吟，转身率领五人隐去。

密叶丛中人影疾闪，现出冯叔康严晓星两人，严晓星微微一笑道：“义父，你瞧出其中蹊跷没有？”冯叔康不禁一怔道：“什么蹊跷？”

严晓星道：“他们在做戏！”

“什么！”冯叔康摇首道：“这话为父不信！”

严晓星道：“不牺牲一人性命无法取信于义父，留弃一具尸体便可明证，伏建龙明知义父暗随身后窥察于他，是以假戏真做，不过死者及五黑衣老者至今仍在梦中。”

冯叔康皱了皱眉道：“那么白衣蒙面老贼口中说令主是否就是伏建龙？”

严晓星摇首答道：“无法确言，但伏建龙可能便是其首脑之一。”沉着略一思忖，接道：“倘不出所料，伏建龙此刻必还隐在近侧察视我等动静，他以诈来我等亦以诡往取信于他，孩儿立即前往龙游城内，伏建龙定然暗随孩儿之后重返此处。”

冯叔康颌首道：“速去速回，免为父悬念。”身影一闪即杳。

严晓星四顾了一眼，飘然向龙游走去，身法宛如行云流水，似缓实速，片刻时分，他已走入县城大街，径自走向一家药店，向店伙口授药方笔录而下，照方抓药。

抓好药后，毫未停留径自回转大宅而去。

冯杏兰与萍儿凭栏凝望，只见严晓星身形隐现在园径中，不由胸中一块大石放下。冯杏兰玉靥绽出如花笑容。

萍儿道：“小姐，严公子他日为探觅父仇，行道江湖时，小姐如何舍得分离放心得下。”

冯杏兰霞飞双靥嗔道：“死丫头，船到桥头自然直，要你烦心做什么？”

只听楼下传来严晓星清朗语声道：“萍姑娘！”

萍儿娇笑道：“严公子呼唤婢子，不知有何吩咐，小姐，婢子去去就来！”

严晓星见萍儿下得楼来，便将检来的一副药递与萍儿，嘱其煎送冯杏兰服下，说着转身向正宅大厅走去。

冯叔康坐在厅内一把兽皮交椅上沉思，目睹严晓星进入，面泛愉悦笑容道：“你回来了！”

严晓星忙打了一个眼色，道：“孩儿去县城抓来一副药，已命萍儿煎水，兰姐两三日内谅可平愈。”

冯叔康长叹一声道：“辛苦你了，兰儿非服用雪莲宝无法根除宿疾。”

严晓星道：“义父不必烦虑，皇天必不负苦心人，终必求得一位雪莲宝！”

忽闻厅外传来伏建龙语声道：“冯兄，小弟去而复还，如冯兄不嫌冒读，可否容小弟一见么？”

冯叔康宏声大笑道：“伏贤弟太拘泥俗礼了，冯某客居在此孤寂落寞，并无所图，有何不可？”说着人已起立趋前相迎。

乾坤八掌伏建龙满面堆笑，疾步迈入大厅，道：“贤契果然说得不错，确有不知来历凶邪在宅外阻截老朽，被老朽用重手法击毙一人，想必两位已发现那具尸体。”

冯叔康颌首道：“冯某两人已瞧见伏贤弟对敌情形，因深知贤弟武功才智卓绝无伦，冯某出手未免多余。”

三人落座后，伏建龙喟然太息道：“那白衣老贼口中说令主不知是何来历，小弟去龙游查探了一番，云集龙游黑白两道群雄已纷纷散去大半，无疑

均追踪屠三山父子而去，唉，鹰三山及酆都双判持有的两幅藏珍图将在武林中掀起一场漫天浩劫。

冯叔康亦长叹一声道：“冯某昔年封刀退隐时，已誓绝意江湖，不想为了爱女宿疾及屠三山害祸江东之计，又重出江湖，出孬反孬恐贻话柄。”

伏建龙捋须笑道：“严贤侄谅已学得绝艺，有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冯兄大可不必重出江湖。”

冯叔康笑道：“知徒莫若师，冯某虽不惜倾囊相授，但他火候仍嫌不足，不过星儿大仇在身不可不报，代为师之劳未尝不可。”

伏建龙道，“如非冯名子提及，小弟几乎忘怀了，当年杀害太极剑客赵振藩凶邪，小弟已查明多半……”说着取出一张折叠齐整的纸笺，接道：“俱已写明在纸，贤侄可按址找上前去，但宜谨慎行事，不可错杀一人，否则冤冤相报，何时可了。”

严晓星接过仔细详阅了一遍，目露感激之色道：“伯父之德无可答报，但先父必感奋发于九泉之下。”

伏建龙哈哈大笑道：“贤侄说哪里话来，老朽理应尽心尽力，无奈主凶诡诈如狐，这多年来一无所悉，未免愧对良友。”

冯叔康道：“星儿你去吩咐厨下命送上几样下酒好菜，接待你伯父。”

严晓星应了一声向外走去。

伏建龙与冯叔康均是武林巨擘，均思在欢宴酒叙中套出对方一丝隐秘，无奈双方都是年老成精，滑溜异常，无论旁敲侧击俱为对方极巧妙地移去。

两人费尽心机，均无所得，严晓星在旁陪待，只默默倾听而已。

晚霞灿烂，雁鸣长空之际，伏建龙突推杯立起道：“小弟尚有一个约会，歉不能久留，严贤侄，日后江湖道上咱们再行相见吧！”

严晓星道：“小侄恭送了！”

伏建龙颌首道：“千里送君终须别，贤侄仅送至宅外吧！”说着向冯叔康抱拳致谢。

冯叔康笑道：“冯某不留你了，你我或有重逢之日，伏贤弟珍重。”送至厅门作别。

伏建龙与严晓星并肩行去，一跨出宅外，伏建龙道：“贤侄未回去过大名府吧？”

此问显得太过突然，严晓星不由一愕，摇首答道：“小侄未曾回过大名。”

伏建龙目露黯淡之色，道：“老朽与贤侄不同，归隐大名多年，对那宅有着一一种深厚的感情，三年来老朽曾悄悄地去过两次。”

严晓星道：“对小侄来说却是陌生的很，如今小侄倘须重回大名，恐庭院依旧，人面已非了。”

伏建龙道：“大名旧宅老朽已换了一些新人，照应老朽在大名所置产业生利等事。”

严晓星淡淡地哦了一声。

伏建龙心忌恐严晓星发现那宅中无名老叟，但不知严晓星与许飞琼感情深厚，更不知许飞琼身具武功，稚龄女婢长大了也不过是一个庸俗脂粉而已，见严晓星神态冷淡，忧心为之一释，一抱拳道别而去。

严晓星怔了怔神，转身回入大宅内与冯杏兰萍儿两女骤谈言笑，直谈到深夜，正要就寝时，忽闻楼下传来一个豪迈语声道：“启禀少主，偷天二鼠到，主人有请。”严晓星闻言心中大喜，疾趋下楼，只见冯叔康与偷天二鼠

已迈入大厅。

冯叔康一面走一面含笑道：“误会两位有所得罪，冯某负疚良深，望请见谅。”

吕鄯道：“岂敢。”

严晓星朝二鼠抱拳一揖，道：“两位前辈别来可好！”

吕鄯面现笑容道：“如非少侠片言解厄，我俩岂能重见天日。”话声一停，又道：“我们已应允相助盗取两幅藏珍图并相随少侠天涯寻仇，少侠决定何时起程？”

严晓星知偷天二鼠已听冯叔康言说此间详情，道：“一有屠三山父子下落讯息，即刻起程，两位风尘仆仆，远道来此也该歇息两三日才是。”

姜大年摇首答道：“姜某方才出得龙游县城来此之际，无意瞥见一人在身旁匆匆掠过，此人就是紫霞山庄经管钱粮副总管郝雄……”

严晓星剑眉一剔，沉声道：“去找他，或可问出血洗紫霞山庄真情。”

说走就走，严晓星偕同偷天二鼠疾行如飞而去。

冯叔康道：“兰儿，你快睡吧！我等三两日内即可返回家中，你那星弟必可觅获雪莲替你治愈宿疾。”

冯杏兰低应了一声。告别其父，扶着萍儿盈盈登楼，冯叔康举掌虚空一拂，灯火全熄，身形消失入沉沉黑暗中，严晓星三人迅快如飞奔向龙游途中。

吕鄯道：“少侠是否取得那幅藏珍图？”

严晓星道：“尚在那件貂皮袄内，在下以为此刻取出无用，反不如任之，且容攫得酆都双判那幅藏图再说。”

姜大年道：“少侠之言极是，但冯老师尚不能远祸，樟材镇客栈屠三山失窃藏珍图，无法使武林群雄深信冯老师毫无所知，何况我等又落在他手中，少侠虽施展移祸之计，但武林群雄也只半信半疑，少侠义父无法安逸。”

严晓星深觉姜大年之言极为有理，脑中灵机动一下已思出一良策，道：“两位偷出藏珍图，可曾看明此图是何模样么？”

偷天一鼠有博闻强记，有过目不忘之能，姜大年道：“姜某熟记此图，即是图形亦可绘出。”

严晓星大喜道：“在下已得一妙计保义父无可虞。”说时已到城厢脚下的一座破庙外。

清冷月华映封着半圯窳败，尘网蛛结的庙宇，更平添了几分阴森荒凉。

严晓星低声道：“孟大侠！可容在下拜见么？”

暗中传出孟邀雷语声道：“老弟台么？请进！”

严晓星闻声一呆，道声：“孟大侠有险，二位可守在庙外，待在下进去相救于他。”说时一闪掠入，朗声笑道：“孟大侠何吝惜燃亮烛火，有失待客之道，在下已得悉屠三山那幅藏图下落，是以赶来商议。”

庙内火光一闪，神案上一只剩下半截，粗如儿臂牛油巨烛倏地燃着，三位两目森冷，白衣长衫人身法如魅占住三才方位，作品字开围住严晓星。

只见孟逸雷斜靠壁角，面现苦痛不胜之色。

严晓星蓦然一惊，道：“三位意欲何为？”

一白衣中年人冷森森笑道：“尊驾知藏珍图下落，可否见告，当饶尊驾一死。”

严晓星冷笑道：“凭三位朋友尚难取在下性命，不过三位倘应允在下一事，当据实见告。”

那白衣人道：“尊驾不妨说出。”

严晓星手指孟逸雷道：“请解开孟大侠穴道。”

那白衣人面色一变，冷笑道：“尊驾已是瓮中之鳖，何能作过分之求。”

严晓星右臂疾伸，迅如电光石火扣在那白衣人左臂曲池穴上。

那白衣人大喝道：“你在找死！”

只觉一股奇热如焚气流循臂涌入穴道攻向脏腑，经受不住，不由面色大变，张嘴嗥叫一声。

其余两白衣人见状大惊，疾向孟逸雷扑去，意欲将孟逸雷性命要挟交换同党。

哪知严晓星比他更快，左掌虚空疾拂，红光一闪，两白衣人甫近孟逸雷身前，只觉后心一热，哀嚎出声，倒地毙命。

孟逸雷精神一振，目泛惊喜之色。

被扣在严晓星手听白衣人额角暴出满脸汗珠，如黄豆般大滚滚淌下，只听严晓星喝道：“在下也不问你来历，你解开孟大侠穴道放你离去就是！”说着五指缓缓松开。

白衣人知无法安然脱身，定了定神，取出一粒丹药在孟逸雷口中，伸指解开孟逸雷的胸腹间数处要害重穴道。

孟逸雷长吁了一声，如释重负，目中突逼射两人慑人寒芒。

白衣人急向严晓星道：“尊驾说话要算话！”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当然算话，你走吧！”

白衣人闻言如逢大赦，疾逾闪电掠出庙外，突感双腿弯一麻，叭哒栽仆在地。

暗中忽抢出偷天二鼠，抓起白衣人。

那白衣人惨笑道：“两位别问在下来历，在下只受命敝派舵主，敝派一切隐秘悉无所知。”

姜大年冷笑道：“我绝难相信你一无所知。”苍鹰攫小鸡般拧起跨入庙内，掷在地上。

只摔得白衣人浑身骨骼松却了般，半晌才咧着嘴挣扎爬起，目注严晓星道：“尊驾为何言而无信？”

严晓星冷冷一笑道：“在下一诺千金，已放你离去，这两位与在下素不相识，他们在庙外拦截怪不得在下言而无信。”

姜大年冷笑道：“你奉何人所命，来此挟制孟逸雷老师为何？”

白衣人道：“因敝上需查明孟逸雷与神木令传人究竟有无渊源，所以才命我等暗施诡计将孟老师制住。”吕鄯喝道：“贵上是谁？”

白衣人苦笑道：“在下委实不知！”

孟逸雷手起一掌，击中前胸，白衣人惨叫嗥出声，震断心脉气绝而死。

姜大年道：“孟贤弟为何中了他们诡计？”

孟逸雷苦笑笑道：“小弟独自一人在此饮酒，一时内急出外，不想匪徒乘隙而入在酒内放下毒粉，由于无色无味，不曾察觉，如非三位来此，小弟恐无法幸免！”

四人席地而坐，吕鄯道：“少侠，三年来吕某四海查访少侠大仇，已查出一鳞半爪。”说着取出一纸名单，递与严晓星，接道：“这些人于赵振藩及令尊之一错谅有牵连，少侠只谨慎从事，不难寻出真凶。”

严晓星不禁一怔，道：“乾坤八掌伏建龙亦开列一张名单！”接过展阅，

已取出伏建龙所书名单相对，只有四人与吕鄞相同，其余诸人均是正派高手。

吕鄞冷笑道：“伏建龙分明心怀叵测，意欲假少侠之手清除异己。”

孟逸雷诧异道：“伏建龙为保要如此做，倘他心怀叵测，少侠投奔于他之际，正好自投罗网，近根斩除。”

吕鄞冷冷一笑道：“其实吕某亦是猜测之词，但不可不防！”

严晓星极感为难叹息道：“在下不愿错杀一人，以致冤冤相报，不如施展欲擒故纵之策，定可觅得主凶。”说着将两张名单仔细瞧了一遍，就着烛火燃毁。

吕鄞望了严晓星一眼，道：“方才途中少侠曾谓已付出一良计，可为冯叔康达祸，可否请道其详。”

严晓星道：“我等在龙游散播风声，使屠三山信以为真由他口中证实不假，不但义父可高枕无忧，而且两位那幅藏珍图已为神木令尊者传人得去，藏珍图是何模样，尺斗大小亦一并散出，务求其真实，使屠三山亦释群疑。”

姜大年拍手道：“妙计，我等四人立即分头行事！”

四人掠出庙外而去。

萧瑟秋风，金华杭州官道上飘飞着调枝黄叶，突传来一串奔马蹄声，道上现出四人四骑，如飞疾驰荡起弥空黄尘。

骑上四骑均是一色黑缎长衫，背搭金刀，貌像阴沉冰冷，似有着十万火急事情一般，单骑独奔。

他们正是病金刚孟逸雷，偷天二鼠吕鄞姜大年及严晓星，均变易本来面目防人辨识。

孟逸雷突呵唷一声，丝缰紧勒，马奔之势立时放缓了下来，道：“前面不远就是浙西，天色已自向晚，我等就在浙西住了下来，明日再行如何？”

严晓星道：“一路行来，为何不见罗刹二女所留暗记，莫非她们走的是另一途径么？”

孟逸雷笑道：“铁掌追魂屠三山及陶胜三均是望杭州奔去，罗刹二女追踪陶胜三，必是无暇留下暗记，我等到了杭州不难找出二女下落。”说着微微一笑，暗道：“少侠确是多情种子，与冯姑娘送行之时，冯姑娘哭得泪人儿一般，难分难舍，如非你义你父催促冯姑娘上车，恐此刻尚难成行咧！”

严晓星面上一热，道：“孟大侠说笑。”

四骑不疾不徐，斜阳一抹，暮霭苍茫之际，前途隐隐现出幽丽城廓。

浙西乃富庶之区，高肆林立，市场繁荣，华灯正上之际，四骑慢慢行于熙来攘往人群中。

孟逸雷忽道：“在这里了！”一跃下骑，径向一家“福昌”客栈走去，门前悬着红纸灯笼随风摇曳旋转，四个大字异常醒目。

严晓星发现墙壁上用白粉涂抹着一只鲁鱼，知罗刹二女曾住过这家客栈，随即与偷天二鼠纷纷下骑。

客店中抢身奔出店伙，一把拉住缰绳，高声吡喝道：“客人驾到！”

偷天二鼠当先进入，店伙抢前领着载人一所大院，院中空地菊花盛开，对首一列长檐，雕花落地门穿，四明四暗房间。

最后一明一暗房门上绘着一只粉鲁，孟逸雷知罗刹二女陶珊珊陶小燕住在内面，便道：“就是这里了！”

店伙哈腰笑道：“只剩下中间两明两暗洁净上房，恰好四位居住，四位可要用酒食么？”

严晓星道：“快去准备送来！”说着取出一锭白银递于店伙。

店伙喏喏应声，接过银子转身快步离去。

蓦闻一声冷森森喝住：“站住！”

店伙正要跨出院外，闻声不禁一哆嗦，只见为首房内闪出一个绿衣汉子，瘦长马脸，吊角眉，绿豆眼，面色惨白如纸，目光阴森，不由自主地僵住。

那绿衣汉子阴恻恻笑道：“你好大胆子，不是吩咐过你么？”这两间房留下，不能再让人住，怎么竟敢违命行事。”

严晓星道：“店家，没你的事，你走吧！”

店伙如逢大赦，急奔而去。

绿衣汉子两目一瞪，逼射凶芒，阴阴冷笑。

严晓星道：“朋友，你我最好互不相犯，不然，别怨在下心狠手辣！”

绿衣汉子冷笑一声，身形如电逼前，喝道：“你在找死。”双掌猛推一股汹涌罡风直撞严晓星胸前而去。

忽然房中又疾掠出一黑衣老者，大喝道：“撒手！”

绿衣汉子闻声面色一变，推出的双掌又硬生生地撤了回去，人亦倒飞而去。

黑衣老者目注严晓星道：“希望朋友言而有信，你我河水不犯井水。”

严晓星忽闻吕鄯传声道：“老弟佯装向他身前紧逼！”心知吕鄯必有深意在内，遂冷冷一笑，慢慢往黑衣老者身前走去。

黑衣老者目露惊异神光，暗道：“你自己找死，可怨不得老夫！”眼看严晓星走近不及三尺。

偷天二鼠忽一跃而起，双双迅疾在两人中间落下，姜大年喝道：“老弟别意气用事！”架着严晓星反身掠去。

吕鄯似扑势太急，一个收势不住，轻轻碰拉了黑衣老者一下，道：“我这老弟生就火爆脾气，尚望见谅。”说着冷冷一笑，转身疾逾闪电掠出，与严晓星三人迈入房中。

黑衣老者目中闪出一抹怨毒已极的神光，向绿衣汉子一招手，闪入房内即杳。

严晓星迈入室内，望了吕鄯一眼，低声道：“黑衣老者是何来历？吕大侠得手了什么奇异宝物，可否让在下一开眼界？”

吕鄯道：“此人即昔年横行河间，乃著名独行大盗天浪星史桂，性喜渔色，武功极高，擅用独门暗器‘冷焰迷阳针’若此针即僵软无力，任其摆布，半个时辰自解，史桂仗此，横行一方。”说着掏出一囊囊，接道：“囊内就是冷焰迷阳针！”

严晓星皱眉道：“害人这物不如毁去。”

吕鄯忙道：“物之运用，在乎一心，用之一恶，则为害甚烈，若以之为善，则善莫大焉，不若留下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

病金刚孟逸雷笑道：“稍时桂发觉失却‘冷焰迷阳针’，必定引起一场纷争。”

姜大年含笑不言。

严晓星道：“在下要否与罗刹二女相见。”

只鄯略一沉吟道：“暂时不必，我等虽是四人，但江南水道高手相继赶来及丐帮弟子会暗中相助，千万不可招摇过甚。”

姜大年笑道：“你我四人这等装束，惊世骇俗，一夜之间，定会传遍暨，

尚说什么招摇，吕老大未免忒小心了。”

正谈论间，店伙两人已送上酒饭，江南富庶，鱼米之乡只见时鲜给陈、尤其是一大盆清蒸大蟹，只只膏腴红透。

这时一店伙捧着一册花名簿，哈腰笑道：“请留下芳名！”说着又递上一只羊毫。

严晓星一沉吟，执笔在册上疾书四字：“金刀四煞。”

敢情那店伙也认得几个大字，见得“金刀四煞”四字，不禁悚然色变，躬身与另一店伙退出室外。

两店伙正走在为首一间上房门前，内面突然疾如闪电掠出那绿衣汉子及河间独行大盗天浪星史桂。

史桂低声喝道：“他们留下了姓名了？”

那店伙摇首苦笑道：“未曾，你老拿去瞧吧！”

史桂一看簿上那笔力万钧的“金刀四煞”四字，不禁一怔，将花名簿交还店伙，示意命两店伙离去后，才向绿衣汉子低声道：“莫贤弟足迹遍及南七北六十三省，见多识广，可曾听过金刀四煞之名？”

绿衣汉子茫然摇首，喃喃自语道：“金刀四煞，这名字从未听过，谅系新近崛起江湖的黑道人物，欲乘机树下威名。”

天浪星史桂冷笑一声道：“老夫岂可让他们称心如意。”

绿衣汉子道：“史兄似欲寻他们晦气。”

史桂略一迟疑，道：“如非咱们还有正事待办，方才定有他好瞧的！”说着眼神凝注在罗刹二女房外弄道：“那两丫头自晨至晚足不出户，闭门不出，不知在引什么鬼，稍时你我会晤罗少侠后再作计议。”

绿衣汉子阴阴一笑道：“史兄你也太谨慎了，你我故意找事登门造访，趁机暗算，制住两女咱们乐上一乐，拔一头筹如何？”

史桂瞪了绿衣汉子一眼，冷笑道：“你认为罗刹门下是好惹的么？何况还有那不知来历的金刀四煞在此碍事，莫老弟别枉费心机，你我再饮上两盅吧！”

绿衣汉子无可奈何地随着史桂进入室内。

夜幕四垂，秋风生凉，寒蛩悲鸣，檐下不时飘落下一片片黄叶，平添了秋深萧瑟气氛。

窗内灯光如昼，金刀四煞闹酒喧哗之声洋溢户外。

约莫一个时辰过去，金刀四煞房内转静。

蓦地，一条迅疾人影掠入院中，窗内灯光处射下映得那人年岁甚轻，似颇英俊，一眼落在罗刹二女门前，朗朗笑道：“在下罗少英奉家师冷面秀士之命拜见二位姑娘，不知愿否赐见。”内面突闻陶珊珊莺声哽咽答道：“小妹业已就寝，如无甚重要事情可否明晨再请少侠拨冗光临。”

罗少英道：“在下如无重要之事，也不致深夜冒昧惊拨二位姑娘。”

须臾，只听陶珊珊答道：“如此罗少侠请稍后，窳小妹囊衣出见。”

忽闻房门呀的一声，悠悠启了开来，只见陶氏二女面蒙纱由姗姗走了出来，向罗少英衿衽一福，道：“少侠有何见教？”

罗少英面露贪婪之色，道：“家师与令师之目前在骊龙谷外分身后就未再见面，家师恐令师遇险，放心不下，四出查访发现两位姑娘下机在此客栈，故命在下相询。”

陶珊珊答道：“小妹也不知家师行踪。”

罗少英微微一笑，压低语声道：“今晚两位姑娘慎防暗算，碧云堡少堡主高雨辰垂涎二位姑娘美色，已约好黑道群邪在今晚四更时分下手，特来告知，又恐二位姑娘力薄，在意下欲相助一臂之力。”

陶珊珊道：“少侠告知足感盛情，小妹两人尽可应付匪徒，不劳少侠费心了。”

罗少英微微一愣，忖道：“这两上丫头也太忒托大了，不料她竟会拒绝我相助。遂摇首正色道：“你我师门谊同手足兄妹，在下怎可置身事外。”

陶珊珊盈盈一笑道：“务请少侠放心，我俩虽是女流之辈，但罗刹门下并非易与，今晚他们不来还好，否则定流血七步，尸横院中，无人幸免。”

罗少英暗中皱眉，强笑一声道：“姑娘既然如此说，在下只有告辞了，望二位小心。”抱拳一拱，转身离去。

他急步跨至金刀四煞门前，忽地门内窜出一人，几乎撞了个满怀，似那人收势绝快，猛然刹住，只见是一身穿簇新发亮黑缀长衫，身背金刀的面目森冷少年，不禁眼中泛出一抹杀机，冷笑道：“尊驾没长眼睛？”

那人正是严晓星，毫无惧色，反唇相讥道：“阁下三更半夜来到我等所住房外为何。”

陶氏二女听出是严晓星语声，不禁芳心大喜，相偕进入房内关上房门。

罗少英冷冷一笑，道：“在下来此访友，不愿无事生非，奉劝尊驾稍自敛束，莫夜郎自大目中无人。”严晓星鼻中冷哼一声，道：“阁下请睁开眼来说话，如有不忿，错开今晚不说，我金刀四煞随时候教。”言毕昂首阔步迈出院外而去。

罗少英怔了怔神，强自忍着一腔怒气，倏地一跃冲天而起，疾如飞鸟般翻墙越过两重屋脊，往一条狭窄暗巷落下。

暗影中相继现出数条魅影，与罗少英相商，只听罗少英道：“罗刹二女如此托大必胸有成竹，我等不可不防。”

高雨辰道：“二女不让罗少侠进入房内，恐我等无法得逞。”

只听陶胜三道：“老朽命五鬼弟兄强行破门而入，再老朽等人蒙面联臂合攻二女，少侠趁机相助使二女分心，那时史老师暗中发出‘冷焰迷阳针’将二女制住。”

罗少英道：“此计虽是万无闪失，但恐半途横生枝节。”

陶胜三道：“少侠心惧何人？”

罗少英道：“那院中与罗刹二女比邻而居的有‘金刀四煞’，诸位可曾闻听过江湖中‘金刀四煞’其人来历么？”

高雨辰冷笑道：“小弟只闻‘崆峒七煞’之名，但是那些不自量力，意欲寻事生非趁机扬名立万，史老师可先施展神针制住四人，免得碍事。”

罗少英道：“好，就是如此办！”

暗巷中忽冲起两条人影，捷逾飞鸟往正街上落下。

街上寂寥无人，只有数盏昏黄的街灯，似有若无，朦胧似雾，西风卷起阵阵落叶灰尘，更显得凄凉萧瑟。

两条身影甫一落地，迎面忽阻住一身背金刀黑影人，冷冷一笑道：“来的是史桂老师么？”

那两条身形正是天郎星史桂与绿衣汉子两人。

史桂只见迎面现身的正是“金刀四煞”性情火爆的严晓星，不禁心神大

骇，冷冷一笑道：“尊驾可是还记得方才言语误会之怨。”

严晓星道：“不是，在下四人金刀四煞之名不彰，欲在两位身上扬名立万。”说着手出如风，虚空疾扬。

绿衣汉子与史桂只觉心头一麻，立时冷噤不语。

史桂面色修变，这滋味分明是他那“冷焰迷阳针”，无疑迷阳针已失去，正要开口之际，严晓星两臂疾伸，拾指如爪，抓起两人冲天而起，刺空疾杳。

客栈内沉寂如水，秋风如吟，下弦月高悬苍穹，凄迷若雾。

金刀四煞在院内徘徊于秋菊织锦间，不时伸拳踢腿，似是酒后烦热，夜不成寐般在院内舒展身心。

蓦地，院墙之后冒起五条魅影，悄无声息飘下落地。

只听孟逸雷阴恻恻冷笑道：“五位来意不善，欲找我‘金刀四煞’麻烦么？”

来人系黑道中声名狼籍的滇西五鬼，桑氏昆仲，以龙虎豹彪熊排行，桑龙狞笑道：“你我河水不犯井水，四位最好回房，免兹误会。”

孟逸雷冷笑道：“既然互不相犯，速速退出院外，不然我金刀四煞刀下无情。”

滇西五鬼心中大急，暗忖怎么史桂不依原定之计行事，致节外生枝，不禁楞住。

严晓星霍地金刀出鞘，一道金霞在月夜之下眩目生辉，铮铮震鸣不绝，冷喝道：“在下数得三字，五位如不走时，莫怨在下金刀无情。”

一言激起滇西五鬼怒火，桑彪大喝一声，右臂疾抡，芒邪锤逼起悸耳啸风，泰山压顶向严晓星击下。

严晓星轻笑一声，金霞疾闪，只听一声惨噪，桑彪身形震飞出丈外，两只断臂连同一柄芒牙锤飞起半空，洒下一片血雨。

但见桑彪倒在花丛中，两臂齐肘截除，血涌如注，面色惨厉。

其余四鬼见状惊怒交集，桑龙大喝道：“杀！”

四鬼一涌而上，严晓星右腕疾振，金霞飙飏爆涌而出，带出嗤嗤刺耳锐啸。

只听闷哼声起，四鬼纷纷倒退，手中兵刃脱手落地，两臂软垂而下，面色惨白如纸目露惊悸之色，额角豆大汗珠涔涔滴落。

姜大年低声向严晓星道：“你将他们怎么了？”

严晓星答道：“我只废除四鬼一身武功，此皆他们作恶多端之报，我等金刀四煞只是黑道凶邪煞星，并非嗜杀好斗行侠仗义，一样也可扬威大江南北！”

忽闻一声冷笑道：“好狂妄的口气！”

院墙外如风飘叶般疾落下七条身影，均黑巾蒙面，同声杰杰狞笑，一霎那间院中平添了阴森气氛。

严晓星认出为首黑衣老者系陶胜三，佯装不知，冷冷一笑道：“阁下等可是为滇西五鬼复仇？”

陶胜三手掌一摆，沉声道：“老朽与滇西五鬼并无渊源，路经偶过，闻听尊驾大言炎炎，自命不凡，故此信身意欲向四位领教高明。”

严晓星哈哈朗笑道：“我金刀四煞虽然初出江湖，挟技行侠，扬名立万但也要会一会武林高人，似阁下等藏首露尾，无名之辈，在下不屑印证。”

陶胜三鼻中怒哼一声，双掌呼的一掌推出。

严晓星一式“顺水推舟”硬接了出去。

“轰”的一声，陶胜三双肩撼摇，猛的翻身，大喝一声：

“走！”

一鹤冲天拔起，随来蒙面人相继腾空，曳空电射，瞬眼无踪。

他们来得快，去得也快，虎头蛇尾，未免令人起疑。

严晓星脑中机灵一动，忽忖：“不妙！”反身疾扑在罗刹二女门前，用掌力震开木门，只见室空人杳，后窗洞开，不禁顿足道：“竟未料到中了此贼调虎离山之计！”

姜大年燃亮了室中烛火，映得一室明亮如昼，锐利目光四边瞥了瞥，摇头道：“不可自乱误入歧途，室中景物不见一丝凌乱被褥依然折叠得齐整如新，显然二女并未就寝，亦未有格闹模样，如非临时有事离去，就是她们不知我们真正身份，目睹老弟施展旷绝武苏务了滇西五的确，为此不欲处身危境，兴了迁地为良之念，是以他们急急离去。”

孟逸雷道：“真如你所说就好，万一不幸为老弟言中则如何？”

吕鄞略一沉吟道：“说得极是，无疑是罗少英所为，欲知罗少侠来历，一问史桂就知，快走。”

四人由后窗鱼贯而出……

距诸暨东约莫十里外，一座荒凉山谷乱坟林立，月色迷茫下鬼气森森，片片黄叶随风不时传来一声狼嚎泉啼，令人毛骨悚立。

山凹间屹立着一幢无人小庙，庙内忽飘出呻吟夹带有喘气频频之声，只见门内爬出两条身影，似下身僵硬无法动弹仅以两臂之力极艰难地撑行爬走。

忽闻一声冷笑声道：“史桂，我忘记了你尚身带解药，可解开你们‘冷焰迷阳针’毒性，但我点了你两人穴道，自腰以下瘫软无力，如无法解开我独门手法，纵然插翅也难飞出。”

史桂闻声魂飞魄散，抬目一瞧，金刀四煞已一列横阻在眼前，不禁把心一横，厉声道：“朋友，杀人不过头点地，我史桂与四位何怨何仇，请速言明，史某当死而无怨。”

只听严晓星冷笑道：“你以‘冷焰迷阳针’为恶，理当一死，在下姑念上天有好生之德，只要悔过向善，在下当留你们一条生路。”

人之好生恶死，史桂与绿衣汉子闻言不禁泛起委屈求全之念，暗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不死，誓报此仇！”

史桂嗫嚅道：“老朽知罪矣，倘蒙敬全，定永绝江湖，一心向善以赎前怨。”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罗少英是何来历？两位与高雨辰陶胜三等人密谋不利于罗刹二女，在下均已知情，望详实见告。”

说着伸手解开两人穴道。

史桂两人困难已极扶着墙壁颤巍巍地站了起来，闻得严晓星之言，不禁遍地泛出奇寒，史桂答道：“罗少英系冷面秀士爱徒，老朽两人则受命于冷面秀士，陶胜三高雨辰与敝上颇有渊源，此次南来志在取得骊龙谷藏珍，后事与愿违，武林群雄纷纷散去，遂结伴赴杭，途中发现罗刹二女，罗少英与高少庄主垂涎二女美色，不料竟遇四位作梗，致功败成。”

严晓星冷笑道：“如你等得手，是否将二女掳往碧云堡强迫成亲？”

“不错！”史桂点点头答道：“正如尊驾所料。”

严晓星忽虚空出掌，数缕指风封闭住史桂二人穴道，两人眼前一黑，又昏倒在地。

吕鄞道：“我等还是未查明罗刹二女下落。”

严晓星思索片刻道：“方才蒙面七人似未有罗少英在内，分明罗少英在二女窗外危言耸听诱骗二女离去，二女武功高绝，力可自保，罗少英恐枉费心机。”

忽见乱葬岗现出一条黑影，迅如流星掠来，四人不任一怔，及至临近，只见是富春江水道龙头舵主向照阳。

向照阳匆匆抱拳一拱道：“罗刹夫人座舟已至江畔，小弟发现二女偕同冷面秀士及一少年，奔上舟中而去！”

孟逸雷忙道：“速领我等前往！”

向照阳应了一声，转身领着四人朝江边奔去。

江畔停泊着两艘巨舟，舟上灯光如昼。

严晓星略一沉吟，揭下面具，独自一人扑向后面一舟身如燕起，点上船舷。

蓦听一声极轻微的娇喝道：“什么人，是严公子么？”

“正是在下！”严晓星疾如闪电掠入舱内，只见三美貌少女立在内，嫣然含笑凝注着自己，接道：“请问三位姐姐陶姑娘姐妹回船了么？”

内一绿衣少女笑靥如花，道：“回来了，严公子是不放心么？”

严晓星道：“姐姐休要取笑。”

接着低声说了几句。

三女面色微变，绿衣少女忙道：“我去告知珊珊姐姐，公子是否在此守候？”

严晓星扔首道：“在下去前舟窥听冷面秀士及罗少英如何说话，俾可查出诡谋。”

冷面秀士心情似觉舒爽不少，道：“这个当然义不容辞！”

说时抱拳一拱道：“既然谷主无意于骊谷藏珍，在下师徒也不愿多事叨扰。”与罗少英双双靠辞。

罗刹夫人送出舱外，目送冷面秀士师徒两人掠上江岸身影消失后才转回舱内。

只见严晓星与陶珊珊陶小燕姐妹两人聚在一处低声说话，罗刹夫人不知怎的与严晓星一见投缘，含笑点首道：“公子亦赶来了！”

严晓星忙上前行礼。

罗刹夫人笑道：“我不喜繁文缛礼，还是随便点好，公子是否探出一点眉目？”

严晓星道：“前辈是否指陶胜三而言，抑或晚辈大仇？”

罗刹夫人道：“两者都有。”

严晓星略一沉吟，道：“晚辈只觉迷魂谷主陶泰麟老英雄尚在人世，因为陶胜三多年来亟于查明两位陶姐姐下落那显而易见，眼前就是他授意罗少英高雨辰掳劫两位姐姐强迫成亲，目的亦在此。”

罗刹夫人不禁面色一变，道：“此言可真？”

严晓星便将窥听陶胜三凶谋叙出。

罗刹夫人冷笑道：“原来罗少英已知情势有变，转而引出珊珊小燕故意讨好，看来冷面秀士是与陶胜三沆瀣一气。”

严晓星道：“他志在查明前辈的意向，再也受陶胜三之托探明二位陶姑娘仇家是谁，前辈答话巧妙，使冷面秀士及陶胜三释了胸中之疑。”

陶珊珊道：“公子话中涵意是指冷面秀士亦知家父下落？”

严晓星道：“在下尚未能断言冷面秀士确知！”

话音突顿，蓦闻远处随风传来一声清沏长啸，忙举掌一挥，满舱灯全熄，道：“有人来了，前辈速放舟中流。”

身形一闪，掠出舱外而去。

他沾足江岸边，将面具戴好，孟逸雷及偷天二鼠一跃而至，并肩屹立在劲疾夜风中，袍袖瑟瑟飞舞，冷电眼神炯炯逼视啸声传来方向。

两舱巨舟边疾荡开江岸，驶向中流，逐渐隐入黑暗沉沉中。

远处如风闪电疾掠而至三条黑影，目睹金刀四煞沉凝不动，不禁大感骇然。

来人似乎年岁不幼，颌下长须飘拂，只听中立老者发出沙沉语声道：“四位可是金刀四煞么？”

严晓星答道：“正是，朋友找我金刀四煞为何？”

中立老者答道：“为了滇西五鬼，我等奉敬上之命郭请四位多驾一叙。”

严晓星道：“贵上是谁？约晤地点还请一并见告！”

老者冷冷一笑道：“最好四位随我等前往！”

严晓星厉声道：“倘不应命如何？”

老者答道：“违命者死！”

夜空中金霞疾闪，只听那老者闷噪出声，一条右臂离肩坠下血涌如注。

两老者不由魂飞胆落，驾起断臂老者穿空而起，去势如电，转眼无踪。

严晓星道：“我等此刻起暂不能以金刀四煞装束现身，使其自乱。”

四人身形迅即远逝隐去。

朝阳正上，金黄色的光芒洒在街道上，有着温暖的感觉，严晓星俊逸潇洒的身形竟出现诸暨大街上，负手慢步进入四海镖局分店对街天和茶楼临街一个座位坐下。

食客们均以昨晚金刀四煞痛惩滇西五鬼之事作为谈资，更有谓金刀四煞乃神木尊者传人仆徒，神木令尊者传人既取得屠三山那幅藏珍图，更进而欲攫得酆都双判手中持有之图才可从容到手骊龙谷藏珍。

这自然传严晓星等人既定之策所散拔出风声，攻心为上，使凶邪畏首畏尾，自乱脚步。

严晓星目光打量在座食客，欲发现有无罗少英在内，据丐帮高手蹑随罗少英之后，只见罗少英走入天和茶楼，无疑必在其内。

店伙急急走来，哈腰笑道：“客官要用些什么？”

严晓星因楼下未发现罗少英在座，料定必在楼上，趁机眉头微微一皱道：“随便送上酒菜，价钱不拘，楼面上可有空座么？”

他仍然戴了一副面具，气度威武。

店伙悚然答道：“有，有，小的领客官登楼。”

偌大楼面已上了七成座，喧笑如雷，严晓星一眼瞥罗少英与三身穿着天青长衫中人共聚一席正低声谈论。

严晓星径向罗少英邻席坐下，正好背对背而坐。

只听一人低声道：“金刀四煞武功高绝，西门堂主严命务须搜觅查出金刀四煞的下落，目前之策必须施展金线钓鳌之策。”

罗少英道：“计将安出？”

那人道：“四海镖局保了一份重镖，俱是珍异古玩，价值连城，傅江都监运使送与粤督，今日未牌时分便可到得诸暨分店，镖车必在此打住一晚，我等动手劫取，留言七月之内在何地赎镖，必引来金刀四煞。”

罗少英道：“此乃令主授意么？”

那人点点头道：“唯有如此才可找出那幅失落的藏珍图。”

他们均用蚁语传声之法，但严晓星听得清晰无遗，并将三人形象熟记于胸。

五

未牌时分秋阳无力地坠向西山，四海镖局分店两名店伙站在门首不时用急躁的目光凝望街首。

忽地街首传来一串奔马蹄声，只见现出一匹骏骑，骑上挥鞭急驰而来，到得四海镖局分店门首霍地跃下腾来，那匹骏马猛然刹住，纹风不动。

骑上人是位年约三旬开外轻壮汉子，浓眉虎目，英气逼人，黑衣劲装，背搭两柄虎牙钩。

两镖伙立即弯腰躬身道：“郭镖头赶到了，总镖头咧？”

郭姓镖师笑道：“总镖头押着镖车已进了城，也就该快到了，速去准备茶水酒食，大伙儿休息之处。”

一名镖伙笑道：“早准备好了，你老请进吧！”

郭镖师首笑道：“郭某先赶来就是为此？庄镖头咧？”

只听一宏亮哈哈大笑道：“郭贤弟，你我长远不见，今晚得好好聚上一聚。”

说着，店内飞步抢出一个花白短须，四方脸膛五旬老者。

郭镖师面现愉悦笑容道：“庄兄好！”

正说之间，街首传来得得蹄声，只见五人五骑护着两辆镖车而来。

为首一骑乘坐一紫酱脸膛貌相威武长须老者，这人正是江都四海镖局的总镖头神剑韦护筱云萍，身后四个镖头都是太阳穴高高隆起，眼中精芒内蕴，一望而知均是内家高手。筱云萍略一寒暄后，急命将镖车推入店内，关上门户，哈哈大笑道：“各位辛苦了，料不到这趟镖竟然风平浪静，看来筱某有点杞人忧天了。”

庄镖头道：“此乃总镖头洪福齐天，碰巧武林黑白两道均为骊龙谷藏珍所吸引，如今又为铁掌追魂屠三山藏珍图被神木尊者传人得去，群雄纷纷追查此图下落，无暇顾及本镖局，虽然垂涎也投鼠忌器！”

筱云萍闻得神木尊者之名，眉头微微一轩，欲言又止，挥手示意镖伙将红镖安置妥当。

分店内已准备三桌丰盛酒宴，大伙儿兴高采烈，猜拳行枚，尽情饮酌。

这一吃喝，约莫耗去了两个时辰，虽不烂醉如泥，却也显得头重目眩，加上白天里鞍马劳顿，一倒在床上均即呼呼睡去。

一位镖师及两镖伙奉命看守红镖，他们三人吃喝已饱，并且在一条长凳上了天，渐渐感到眼皮沉重，不知不觉地沉睡了过去。

蓦地，四海镖局分店如风闪电疾掠来十数条黑影，如入无人之境。

只听一低沉语声道：“不准妄伤一人，只准搬运红镖，亦不可私自吞没一物，违令者死！”

十数条魅影疾掠入红镖藏处，各人取出一袋，迅快地取一空，从容离去。

他们翻出城外，突尾随一条人影，形迹飘拂，肉眼难辨，十数匪也不虞有人暗暗缀着。

天色蒙蒙发出曙光，尾随匪徒身后的那人正是严晓星，只见匪徒扑入一座险峻山谷内，这片深山到处悬崖峭壁，榛林深莽，险峻异常，追踪至谷口外，突闻一声宏亮笑声道：“都到手了吗？”

但听回答道：“神不知鬼不觉均已偷到手中。”

“好，咱们这神莽谷内已布下天罗地网，但等鱼儿上钩。”

严晓星倏地收住前行之势，隐在一株树上，凝目察看形势。

良久，谷内突窜出一身绣织团花褚黄缎袍老者，秃额庞眉，虎目炯炯生威，腰间系着一根丝绸，就在严晓星存身巨树十数丈外停下，顾盼了一眼，朗声道：“何贤弟！”

林莽内翩若惊鸿般闪出一个玄衣劲装，背搭兵刃瘦小老者，抱拳笑道：“朱兄，你适才返回又奉命外出吗？”

秃额老者点点头道：“四海镖局虽遭了池鱼之灾，但我等志在金线钓鳌，诱使金刀四煞落网，愚足奉令布设疑局，使武林群雄自乱，却非三两日可了，寒舍家小只有奉托何贤弟遇事照拂了。”

瘦小黑衣老者含笑道：“朱兄放心，此乃小弟义不容辞之事，风闻四海镖局所保的镖货是人间奇珍，究竟是什么希罕之物？”秃额老者嘿嘿干笑了两声道：“贪黩之物俱是价值连城奇珍，蒙总护法掌赐一珠。”

老者从肋下囊中取出一颗字如核桃大小的明珠放出淡黄色光华。

何姓老者道：“大则大尔，有何珍异。”

秃额老者用目一瞪，道：“你别不长眼睛，此珠虽为猫眼，晚间可大放光明，烛照十丈方圆，但其珍之处却在蛇虫不侵，功可驱毒避邪。”

忽闻一声银铃娇笑道：“有此等宝物吗，让我开开眼界。”

谷中掠出一粉红罗衣俏丽少女，波光流转，笑靥如花，约莫二十一年岁，瞥见秃额老者手中猫眼，诧异道：“哟，这是总护法赏给你朱老师的吗”伸出纤纤玉手，即待取来观赏。

秃额老者迅快将珠放回囊中，呵呵笑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还是珍藏的好，萧姑娘，你也奉令外出吗？”

少女向秃额老者白了一眼道：“奉令与朱老师同路，但分头行事，你我快走吧！”

两人疾步如飞奔入诸暨城，大街上行人车马照来攘往，阳光煦和，除了天空不时飘落一片片的黄叶外，一切如恒。

一老一女步入四海镖局分店斜对面江南春酒楼。

此刻四海镖局分店内正忙得如在热锅上蚂蚁般，查不出一丝端倪。

总镖头神剑韦护筱云萍省悟出昨晚酒食中必有蹊跷，不然为何昏睡如死，只急得在大厅上来回踱步，不停地长吁短叹一直想不出那窃镖之人究是何来历。

突然门外起了一片重重敲门声，总镖头神剑韦护筱云萍一皱眉道：“快去，开门问明是何许人物，不准泄露红镖被窃之事。”

一个镖伙应了一声，抢身奔出，须臾迅快掠回厅内，禀道：“嵩山少林悔心院长老静澄上人率领少林高手及昆仑掌门人沧海客等门下弟子求见，并言知失镖之事。”

筱云萍闻言大愕，道：“他们是如何知情的？快说，我立即出迎。”

老者长叹了声，整装率众迈步外出。

只见一白眉银须老僧及一羽衣星冠鹤发童颜道人并肩含笑，身后聚立着十数僧道俗装束武林高手，忙抢步趋前，抱拳一揖道：“筱某何听何能，致惊动两位大驾及诸位老师光临。”

静澄上人道：“筱镖头，武林中人最讲究同气相求，昆仑掌门人后老衲惊闻失镖，故而冒昧来此探问，老衲等只要力之所及，无不愿尽绵薄。”

筱云萍面露感激之色，肃客入内，他乃豪爽好客之人，立命准备宴席，

一扫愁颜强振精神周旋于群雄之间，一一寒暄，不使宾客有冷落之感。

沧海客席间问起失镖经过。

筱云萍答称事前并无丝毫迹象，事后亦无痕迹可寻，不知贼人是何来历，并诧异群雄为何闻风如此之快。

静澄上人诧道：“这风声怎么能如此快传播开来，此乃一不可能之谜。”

蓦地，大厅上忽响起啪的一声，一支钢镖疾如奔电由厅外射入，钉实在正梁上。

群雄一惊，抬面望去，但见镖尾上悬着一封信柬。

筱云萍一鹤冲天拔起，伸手一攫，将钢镖拔在手中，身如落叶般悄无声息地落下，展阅书函，不禁面色一变。

静澄上人道：“是何人投柬？”

筱云萍适与静澄上人，道：“神师一瞧便知。”

静澄上人接过，只见上书：“欲知红镖下落，速往江南春酒楼上便知。”

群雄一见，不禁一怔，将信将疑。

沧海客道：“不论如何，我等须前往察视。”

群雄立即起程往江南春酒楼走去。

秃额老者与萧姓少女登上江南春酒楼，由店伙领着看座，俟坐定后，点了几味时鲜与三斤酒，目光缓缓四巡。

俏丽少女忽目中一亮，只见一玉树丰神俊美少年飘然登楼，不禁一双妙目凝注着严晓星。

秃额老者暗笑道：“原来你这小妮子春心已动了。”

不过他暗赞严晓星的确人品气质不凡，难怪这小妮子平日冷若冰霜也动了春心，但可惜严晓星是个手无缚鸡之力文弱书生。

正在此际，吕鄯在秃额老者身后擦过，无疑那颗猫眼已不翼而飞落在吕鄯手内。

严晓星择座于秃额老者紧邻，恰好与萧姓少女面对面，他虽有意为设下此计，却面上不禁火辣辣地。

楼下店伙忽高声传呼道：“六位看座！”

接着涌上六面目森冷狞恶江湖人物，背拾兵刃，锋芒四射。

楼面上酒保忙趋前领着看座。

秃额老者忽低声道：“萧姑娘，你看这六个人是何来吗？”

少女缓缓移注眼神，凝视片刻，轻摇螭首道：“不知！”

突闻那六人一个青面五旬余老者冷笑道：“这真是邪门，居然有人在黑白两道高手云集江南武林之际，胆敢动手窃取四海镖局的红镖，筱云萍老儿平日眼高于顶，目空一切，竟遇上贼星上门，神不知鬼不觉地将红镖尽窃一空。”

秃额老者望了少女一眼，低声道：“这风声大概是筱云萍自己放出去的，事急难奈，丢脸也不顾了。”

萧姓少女微微颌首，似赞同秃额老者之见。

但闻另一人高声道：“风闻窃镖狂徒是距诸暨城北百余里外神蟒谷，此神蟒谷之名甚是陌生，那些人物咱们以往杳若无闻。”

正谈之际，四海镖局神剑韦护筱云萍及嵩山静澄上人昆化掌门沧海客等人已登楼入座，均凝耳倾听。

酒楼上虽然声器如浪，但六面目狞恶江湖人物语音却字劲力沉，不难分

辨清晰入耳。

秃额老者与萧姓少女暗暗心骇，显然这风声并非四海镖局传出的，连神蟒谷名称六位均打听得异常正确，如此一来，一切如意算盘非大大打了个折扣，倘不改弦易辙，恐全功尽气。

那六人正谈得兴高采烈之际，突闻一蚁语传入耳道道：“哼，你等少得意忘形，须知隔墙有耳，距你等座席不远秃额老者与明艳少女正是来自神蟒谷内，昨晚窃盗红镖他们二人均参与其事，别言语之间触犯了他们，不然你等不死即伤，无法全身而退。”

六人不禁面色一变，十二道炯炯慑人眼神逼视在秃额老者俏丽少女面上。

秃额老者俏丽少女只觉六人谈话嘎然而止，情知有异，察觉森冷目光注视自己两人，顿感怒火如沸，正待发作之际，忽闻蚁语传声道：“两位知道他们六人是谁，他们是百足天蜈皇甫炎门下六恶，历肃命人施展小巧技以你朱老师身上盗取了一物，还留下一处记号。”

秃额老者不禁面色大变，伸手又囊中一摸，果然那颗获眼已不翼而飞。少女目睹秃额老者神色道：“朱老师的猫眼真不见了。”

秃额老者眼中泛出一抹杀机，点点头道：“不知是何人传声示警。”陡地察觉神剑韦护筱云萍等也注视着自己两人，猛然警察情势对自己两人大大不利，忙低声道：“姑娘我们快走，皇甫炎门下必然追踪你我，老朽及姑娘在僻辞之处将六恶一网打尽，可逼出他们如何知情的原委及猫眼下落。”

两人霍地立起，迅疾下楼。

六恶不禁一怔，忽闻传声道：“还不快追！”

那面筱云萍等人也闻听传声，纷纷离座追出。

秃额老者及萧姓少女奔入一片树林内，双双腾空拔上树顶藏入浓枝密叶中。

须臾，六恶疾逾飘风般掠入林中，那面色靛青老者冷森森的眼神四外望了一瞥，冷笑一声，右掌疾抬，呼的劈出一掌。

劲风山涌，轰的一声，枝叶如雨簌簌落下，两条身影疾如鹰隼电泻落地。

秃额老者阴恻恻冷笑道：“六位无事生非则甚？”

青面老者狞笑道：“两位可是参与盗窃四海镖局红镖其事吗？”

俏丽少女格格娇笑道：“这干你何事？”纤纤玉手一招“拔云捉月”拂去，疾如闪电抓向青面老者“曲池”穴。

青面老者料不到此女出手竟如此快速忙闪身倒跃而出。

他虽见机得快，但俏丽少女指风如割，竟划开袖管一条五寸口子，不禁吓出一声冷汗。

秃额老者抢前一步，冷笑道：“你们六人既盗老朽宝珠，更贪心不足追踪我俩，哼，你等自寻死路。”侧向疾跃，右掌横推，势如奔雷，叭的一声，击实在一恶肋上。

只听一声凄厉惨噪，那人张口喷出一股殷红鲜血，仰身倒地。

俏丽少女忽在肋旁拔出一支短剑，寒芒眩目，挥腕刺出一剑。

一狰狰老者伸双掌猛劈少女而来，只见剑芒一闪，寒气逼人，猛感是一柄切金断玉的宝剑，情知不妙，不及撒身，只觉两腕一冷，双手齐腕坠地，血涌如注，一个身子撞向少女。

少女冷笑一声，身形疾闪，短剑一式“顺水推舟”，嚓的贯胸刺入，惨

皇甫出半声横尸在地。

一瞬间，六恶已死了两恶。

秃额老者哈哈笑道：“这是你自取死路，怨不得老朽。”与少女剑掌猛击。

四恶惊怒交集，施展生平功力猛拼，并发出独门暗器。

片刻时间四除去三，仅余一青面老者苦苦支撑。

少女叱道：“还不束手就缚！”

青面老者早萌逃念，苦于无法抽身，却又宁折不弯，狞笑道：“老夫与两位何怨何仇，下手竟如此狠辣，老夫死不足惜，只怨为你神蟒谷带来一场血洗浩劫。”

秃额老者冷笑道：“凭皇甫炎这点道行敢向虎口捋须？纳命来吧！”说着右臂疾伸，迅如电光石火抓向青面老者胸后。

青面老者被少女迫得险象环生，虽觉秃额老者在胸后袭来却无法闪避，登时被抓了个正着，五指扣在肩胛背上，痛入骨髓，面上不禁冒出豆大汗珠。

少女短剑疾撤回鞘，望望青面老者一眼，道：“你是厉肃吗？”

秃额老者扣在青面老者骨上的五指松了一松。

青面老者不禁缓了口气，目泛怨毒之色道：“老朽正是厉肃。”

少女指出如风，点了厉肃数处穴道。

厉肃只觉骨内真气立刻起了变化，不禁面色惨变。

秃额老者松了右手，掠在厉肃面前，沉声道：“拿来！”

厉肃道：“老朽只有命一条，任凭下阁取去，如再屈辱老朽，别怨老朽以污言相骂。”

少女面色一变，伸手叭的一声在厉肃面上打了一下重重的，叱道：“凭你也敢！”

蓦地，林中纷尧疾闪出十数条人影，现出四海镖局总镖头神剑韦护筱云萍，昆仑掌门沧海客，嵩山少林悔心院长老静澄上人第人。

静澄上人唱出一声宏亮佛号，双掌一搏道：“老衲少林附澄，二位是否可指示一条明路？”

人的名儿，树的影儿，少林静澄上人在武林中列为顶尖高手之一。

秃额老者面色微变，抱拳还礼道：“原来是静澄上人，老朽失敬，上人是否要老朽放过厉肃？”

静澄上人微笑道：“老衲与皇甫炎风马牛不相关，两位既然来自神蟒谷，四海镖局失镖自然参与其事，贵上是何来历，谅昔年与四海镖局结有宿怨，不知可否明告。”

秃额老者心内暗惊，冷笑道：“老朽确是来自神蟒谷，便却与四镖局失镖毫无关系，上人不要中了他人借刀杀人，移祸江东之计。”

静澄上人道：“阿弥陀佛，事非确证，老朽不能武断，但事出必有因，请将贵上姓名赐告，并请两位带路求见贵上。”

秃额老者哈哈大笑道：“歉难如命，我等奉命外出地法回谷，敝上姓名老朽也丝毫无知。”

筱云萍突欺身掠前，道：“朋友，兄弟四海镖局筱云萍，若蒙赐告一条明路，兄弟感激不浅。”

秃额老者阴阴一笑道：“神蟒谷主人是否与贵局失镖有关，怨老朽不知，敝上虽不在江湖中露面，却光明磊落，老朽心想三两日内必能水落石出。”

忽闻一昆仑门下冷笑道：“筱老师，此人不见棺材不掉泪，与他枉费唇舌则甚！”身形抢出，刀光电奔，一式“周处斩蛟”迎面荆去。

秃额老者嘿嘿一笑，左手疾伸，玄诡无比扣向昆仑门下，右掌迅如电光石火推出。

“叭”的一声，打中那昆仑门下前胸，只听嗥叫一声，身躯震飞出丈外坠地，口吐鲜血昏死过去。

沧海客见状面色大变，怒道：“老朽岂能让鼠辈横行！”说着一掌拍出。

筱云萍忙道：“筱某意欲自行解决，让筱某不敌时再主人出手相助。”

掌门长剑猛地出鞘，龙吟响处一朵碗大剑花袭向老秃者头胸后命门要穴。

此乃筱云萍独门剑学绝招“长鲸吸水”，剑未至罡风已自逼入。

秃额老者悚然一怔，迅疾侧身一闪，足踏九宫，步避过前后联袭。

虽然如此，只听裂帛声响，背上为剑芒划开了一道尺许长口子，秃额老者怒啸一声，双掌交错展开猛烈攻击，掌掌摧裂石，置风潮涌，卷起弥天尘砂。

沧海客与筱云萍两人配合严谨，武功精奥，使秃额老者无法得逞。

萧姓少女眼见秃额老者渐处于劣势，心中火急，倏地拔出寒芒犀利短剑。

眩目碧芒一闪，只听耳边听起一声佛号，只见四个少林僧人手挥禅杖向少女攻来。

少女鼻中轻哼一声，剑化“回风舞柳”，寒飙惊天，流芒电奔，只听一声闷噪，一个少林僧人身形暴跌了出去，左股割开了一道口子，鲜血如注。

那少女短剑犀剑，招数辛辣，须臾，四伤其三，均是肩臂重伤，鲜血溅飞。

少林静澄上人忽白眉一剔，目光射出两道慑人精芒，高声道：“我佛慈悲恕老衲要开杀戒了！”

少女只感胸前一股罡风重如山岳压来，令人窒息，内腑一股奇热，心知不妙。

忽地，那罡力加重，少女忽尖叫一声，身形震飞出去，她双足落地，张嘴吐出一口鲜血。她却临危不乱，双肩一振，一穿空又起。

静澄上人喝道：“女施主请留步！”

三个少林僧人立执杖扑去。

少女逃势虽快，却步履踉跄，身形不稳。

她窜出林中，逃出才里许，三僧身法迅快如电，渐渐追及。

一僧宏声大喝道：“女施主听从贫僧之言停身最不悻，然杖下无法幸免。”

萧姓少女却充耳不闻，三僧加快身法，手挥杖起，势若泰山压顶劈下，其中一僧左掌运出十二成功力推了出去。

蓦地，道旁突闪出一黑衣蒙面人。

少女正为虚空佛家降魔掌力击中后胸，哇的一声，身形冲出，喷出一口鲜血栽仆在地。

那蒙面黑衣人身形电闪护在萧姓少女身前，扬手疾佛，道：“出家之人哪有如此狠毒。”

三僧猛感身上一麻，立时泛开一片奇寒，手足颤抖，禅杖脱手坠地。

黑衣蒙面人急抓起少女往南如飞掠去，奔往一处幽邃山谷内，投入石洞而去。

这洞穴竟宽敞异常，并有前人隐居时留存的炉灶下榻，干洁爽朗。

那蒙面黑衣人将少女放在榻上，嚓啦声响燃着了夜行火摺，在囊中取出一支油烛点燃，他回顾了一眼，在石灶上拿起一支瓶碗，迅疾掠出洞外奔向山涧，将碗洗濯一净，舀了一碗清泉，重又回至洞内。

烛光明亮，少女面色苍白如纸，紧闭双眸，嘴角仍溢着一丝殷红鲜血。

黑衣蒙面人微微叹息一声，拭干了少女嘴角鲜血，取出两颗清香扑鼻的丹药，轻轻撬开少女牙关，以清泉冲服丹药入喉，双手为少女推宫过穴。约莫一个时辰过去，少女喉中发出轻微呻吟，慢慢睁开眼睛，只见一黑衣蒙面人为自己推拿穴道，不禁骇然变色，颤声道：“你……是……什么人？”

黑衣蒙面人停住双手，道：“姑娘受伤沉重，内腑损靡，不可动弹，且静卧些时候，药力行开，才可无虞。”

语音生冷梁硬，言毕转身缓缓步出洞外而去。

少女回想起受伤情景，但眼前黑衣蒙面人为他推宫过穴最是尴尬，不禁珠泪夺眶而出。

虽说武林中人不拘形迹，那年头仍是男女授受不亲，界

限分明，尤其身受救命之恩的是一陌生蒙着面目男子，更不知是爱是恨，是以少女知觉心绪如麻，只恨方才为何不立即死去。

她心中一急，又昏昏沉沉的睡去。

黑衣蒙面人正是严晓星，他只觉救治这少女，易于探出神蟒谷隐秘，事又由他而起，若少女死在少林僧人掌下，街增

心灵罪愆，何必死一无辜。

严晓星心地一片纯白，救人之举出自真挚，殊不知男女之间关系微妙，情势发展也不知本来所料。

他坐在山涧旁，流泉淙淙，清风吟谷，枫红如火，夹杂在葱绿郁翠间，烂悦目，但只觉心境不得宁静，前尘往事一一浮于眼前，不禁低声长吟道：

“欲借黄菊荐饮，
望冀驿音信沉沉，
住在柳洲东岸，
彼此相思，
梦去难寻。
北雁来时秋期寐，
寒月坠将还阴，
争夺多怀易感，
音信无凭，
如休消遣得初心。”

严晓星念旧寄情，大名府许飞琼的情影时刻萦念脑中，吟罢不禁长叹一声。

在他身后不远处突隐现萧姓少女身影，重伤初愈，玉容惨淡，却依然俏丽，樱唇轻咬，凝眸沉视严晓星后影良久，突有所悟，不禁绽开如花笑靥，暗道：“哼！原来是你，语音佯装生冷涩硬，是防我试破你本来面目。”脑中灵机一闪，迅快转身离去。

严晓星在洞旁坐了半晌，心境趋宁静，缓缓走回洞内，只见少女面向壁睡，不时发出梦呓般微弱的呻吟，逐渐转身问道：“姑娘感觉好些了吗？”

语音仍是梁硬冰冷，那少女缓缓转过道：“伤处痛楚难忍，似为少林僧人暗中点伤了穴道，可否请阁下解开，贱妾永铭大恩。”

严晓星闻言不禁一怔，道：“伤在何处？”

少女面上不禁泛出红霞，低声道：“伤在左乳。”说到最后，一字几微弱不可闻。

严晓星不禁大感为难，手足无措。

萧姓少女道：“阁下难道不肯施救吗？”

严晓星叹息了一声缓缓伸手解开少女上衣。

少女只觉羞不可禁，紧闭星眸，霞飞双靥，身躯不住颤抖。

一片晶莹如玉酥胸空肤呈现在严晓星眼帘，严晓星不禁心旌招摇，耳鸣心跳，血脉壳张，他强抑着心神，察觉左乳之下果有一点青紫淤伤。

他未遑思及少林僧人虚空出指可以能伤在如此要穴，只暗惊倘非自己两颗丹药，少女定然无救。

此刻救人要紧，心内无丝毫杂念，逐闭上双目，掌凝纯阳真气，缓缓紧抵在少女乳上。

少女只觉一缕奇热循穴攻入，四肢百骸无不舒透，不由嗯哼出声。

红烛将馨，淤伤渐褪，严晓星长吁一声，睁开双眼，将少女胸衣掩好，道：“姑娘血行无阻，谅已无碍，在下也要告辞。”

少女闻言一惊，眸中珠泪不由自主地涌出，如断了线般顺颊淌下，凄然一笑道：“阁下真要走了吗？将可以处置贱妾。”

严晓星要走是出于真心，他警惕不可为情丝绊羁，纵然与原定之计大相径庭也在所不惜，突闻此言，不由大感震愕，道：“在下路经偶过，不明此事究竟谁是谁非，但不忍姑娘死于非命，伸手相救，闻听少林僧人之言姑娘传来自神蟒谷，以在下之见，姑娘不如迳回神蟒谷。”

少女幽怨地望了严晓星一眼，道：“阁下相救之德，贱妾除了以身相报外别无他途，但贱妾蒲柳之姿自知无望，唯求阁下赐贱妾一死……”

严晓星大惊道：“这怎可？”

少女凄然答道：“贱妾活在世上又有何用？”

严晓星呆得一呆，道：“在下家中已有妻室，不然以姑娘才貌在下更有何求，望姑娘三思而后行，今日之事在下定然守密。”

少女不答，缓缓坐起，突拔出腰部那支短剑确自勿明志。

严晓星不禁大惊，出指一弹，一缕指风如箭射出。

少女只觉腕脉一麻，短剑脱手落在石榻上，不由失声痛哭，宛如巫峡猿啼，凄恻断肠。

严晓星太息一声道：“若易身相处，姑娘又将如何？”

少女道：“为奴为婢，于愿已足，但阁下不能夺贱妾如遗。”

话声一顿，又道：“阁下不愿以真面目相示，分明厌恶贱妾出身不正。”

严晓星道：“姑娘何出此言，在下诡秘面目实有难言之隐，尚在下狞恶丑陋，与神蟒谷站在敌对方位……”

言尚未了，少女忙道：“少女从一而终，其他皆非所计，贱妾别无所长，却有过目不忘之能，阁下似在江南酒楼与贱妾相邻而坐。”

严晓星诧异道：“姑娘委实眼力锐利，然在下有种受愚感觉。”

说着揭下蒙面纱巾。

少女立了起来，凄然一笑道：“贱妾方才辩认公子，倘贱妾言之不差，

则贱妾也几乎受愚了。”

严晓星不由哈哈朗笑道：“姑娘玉雪聪明，在下本有所闻，但仗义伸手相救姑娘又是另一回事，在下不愿挟恩索报，不然如何在下自始至终不追问姑娘姓名来历。”

少女道：“此身已属公子，公子不问，贱妾也要说明。”

严晓星微微太息一声道：“姑娘何必作茧自缚。”

少女面色一变，霍地伸手拾攥地上短剑。

严晓星身形疾滑，五指迅如电光石火将短剑攥在右手中。

少女回身拿剑，却扑夺一空，身形一个踉跄，栽扑在严晓星怀中，不由掩面嘤嘤啜泣。

软玉温香抱满怀，严晓星不禁慌了手脚，道：“在下一时失言，姑娘何必认真。”

少女暗忖：“我索性赖在你的怀中，没有承诺我绝不放手。”只是啜泣不答。

严晓星无可奈何，皱眉道：“在下并非柳下惠，万一失礼姑娘……”

少女道：“此身已属公子，其他皆非所计。”

严晓星长叹一声道：“在下已订有妻室，只恐屈辱了姑娘。”

少女绽开一丝笑靥，道：“贱妾关非燃酸吃醋之辈，为妾为婢于愿足矣。”

严晓星此刻已坦然于怀，笑询少女来历。

少女温婉答出她名叫萧文兰，双亲仍在，家住西湖不远萧村，父兄农商为业，家道殷实，因自幼喜爱习武，姑父金天杰为武林中人，年前其姑父揣在神蟒谷内逐将她引来，迄今为止尚不知首脑是谁，但神蟒谷中人甚少为恶江湖。

严晓星道：“如此说来，神蟒谷并非真正总坛所在了？”

萧文兰点点头道：“不是，此次窃取四海镖局红镖，志在诱使金刀四煞现身，因江湖传言铁掌追魂屠三山那幅藏珍图为神木尊者传人得去，金刀四煞却是神木尊者当年得力手下。”说着忽抬面娇笑道：“贱妾疑心公子就是神木尊者传人。”

严晓星闻言心神暗暗一震，笑道：“在下如真是神木尊者传人，何必不用神木令纠合天下武林，声讨不义，如此煞费周章则甚？”

萧文兰银铃悦耳娇笑道：“既然不是神木尊者弟子，定是神剑韦护筱云萍同道，神蟒谷中大有能人，总护法西门玄武功高不可测，公子必须谨慎从事！”

严晓星道：“姑娘可否相告神蟒谷内形势？”

萧文兰道：“公子一定要去神蟒谷么？”

严晓星道：“来而不往非礼也，在下欲将红镖神不知鬼不觉璧还四海镖局。”

萧文兰沉思有顷，振身而起，牵着严晓星左手道：“我们去诸暨城内再说。”拉着严晓星掠出洞外，迅如流星电奔而去。

翌日，午牌时分。

武林群雄纷纷奔集神蟒谷外，密密麻麻，均是黑白两道高手。

只见神剑护筱云萍跨出两步，抱拳环揖了一圈，含笑道：“筱某无能失去红镖，致惊动诸位，筱某不胜感激，但决不敢有劳诸位出手相助……”

忽闻群雄中传出一声冷哼，一条身影疾闪而出，却是那百足天蜈皇甫炎，

面色一片冷肃，沉声道：“筱老师，咱们来到神蟒谷，既非相助于你，更非来瞧热闹，而且欲与‘金刀四煞’见面。”

昆仑掌门沧海客冷笑道：“凭你也敢与金刀四煞见面，上次你不是见着神木令便魂不附体转身挟着尾巴逃之夭夭么？”

皇甫炎见沧海客当场揭他疮疤，不由老脸铁青，厉喝一声道：“你听谁说的？”

沧海客哈哈大笑道：“这还用问吗？”皇甫炎怒道：“一派掌门出言应知分寸我皇甫炎分明不在你眼中，今日趁此一会倒要试试昆仑武学有何惊人之处。”说时，右掌呼的劈出。

沧海客鼻中轻哼一声，迅疾发出三招。

一霎那间，只见掌影漫空，劲风如山，凌厉无匹，各以真实武功，硬打猛击。

这一交手已过百招，还是未分胜负，皇甫炎竟是越打越猛，真力充沛，招式越用越奇，错非沧海客乃一派掌门早就手忙脚乱了。

武林群雄多在剑林刀雨中厮混了半生，但几曾目睹如此以真实功力相拚的场面，不禁瞧得心骇神摇。

蓦地——

神蟒谷内传出阴恻恻冷笑道：“住手！”

沧海客与皇甫炎倏地分了开来，只见谷口内快步走出十数人，为首一人身长八尺，骨瘦如柴，双肩高耸，身着一袭朱红织金锦袍，一张瘦削马脸，鼻塌掀唇，一双蛇目，白多黑少，阴森骇人，肩上斜搭着一支丧门剑，狞笑道：“兄弟西门玄，诸位来我神蟒谷意欲何为？”

筱云萍趋前抱拳道：“西门老师可就是神蟒谷主人么？”

西门玄冷冰冰答道：“正是！”

筱云萍道：“筱某实想不出在何处与西门老师结有宿怨，为何窃去敝局红镖。”

西门玄嘴角一咧，皮笑肉不笑，双眼微瞪，冷笑道：“无他，这几年四海镖局名声太大了，也看实为筱镖头赚了不少银子，俗言树大招风，名高必危，依兄弟之劝，不如就此歇手，让绿林道上朋友可获温饱，倘筱镖头赐允，兄弟立即原璧赵归。”

武林中人宁折不弯，何况众目睽睽之下，筱云萍何能应允，不禁心中怒火陡涌，冷笑一声道：“西门老师，筱某既以保镖为业，对黑白两道朋友始终相敬，丝毫未有失礼，西门老师既未受何人之托，心生动镖，就该光明磊落当场拦镖为何效那鼠窃之行。”

西门玄浆浆狞笑道：“那是兄弟不愿沾上血腥，既是如此，兄弟倒要瞧瞧筱镖头有何能可索回红镖。”

筱云萍立时神色一变，反腕拔剑出鞘，呛啷啷龙吟过处一道金光应腕而出，振出三点金星带起一片剑啸。

西门玄喝道：“且慢！”

筱云萍道：“西门老师还有何话说？”

西门玄眉宇突泛起一抹杀机，双目寒芒扫视了武林群雄一眼，道：“兄弟不动手则已，一出手即立见血腥，诸位若存心瞧热闹，不如就此退出山外，否则兄弟辣手无情。”

皇甫炎不禁冷笑道：“好大的口气，可惜吓不退老夫。”

西门玄望了皇甫炎一眼，阴阴笑道：“阁下想必就是北五省享有盛名的皇甫炎了，皇甫老师不听兄弟之劝，兄弟也是没办法的事。”

说着，目光转注在沧海客静澄上人脸上，沉声道：“两位昨日无事生非，兄弟门下朱同、萧文兰一死一伤，有道是血债血还，稍时自必清洁，那萧文兰尸骨何在？”

静澄上人冷笑道：“那萧文兰施展歹毒暗器伤我少林弟子多人逃逸无踪，朱同亦逃去，怎么可以说是一死一伤！”

西门玄面色一寒，缓缓抽出肩后长剑，剑泛蓝汪汪光华分明淬有剧毒，厉声道：“此乃兄弟与四海镖局之事，奉劝各位速速退出是非之处，免受池鱼之灾。”

突然，窜出一个五旬开外劲装老者，手持一柄外门兵刃五星轮，宏声大笑道：“西门老师也太狂妄了，须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卢某要领教你西门老师剑上绝艺。”

武林群雄认出此人是河洛一怪金轮银梭卢海星，其武功兼具正邪之长，诡异辣毒，多年未露面武林，今日又重现神蟒谷外，不禁暗暗骇异。

西门玄身后突掠出一瘦小汉子道：“总护法，且让属下会一会这位武林高人。”

一晃手间掣，攻出一招“拦江截斗”，左手掣电向卢海星袭去。

卢海星哈哈一笑倏地腾空拔起，蓦地一沉，双足正点在蛇头掣上。

瘦小汉子猛感双肩酥麻，虎口如裂，蛇头掣脱手坠地。不料卢海星五星轮夹着一片劲风砸下。

只听一声凄厉惨嚎腾起，瘦小汉子一颗头颅被砸得粉碎浆血飞溅，惨不忍睹。

卢海星一脸冷肃之色，道：“老朽不出手则已，一出手不死即伤，望西门老师不要遣人送死！”

西门玄嘿嘿一笑，长剑疾指，一式“三星追月”攻出，嗡的幻出三点蓝星向卢海星胸腹三处重穴。

卢海星面色一变，五星轮索罗罗一式“开天劈地”猛砸一阵格郎郎金铁交鸣之导，激起火花眩目，两条人影迅疾地分了开来。”

西门玄浆浆怪笑一声道：“能接下兄弟一击，武功果然不同凡响，好！再接兄弟一招。”

说时，剑幻“孔雀开屏”，撒下一片剑网，寒飙漫空罩下。

卢海星大喝道：“来得好！”

五星轮一招“风云四起”，奋展十二成真力便对剑网。

但闻西门玄喉中发出一声厉啸，接着一声闷哼。只见卢海星身形震开千重剑网，激射而出翻范沉桩于地，左肩上被划开一道口子，鲜血迸溢而出。

卢海星目光怨毒，一脸激厉之色。

西门玄阴恻恻笑道：“兄弟剑上淬有剧毒，见血必死，卢老师最多活不过两个时辰。”

忽闻一声森冷的笑声传来道：“这倒未必！”

四条黑影疾如电泻落下，现出四个丝织黑衫身背金刀，道目森冷的老者。

武林群雄不禁同声惊呼道：“金刀四煞！”

金刀四煞中一人快步走在卢海星面前，取出一粒丹药道：“尊驾速速服

下，可保无虞。”

卢海星接过还未及言谢，那黑衣人已急闪离去，身法快无与伦比。

西门玄不禁呆住，想不到金刀四煞居然敢现身神蟒谷外不知是惊是喜。

金刀四煞自然有严晓星在内，此刻严晓星缓缓拔出金刀冷笑道：“风闻尊驾偷窃四海镖局红镖，是为了诱我金刀四煞现身，但我等与四海镖局风马牛毫不相关，其故何在？”

西门玄阴阴答道：“兄弟目的既达，阁下也无须询问其故了。”

严晓星道：“那么有何赐教？”

西门玄道：“兄弟意欲以四海镖局红镖换取藏珍图。”

“什么藏珍图？”

“就是屠三山失去的那幅！”

严晓星哈哈狂笑道：“西门老师错了，我等均未身怀藏珍图。”

西门玄阴阴一笑道：“图在神木尊者传人手中。”

严晓星面色一变道：“神木尊者传人与我等更扯不上什么关系。”

蓦然谷内奔出黑衣大汉，朝西门玄躬身禀道：“红镖已不翼而飞！”

这话无异于五雷轰顶，西门玄面色大变。

武林群雄哗然震惊！

神剑讳护筱云萍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横生枝节，心疑西门玄有意设此诡计，哪有这么巧之事。

群雄私议，与筱云萍心中感觉一般，分明西门玄自知他所惹下的祸太大了，已闹成不可收拾，唯有如此才能远祸。

此刻，四海镖局一名镖子手飞奔而至，向筱云萍禀道：“总镖头，所失红镖为一不知名人物交出交回分店，全部镖华南仅失一颗猫眼珠。”

筱云萍不禁大喜，立示意镖局镖师及少林昆仑高手赶回诸暨。

西门玄大喝道：“且住！”

严晓星冷笑道：“西门老师你也忒狂妄了，速反神蟒谷，不要自讨无趣！”

西门玄大怒，振腕一剑劈出，只见电乱奔，蓝芒炫目逼出一片刺耳啸风。

严晓星喝道：“你自找死。”

金刀划出一道金蛇。

少林高僧静澄上人赞道：“好一招‘指天划日’！”

声犹未了，刀剑交击响声中，漫空蓝芒全敛，西门玄右臂上划破一道血口，小指被削断一片，殷红血液如注涌出西门玄面色惨厉，大喝道：“我西门玄与你拆不两立！”

严晓星哈哈大笑，一刀“雪花盖顶”挥出，出手之快，无与伦比。

西门玄只觉头顶一凉，满头黑发尽落，变成一颗光溜溜秃头。

严晓星冷笑道：“割发寄首，日后遇上莫怪在下心狠手辣。”

西门玄已胆寒魂飞，哪敢答话，掉头率众遁去。

金刀四煞身形猛地一鹤冲天腾起，穿空如电，瞬即杳失无踪。

武林群雄亦纷纷作鸟兽散出。

筱云萍率众赶回四海镖局分店，果然失去的红镖除了猫眼珠外全数送回。

沧海客诧道：“送回红镖的是何人物？”

留守分店的郭镖师道：“那人黑衣蒙面，问他亦不答，立即转身离去。”

筱云萍等人不禁讶异。

突然镖伙急奔人来，道：“金刀四煞求总镖头一人出见。”

筱云萍等人闻言不禁面色大变。

镖伙见状忙道：“金刀四煞言并无恶意，只求总镖头一人出见晤谈数言。”

筱云萍咳了一声，道：“筱某独自一人前往就是。”

迈步出店而去，只见金刀四煞已立在店内，四人面色一片冷肃，急趋了数步，抱拳长揖道：“不知四位驾临，筱某未及出迎，望请见谅。”

严晓星道：“筱老英雄不必多礼，我等四人冒昧晋见务请言明一事，红镖虽被找回，但仍短少一猫眼珠，现在在下身旁，唯须暂借一用，一竣用了立即璧还，俾能全始全终，老英雄能向物主人作一担待么？”

筱云萍大悟，这全部红镖寻回俱是金刀四煞之力，哈哈大笑道：“区区一珠之微，筱某还能担当得起，四位可否留步片刻，筱某以水酒粗肴聊表谢忱。”

严晓星道：“这倒不必了。”

说着，抱了抱拳，转身离去。

镖局群雄才知找回镖货系由金刀四煞之助，均不胜感叹。

暮秋初冬，各山落木，河北大名府景物有着萧然之感，伏建龙府外倚墙一株巨柏依然挺立云霄，枝叶葱绿，两扇黑漆大门紧紧闭合着，门楣角上结着厚厚的蛛网，似久未有人开启过。

石板大街飘然走来一条俊逸潇洒的身影，傍在伏建龙府外目露惊愕之色。

此人不言而知是严晓星，他虽知伏建龙定不在府中，却

知府内另有别人留置经营产业，此刻看来似荒废已久。

他飘然慢步走至屋后，翻墙而入，只觉庭园依旧，但嗅无一人，心头油然而泛起一种凄凉沧桑之感。

严晓星走入昔年的居室，朝那小圆孔凝望，暗道：“不

知那无名老人仍在么？”

轻轻唤了一声，却无回音，显然无名老人亦已离去，下意识地要去探望一眼，身不由主地朝暗门秘径一闪而疾查。

须臾，窗外忽传来一声惊叹道：“这小辈为何不见？”

两条身影疾若惊鸿般掠入空中，现出一个矮子，一张猴脸，面黄微髭，双目滚圆乱转，肩上斜搭一柄蜈蚣钩，不停地抓耳摸腮，神情十分焦急。

另一人生就一张猪肝脸，约莫四旬开外，面目阴森，提着一柄铁锤，嘴角阴阴带笑道：“他不会飞上天去，以你我两人倘让他逃出手外，有何颜面回去，必在密室中。”

猴脸人道：“密室何在？”

目光忽一闪烁，一跃而起落在书架上，反掌五指抓住一拉。

书架霍地移了开来，但见一块墙壁，哪有什么暗门密室

猴脸人不禁尴尬一笑，道：“那小辈机灵透顶，莫非他已发觉我等在身后遥缀，存心诱我等来此施展金蝉脱壳之计遁

去。”

冷阴汉子尚未及答言，只听窗外传来朗声道：“两位可是找寻在下么？”

二人不禁心神猛骇，人影疾闪掠入，严晓星距两人之前丈外悄然落足。

严晓星道：“两位奉何人之命来此相寻在下？但望见

告。”

猴脸人道：“尊驾是姓严！”

严晓星答道：“在下正是姓严？”

猴脸人沉声道：“请问伏建龙现在何处？”

严晓星摇首道：“在下也是来访伏建龙，怎奈室空人去，伏建龙不知何往。”

那面目森冷汉子忽一锤袭来，宛若泰山崩落，力逾万钧带出一片急风，施展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想将严晓星一击毙命。

严晓星身形一挪疾转，左手五指迅如电光石火疾伸，一把扣在森冷汉子执锤右碗上。

只听咔嚓一声，腕骨全断，血涌如洋，冬的声响，铁锤连同断腕坠地。

森冷汉子只惨嚎得半声，严晓星一脚飞踢在气海穴上，眼耳口鼻鲜血齐涌，仰尸在地。

这不过是转瞬间事，猴面人心神猛凛，一见同伴惨毙，猛萌逃生，急向室外掠去。

他人才腾空，岂料迎面生出一道无形潜罡，只听严晓星冷笑道：“朋友要走么？未必能走得了！”

猴面人不由倒撞而出，踉跄数步，才沉身稳住。

只见眼前人影一闪，身形甫落，腕脉要穴已为五只钢钩扣住，心神更是一震。

严晓星道：“朋友，速实话实说奉何人遣派要置在下死命，不然可别怨在下心辣手黑。”

猴形人苦笑：“兄弟是奉人所命，但不知其人是谁。”

严晓星道：“朋友说此只能骗三岁玩童，岂能不知奉何人所遣。”

猴面人道：“兄弟名唤何宗宪，死者名胡平，不敢自诩在大江南北小有名望，出身淮阳派，淮阳帮掌门人乃俩师弟……”

严晓星道：“如此说来，何老师系淮阳派指使？”

何宗宪摇首苦笑道：“不是，兄弟与胡平两人因无法接掌掌门，心存怨望，便与淮阳派分道扬镳，各行其是，三年前因缘际会为友人引荐投入无极帮。”

严晓星神色一愣，道：“无极帮，那帮主是何许人物？”

何宗宪道：“何某说出少侠也无法置信，入帮三年，非但不知总坛所在，而且从未见过无极帮帮主，不论有事差遣与否，每月约定一处守候，该处必留有密令，我等照令行事。”

严晓星不禁一怔道：“那令谕尚有留存否？可否借与在下一阅。”

何宗宪摇首道：“看过即用火烧毁。”

严晓星略一思忖，左手迅疾如电在何宗宪身上点了三处穴道。”

何宗宪不禁面色大变。

严晓星在胡平身上洒少许黄色药沫，胡平尸体迅即化为一滩清水。

何宗宪慧见严晓星毁尸灭迹，更心神猛凛。

蝼蚁尚且惜命，何况是人，只见何宗宪额上爆出黄豆般大汗珠，滚滚落下。

严晓星挟着何宗宪掠出室外，穿越两重屋脊，投入一间小楼内放下何宗宪。

何宗宪面色惨白道：“少侠，何某已实话实说，并无半点虚假……”

严晓星忙微笑道：“何老师无须害怕，在下并无相言之心，只恐贵会尚有人随后跟踪，见何老师泄露贵帮隐秘施展暗袭，杀人灭口。”

何宗宪闻言脊骨上不由升起一缕奇寒，强笑一声道：“何某所知不多，对无极帮并无多大利害。”

严晓星道：“岂不知鸟尽弓藏，免死狗烹之言。”

何宗宪不禁默然无语。

严晓星目注何宗宪一眼，略一沉吟道：“请问何老师，下月约定之处在何处？”

何宗宪噤嘴良久，才道：“燕京城内天后宫，约定之期为十二月初八晨，密谕放在神合内金身背上。”

说后不禁懊悔万分。

严晓星道：“何老师不必后悔失言，忠心无极帮无用，稍时自知。”

说时只听楼下起了一片沉重脚步之声。

这小楼上床榻帐被桌椅齐全，严晓星忙将何宗宪藏于帐内，登楼沉浊声响渐清晰传入，严晓星喝道：“什么人？”

但闻病金刚孟逸雷高声道：“严老弟，是我等擒了一名贼人。”

须臾，见孟逸雷与偷天二鼠吕鄯姜大年押着一名发须蓬乱短装老者走入。

那老者电射的眼神向室内望了一眼，不见何宗宪胡平二人，似微微一愕，嘴角往下咧了一咧，掩抑不住心头暗喜之意。

严晓星淡淡一笑道：“尊驾私自侵入内宅，似来意不善请问何故？”

那老者阴阴一笑道：“老朽蒲安，来此造访宅主人伏建龙，阁下何谓来意不善？”

严晓星笑道：“伏建龙改名换姓，隐居大名，甚少人知他三年前离此他往，至今未回，尊驾寻访伏建龙何因？”

蒲安冷笑道：“在下来此之前觉察一双可疑人物暗缀身后，为在下引开，如今又是尊驾，岂能不慎。”

蒲安心中一惊，神色不变道：“阁下因此疑心老朽是那一双可疑人物同党么？”

“不错。”严晓星沉声道：“人无害虎心，但不可不防在下疑尊驾奉命暗随那两人之后，事若成则相偕覆命，事败恐二人被擒泄露隐秘，暗中猛施毒手杀人灭口。”

蒲安暗暗大惊，心说：“这小辈委实料事如神。”

眼珠微微一转，笑道：“阁下错了，老朽与伏建龙相识多年，情若手足，一向独来独往，阁下谅系伏兄通家世谊，寄居于此，不妨一询伏兄便知老朽言之是实。严晓星略一沉吟望了望孟逸雷一眼，微笑道：“请解开蒲安老英雄穴道，恭送出府，在下等因事赶办须离此他往，致难稍留老英雄，恕在下得罪了。”

孟逸雷解开蒲安穴道，蒲安抱拳略拱笑道：“不知者不罪，恕老朽告辞了。”

偷天二鼠吕鄯姜大年及病金刚孟逸雷相送蒲安下楼。

蒲安几次张口欲言又止，走出门外一揖而别，疾行如风转入暗巷跃上城厅而去。

吕鄞三人返回小楼之上，见得严晓星微微一笑，四人心意相通，不言而喻。

严晓星唤出何宗宪道：“何老师认得蒲安此人么？”

何宗宪长叹一声道：“少侠委实才华无匹，料事如神，蒲安正是无帮帮中外坛副香主，分明暗随何某监视，不过何某纵被少侠释放，亦无法自圆其说。”

孟逸雷道：“何老师尚不愿弃暗投明么？”

何宗宪苦笑一声道：“四位有所不知，何某并非不愿弃邪归，一入无极帮，宛若毒蛆在骨，无法甩脱，任凭你奔天涯海角，也能抓回，罹受酷刑，身受之惨非可言宣，更无法谎言胡平生死未卜……”

说着语声略略一顿，又道：“何某如不返回听命于无极帮，恐对四位大大不利。”

严晓星道：“这倒是实话，在下授何老师一计，可远祸避嫌。”

说着附耳密语一阵。

何宗宪不禁面现喜容，抱拳谢道：“何某有生之年，必当报德。”

话音一落，双肩微晃穿出窗外疾杳。

吕鄞道：“老弟，谨防放虎归山，为害不浅。”

严晓星朗笑道：“何宗宪不出十里外，必然察觉在下在他身上封闭三处玄穴，真气不能提聚甚久，否则发作时酸筋蚀骨之苦无法经受，再在下授意他返回覆命，谎言途中遇上金刀四煞，胡平惨死，自己亦为在罡指力所伤，拚死才得逃去，纵使 he 省悟我等就是金刀四煞，若宣泄出口，必死无疑。”

吕鄞点眯头道：“果然好计！”严晓星道：“何宗宪胡平二人目的志在戮杀在下，并非伏建龙，在下心疑何胡二人为何知道此处，乃为何确知在下必来，无疑是受一人指使。”

姜大年诧道：“你是指伏建龙么？”

严晓星道：“正是。”

姜大年道：“少侠此虑未尝没有道理，但少侠有一点眉目了么？抑或依从老偷儿两人所给名单索骥？”

严晓星道：“在下已安排数着棋子，可立于不败之局，最重要棋子就是萧文兰姑娘。”

吕鄞诧道：“少侠疑心西门玄也是受命于伏建龙么？”

严晓星道：“不错！”

吕鄞长叹一声道：“情势老朽只感愈来愈复杂了，倘无少侠绝世才华，必无法幸免。”

严晓星冷笑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在下始终不操之过切之故，就是为使主凶心急自露马脚。”说着，微微一笑，又道：“此宅凶险之地，我等速离。”

四人电射出宅，严晓星只身一人向许飞琼姑母处走去，跨入门中，只见一四旬绿衣老妇蹲在木盆洗濯衣衫，天井旁稚童四五人在嬉戏喧闹。

严晓星高声请问许飞琼在否。

那老妇立起摇首道：“她走了两年多，至今未回，公子尊姓，找她则甚？”

严晓星答道：“敝姓严，昔年在下与许姑娘同寄居在许南兴府中，您老人家是许姑娘姑母么？”

老妇面现笑容道：“原来是严公子，老身正是她姑母，琼儿临行之明曾

交付老身一个纸包，托付老身转交严公子，请随老身来。”

严晓星随老妇走入房内，老妇在箱底取出一棉纸包递与严晓星。

他谢了一声，疾掠而出，穿空腾起，如飞疾杳。

老妇人不由一愣，顿了顿足，唤道：“严公子慢走，老身还有话说。”

但严晓星已去远，不复可闻。

老妇悔恨不已，厢房门突掠出一黑衣人。

长衫人那人一脸镖悍之色，阴气副人，道：“他竟然走了么？”语声森冷如水。

老妇蹑嚅答道：“不知何故，他竟然突行离去，老身始不及料，莫非他察觉有异么？”

那人冷笑道：“分明你暗中示警，不然他绝不会无故离去。”

老妇悚然战栗，面无人色，苦笑道：“老身如暗中示警纵斧钺加身，万死不辞。”

那人阴恻恻一笑，道：“董某怎会受你欺骗，怨董某得罪了。”五指缓缓伸出，抓在肩骨上。

老妇痛极尖叫，眼泪夺眶涌出。

那面目悍汉子忽觉后胸命门穴上一麻，一缕奇寒攻入迅疾弥漫开来，立时四肢颤抖，真气冻凝，不禁面色惨变，扣在老妇肩头上的五指迅疾放了开来。

只听身后传来一声冷笑道：“尊驾竟向一不知武功的女流之辈施展毒手，心地委实歹毒。”

人影疾闪，身形一定，正是严晓星，面罩霜雾迅疾将那人挟在肋下，一鹤冲天而起，掠上屋面向城外奔去。

荒郊寒风如割，枝叶凋飞，满目凄凉。

严晓星挟着那人到得一处僻静无人所在放下，施展独门手法错开那人三处经络，喝道：“速将你的来历姓名吐出。”

那人滋泪横流，面肤扭曲，目露惊悸，似经受不住加诸在身两般痛苦，颤声道：“小人广寿，奉了罗秉浩之命。”

严晓星猛忆起偷天二鼠交他名单上第一名就是罗秉浩，伏建龙名单上亦列有其名，冷笑道：“罗秉浩为何知翻在下必去许飞琼姑母家中。”

广寿颤声答道：“小人只奉命行事，其他概不知情，罗秉浩命小人属许飞琼设筵款待，在酒中洒下散功缩筋药粉，待少侠药性发作时可手到成擒。”

“怎奈天不从人愿。”严晓星冷笑道：“罗秉浩潜藏何处？”说着伸手与广寿错开经络复原。

广寿痛苦顿时消失了大半，语音复朗声道：“现住沙河镇上，少侠武功虽高，但复仇却不易。”

“为什么？”

广寿道：“不瞒少侠，罗秉浩庄内养有数十条藏獒，一嗅得生人气息，立即扑噬，此獒身大如牛，爪裂虎豹，目前更有酆都双判、骷髅人魔为助，少侠慎勿自投罗网。”

严晓星微笑了笑道：“尊驾是否可以把罗秉浩居处形势说得更详细一点。”

广寿见严晓星必欲一往，暗叹了声，不厌其详地道出。

严晓星取出一锭黄金，道：“尊驾何不弃邪归正，小本营生自找安身立

命之处。”

广寿面露愧疚之色，道：“少侠厚赐，万不敢当。”

严晓星道：“人谁无过，有过必改，善莫大焉，区区一金，何足挂个齿，尊驾且在此养息两个时辰，必可复原。”说声珍重转身走去。

走出半里许，一株参天古树上疾如鹰隼电泻落下孟逸雷吕鄞姜大年三人。

吕鄞道：“恭贺少侠已得罗秉浩仇踪，罗秉浩人称九首蛇，毒如蛇蝎，防不胜防，你我必须隐秘本来面目。”

严晓星道：“在下不如还易作赵春城较为妥善。”

吕鄞略一沉吟，道：“好，淮上隐侠祝秋帆与那叫化子孔槐也就赶到了，咱们六人均更易本来面目，佯装途中相遇并非同行，可减少九首蛇罗秉浩心中疑虑。”

严晓星大喜道：“两位老英雄也赶来了么？”

吕鄞道：“祝老儿真是信人，三年期近即赶返淮上守候我俩老偷儿及严老弟，这三年中跋涉万里，并曾查访当年令尊戮毙九指鬼王处及紫霞山庄，虽查出一丝端倪，但只觉主凶有意故布疑阵，似是而非，将我等引入歧途。”

严晓星眼中微红，道：“诸位老英雄如此德深义重，叫在下无法答报。”

吕鄞呵呵大笑道：“老弟，别将感恩图报的话常挂齿颊咱们这班老不死的习性爱管闲事，你就是拒绝，咱们也管定了。”

说着回顾了一瞥，又道：“姜老二，应用之物带来了么？”

姜大年道：“俱放在林中。”

吕鄞道：“好，咱们就去。”

四人投入林中而去。

约莫半个时辰，严晓星独自一人掠出林外，疾如流星往大名府奔去。

饭闻不远处一声朗朗，笑道：“赵兄别来无恙。”

严晓星侧向望去，只见高雨辰衣袂飘飘站在山丘上，满面含笑，不由朗笑道：“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想不到与高少堡主在此不期而遇！”

高雨辰飘然慢步走下山丘，抱拳为礼道：“赵兄怎么来到大名？”

严晓星道：“家师带师妹已回山，奉家师之命去京探望其堂叔，为此顺道一访旧友，今晨才离聊城，欲过内邱入京。”

高雨辰道：“如今江湖风波四起，群雄纷纷追寻藏珍图难道令师真无动于衷么？”

严晓星面色一肃，道：“家师习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近来更不愿卷入是非旋涡中。”

高雨辰道：“似令师如此明心见性之人委实难得，你我重逢倍感欣慰，容在下作一小东道，择一酒楼小饮两盅如何？”

严晓星慨然应允，两人联袂向大名府奔去。

大名府醉仙楼以烹制味腴著称，远近均知，可说是闻香下马，知味停车。

高雨辰领着严晓星登上醉仙楼，这醉仙楼涂金沐朱，堂皇华丽，虽是百年老屋，却宏伟异常。

楼面上已上了七成座，潮器震耳，高雨辰拣了一临窗座位坐下，唤过酒保嘱咐送上应时酒菜。

只听一声清朗笑声道：“高少堡主，你我一别经年时刻在念，不料此番又风萍偶聚。”

严晓星闻声注视，只见一青衫人，白净脸膛，秀眉星目鬓下蓄着三绺短须，仪容儒雅，含笑慢慢走来，予人有种亲切之感。

高雨辰匆忙立起，笑道：“石兄别来无恙，快请入席聚饮，容小弟为石兄引见一位朋友。”随即为赵春城引见，接道：“这位是罗刹谷主得意高足赵春城老师，才华武功小弟无法望其项背，石兄得要亲近亲近。”

青衫人肃然相敬，抱拳道：“幸会，在下黄山石中泉。”

严晓星立起寒暄了几句。

高雨辰立命添了一副杯筷，斟酒相敬两人。

石中泉咳了一声道：“此次石某奉命去清水村祭奠峨眉名宿降魔八掌雷玉鸣……”

严晓星不禁失声惊道：“雷老前辈竟仙逝了么？”

石中泉黯然一笑道：“家父与雷老前辈最称莫逆，三日前雷老前辈遽而仙逝，家父不胜悲怆，足以病足不克前来，但雷老前辈身体健朗，却竟以死闻，其中不无蹊跷。”

高雨辰诧异道：“有何蹊跷？”

石中泉浅饮了一口酒后，道：“雷老前辈自二十年前封刀归隐后，就躬耕家居，未再过问江湖是非，死前数天南天三魔弟子突求见投柬，七魔与雷老前辈清偿昔年一段小过节并有酆都双判助拳，雷老前辈既然应允，但未到期前便撒手尘寰，石某疑心雷老前辈身遭暗害。”

高雨辰目露惊容道：“石兄为何有如此想法？”

石中泉道：“石某风闻七魔心雷老前辈冒充神木尊者，因此更嫉恨交集，是以不择手段施展暗算，三魔与酆都双古居在沙河镇上兴清水镇地近密您，除了他们没有别人。”

严晓星闻言心中一动，道：“请问石老师，雷老前辈望重四海，武学绝轮，难道竟一无警觉么？”

石中泉颌首微笑道：“赵兄说得正是，清水村居民大半均是雪老前辈子侄之辈，非但习武而且其中不会少好手，等闲之辈岂敢轻持虎须，石某敢断言必是双判三魔下的毒手。”

严晓星目光凝视了石中泉一眼，笑道：“恕赵某冒渎，石老师神情丝毫未有忧戚之色，雷老前辈显然诈死。”

石中泉大惊色变，一翘拇指，说道：“赵兄委实目光锐厉，料事如神，家父测料雷老前辈亦必诈死，不过非亲实得见，无法令人相信，明日就是大殓之期，三虎双判定然亲身前来祭奠，那时便知其中端倪。”

高雨辰道：“小弟欲偕同石兄前促吊祭，不知赵兄能同行么？”

严晓星道：“赵某与雷老前辈并无渊源，再亦不愿涉身江湖是非中，还是不去的好。”

高雨辰道：“你我不闻不问，袖手旁观，见识见识又有何妨？”

严晓星略一沉吟，叹息一声道：“如赵某料测不差，一场腥风血雨从此展开不可收拾了。”

高雨辰道：“江湖中事自有江湖人管，我等因噎费食未免不智。”

严晓星显然施展以退为进之策，无可奈何应允同行。

石中泉精擅词章，席间妙语涌泉，使人如饮春风，三人酒醉饭饱后立即

上路。

六

朝阳道上，江面上泛起金鳞霞彩，映得要凋衰柳别有一番画境。

岸旁摆着十数艘三篷巨舟已有四五艘曳帆急驾向江心而去，登舟之人多半都是武林人物装束，石中泉严晓星三人疾奔而至。

石中泉望了那些巨舟一眼，向一艘将要满载欲行舟中走去。

严晓星道：“这江岸停泊舟群均是往清水村去的么？”

石中泉答道：“正是。”

严晓星随着石中泉高雨辰登舟入船后，只见舱中已有十数人在，在他们三人接着鱼贯五人入舱，瞧着那名偷天二鼠，病金刚孟逸雷，淮上隐叟祝秋帆，老化子孔槐易容改装故作互不相识，正襟危坐舱板上，脸色肃森。

只觉船身一阵晃动，已悠悠离了江岸驶向江心。

忽闻舱内发出一声森冷澈骨冷笑道：“石中泉，你还记得洒家么？”

石中泉循声望去，只见一头戴金箍，披发垂颈，一脸横肉灰衣短装头陀，不由哈哈朗笑道：“你就是骨化成灰，石某也认得出来，毒僧！令师火龙梭费光也来了么？”

毒僧阴恻恻笑道：“石中泉，你这是明知故问。”

石中泉招之以冷笑道：“毒僧，你呼唤石某是否想攀亲带故欲石革带入清水村，依石某之见，你入得清水村最好乖乖的循规蹈矩。不要倚仗一双毒掌，暗算伤人。”

毒僧陡地立起，目露凶光，抬着一双肉掌，噙着森森狞笑，往石中泉缓缓逼来。

舱中群雄面色大变，均捏着一把汗，为石中泉担忧。

但见毒掌掌心由红转青，由青变紫，分明已蓄满真力，欲击毙石中泉。

石中泉面呈紧张之色，目光沉凝，双掌横胸待发。

蓦地，一道寒光疾闪，只听毒僧发出一声凄厉惨嚎，血光迸现，身形仰面就倒。

舱板上多出一双血迹淋漓断掌，鲜血红中泛紫。

毒僧断腕中鲜血涌如注，双眼怒瞪，面色狰狞，身躯颤动了几下气绝而死。

舱中群雄见确断毒僧双腕之人却是站在石中泉身旁的严晓星，面露骇异之色。

石中泉心中暗惊道：“罗刹门下怎么有如此高的武功。却不得不肃容称谢，道：“石某不才，为赵兄带来一场隐忧，毒僧虽死，他身后却都是凶神恶煞，石某实感歉疚。”

严晓星道：“江湖凶险，身为武林中人怎怕得这么多。”说着走前将毒僧尸体及断掌弃投江心并濯水冲洗血迹。

群雄窃窃私语，只有坐在一角，面色冷肃，宛如老僧入定默默无语。

船仍在继续驶行者，寒风狂劲，船身不停地摇摆着，舱底水流潺潺。

群雄似惊悚无声，不时地偷观严晓星神色。

只见一发须斑白老叟轻轻咳嗽一声，在身旁抽出一支汀妃竹烟管，就唇咬住，从烟袋内撮出黑黄烟丝装上，死火镰石敲燃纸媒，呼呼的猛吸。

蓦地，老叟双目怒瞪，闷哼出声，身形歪倒在舱壁上，手中烟管坠下，口内喷出浓烟。

突见一身高魁梧的大汉霍地立起，目注严晓星冷笑道：“这就是兄台的不是了。”

严晓星冷冷一笑道：“事实未明白之前，尊驾别妄自出言斥责在下，如不见信，哪位请吸一口烟试试。”

那大汉闻言不禁一怔，目光向一白净脸中年文士望去，中年文士似不信其事，取过烟斗就着纸媒重重吸了一口，突面色大变，天晕地转，轰冬倒下，口中吐出白沫，面肤抽缩泛出痛苦不胜之色。

舱内群雄大惊。

大汉渐惶愧疚已燃，朝严晓星深深一揖，道：“兄弟出言不慎，冒犯兄台，愿领重责。”

严晓星哈哈朗笑道：“情急出手，事出无奈，休说尊驾换在别人也一样要责怪在下，此人虽志在在下，却心怀歹毒诸位也一并计算在内。”

石中泉道：“此人是谁，赵兄知道来历否？”

严晓星摇首答道：“不言而喻在与毒僧是一丘之貉，”说着走向老僧之前，卸开臂腿数处骨骼，解了穴道。

老叟长长呻吟一声，睁开双眼，察觉四肢被卸，真力消失，面色不由惨变。

严晓星冷笑道：“阁下最好将来历姓名及前往清水村有何毒谋从实见告。”

老叟狞笑了笑，道：“无可奉告！”

严晓星微微一笑，两指点在心腑中无名穴道上。

老叟只觉遍体似虫行蚁走，酸筋蚀骨，不禁滋泪横流，双肩颤抖，口中呵呵哀呼。

那滋味委实难受之极，任是铁浇铜铸的汉子也无法挺熬，颤声道：“小……人……愿……说……”

严晓星伸手解了老叟的穴道，冷笑道：“如有一言不实定要使你受尽七日阴火焚身之苦。”

老叟痛定思痛，丝毫不敢隐瞒，说明奉了三魔双判之命，察视雷玉鸣生死真假，施展绝毒烈火烧毁棺木，逼使雷玉鸣现身。

严晓星道：“如此说来，三魔三判心疑雷老英雄诈死么？”

老叟道：“正是！”

严晓星道：“这是何故？”

老叟道：“今日系托定印证武功之期，雷玉鸣突然暴病死去，令人无法置信。”

严晓星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生死二字岂能逆料，何况雷老英雄与三魔双判并无不共戴天之仇，恐其中另有毒谋。”

老叟苦笑道：“这就非小的所知了。”

严晓星注视老叟一眼，道：“双判三魔遣来清水村的决非你们二位，必还有其他人，速速说出。”

老叟暗叹一声道：“共是十三人。”接着详细说出十三人各自形象及任务。

舱中群雄不禁骇然色变。

严晓星道：“这船内还有你的同党么？”

语音尚水完了，舱中立有三人面色大变，身如箭射向舱外扑去。

石中泉及高雨辰迅快出掌，虚空击去。

三人尚未窜出舱外，如受千斤重击，惨曝出声叭哒坠地舱中，心脉震断气绝而死。

严晓星道：“有劳石兄施展凌波渡水轻功先行登岸入村通知雷老英雄家人弟子准备防患。”

石中泉应诺飞身出舱而去。

高雨辰暗道：“此人已不但武功臻化境，而且智慧才华无一不高，罗刹谷从此崛起武林，不可轻视矣。”

船行泊停岸旁，群雄鱼贯上岸，只见清水村外白幔白帐十里，鼓乐喧天，人群拥挤不堪，不见一点欢愉之色，似心头沉重之极，冷肃漠然。

突然见一玄衣劲装汉子趋前，抱拳一拱道：“哪位是赵春城大侠及高少堡主？”

高雨辰道：“在下就是高雨辰，这位是赵老师。”

劲装汉子抱拳道：“小的奉了少主人及小姐之命来此引接。”说着向同舟登岸群雄笑道：“朝铺有白沙的小径走去自有迎宾之人妆待前往灵堂，恕小的失礼了。”言毕略一沉吟，向严晓星高雨辰两人欠身道：“小的带路！”

严高两人随着劲装汉子，快步转入一片阴暗林中。

林内凋叶残枝满径，风动狂啸，寒气刺骨，劲装汉子竟越走越快。

劲装汉子似卖弄轻功，但察觉严高两人始终随着身后两尺之处，如影随形，不即不离，不禁心中暗惊。

树林外隐隐可见一片栉比连绵高墙大屋，一道黑漆小门外站立着一人，正是石中泉，目睹严高二人走来，急趋着数步迎着说道：“毒僧同党十一人俱在严密监视之下，雷老前辈哲嗣雷俊峰及雷翠瑛事前已有万全的准备，他们现在灵堂不能分身，托石某转致歉意。”

严晓星道：“这不敢当，请石兄领路带往灵堂吊祭。”

降魔八掌雷玉鸣住屋异常宏伟，重门叠户，精舍楼阁，气派非凡。

走近前院，隐隐听得哀乐奏鸣之声。

高雨辰道：“雷老前辈真的仙逝了么？”

石中泉面色庄肃，答道：“眼前仍是一不可能之谜，依石某猜测，恐雷俊峰雷翠瑛均无法知情。”

高雨辰诧道：“为什么？”

石中泉道：“哀痛悲苦，须出自内心真诚流露，丝毫作伪不得，若雷老前辈诈死，他们兄妹神态之间便可察出真伪来北吊祭的不乏目光锐厉，料事如神之辈，恐难瞒得过去。”

高雨辰不禁恍然大悟。

严晓星行走之间，默不作声，似在沉思。

前院中拱盖成一座宽大天棚，素幔挽联林立，占地甚广灵堂布置得极为堂皇。

严晓星三人吊祭，哀乐奏喧，拈香下拜，孝子伏地拜谢严晓星偷观棺木滚黑乌亮，架着棺木的板登四足下陷甚深，心中已瞧料了几分。

吊祭已毕，三人却不退出灵堂，趋在一旁与孝子雷氏兄妹寒暄。

雷俊峰年岁约二十五六，玉面朱唇，英气逼人，太阳穴微微隆起，分明内家功力练达不可想象之境。

雷翠瑛玉貌花容，亭亭若仙，兄妹二人双目红肿，凄悲不胜。

灵堂内气氛悲怆，雷玉鸣子侄晚辈均为他戴孝，帏后啼哭啜泣之声不绝。严晓星等三人与雷氏兄妹略事寒暄数句，迅速退至壁隅哀乐奏鸣又起，雷氏兄妹双双跪伏在地，突入来两人，一个身高鸢瘦，目光闪烁，长发披垂，鹰鼻薄唇，一望而知乃心机阴险之辈，另一人是五旬胖矮老者，满头花白短发，长得似肉球一般，眼肿颊浮，双目开阖之间却精芒电射。这一瘦一胖并肩跪拜如仪，与孝子答礼之际，瘦胖二人突身形一侧，右掌疾扬，两点红星疾如电奔向棺木而去。雷翠瑛虽在跪伏答礼，却极留神这一双怪人，惊觉有异，身形猛地飞起，娇叱一声，双掌疾推，一点红星暗器遇阻震回，击实在矮胖老者腹上。

只见矮胖老者发出一声惊呼，跌翻在地上乱滚。

另一颗红星叮的声响打在棺木上坠地，如击金石，瘦长怪人憬悟出这具棺木系生铁所铸，又见同党情状，不由骇极猛凛，反身图逃。

雷俊峰疾闪落在瘦长怪人身前，怒喝道：“朋友你走不了！”

旋臂出掌，施展大手印法“横云屏峰”劈去，带出一股急风狂啸。

瘦长怪人除了硬接外无法闪避，右掌平胸拂出。两掌猛接，叭的一声，瘦长怪人面色惨变，右掌五指根根断折，血涌如注，真气反逆，哇的张口喷出一股鲜血，身形踉跄倒退，仰身倒在棺木旁，正巧压在自己发出的红星暗器上。但见一胖一瘦衣人冒出青烟，由淡转浓，轰的一声火焰冒起，一双怪人身躯瞬眼均为一团烈火罩没发出凄厉惨噪，烧成焦炭。雷俊峰冷笑一声，双掌分击出一片无形罡气，将火焰压熄，命家丁迅速清理尸体。兄妹二人似无事般依然跪在蒲团上，灵堂外群雄目睹不胜骇然心惊。严晓星暗忖：“雷氏兄妹身负绝学，遇事沉稳若定，不愧为武林名宿传人。”蓦闻一声宏亮佛号，棚外走入一个魁梧灰衣僧人，年在五旬开外，粗眉大眼，灰衣芒鞋，肩后搭着连鞘戎刀，合十顶礼膜拜于地。僧人双掌闭合之间，送出一股无形阴劲，直推棺木而去只觉一片潜罡由横向逼来，将自己无形阴劲卸消于无形，不禁心神大骇，缓缓立起，目光注视在雷氏兄妹身上，冷冷一笑道：“令尊雷老檀越罹受何疾西归的？贫僧一步之差，致贫僧心愿难偿。”壁隅突掠出石中泉，沉声道：“有道是人死不记仇，大师有何悲怨不如随之泉下清偿。”僧人一瞪眼道：“这话是施主能说的么？”石中泉冷笑道：“天下事自有天下人管，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大师如果不忿，在下愿在棚外了却大师心愿。”

灰衣僧人宏声大笑，笑声如雷，灵堂震摇不已。

雷俊峰雷翠瑛不禁勃然作色。

石中泉大喝道：“大师，须知众怨难犯，不要自讨苦吃！”

灰衣僧人面色一寒，道：“贫僧要血洗这清水村！”

石中泉冷笑道：“你还不配！”

灰衣僧人目中神光暴射如电，道：“施主谅是黄山赤松居士门下，你那老鬼师们尚不敢向贫僧如此无礼……”

说着突然身一窜，落在一个身着素服，怀抱稚龄幼童中年妇人之前，手出如风，将幼童抢去，身法逾电窜向棚外。

幼童受惊哇的一声大哭。

石中泉大喝道：“秃驴，你走得了么？”随着窜出。

那抢去的幼童是雷玉鸣最心爱的侄孙，中年妇人受惊竟昏厥过去。

一霎那间，灵堂内纷纷大乱。

雷俊峰雷翠瑛身形倏地立起欲待掠出，突见面前人影一闪，严晓星横身

拦住。

严晓星微笑道：“秃贼必逃不了，贤兄妹不可自乱，那抢走的幼童是何人？”

雷俊峰已自石中泉口中得知严晓星智比诸葛，武功极高，当下答道：“那幼童是在下堂兄之子，先父所最钟爱。”

严晓星道：“贤兄妹如若追出，必中了秃贼调虎离山之计，若非另有强敌趁虚潜入，就是志在逼使令尊现身，因三魔二判认令尊诈死。”

雷俊峰不禁一怔道：“但舍侄必然无幸。”

严晓星摇首微笑道：“无妨，容赵某出外瞧瞧。”他瞥见高雨辰已跃了出去，话音未落，即身长电闪紧随而去。”

只见灰衣僧人身形如飞，怀抱幼童已奔至江边，似遇阻拦倒飘回来丈外定住，那石中泉率着多人追前将灰衣僧人围住。

灰衣僧人目中怒光暴射，注视在一黄发老者面上，手中幼童尚在声嘶力竭挣扎啼哭着。

黄发老者沉声道：“秃贼，将幼童放下还可以放你一条生路，否则必定将你折挫骨灰！”

几人想出黄发老者系东狱高手震天双钩庞琦，一身武学高不可测，均要瞧瞧庞琦身手，聚精会神，注视对方动静。

铁沙和尚大怒道：“贫僧与庞施主并无恩怨，请即闪开，否则别怨贫僧心辣手黑。”

庞琦冷笑道：“铁沙和尚，你已是涸澈之鱼，速束手被擒，免自取祸殃。”

话音甫落，只见一条人影似电迅快无比，掠过铁沙和尚之后，不知用何手法将秃贼手中幼童抢在手中。

石中泉高雨辰定睛一瞧，察见那迅快人影正是严晓星，不禁又惊又喜。

铁沙和尚突感手臂一麻，幼童即被抢去，料不到清水村中有此能手，不禁心神猛骇。

严晓星微笑道：“铁沙大师，请凭恃武功自作了断。”说着纵身一跃奔回灵堂，瞥见雷氏啊妹已救醒那妇人，便将手中幼童送回妇人怀中。

妇人见童失而复得，喜极痛哭，严晓星连声劝慰，将妇人送往韩后。

雷俊峰道：“那贼秃现在如何？”

严晓星答道：“已被困住，终必成擒，但双判三魔片刻即至，望贤兄妹留神一二。”说罢即退至角隅坐下。

雷翠英只觉严晓星举动神秘，令人莫测高深，不禁望了雷俊峰一眼。

倏然之间，棚外疾逾鬼魅闪入五条身影，正是那酆都双判南天三魔。

双判面目狰狞，目光慑人心魄，向雷氏兄妹阴阴一笑，道：“我等与令尊竟至缘慳一面，回首前尘，不胜怅然，于今人天永隔，特来吊祭。”言毕五邪齐向寻位躬身长揖。

蓦地，灵帏无风自扬，棺木倏地开启，飞出一白发如银老叟，双掌发出一蓬佛门真罡，夹着芒雨般螺旋叶形暗器。

雷氏兄妹疾飘开去。

五邪猝不及防，如今拂出一片无形暗劲，反身窜出，那叶形暗器为数甚多，五邪每人身上均着两支，纷纷发出怒哼。

严晓星修的身形抢出向双判扑去。

啪，啪，数声巨响，双判与严晓星迅快收接了数招，只见严晓星震得跟

踉倒退。

五邪亦不恋战，如飞掠出灵堂外，但闻送来双判刺耳语声道：“雷玉鸣，我等与你誓不两立。”余音袅袅，人已远遁，曳空而逝。

降魔八掌雷玉鸣也不迫赶，迅疾落在严晓星身前，道：“阁下伤势沉重么？双判功力极高，内家真气运用已臻神化，飞花摘叶均能致人死命，幸亏老朽发出佛家达魔掌力及燕尾追魂镖，五邪受伤沉重，不然阁下焉有命在！”

雷翠瑛道：“爹，你哪知这赵侠士智谋出众，料事如神，洞察五邪阴谋，如非是他，清水村俱遭祝融烈火焚毁！”

严晓星笑道：“小姐谬奖，在下伤势并不沉重，调息片刻也就痊愈，可惜五邪免脱而去，后患无穷。”

雷玉鸣似不胜惊骇，目注严晓星有顷，道：“阁下竟未受伤么？”说着转面向其子女问道：“这位赵侠士是何来历？”

雷俊峰躬身答道：“赵侠士乃罗刹谷主得意高足。”

雷玉鸣更为之一惊，急伸手抓住严晓星腕脉，只觉六脉平和，体内真气流注有益心神猛然一凛，急收五指，倒退了一步道：“阁下真是罗刹谷人么？”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老前辈问此则甚？”

雷玉鸣摇首目露惊异之色道：“阁下身蕴武学并不稍逊老朽，老朽不信阁下真是罗刹传人。”

严晓星道：“在下有难言之隐。”

雷玉鸣点点头，忽黯然叹息道：“为了残除五邪，诈死之计竟然惊动武林群雄赶瑋执拂，虽用心至仁，却愧疚难安怎奈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更令老朽惭愧无地。”

严晓星道：“老前辈用心良苦，纵然将五邪一举残除，江湖之内依然无法澄清，五邪不过虎前之伥而已。”

降魔八掌闻言一怔，道：“赵老师是说五邪身后尚有幕后驱有使之入么？”

严晓星道：“正是。”

雷玉鸣呆得一呆道：“赵老师必知这魔头姓名来历？”

严晓星摇首答道：“在下尚无法知悉。”

说着石中泉高雨辰及武林群雄相继纷纷掠人，目睹降魔八掌雷玉鸣尚活在人世，不禁大喜。

东狱高手震天双钩庞琦怪叫道：“雷老儿，你害得我等好苦。”

雷玉鸣呵呵笑道：“老朽如不诈死，无以骗过五邪，但究竟还是骗不过，一番苦心俱付之流水矣。”说着连声致歉。

石中泉向严晓星道：“那贼秃武功极高，石某与庞老英雄联臂合击，施展全力，才使贼秃就戮。”

严晓星道：“石兄精华内蕴，武功已臻炉火纯青，小弟望尘莫及。”

石中泉道：“赵兄，你我一见如故，如此谬奖使石某不胜汗颜，石某怎比得赵兄万一。”

严晓星正色道：“小弟之言出自真诚，并无丝毫虚伪，小弟只不过精擅小巧点穴之术，若论真才实学则恐难入大雅之堂。”

高雨辰大笑道：“两位虚怀若谷，互相推许，真所谓惺惺相惜，来，高某要敬两位三大杯。”

此刻，一场丧事立即变作喜庆，清水村人手众多，片刻间，灵台竟拆除

无遗，换摆了数十桌酒席，欢天雷动。

严晓星石中泉高雨辰自择一席而坐。

雷玉鸣延请严晓星共席，严天梁谦让，坚辞不肯，推说不善酬酢，雷玉鸣只得作罢，命雷俊峰雷翠瑛兄妹二人相陪。

席间雷玉鸣无意得知酆都双判及南天三魔均投身在无极帮下，无极帮主不知是何来历，不禁忧心忡忡。

震天双钩庞琦道：“雷老儿，双判三魔错把你当作神木尊者传人，不妨将错就错，予无极帮重惩。”

雷玉鸣黯然一笑，叹息道：“老朽与神木尊者，不啻霄壤之别，怎可比拟。”

群雄在酒席之间彼此谈论目前武林情势及前因后果，商讨今后如何应付之策。

这一顿酒饭足足吃了两个时辰，告辞的纷纷赋归，留下的引往客室休息，清水村聚族而居，不下千百户人烟，屋宇众多，不愁无法安置群雄。

严晓星因双判三魔遁走之际，偷天双鼠吕鄱姜大年，淮上隐叟祝秋帆，老化子孔槐，病金刚孟逸雷等人均布伏灵堂外追踪而去尚未返回是以留了下来，被接待至一间清静书房歇息。

室内万笺插架，琳琅满目，严晓星抽出一册易经注释，就在案前阅读。

时已夜深，屋外寒风狂劲，窗纸猎猎作响，严晓星忽目光一抬，低喝道：“什么人？”

蓦闻窗外传来降魔八掌雷玉鸣宏声大笑道：“赵老师耳力锐敏惊人，老朽不胜钦佩。”

严晓星倏地立起，道：“雷老前辈么？”

门外走人降魔八堂雷玉鸣，身后紧随着雷俊峰雷翠瑛。

严晓星欠身施礼，含笑道：“老前辈及少侠小姐光临，不知有何指教？”

雷玉鸣道：“老朽特来道谢赵老师解救清水村大难之恩，并欲请问赵老师真正来历，老朽子女绝不吐露。”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同仇敌忾，何谢之有，至于在下真正来历，吐实反对老前辈不利，不如就权将晚辈认作赵春城吧！”

雷玉鸣呵呵大笑，道：“老朽绝非见危忘义之辈，也不惧任何风险……”

急目中神光注视在严晓星面上，太息道：“易容之妙，委实巧夺天工，如非老朽细心察视，倒被阁下骗过了。”

严晓星心中一惊，正欲答话，忽地右掌向窗纸一扬，只见窗外穿过窗纸射入一蓬湛蓝色毒芒飞针。

那蓬毒芒飞针如泥牛入海悉数收在严晓星掌心上。

严晓星一声大喝左掌碰的一声，震开木窗，身形如箭穿出。

清冷月色映照下，只见一面目森冷白衣人屹立在一株巨于银杏下，阴恻恻笑道：“雷老儿命不该绝，老夫向例一击不中，决不再击，老夫受酆都双判之托，约请雷老儿腊月初八在燕山晤面。”

此刻，降魔八掌雷玉鸣及雷俊峰雷翠瑛已疾转出室。

雷玉鸣大喝道：“尊驾何人？”

白衣人杰杰怪笑道：“到了燕山，自会知情，老夫现有要事，不耐烦与你们纠缠！”

严晓星冷笑道：“要走么？没这般容易！”

白衣人腾身奔空而起，严晓星比他更快，已一鹤冲天拔起五六丈高下，身化神龙绕空，施展龙形十二爪法，拾指箕张，发出嘶嘶潜罡罩袭而下。

白衣人起得快落得也快，倏的沉身站地。

雷俊峰兄妹二人，欺身如震，夹击白衣人，出剑奇快凌厉，寒虹狂郑，带出悻耳啸风。

严晓星飘落开去，注视双方拚搏，只觉雷氏兄妹武功精奥，劲势宛如长江大河般滔滔不绝，凌厉机奇。

白衣人以手代剑，两臂抡转如风，出手攻向部位无不出人意料之外，诡异博杂。

降魔八堂雷玉鸣面色凝重，低声向严晓星道：“此人武功蹊径别致，另创一格，无极帮网络的均是武林怪杰巨臂，委实令人忧心如焚。”

严晓星道：“此人之来志在在下，如不及时除去，恐后患无穷。”

雷玉鸣道：“老朽一双子女深得老朽真传，当不难擒住若他们不敌，阁下再出手不迟。”

他认为其子女称严晓星武功绝未免言过其实，再好也不过与其子伯仲之间，只当严晓星称能意欲出手，才委婉阻止。

严晓星专心一志注视双方拚搏，未理会雷玉鸣言中语念，两道目光逼视在白衣人身上。

雷俊峰兄妹一直微占上风，双剑夭娇龙蛇，寒靛飙宛如怒潮猛涛，突感一股腥风冲入鼻中，只觉头目一阵晕眩。

双剑略略一缓之际，白衣人突哈哈一声狂笑，双臂暴涨将雷氏兄妹挟在肋下，冲空腾起。

雷玉鸣大惊失色。

严晓星大喝一声，如影随形穿空扑去。

只听白衣人发出一声冷哼，松臂将雷翠瑛坠下。

严晓星一把接住，沉声落地。

白衣人身形坠，反倒电闪曳空掠去，带出狞笑道：“雷老儿，令郎权作人质，咱们燕山再见。”

余音袅袅，人已远去无踪。

这时，群雄已闻讯赶至。

震天双钩庞琦道：“令郎必安然无恙，双判三魔断然不敢加害令郎，只是双判恁地可恶，燕山之会庞某也要去。”

墙外忽闯入一黑衣劲装中年人，目光炯炯，群雄只觉此人面目陌生，不禁一怔。

来人径自我上严晓星窃窃私语，严晓星也低声说了几句，来人疾逾飘风出宅外而杳。

严晓星向雷玉鸣道：“老前辈请释忧心，晚辈友人已暗随白衣人背后，相继设法救出令郎，明晨在下立即赶去。”

石中泉道：“为何不此刻动身赶往？”

严晓星答道：“夜深晦暗，在下友人追踪而去，途中必留下暗记，我等此刻就动身，甚难察出暗记藏外，欲速则不达，反为不美，再在下也不愿打草惊蛇，凶邪手段辣毒，长线放远鸢，雷少侠性命亦可保全。”

雷玉鸣连声称是，面上无丝毫忧容，劝说群雄回房安歇。

群雄只得散去。

雷翠瑛身被严晓星救下后即不知何往。

严晓星也自回房安寝。

四更时分——

严晓星房外掠本两条迅疾人影，正是雷玉鸣父女，他们两人只觉严晓星来历似谜，是以满腹疑云前来观探。

雷翠瑛两指蘸湿，轻轻点破窗纸，凝视室内。

只见案头红烛罄，摇红曳闪，抡上严晓星拥被曲肱侧卧鼻息徐徐，迅忙回面拉走其父，轻声道：“他安睡甚详，看来并无可疑。”

雷玉鸣长叹一声道：“但愿如此则好，万一此人是双判三魔党羽，故展诡计，一捉一放，诱为父坠入术中，以你兄长为饵，逼为父归顺无极帮怎好？”

降魔八堂雷玉鸣长叹一声道：“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天色发出蒙蒙曙光，霜白成银。

严晓星悄悄进入雷宅，与雷玉鸣告辞，道：“在下只身追踪，避免凶邪注意，老前辈随后上路，途中自有人与老前辈联络，以在下之见老前辈不妨也是只身赶来，一则可免令郎有性命之忧，再则亦免遂邪凶之诡计。”

雷玉鸣点点头，但目露诧异道：“阁下谓凶邪诡计是指何意？”

严晓星略一沉吟，答道：“白衣人擒走令郎，目的是逼使老前辈不得不约前往燕山，但此举亦是激起武林群雄同仇敌忾之心，纷纷赶去，如此一来可收一网打尽之效。”

雷玉鸣不禁大悟，暗赞严晓星心机慎密，颌首答道：“那么阁下先行，老朽随后就到。”

严晓星抱拳一揖道：“在下此去百里之内皆是官道，唯望白衣凶邪未赶至燕山之前将令郎救出。”

言毕、双肩微振，穿空斜飞而起，去势如电，瞬眼无

厢旁内雷翠瑛翩若惊鹤般疾闪而去，剪水双眸中满含幽怨之色，道：“爹！你瞧他说话可靠吗？”

雷玉鸣抬起右掌抚摸雷翠瑛满头秀发，叹息一声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为父一生诚信待人，此人虽隐秘本来面目，但不似狡诈之徒。”

雷翠瑛眼中微潮，欲言又止。

雷玉鸣已知其女心意，那年头黄花闺女被陌生男子抱住虽属纵权，却亦白璧有玷。

雷玉鸣无言安慰，只暗暗叹息，遂伏案急书一函，令家人持与群雄，与其女略略收拾后登骑驰出清水村而去。

朔风怒吼，官道上黄尘漫空，夹着片片飞舞凋叶，景物萧瑟凄凉。

雷玉鸣父女策骑如飞，打从弯道上转骑，突见路旁一株亭亭如华盖巨松树干被刮去一块树皮，雪白如新，上有四个大字：“驻马观望！”

两人勒马停住，不禁惊疑不解。

蓦地，树上疾如鹰隼泻落一条黑影，只卹一黑衣中年汉子低声道：“雷老前辈么？在下奉赵老师之命转话，此去不远便是明月店，白衣凶邪挟持令郎投住明月店栾鸿杰家中，栾鸿杰在武林中无籍名，其府中必是无极帮秘密分舵，老前辈务不可形迹败露躁进。”

言毕，一闪疾掠入路旁而去。

雷玉鸣忙道：“尊驾暂请留步！”

好人弃耳不闻去势迅快如风，转瞬杳失形踪。

雷翠瑛在囊中取出两块黑巾，道：“蒙住面目赶往明月店，哥哥下落已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雷玉鸣望了其女一眼，眉宇间含有重忧，接过黑巾扎好蒙住面目，道：“瑛儿，我们走吧！”

“明月店”为去京必经之处，地接要冲，不下二千余户人烟，东西两条大街商店甚盛。

雷玉鸣父女两人策骑进口，镇口到得一家饭庄门前下马揭下蒙面黑巾。店伙疾迎而出，延入内面。

雷玉鸣道：“老朽须清静，可有静室么？”

店伙忙哈腰笑道：“有，有，独院内有隔间宽敞清净，老爷子及姑娘请吧！”

雷翠瑛忽闻不远处传来一极轻微阴恻恻冷笑，不禁心神一震。

雷玉鸣忙低声道：“我等形迹已败露，不可露出惊慌神态。”

他们两人却如同无闻，雷翠瑛反绽出如花微笑，走向里间静室内，吩咐酒保送上酒食。

酒保躬身退出。

这静室丝毫无喧闹声，四壁精得雪白，室外有一行半人高石砌栏杆，上有几盆腊梅，绽蕊初放，散发淡淡幽香。

降魔八掌雷玉鸣面对室外而坐，蓄势运臂，料定凶邪党羽必找上门来。

过了半晌，未见动静，脚步声，只见酒保含笑送上酒食。

雷翠瑛待酒保退出后，拔下银簪试酒菜有无下毒，察出并无毒性，才放心饮用。

两人满腹心事，不发一言，默默进食。

蓦地——

忽闻一声闷噪，接着声冷笑传来道：“好一个兔崽子，胆敢生心暗害老夫好友！”

雷玉鸣只觉语音甚熟，但见一个身着蓝布大褂花白须发老者提着一人走入，认出是自己好友，名震燕云混元爪侯迪，忙立起道：“侯贤弟，你是如何来的？”

混元爪侯迪长着葫芦形长脸，一双凤眼配着大麻子，透出古怪笑容，闻言眼皮微掀，道：“你还说咧，小弟闻得你病死噩讯，兼程赶往清水村，尚未抵达便闻知你诈死驱退双判三魔，匆匆赶抵尊府，又闻令郎被白衣凶邪劫走，片刻之前你与令媛悄然离开清水村，所以小弟抄捷径先你们来到明月店。”

雷玉鸣望了雷翠瑛一眼，道：“速拜见你侯叔父！”

雷翠瑛衿衽一福，柔声道：“拜见侯叔父！”

侯迪呵呵一笑，只见雷翠瑛清丽绝俗，似一朵出谷幽兰。忙道：“少礼，少礼，好孩子，多年不见，出落得葱般逗人喜爱。雷兄，我这瑛侄女不知许配了人家没有？”

雷翠瑛闻言颊泛红霞；娇羞不胜。

雷玉鸣忧愁的脸上不禁现出一丝笑容道：“这孩子眼高于顶，东不成西不就，愚兄也拿她设法子！”

雷翠瑛娇嗔道：“爹，放着正事不谈，尽提这些做甚。”

降魔八掌雷玉鸣面色一正，道：“侯贤弟，你怎知愚兄来到明月店？”

侯迪道：“小弟比雷兄早两个时辰来到，在镇口外发现数个形迹可疑人物，故暗蹑其后窥听得雷兄已赶来，贼徒系双判手下，奉命打算将雷兄父女擒送往燕山。”

雷玉鸣已知就里，望了侯迪手中所提贼徒一看，道：“将他放下，街愚兄问出小儿下落。”

侯迪嘻嘻一笑道：“别忙，小弟尚未饮用酒食，待饮饱后再问不迟。”

说着从怀中取出一副杯筷，放下贼人，自顾坐下痛饮大嚼。

雷翠瑛道：“真是急惊风遇上慢郎中。”

走前踢了凶徒一脚。

贼人丝毫未曾动弹。

侯迪笑道：“贤侄女，这贼人被我独门手法点住穴道，你那哥哥包在我身上救出就是。”

说着，抓起一块鸡腿大嚼。

雷玉鸣皱了皱眉头微笑不语，父女两人互望一语默默进食。

好不容易侯迪摸着肚子立起，道：“吃饱肚子好做事。”

倏地转身解开贼徒穴道。

贼徒极艰难地站了起来，发觉自己功力已废，浑身如虫行蚁走，不禁面色惨变。

侯迪笑笑道：“我老人家向来心狠手辣，似猫戏耗子非捉弄个够，不死不休，趁早讲实话，那白老鼠辈擒住雷少侠是带往栾鸿杰家中么？”

那菲人似经受不住侯迪阴毒手法，苦笑道：“雷少侠困在距栾鸿杰府外两里余一荒僻小村内，明日便要送往燕山。”

侯迪道：“你说的是真话么？那白衣匪徒姓甚名谁，是何来历？”

匪人答道：“无极帮组织严密，网罗甚众，恕在下不知。明日押送雷少侠恐不是此人，雷少侠亦要易容，改换装束，如此才容易混淆眼目。”

雷玉鸣不禁面色一变，道：“何以要待到明日？”

匪徒答道：“雷老英雄也是武林名宿，怎未料到栾鸿杰是个机诈如狐人物，他本意欲将雷老英雄父女一网成擒，眼前他尚未知情在下等全功尽弃，否则他已将雷少侠送走，再他将雷少侠行程延挨一日，目的在使诸位莫知虚实。”

侯迪深觉此言有理，忙道：“那么你速领我等前往去救雷少侠。”

匪徒苦笑了一笑道：“在下举步微艰，焉能带诸位前去。”

侯迪嘿嘿一笑，伸指如电点了匪徒三处穴道，道：“现在你可行动自如，不过武功仍暂时消失，非两日后无法复原。”

匪徒只觉苦楚消失，眼珠微转，道：“三位请随在下由店后走出，须老英雄扶在下一把带出墙外，防敝帮眼目发现行踪。”

雷玉鸣从怀中取出一锭白银放在桌上，四人鱼贯走出屋外院中。

侯迪疾伸右臂，托在匪徒肋下，低喝道：“起！”

身形冲霄奔空落在屋面下，反腕将匪徒挟住，雷氏父女接踵而起，随着侯迪闪电流星般掠出镇口郊外。

侯迪放下匪徒，道：“尊驾可以指明方向带我等前往。”

匪徒四外打量了一眼，道：“诸位尽量掩蔽身形，随在下前往。”

说着迳往南向麦田旁黄菱长草中走去。

郊外麦田已收割，景物难得一见青翠，朔风狂劲，摇撼着凋秃的树林，

黄叶飘飞，不胜凄凉。

四人鹤行鹭伏，约莫走出五六里外，隐隐只见林木中稀稀落落现出数幢竹篱茅舍。

但这数幢竹篱茅舍中竟有一座砖造屋宇，黑黝黝地阴森恐怖。

那匪徒突然定住，低声道：“雷少侠就困在砖屋内，若三位相信在下，容在下引开布伏暗桩，三位潜入救出雷少侠。”混元爪侯迪眼皮微翻，精芒逼射。匪徒不禁机伶伶打一寒颤，毛骨悚立。只听侯迪冷冷一笑道：“我老人家从来就不相信窑子里会出好货，也罢，姑且相信这一次，惟须先点了你的九阴穴脉。”说着出指如飞落在贼人数处重穴。匪徒先是大喜过望，继闻最后一句，不禁心神大骇，面色惨变，暗暗怨毒已极，咒道：“老贼，我不杀你誓不为人！”只听混元爪侯迪道：“尊驾快去吧！若尊驾暗藏心机，吐言不实，我老人家必剥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匪徒尽管心怀怨毒，却不敢形于颜色，唯唯喏喏答道：“小人不敢！”接着向竹篱茅舍走去，走近村旁，击掌六响，清脆的掌声随风飘送。突闻一声大喝道：“什么人？”一幢茅舍内疾闪出来一个铁塔似的彪形大汉，身着黑绒镶蓝劲装，浓眉大眼，一派灰油油的脸膛，怀抱着一根三棱铁锏，挺立着寒风中，神威奕奕，道：“原来曾吉峰老弟，来此何事？”曾吉峰忙道：“区兄，庄上已岌岌可危，雷玉鸣老贼率同武林高人攻入，目前正在一场混战。本帮弟兄伤亡不少。”彪形大汉神色一愕，道：“庄内布伏严密，机关极为厉害，怎能由雷玉鸣长驱直入？”曾吉峰道：“目前并非争辩的时机，雷玉鸣同行之武林高手其中不乏才华极高之人，我等应赶返相救才是。”说着向彪形大汉示一眼色。

大汉立即会意。

两人声浪高宏，雷玉鸣父女及混元爪侯迪三人身形已蹊近，只见彪形大汉高声呼唤同党，又道：“那屋内囚着的雷俊峰应如何处置？”

曾吉峰道：“雷玉鸣老贼率众犯庄，却志在救出其子，雷俊峰被点住穴道，无法行动，又无人知此处，不妨将他留置在此。”

那彪形大汉略一沉吟，点点头道：“也好！”

两人正言之际茅舍砖屋内人影纷纷疾掠奔来，与彪形大汉及曾吉峰聚在一处，交谈了数句，即望栾鸿杰庄上奔去，一霎那间便自无影无踪。

混元爬侯迪偕同降魔八掌雷玉鸣雷翠瑛父女疾望那幢砖造大屋扑去。

三人落在门前巡视了一眼，只见壁墙长满绿苔，门前积尘满寸，两扇木门上黑漆蚀剥殆尽，想是久已无人居住，地上黄叶飘飞旋舞。

侯迪冷冷一笑，伸掌一推木门，两扇木门本虚掩着，呀地幽幽开启。

进门就是天井，天井内放着一只养鱼大水缸，积水过半浮萍碧绿，门窗多半残破颓败脱落，阴气逼人。

侯迪道：“不知令郎囚在何处，方才忘怀了问那曾吉峰！”

雷玉鸣皱眉答道：“如曾吉峰言之是实，谅不难找到小儿。”

这幢砖造大屋五进庭院，当年宏传豪华不难想像堂上一呼庭下百喏气象，如今凄凉无人，令人不胜沧海桑田之感。找遍了五进厅屋，却不见雷俊峰踪影，三人心头不禁油然泛起一种受愚之感，混元爪侯迪脸色凝肃发青，胸中怒火如潮。

雷翠瑛拉开一扇小门，轻声道：“爹，哥哥谅困在那阁楼上。”

降魔八掌雷玉鸣与混元爪侯迪由门内张望外去，只见是一片偌大广坪，长广几达百寸，乱草侵膝，坪中心矗立着一座阁楼。

三人认准雷俊峰被办在阁楼内，快步如飞奔去。

身入阁楼上，竟阒无一人，不禁面色大变。

蓦地，忽闻一声阴恻恻冷笑道：“可惜三位省悟得太迟了，敝帮帮主爱才若渴，倘俯首归顺，敝帮当以高位相授，不然出得阁楼十步必遭横死。”

雷玉鸣不禁大怒，遁声扬掌劈去。

叭的一声巨响，掌刀雄浑，击裂一方木，震得往楼外飞去。

只听得一串刺耳长笑随风远飘。

雷玉鸣正待追出，为侯迪一把抱住，道：“小弟心想贼徒并非危言恫吓，显然蓄意将我等诱此楼内，那楼外必有极厉害的埋伏。”

说毕右掌横胸，走在楼栏旁，纵目一巡，只见风翻乱草竟是安详异常。

雷翠瑛霍地长剑出鞘，闪出一抹眩目寒芒。

雷玉鸣怒道：“候贤弟，你我岂是畏首畏尾之徒，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冲出宅外，愚兄虽久不开杀戒，此时也说不得了。”

侯迪望了雷玉鸣一眼，哈哈笑道：“好！咱们冲。”

雷玉鸣向雷翠瑛道：“孩子，你要小心了。”

雷翠瑛道：“女儿知道。”

三人身形一提，如飞鸟般落地，一沾即出。

突闻一声刺耳的冷笑道：“回去！”

乱草中射出一片蝗怒，闪带出如雨般碧绿光芒弹珠。

侯迪雷玉鸣四掌同推，发出排空如潮暗劲将箭珠震得飞了回去。

雷翠瑛卷起一团狂飘，寒芒闪电，砍落碧绿弹珠，那珠波被碎破升起一蓬黄烟，腥臭刺鼻。

侯迪警觉有异，大喝道：“速退！”

雷翠瑛嗅人少许，猛觉头晕眼花，胸膈发恶，那密如蝗般弩珠仍如潮自乱草中射出，宛若波浪叠涌。

降魔八掌雷玉鸣看出爱女不妙，奋出双掌，呼啸雷奔猿，臂疾转挟着其女，大喝道：“贤弟我们退！”

说时与侯迪双双一鹤冲天拔起，投入阁楼内。

他们这一退，蝗弩立时中止，弥漫黄烟随风消散，化作片片丝丝无影无踪。

忽听草丛中阴恻恻传出冷笑道：“两闰不如束手归顺，何必作困兽之斗，敝帮决礼待二位。”

侯迪冷笑道：“你别作梦，速传话命你等帮主亲自前来叙话。”

草丛中扬起森冷笑声道：“两位这是不见棺材不流泪，我等倘用火攻，两位立时尸骨无存矣。”

侯迪趁着那隐在草中贼人说话时，突疾如鹰隼扑下楼去快如奔矢，双手拾指箕张，扑向草中。

暮见草丛中窜起了数条黑影，分向掠离，该当一个匪徒霉运当头，被侯迪混元爪力抓实肩骨。

只听一声凌瘁惨噪，贼徒肩骨抓裂，十指戮入内腑，口中鲜血喷溅如雨。

四面乱草丛中蝗弩又如雨射出。

雷玉鸣大喝道：“候贤弟速回。”

混元爪侯迪变知无法冲出重围，弃雷玉鸣父女而不顾，爪裂一匪后立即冲天飞起，凌空一个翻身泻落在阁楼之内，道：“令媛受毒很深么？”

只见雷翠瑛面色苍白，已昏迷不醒，心中大感焦急，不禁忧形于色，道：“雷兄身旁带有解毒灵丹么？”

雷玉鸣摇首浮起一丝苦笑道：“不知是何奇毒，愚兄已喂服了一粒，但无法解此毒。”

忽闻天际遥处随风飘来一声清彻长啸，声播云空，只觉宅外郊野中现出一豆大黑影，未势绝快，身如电闪超过墙头落在草中，现出一长身蓝衫中年人，吊客眉，棱眼小鼻，颧骨外凸，面色惨白，獠牙掀唇，双目开阖精芒慑人，肩带一柄长剑，四外缓缓巡视了一眼，阴阴一笑慢步向阁楼走去。

“站住！”

草丛中发出一声大喝。

来人充耳不闻，森狞笑容愈深，令人不寒而栗。

草中突如雨射出蝗弩毒弹，四面密集涌袭来人。

那长身中年蓝衫人安详举步，视若无睹，蝗弩如射金铁根根坠地，毒弹爆裂散出郁勃刺鼻黄烟，却发生不了作用。

只见那长身蓝衫怪人忽撤出肩头长剑，寒光疾闪，身形旋转虚空划了一道圆弧，突地破空生出裂帛刺耳锐啸。

乱草为剑芒切断，蓬风四散，腾起数声惊心动魄惨嚎，鲜血喷飞，数条断躯冒起后复又落下。

突闻一声厉喝道：“尊驾何人，如此心狠手辣。”

长身怪人冷笑道：“是你等自取其死，焉能怪我出手辣狠！”

语音冷涩如水。

候迪向雷玉鸣道：“此人非友非敌，剑法奇诡，雷兄可识得此人来么？”

雷玉鸣两道目光凝视在未人身上，摇首答道：“愚兄不识此人。”

候迪道：“委来此人意在救你我出困。”雷玉鸣淡淡一笑道：“信如贤弟所言，此人非友非敌，来意不明，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那长身怪人答话后就定住不前，冷森森如电目光逼视在阁楼上雷候两人。

乱草丛中爆出厉喝道：“尊驾请偿还这笔血债。”

长身怪人杰杰怪笑道：“不怕死的就请现身。”

草中突冒出十数面目森冷灰衣人，手中执着明晃晃的兵刃，其中一花白长须老者狞笑道：“有道是血债血还，尊驾纳命来吧！”

右腕一振，钢刀震出三点寒星，袭向长身怪人三处要害。长身怪人冷冷一笑，剑芒电奔。

老者闷哼一声，飘身疾退，左肩上被划开一道血口，殷红鲜血涌出。

长身怪人厉声道：“我要砍断你的右臂！”剑身斜引，寒虹疾闪。

只见老者右臂离肩断落，血涌如注。

众匪不禁大骇，闷声暴喝，抢身抢刃扑攻。

长身怪人冷笑道：“找死！”

翻身飞动，破空狂啸，幻出一片剑影。

只听惨嚎腾起，匪徒倒下了五六人，断肢折腿，鲜血飞溅。众匪不禁慑住倒退出丈外，却又不遁去，目中露出惊悸愤怒之色。

长身怪人杰杰笑道：“还有不服的尽管伸手索还血债。”

那花白长须老者断去一臂，已纵出圈外，面如金纸，将断臂创口敷药止住流血，满怀怨毒，右臂取出一物一掷地反激起一道旗花，距地十余丈爆发

五色烟彩，炫目绚烂。

阁楼外四面草中数十条身形齐齐冒出，缓缓向长身怪人身前围拢。

混元爪侯迪道：“此人剑招委实毒辣，小弟瞧了甚久，竟无法察出此人武功来历。”

雷玉鸣道：“愚兄只觉他剑招中邪气甚重，诡奇奥幻，功力甚深。”

突闻那长身怪人蚁音传声道：“在下来此相救两位，但非无因而来。”

侯迪亦蚁语传声答道：“我等与阁下素昧平生，老朽亦决不受人之恩，阁下请回吧，我等在此平安无事，阁下身陷危境，赶紧逃生去吧。”

长身怪人道：“乌合之众，岂堪一击，他们如不妄动还好，否则俱成剑底游魂。”

雷玉鸣暗道：“好大的口气！”

他心忧爱女情势可虞，低头察视了雷翠瑛一眼，只见其女紧闭双眸，面色苍白，呼吸急促。不禁暗叹了一口气。

但闻长身怪人传声道：“在下向不伸手招惹是非，但神手必有因而发，风闻雷老师取得神木令，又窃取铁掌迫魂屠三山骊龙谷藏图，在下意欲救出两位换取神木令藏珍图。”

侯迪道：“眼见唯恐有假，耳闻岂可当真。”

长身怪人道：“只要二位应允，在下当保得二位丝毫无损。”

雷玉鸣道：“老朽如有神木令，阁下亦要遵从。”

长身怪人道：“神木令只能约束七大门派，草莽之人并不受它约束。”

侯迪冷笑道：“那么阁下要神木令何用？”

长身怪人道：“在下自有用处，令媛被奇毒所伤，可用神木令滚遍周身穴道，定可复原。”

雷玉鸣不禁一怔道：“神木令竟有此妙用？”

长身怪人道：“正是！”

雷玉鸣道：“可惜老朽身旁并无神木令藏珍图。”

长身怪人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雷老师将神木令藏珍图匿在秘处，何不告知在下，在下取得后必有以相报。”

雷玉鸣侯贝宁互望了一眼，知不可理喻，默默不答。

无极帮群匪渐渐逼近，长身怪人屹立在寒风中，蓝衫飘飘，视若无睹。

墙外忽电疾风飘闪人七条身影，为首二人面目狞恶，穿着全黄镶白斜条长衫，异常惹目。

雷玉鸣道：“酆都双判已至，那长身怪人必然命危。”

侯迪淡淡一笑道：“雷兄居然为他杞忧。”

弦外之音责雷玉鸣自顾不暇，何能顾及他人。

雷玉鸣哪有不解之理，道：“不论此人是正是邪，对我等并无恶意。”

只见长身怪人森冷面色渐转严肃，长剑斜指，颤出一抹飞星。

酆都双判田敦明田敦义距长身怪人十丈开外猛然定住，察觉部下多人伤亡，不禁面上同泛布一种杀气，目中逼射慑人寒芒。

双判身后紧随着白衣老者，神态冷肃，令人心头生出寒意。

田敦明阴恻恻笑道：“还不与我拿下！”

匪徒闻命纷纷扑上，并发出如雨暗器。

双判身后忽闪出一双白衣老者，其中一人道：“雷玉鸣老贼藏在阁楼上，容属下两人将其擒来。”

田敦义道：“雷玉鸣侯迪并非易与之辈，你们要多小心。”

两白衣老者身形跃起，施展燕子三抄水轻功，身法迅快如电，几个起落，便到了楼底下，背一振，潜龙升天拔起，翻身穿入阁内。

他们两人一前一后落实在楼面上。

后面一老者突暗运左掌，疾逾电光石火接在身前白衣老者后心命门穴上。

那白衣老者面色惨变，只吐出一声：“你……”

便自横尸在地。

雷玉鸣侯迪见两白衣人掠入楼来，知难免凶搏，见状不禁大感意外。

这老者忙道：“雷老英雄，在下乃赵春城。”

手递三颗黄色丹药，道：“速与令媛服下可解奇毒，候老英雄出掌与赵某为敌。”

雷玉鸣不禁大喜过望。接过丹药，跃落在雷翠瑛身旁喂服而下。

侯迪一掌“白猿探思”疾如电奔向赵春城抓去，存心领较赵春城武功。

赵春城身法诡奥，足踏七星迷纵步法幼影虚飘疾闪在侯迪身后，冷笑道：“老贼心狠手辣焉能饶你。”

双掌捕风捉影向侯迪接去。

侯迪心中一惊道：“好快的身法。”

展开独步，武林的奇学混元爪法，抓、切、攫、拿攻向部位，都是意想不到的之处。

赵春城掌影飘飘，攻守自如，打得难分难解。

那楼下长身蓝衫怪人剑招辣毒，芒雨电奔，剑出之处无不带伤而退。

田敦明厉喝道：“住手！”

群匪闻命疾飘开去。

长身怪人只觉眼前一花，田敦明已落在身前。

田敦明阴恻恻一笑道：“尊驾是何来历，无故伤我属下，意欲何为？”

长身怪人双目一瞪道：“你是田敦明么？”

田敦明脸寒如冰道：“既知我名，还不束手待擒。”

长身怪人道：“狂言无益，赢得在下手中长剑再说不迟。”

田敦明冷冷一笑道：“那么尊驾出剑吧，田某向不先行出手，出手必死。”

长身怪人突然喉中发出一声惊人长啸，剑化“九天雷霆”，青虹贯刺田敦明心坎死穴而去。

剑未至，寒气已自逼人。

七

长身蓝衫怪人一剑“九天雷霆”向田敦明刺去，这一招惊涛骇浪，石破天惊，剑带厉啸，迅如雷奔。

田敦明不料此人剑势如此奇诡迅快，身形闪得缓了一缓，一绺长发被剑芒削落，不禁大怒，撤出成名兵刃夺魂笔，欺身快攻，只见漫空笔影，寒飙飘飞，压封蓝衣怪人凌厉的剑势。

不到片刻，田敦明的笔势将长身蓝衫怪人凌厉玄诡的剑招压制住，却仍占不到半点优势，显然两人功力悉敌，并无轩轻。

田敦义圆睁着怪眼，一瞬不瞬逼视着蓝衫人脸上心中震惊异常，委实猜不出武林中还有此人武功可与他们酆都双判并相抗衡。

忽地，一匪徒谄道：“怎的仅他一人与雷老贼候老贼对敌，以一敌二，稳落败看……”

另一匪徒忙道：“不好，其余三人均惨遭两老贼毒手了，咱们上！”

田敦义间言也察觉阁楼上情势不利于他们，挥手示意徒众赶援阁楼而去，自己抖腕振出独门兵刃夺魂旗，抢步袭向蓝衫人后胸。

蓝衫人振吭发出一声刺耳厉啸，剑势宿变，寒芒电奔攻向酆都双判，只见三重光影挟着三条人影，腾挪如飞，舍死亡拚……

阁楼上严晓星混元爪侯迪佯装拚搏，雷翠瑛此刻已苏醒过来，只是气力未复，浑身怠软。

雷玉鸣欣喜不已道：“瑛儿，你感觉如何？”

话声甫落，只听严晓星道：“老英雄速拒来敌，雷姑娘快调息行动，气运周天当可无恙！”

一双匪徒正扑入阁楼，雷玉鸣大喝道：“鼠辈欺人太甚，莫怨老夫出手辣毒无情了！”右掌平推而出。

只听一名匪徒张嘴惨嚎一声，喷出一口鲜血，心脉已历断，仰面横尸倒地。

另一匪徒不由呆得一呆，接着又是一双匪人掠入阁楼上，厉喝道：“暗青子喂他！”

三手齐扬，十数点暗器如飞打出，堪近雷玉鸣身前，十数点暗器相撞，爆散出淡蓝色毒烟。

降魔八掌雷玉鸣因其爱女前车之鉴，已闭住呼吸，挥劈出潮涌罡风，将暗器青烟震散。

三匪乃无极帮中武功佼佼不群之辈，展开独门武学与雷玉鸣缠斗在一处。

严晓星一面挥手拒攻，一面暗中传声侯迪道：“候老英雄速出掌攻向在下后胸，在下佯装重伤以便取信双判，如此老英雄可且雷老英雄一臂之力，亦可戒备尚有匪人攻上。”说着微露破绽。

侯迪暗道：“此人真个机智无匹。”身形疾挪，右掌疾如电光石火打向严晓星后胸。

严晓星鼻中发出一声闷噪，身形震飞了出去，跌在雷翠瑛身前不远处，嘴角尚溢出丝丝殷红鲜血，做作得极象。

雷翠瑛听得轰然大响，星眸微启，但见严晓星晕死在身前不远，她从其父口中得知此人实系越春城乔装无极帮匪赶来，阁楼相救于自己，芳心大感

忧念，突听严晓星蚊语传声道：“在下无恙，倘非如此无法释双判胸中之疑，姑娘请专心调息恢复功力。”

姑娘闻言芳心大慰，遂紧闭双眸气运周天。

严晓星睁开一线眼萧，但见侯迪右手五指疾伸如电，指爪如钩根根抓入一匪胸脯，克嚓声响，胸骨尽裂，发出凄厉惨嚎，鲜血泉涌从口中喷出，横死非命。

雷玉鸣亦一掌将另一匪徒震跌出去，无巧不巧摔至在严晓星一处，严晓星忙低声道：“快装死！”

那匪徒闻言心神一凛，立即忍住伤痛一动不动。

这时蓝衫怪人似敌不住酆都双判凌厉攻势，发出一声刺耳锐啸，身形穿空腾起，去势迅疾如电，眨眼无踪。

酆都双判也不追赶，转身向阁楼上扑去。

雷翠瑛毒伤痊愈，气力已复，跃身立起。

混元爪侯迪忙道：“快走！”

雷翠瑛不忍弃严晓星而去，面现迟疑之色。

降魔八掌雷玉鸣伸手一把扣住了雷翠瑛腕脉穴道，身形一提，带着穿出窗外，侯迪鱼贯随出。

双判接踪落在楼内，四道森冷的眼神巡视了阁楼一瞥，目睹烙上死亡狼籍，狞笑了两声，田敦明冷笑道：“快追！”

田敦义道：“反正其子仍在你我手中，还怕他不自投罗网。”

田敦明道：“夜长梦多，不可任他们逃出手外，走！”

双判追出楼外。

那楼上重伤匪徒竟被严晓星暗中点了睡穴，见双判已去，便暗暗为他们解了穴道。

躺在严晓星身旁匪徒如在梦中，睁目醒来，向严晓星问道：“雷老贼咧？”

严晓星沙哑出声：“走啦！”

“二位香主咧？”

“追踪而去！”

“你伤势如何？”

严晓星答道：“伤在内腑，三两日内恐无法行动自如，你先走吧！”

匪徒见严晓星吐音微弱消哑，信以为真，苦笑一声道：“在下亦伤得不轻，怎能弃你而去。”

严晓星摇首黯然一笑道：“我尽可自保，在附近择一隐秘之处养伤，你快走吧！”

匪徒迟疑了一下，挣扎立起，道声珍重蹒跚离去。

严晓星待那匪徒走出宅外后，迅速恢复了赵春城形象，待离去，忽见一条人影疾若闪电掠入楼内。

来人正是那长身蓝衫怪人去而复转，两道森冷眼神逼视了本眼，阴恻恻笑道：“雷玉鸣何在？”

严晓星道：“尊驾问得太没来由，雷玉鸣与在下何干？”

怪人间言眉目之间顿时泛起一抹森厉杀机，沉声道：“那么你为何来此？”

严晓星面色一寒，冷笑道：“尊驾又为何来此？”怪人顿实为之气结，面色发青，大喝道：“你在找死！”呼的一掌直推而去。严晓星鼻中冷哼出

声，右掌一弧，一式“横云闭月”迎出，硬接怪人一掌。啪的一声巨响，双掌接实，两人沉桩不动，却上身撼极不止，震得梁木飞落尘灰如雨。怪人用骇异的目光望了严晓星一眼，冷笑道：“难怪你如此卖狂，居然能接下我一掌。”严晓星淡淡一笑道：“在下与尊驾无怨无仇，徒然结怨则甚，骊龙谷藏珍图一分由酆都双判收藏，尚有一份尚不明由何人窃去，草率恃强于事无补。”怪人目光闪烁诧道：“另一份不是为了雷玉鸣老儿得手么？”严晓星道：“尊驾是耳闻抑或亲眼目睹？”怪人迟疑了一下道：“如此说来，雷玉鸣真的为流言中伤了。”严晓星点点头道：“正是，尊驾必着取得那藏珍图，势必经历甚多周折不可，依在下之见，不如长线放远鸢，容酆都双判寻得的真正得主才下手不迟！”蓝衫怪人望了严晓星一眼，道：“我原也打了这主意，不过有一点疑虑，须知夜长梦多，打铁趁热，尚让酆都双判觅获那幅藏珍图，再来夺取反成众矢之的了。”严晓星冷冷一笑道：“目前尊驾有此把握迫使酆都双判就范献出藏珍图么？”蓝衫怪人似有自信，瞅了严晓星一眼道：“阁下如不从中作梗，谅不难取得。”

严晓星不禁放声大笑道：“尊驾太抬举在下了，武林中高出在下能力者不胜枚举，在下无意于藏珍图，但目前尊驾无法迫使酆都双判就范。”

蓝衫怪人冷笑道：“阁下太看重酆都双判了。”

严晓星淡淡一笑道：“尊驾有所不知，酆都双判身后尚另有主者尊驾武功虽高，独难胜过酆都双判，何况那不知名头武功旷绝的凶邪巨孽。”

“甚么！”蓝衫怪人不禁一怔，道：“双判身后还有主者，阁下必有耳闻，可否见告！”

语气异常温和，他与严晓星对手一击后，已起了惺惺相惜之念，竟不计较严晓星讥刺之言。

严晓星答道：“在下尚难确知其人是谁，此人所笼络门下者均是身手甚高，极一时之选之武林高手，自称无极帮主，总坛所在仍是一个迷。”

蓝衫怪人闻言微笑道：“我名廖独，阁下面目与我虽一样可憎，但阁下言语神态却有一种罕有的亲切吸引之感，此乃我平生未曾有之感觉，你我竟是一见投缘，不论阁下言语真假，倒是一个可交的朋友，不知是否可以攀交？”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尊驾不要后悔就是！”

廖独道：“区区言出，如此绝不后悔。”

严晓星略沉吟，微笑道：“既然不后悔，那么你我一同赶往救雷少侠雷俊峰。”

正说之间，楼外疾如飞鸟般掠入两条人影，来人正是偷天二鼠器吕鄯姜大年。

吕鄯道：“老弟，酆都双判残余党徒将雷俊峰挟持逃往沙河九首蛇罗秉浩处，我等投鼠忌器，祝老儿他们已尾蹶追踪而去。”说时目光打量了廖独两眼。廖独道：“两位谅是偷天二鼠。”

吕鄯道：“不错，如吕某记忆不错，尊驾定是当年以神鹰七式驰名辽西廖独兄台么？”

廖独抱拳拱了一拱道：“不敢，廖某与这位一见投缘，料不到与两位亦是好朋友！”

吕鄯哈哈大笑道，“我等亦是如此，这位老弟暂名赵春城，廖兄不妨叫他赵老弟就是。”廖独闻言不禁一怔，旋即恍然悟出其中必有难言隐衷，逐

即笑笑道：“我交的是这位朋友，不管他姓什么都是一样。”严晓星闻言心中大为感动，暗道：“草莽中自有至性之人。”

姜大年道：“雷老儿何在？”严晓星道：“在下前途已命人暗中拦出入英雄不可恃强行事，暂时隐秘本来面目，此刻雷老英雄父女与侯迪必在另处守候讯息。”

姜大年道：“好，我等速赶往沙河救出雷俊峰。”取出面具二鼠分别戴上。”严晓星率先掠出阁楼，偷天二鼠与廖独鱼贯随出，疾逾流星射向沙河镇而去。偷天二鼠走南闯北，敢说识途老马，吕鄯加紧身法，抄越严晓星往一处僻径择行，投向一片林中。

寒风狂劲，彤云密布，廖独皱眉望了苍穹一眼，似自言自语道：“该降雪啦！”

奔行才仅半里，果然天空飘落鹅毛般雪片，宛如银龙飞舞，绕过一道山嘴，前途隐隐可见一重朱红飞篆。

姜大年道：“前面是齐天庙，居高临下，九首蛇罗秉浩所居堡寨可一览无遗。”

齐天庙外松柏苍翠，红墙绿瓦，庙貌瑰丽，建靠在一座高崖上，崖左下撤，只见屋宇栉比鳞次，街道井然有序，人行如蚁。

严晓星道：“此庙扼守要道，可说是罗秉浩堡寨咽喉。”

廖独诧道：“此处无人守候，罗老贼委实粗心大意。”

吕鄯笑道：“谁说无人守候，廖兄请瞧！”用手一指。

廖独顺着吕鄯手指方向望去，只庙墙一角放攫出一棵奇形怪松，铁皮苍鳞，纠柯结枝，龙翥凰舞，一双神骏白鹰屹立在松枝中一瞬不瞬望着来人。

显然那是两只珍禽，毛片雪白，无一根杂毛，铁喙钢爪，目中闪闪发光，廖独不禁出声赞道：“这一对神鹰，廖某生平罕睹，豢养拔不是泛常之奇人异士。”

突闻庙内传出一声阴冷的笑声道：“尊驾眼力不错，两头神鹰乃天竺异种珍禽，千百年难遇之物，如非老朽力主重，早毙在一双神鹰利爪之下。”

说时庙门内面走出一个白发银须，面如重枣，葛袍紫畜老者，霜眉根根如猥，双目开阖之间精芒电射，手持一根非铁非木磨成黄褐色怀杖，一脸傲慢之色。

严晓星低声冷笑道：“未必见得，大不了还是条两只生畜！”

老者闻言霜眉一剔，目泛杀机。

两头白鹰似通人语，怪鸣了一声，双翘猛张作势欲待下扑。

突然庙内一声娇叱道：“休得妄动！”

庙内人影纷纷闪出五人，其中一人是一明艳少女，发系紫绢，身着碎花袄裤，严晓星差点叫出声来。

那少女正是许飞琼，三年不见，更出落得明眸皓齿，俏丽如仙。

另四人均是四旬以上年岁，太阳穴高高隆起，英犷鹫猛，一望而知均是身负内家绝学之豪雄。

老者冷笑道：“老朽如非闻知你等非鄯都双判党羽，早在鹰爪下丧生，并非老朽小看你们，武林中能与这两只神鹰抗衡的难有几人。”

姜大年道：“阁下能否见来历相告。”

老者冷冷答道：“老朽姓名不说也罢，谅你们也是为鄯都双判藏图而来？”

廖独冷笑道：“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等视藏图如粪土，但我等来意不妨明言告，实为了相救降魔八掌雷玉鸣爱子雷俊峰才赶来此处！”

立在许飞琼身旁一个黑衣瘦长汉子突跨出一步，阴森森冷笑，目注廖独大喝道：“尊驾骂谁小人？”

老者面色铁沉，目泛森厉杀机。

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天色灰暗，大雪纷飞，寒风砭骨，更加重了阴沉气氛，令人心头如压一块大石，直喘不过气来似地。

偷天二鼠暗暗责骂廖独狂傲睚自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严晓星忖道：“这些人均非善类，琼妹妹为何与他们搞在一起。”

廖独冷笑道：“就骂你未尝不可！”

瘦长汉子大怒，右掌平胸呼的推出，力沉劲猛，疾如闪电。

廖独身子一侧，让开来掌，右臂虚弯，五指迅如奔电向瘦长汉子胁间抓去。

吕鄙暗向严晓星低笑道：“廖独之展山压箱底独门武功神鹰七式中‘鹰爪追魂’！”

瘦长汉子神色一凛，挫身横挪，双掌翻天臂向廖独前胸。

廖独狂笑一声道：“好俊的武功，难怪这么狠！”神鹰七式滔滔不绝展开了开来，只见漫空掌影，势如雷奔闪电，似风狂溢。

瘦长汉子知遇上棘手强敌，丝毫不敢疏忽，狂傲之气立敛，先守不攻，出招沉稳狠辣，一有破绽，立即趁虚而入。

严晓星暗中皱了皱眉头，施展师门心法传声道：“琼妹妹你还记得小兄么？”

许飞琼正在聚精会神观战，忽听严晓星语声如蚁传来，先是一呆，猛然醒悟，笑靥微绽，一双剪水双眸不禁巡视四外欲找出严晓星藏身之处。

突闻严晓星又传声道：“琼妹助慢找我，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对方俱是我忘年之交，望速劝阻，以免横生枝节。”

许飞琼忙一跃落在老者身侧附耳低声道：“恩师，对方与我等无怨无仇，何必横生枝节，取得藏珍图要紧。”

老者点了点头，正欲喝阻瘦长汉子撒招，廖独五爪如电已攫向瘦长汉子左肩。

只听裂缺点声响，瘦长汉子左肩撒裂一条尺许口子，皮破肉绽，鲜血外溢。

老者霜眉一剔，右掌虚拂，一股罡风向廖独撞去。

严晓星双掌疾翻迎去。

只听轰的一声，潜罡猛接，两人身影均撼摇不止。

严晓星道：“阁下定要无故结怨不可？”

老者目注了严晓星一眼，道：“尊驾能接下老朽一掌，足见功力非常，这点过节暂且撇过，你我双方同去庙内一叙如何？”

廖独见老者自下台阶，不禁微微一怔，随即出声道：“好！”目光望了偷天二鼠及严晓星一眼，率先跨步进入庙内。

那老者竟谦让为礼，将手一引，向严晓星偷天二鼠说道：“请！”

严晓星及偷天二鼠领首微笑，昂首随着廖独迈入，只见大殿前广坪上三株虬柯奇松下，摆着一块低矮石桌，凉系作为游客歇息时奕棋饮茶用，四条石凳围列，石桌上已放置有五盘烘烘酒茶，尚有一小童在旁生着一堆熊熊烈

火，以木作架交叉其上，悬着一支铜壶，酒正沸腾，热香四溢。

严晓星忖道：“武林中人多有怪癖，竟然在此冰天雪地，寒风四涌下饮酒，真是怪事。”

老者哈哈一笑道：“诸位请坐小饱一盅如何！”

廖独四人也不谢让，各自就坐。

小童取下架上酒壶，在每人酒碗中满满斟了一碗酒。

许飞琼一人不参与饮酒，独自立在不远处，晶澈眼神不时巡向四外，欲找出严晓星潜身之处，眉梢眼角隐隐可察见一丝忧虑之色。

老者目光望了严晓星一眼，道：“琼儿，你也过来坐下饮两盅热酒吃点东西，崖上崖下均埋有伏桩，匪徒一举一动无所遁形，你忧急什么？”

许飞琼盈盈一笑道：“徒儿不饿！”

严晓星知许飞琼心意，忙用传音道：“琼姑娘最好暂不要寻找在下，免使令师疑窦，在下乃易容换装，与廖独坐在一处权作令师座上客。”

许飞琼闻言不禁一呆，目光望去，只见与廖独坐在一凳的是一年逾三旬开外英悍的汉子，如非严晓星说破，极难找出一丝破绽。

经一话说破，严晓星多年埋藏在心底的忧郁，情至此稍释。

只见那老者敬饮了一杯酒后，道：“老朽极少在江湖露面，但诸位久在武林，或有耳闻葛天君其人。”

姜大年不禁失声惊道：“原来是中条葛天君，在下失敬，尚在下记忆不错，天君是否名讳元良？”

“不错，老者点点头道：“老朽名唤元良，诸位请勿心疑老朽觊觎骊龙谷藏珍，而是受知友之托重出江湖查明一宗疑案。”

廖独道：“什么疑案可否见告？”

葛天君摇首答道：“现暂难见告，但老朽必须先查明骊龙谷藏珍系何人埋藏，此人因何埋藏骊龙谷，以后再抽丝剥茧，不难水落石出。”说着话声略力一顿，微笑道：“九首蛇罗秉浩居然无疑是双判所设主要分坛，布伏严密，不啻天罗地网，机关消息极其厉害外，尚豢养数十只藏獒，獒系异种，体形瘦长如狮，力能爪裂虎豹，潜入偷袭恐不能全身而退，只有胡斗一策可行。”

廖独淡淡一笑道：“尚或罗秉浩坚壁为垒，坚守不出，我岂能奈何他。”

葛天君冷笑道：“罗秉浩稍时必派人前来邀老朽等进入他的堡垒。”

严晓星道：“何以确知罗秉浩必派人前来？”

葛元良道：“尊驾何妨进入大殿瞧瞧。”

严晓星暗暗纳闷不知葛元良何指，鼻中微哼一声，腾身如燕，去如闪电，落在大殿门首。

葛元良不禁暗中一凛，赞道：“好俊的轻功。”

严晓星倏地旋面，身如脱弦之弩般返回座上，道：“殿中积尸十数具是何来历？”

葛天君冷冷答道：“酆都双判门下高手，乃守闻齐天护伏桩，非是老朽心辣手黑，而是他们均非善类，是以先下手为强，须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偷天二鼠久闻葛天君面冷手辣，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则斩尽杀绝，不留余地。

当下吕鄙道：“如此双判岂有干休！”

葛天君道：“老朽就是要双判不肯干休，此处伏桩每卫一个时辰，必传

讯堡寨，双判及罗秉浩见久久不得讯息，必知有异，定遣人前来索赏这笔血债，那时老朽以言语相激……”说到此忽把话顿住。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是以天君须借重我等，以索取雷少侠为因，进入罗秉浩堡寨，不然天君将贻口实。”

葛元良面色微变，炯炯目光朝严晓星望去一眼，道：“尊驾料事如神，老朽也不瞒你，合则两利，但分则俱败，不过你我双方进入罗贼所居入后因各行其是。”严晓星道：“这是天君条件么？”葛元良道：“此无损与尊驾等，有何不可。”

吕鄞道：“我等非受人利用之辈。”葛元良勃然出色，怒道：“诸位如不应允，恐无法救出雷玉鸣之子。”严晓星笑道：“天君既出此大言，我等无可优矣，在下斗胆作主应允天君条件，但天君须救出雷少侠。”葛元良不料被严晓星把话扣住，不禁目瞪口呆，一时间竟答不上话来。蓦地，庙外随风传来两声泉鸣。葛元良目光一抬，朗声道：“是哪位好朋友驾临，请来饮一杯热酒何妨！”只听一声阴恻恻冷笑未竟，庙外已迈入一浓眉虎目，神态狂傲的黑袍中年人，疾行如风，抱拳冷冷一笑道：“在下漆威，奉敝上罗秉浩之命前来察视……”葛元良用手一摆道：“老朽知道齐天庙是贵上的基业，因此庙地势险要，扼堡寨咽喉，防落甚严，派遣在此人手都是武功甚高的，每隔一个时辰必有传讯堡寨，今日竟觉得有异么？”漆威面色微变，道：“尊驾如此清楚，敝堡弟兄定被尊驾制住。”葛元良沉声道：“不错，贵堡弟子均在殿内，不妨入内瞧瞧。”漆威施展燕子三找水身法，几个起落掠至大殿内，抬目望去，只见满殿积尸，断臂裂胸，血污满殿，死状厥惨，不禁脊骨上冒出一缕奇寒，面色大变，疾掠回转，冷笑一声道：“敝堡与尊驾等何怨何仇，下手如此狠毒！”

葛元良冷冷答道：“老朽为了相救雷俊峰而来，只要放出雷俊峰，老朽绝不为仇。”

漆威不禁一怔道：“敝寨并元雷俊峰其人！”

只听庙外传来一声闷噪，接着响起一声阴寒澈骨笑声道：“我道是谁，原来是你这等怪物，明人不说假话，你那里是为了相救雷俊峰而来，分明覬觐那幅藏珍图，也好，明

日午刻请诸位一同驾临城堡。”

葛元良身形霍地立起，大喝道：“是田老二么？何不现身出见？”

田敦义阴阴答道：“我田老二不与你班荆道故，何必叙话家常，你等已成笼中之鸟，插翅难飞，明日再见，请多加珍重。”

葛元良须发怒张，厉声道：“谁敢拦阻老朽，别怨老朽心辣手黑！”

只听田敦义发出一声杰杰刺耳长笑，随风远曳渐杳。

漆威忽一鹤冲天拔起，足尖一沾树枝，穿空斜飞如电落在庙外。

葛元良大嗽道：“你走得了么？”一掌虚空劈出。

哗啦啦一声大响，如潮掌力震塌庙墙一角，只见漆威身形疾闪而逝。

严晓星道：“天君且请息怒，贵属手下必为双判所伤，如在下所料不差，还有掳去之人。”

许飞琼立道：“容徒儿查明。”身形疾若惊鸿般掠出庙外，须臾急急掠回，道：“鄞都双判手辣心黑，用内家掌法震断五人心脉，掳走二人，其余均被点住昏穴。”

葛元良面色铁青，满口钢牙咬得格格作响，内心激动如滚汤沸水，目中

射出两道火炽怒光。

廖独道：“君子报仇三年不晚，何必争在片刻，你杀他手下，酆都双判岂能忍让，天君若穷迫不舍，正好坠入他诱敌之计。”

严晓星接道：“须知会无好会，宴无好宴，若不思万全之策，恐明日进入贼巢后脱身无望，酆都双判并非首脑。”

“还有谁？”葛元良道：“此话老朽不信。”

忽听一声哈哈大笑道：“一点不假、酆都双判身后还有其人。”只见冷庙外疾如飞鸟来数十条人影，为首来人，却是冷面秀士。严晓星忽觉吕鄱暗暗一撞他的身躯，但见紧随冷面秀士之后正是百足天蜈皇甫炎，其余均不相识，但一望而知身负绝学武林高手。

葛元良道：“原来是庞老师，酆都双判身后还有谁？”

冷面秀士冷笑道：“说来话长，与会之期尚在明日午刻，你我可作竟夜之谈，在下先为天君引见江湖道上朋友。”接着一一为葛元良引见。

随行冷面秀士之人除了百足天蜈皇甫炎外，系关中据盗飞天虎尤盛，追风拐姚东昌，子母神镖程道平，均是冷面秀士门下。

葛元良道：“庞老师怎知明日之会？”

冷面秀士答道：“在下来时曾遇上酆都双判，肋下各挟着一人，不待在下出言，田老大竟自冷笑道：“庞老师莫非也为了藏珍图而来？”

在下答道：“与其说是藏珍图，毋宁说是为了鲁阳戈。”

田老人阴阴一笑道：“好，明日午夜牌时分，请驾临劣徒罗秉浩宅内，必让阁下亲眼目睹那幅藏珍图。”

在下道：“现在不行么？”

田老大哈哈大笑道：“此事已震惊武林，黑白两道闻风纷纷赶来，粥少僧多，未必能尽如人意，田老大已把风声传开，意欲将图明日在劣徒宅中当众展阅，谁能参悟图中奥秘，就将图赠与其人！”

在下亦大笑道：“图有两幅，必须双图叠合，在烛光下映照，不然无法参透奥秘，明日之会必然有诈。”

田老大道：“武林群雄能象庞老师如此明礼之人能有几个，但群雄中不会先将此图攫有，再设法追踪另图下落。”说着抱拳笑道：“田老大尚有事待办，恕不奉陪。”

说着手一指肋下所擒之人，接道：“此乃葛元良老儿门下，葛老儿瑞在山上齐天庙内，山下田老大已布下恶毒奇门阵式，不到明日午时，请别妄动。”言毕双双如飞奔去。

冷面秀士话了，目注石桌上的酒肴，微微一笑道：“天寒地冻，怎么在空旷处饮酒谈心，何不移至殿内也好畅叙。”

葛元良道：“店内积尸多具，血腥刺鼻，在内饮酒未免大煞风景。”

冷面秀士一愣，摇首微叹道：“你葛老儿未免出手太辣毒一点了，明日午刻进了他的堡寨，恐不易善了。”

葛元良双目一翻，冷笑道：“你我若易身而处，出手更比老朽辣毒。”

冷面秀士笑笑道：“事过境迁，不要谈了。”说着望了严晓星等人一眼，只见均非武林知名人物，不禁面泛不屑之色，向葛元良道：“请借过一步叙话！”

严晓星鼻中微哼一声，起身离座，飘然走开向许飞琼身旁走了过去，道：“姑娘请领在下察视被制姑娘同门，延挨过久，双判手法异常辣毒，恐血行

阻滞，日后将落得个残废。”

许飞琼面色肃然，微含螭首道：“阁下请随我来。”

一前一后，飘然向庙外走去。

大雪纷飞，寒风怒吼，景物一片萧瑟迷离。

两人默不作声，将被制诸人一一拍开穴道嘱他们调息行动，以免血行阻滞，严晓星独自一人立在悬崖之上，目凝远处连绵屋宇，只觉心中怅触无名，前尘往事不禁纷至沓来。

耳旁忽响起许飞琼娇脆语声道：“是严公子么，为何避我如遗？”

严晓星旋面望去，只见许飞琼笑靥如花，昌澈明亮双眸凝注着自己，不禁微微一震，答道：“三年来愚兄无时不刻都在想着琼妹，艺成后曾去大名贤妹姑母家，不知贤妹何往，心内怏怏如失久之。”

厥听严晓星之言，心中一甜，靥泛红霞答道：“小妹承无名老前辈引荐，投住家师处，家师虽刚愎自负，嫉恶如仇，但人极方正，恐风声走漏故连姑母均不为她知。”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原来如此。”逐低声叙谈别后经过。

许飞琼闻知严晓星在她姑母家中险遭不测，不禁失声惊道：“此乃何人所为，有谁知你必来小妹姑母家中。”

严晓星道：“琼妹想想看，有谁知道？”

许飞琼略一沉吟道：“除了伏建龙别无人意图害你。”

严晓星诧异道：“琼妹为何断言是伏老爷子？”

许飞琼娇羞嗔道：“小妹与你情如兄妹，除了无名老前辈及我爷爷姑母外，仅伏老爷子知情。”

严晓星皱眉沉吟不语，他知兹事体大，稍一错失即谬之千里。

忽听一声阴恻恻冷笑道：“琼师妹，你与此人是否故旧？”

严晓星转面望去，只见面目森冷青袍少年，年约廿一六，肩披长剑，五官虽然均匀，却英悍逼人。

许飞琼面色一沉，如罩严霜，怒道：“小妹与他说话，与师兄何干，你少在小妹面前惹厌。”

青袍少年见许飞琼动怒，竟堆上一脸笑容，道，“江湖险诈，愚兄是关心师妹。”

许飞琼淡淡一笑道：“盛情心感，这位赵老师并非歹人，师兄请回吧！”

青袍少年望了严晓星一眼，道：“如此愚兄放心了！”

说着转身飘然而去，他那目光蕴含无比的怨毒。

许飞琼凝视了严晓星一眼，道：“公子出道来后，便到处留情，目后何以处之。”语声中微含幽怨。

严晓星凝视远处雪飞苍茫，轻叹一声道：“琼妹大可放心，不论如何，我总不负琼妹就是。”

许飞琼闻言芳心大慰，嗔道：“回去吧，逗留过久，恐蜚短流长。”

严晓星跨入齐天庙，只见偷天二鼠及廖独立在殿外廊下，廖独面现不豫之色，忙一提真气，疾如飞鸟射落在殿廊上。

吕鄯附着严晓星耳旁低声道：“老弟，旧情复炽，难舍难分……”

严晓星怒道：“别胡说！”

只听廖独冷笑道：“庞雨生并非三头六臂，万人景仰的武林名宿，葛老儿真有目如盲。”

殿内响起冷面秀士庞雨生冷笑声，数条身影纷飞射出落定，冷面秀士向廖独厉声问道：“你在骂谁？”

廖独双目一瞪，沉声道：“就骂你庞雨生又待如何？”

冷面秀士杀机猛泛，忽又微微一笑道：“过了明日，庞某尚不将你谍骨扬灰，誓不为人。”

廖独冷笑道：“廖某断你活不了明日。”

冷面秀士冷冷一笑道：“庞某说话算话，且过了明日再说。”

随即冷峻目光一移，沉注在严晓星脸上，道：“令师何在？”

严晓星道：“家师不是与阁下同往龙游么，怎么反滥问赵某。”

冷面秀士闻言胸中怒火如沸，喝道：“晚生后辈，怎敢目无尊长？”

严晓星淡一笑道：“家师并未嘱咐在下将你冷面秀士当作师门尊长。”

冷面秀士一再遭受奚落，忍无可忍，右掌缓缓提起，蓄运真力，意待一击将严晓星毙命掌下。

偷天二鼠不禁暗暗大惊，为严晓星捏着一把汗。

严晓星面色平静，右掌护脚，五指虚抱，淡淡一笑道：“庞老师那几手武功却吓不倒我罗刹门下。”

冷面秀士心中一震，暗道：“莫非这几年来罗刹谷主参悟绝技，武功精进，不然他门下怎敢如此狂傲。”

一念至此，不禁首鼠两端，迟疑踌躇不敢出手。

这时葛元良已从许飞琼口中得知严晓星救治他门下多人，他最钟爱许飞琼，不由对严晓星心存好感，伸手一拦道：“庞老师，大敌当前自相火拚，胜之不武，不胜为笑。”

话到中途，冷面秀士已自一掌“天风狂涛”推向严晓星而去，暗劲潮凛，不带半点风声。

严晓星比他还快，身影疾转如风，右掌“金剪斩梅”，迅如电光石火切向冷面秀士腕脉说穴。

冷面秀士大感震凛，右掌飞撤。

严晓星鼻中冷哼一声，掌他“顺手推舟”切向冷面秀士左肋，变式奇快，掌飞玄奥异常。

冷面秀士料不到对方如此棘手，急切间竟无法拆解，除

了硬接硬封外，并无他途，大喝一声，右掌疾伸迎向来掌而去。

双掌交击两人各自跃了开去。

葛元良呵呵大笑，拉着冷面秀士走向殿内道：“今晚双判必不能安照，留着点精神应付晚上强敌来袭吧。”

廖独一跃上前，道：“老弟你受伤了么？”

严晓星摇首疮还伤不了在下。”

说时发现许飞琼眼内满含焦急之色，不禁微微一笑，两臂微振，潜龙升开拔起，道：“在下探望贼人动静，去去就来。”

语音未落，人已穿空飞出庙墙外疾杳。

许飞琼亦腾身而起，迅如流星电奔进去。

严晓星落在崖沿，目光凝视崖下罗秉浩山寨，眼帘中幻出一片紫霞山庄情景，满怀悲沧，不禁泛出身如断梗飘萍之感，热满盈眶，喃喃自语道：“此仇不揭，何为人子。”

他心中升起一股猛烈怒火，意欲闯入山寨，手刃双判，方消心头之恨。

但酆都双判是主凶么，如不是主凶，反予真正凶手警惕，眺望堡寨刁斗森严，恐不易得手，心头怒火渐渐冷了下来，微微叹息一声，眼前又浮出许飞琼倩影，回忆在大名数月，日夕与许飞琼亲宾，几近两小无猜，不禁低吟道：

“来时霞帔衣香润，
彩绦垂髻。
卷廉还喜月相亲，
把酒与花相返。
西去阳关休问，
未歌先恨。
玉峰山水长流。
流水尽情无尽。”

忽闻耳旁软语轻声道：“星哥，你恨什么？”

严晓星鼻中嗅得一丝兰麝幽香袭鼻，知许飞琼暗暗随来，旋面笑道：“琼妹轻功精湛，愚兄丝毫无觉，令人钦佩。”

许飞琼嗔道：“你心有旁鹜，自然未曾察觉，你还未答小妹之言。”

严晓星道：“愚兄是在怀疑琼妹。”

许飞琼靛泛红霞，娇羞道：“你在胡说什么？”

严晓星道：“愚兄是说实话，满怀怨恨，恨无端在大名分手，又恨身在江湖，不由自己。”

许飞琼道：“你我相逢难道不欢喜么？”

严晓星望了许飞琼一眼，叹息一声道：“咫尺天涯何喜之有？”

许飞琼道：“是否欲小妹朝夕与共？”

忽听随来一声轻微冷笑道：“好不要脸！”

一方山石啪的一声齐中分裂，一条身影冒起，哪知严晓星电射而至，右掌已按向肩头，只听闷噪一声，那人坠地毙命。

许飞琼亦如身随形而至，阻拦不及，口中喊了一声道：“不好！”

定睛望去，只见死者正是许飞琼同门师兄面目森冷静袍少年。

微风飒然，一条庞大如鸟的身影坠地，却是葛元良，望了死者一眼，怒道：“琼儿，你师兄因何而死？”

严晓星正欲挺身自承，许飞琼道：“遭了匪徒阴毒手法，徒儿与这位赵老师救援不及，被匪徒遁往崖下逃去，恩师你瞧师兄的伤痕就知。”

葛元良凝视死者肩头，但见一块掌大焦痕，撕破肩衣，皮肉焦黄糜烂，不禁皱眉道：“这是什么恶毒武功？”

许飞琼道：“风闻有一风火头砣，武功更甚于酆都双判，恐师兄死于恶毒火器。”

葛元良怒形于色，颌首道：“琼儿说得不错，明日为师定要会会风火头砣。”

说着冷沉目光望了严晓星一眼，道：“琼儿，为师要问你一句话。”说时身形已自飘了开去。

许飞琼疾随跃去。

严晓星暗赞许飞琼慧心灵思，否则自己不知如何解开这场纷怨，只见许飞琼与葛元良立在远处似在争论甚么，须臾许飞琼忽一鹤冲天飞起，穿空斜飞落入庙内。

许飞琼盈盈含笑走回，道：“恩师说小妹平日冷若冰霜，为何对你独加青睐，心疑不解。”

严晓星务必一惊道：“琼妹向令师说明了愚兄真正来历？”

许飞琼摇首娇笑道：“小妹哪有如此愚蠢，幸亏恩师平日对小妹喜爱听信，说你是个诚实君子，人不可貌相，日后即知。”

严晓星道：“琼妹廖奖，愚兄怎也当诚厚二字。”

许飞琼嗔道：“你还有心情说笑，恩师说晚来双判匪徒必大举进袭，小妹忧如如焚……”

天色渐渐变黑，严晓星忽察觉崖下远处山寨中人影纷纷掠出，忙道：“令师所料不错，匪徒果有来此偷袭之意，你我速回禀知令师戒备。”

天黑如墨，大雪飞涌，扑面寒风如割，齐天庙一片沉寂，三条身影疾如鬼魅掠入山门内顿住。

只听一个阴冷刺耳语声道：“怎么丝毫无动静，俺就不信他们能插翅飞去。”

忽闻冷哼一声接道：“你道他们均是泛常之辈，尤其是东冲击天君葛元良冷面秀士庞雨生一身武功高绝，不在两位田香主之下，咱们就照罗护法行事吧！”

“说得如此轻描淡写，此庙占地甚广，店宇房舍甚多，拿不准他们藏身所在。”

“他们在大店内栖身！”一人手指大店，只见落地雕花长门糊纸内映出一丝丝灯火。

那人接道：“明日午刻之约使他们相信不疑今晚我等会施展暗算，快去！”

去字出口，三字身影疾如脱弦之弩般掠在店廊上，悄无声息挨近，一人以水指点湿破窗纸，凝视年面动静。

只见店角沿着一截残烛，欲熄未熄，昏黄烛光下映着四周，数人侧身而睡，鼻息咻咻，葛元良庞雨生双双面对盘膝静坐，已然入睡。

那匪徒心喜欲狂，见他们毫无戒备，认事成易如反掌，探手一摸囊内，不禁目瞪口呆，只觉囊内空无一物，低呼道：“糟了！”

另两匪见状情知有异，不约而同探手入囊。

两匪发现身旁已无革带，不禁寒意顿冒，机伶伶连打寒颤，面色大变，三条身影如飞倒飘开去，落在旷地上。

三人均是江湖巨盗，武功甚高，却身旁革翼被人盗去毫未察觉，不言而喻，对方若置他死命更是不费吹灰之力。

但问题是在革囊系从何处被盗，明明均拥有五鼓断魂香收藏囊内，临来之时系束在身，怎么此刻不见？

只道目光互望了一眼，断定出堡门就被盗去，尚或此刻被盗，为何一无动静？

然而三匪并无胆量破门而入，回去如何覆命，不由面面相觑。

只听一匪长叹一声道：“回去吧，我们认栽了就是！”

三匪胆战心寒，扑往庙外而去。

一出庙门，即见面前黑影疾闪，三条身影横身阻住，只见酆都双判田敦明田敦义及一尖额鼠腮，蓄着两撇山羊胡须五旬老者，三匪不禁面色如土，抱拳施礼道：“参见两位田香主罗护法。”

尖额鼠腮老者正是九首蛇罗秉浩，沉声道：“事情办成了没有？”

“回罗护法，事情出了差错！”

酆都双判及罗秉浩闻言不禁一怔。

罗秉浩打量三匪上下，见并无打斗模样，诧道：“莫非正点子都逃走了么？”

一匪躬身答道：“葛元良老贼等均在大店内栖身熟睡，一个未少。”

罗秉浩道：“那么有何差错？”

“回罗护法，小的身旁五鼓断魂香及一袋暗器均不翼而飞！”

酆都双判闻言大吃一惊，道：“有此等事，在何处被盗你们知道么？”

“禀香主，小的茫然不知！谅一出堡门即被盗去。”

田敦明面色一变道：“不好，具有如此身手除了偷天二鼠外并无第三人，莫非偷天二鼠亦要淌此浑水么？哼，田老大定要叫你们葬身无地！”

罗秉浩道：“两位香主，现在应如何处理？”

田敦义道：“依你之见咧？”

罗秉浩道：“属下之见，索兴一不做二不休，属下尚有两管五鼓断魂香，再放十三只毒獒，葛老贼庞纵武功盖世，也难逃毒手。”

田敦明略一沉吟道：“也好！”

九首蛇罗秉浩见双判同意，纵身一跃，投往松林中，须臾领着纷纷人影奔来。

每人手中牵着一只毒獒，只只形如小豹，却带有护嘴皮套套住使它们无法出声。

匪徒们小心翼翼悄然蹑入庙内，九首蛇罗秉浩手转一筒五鼓断魂香，轻轻吹入破孔内。

哪知强中还有强中手，偷天二鼠已在门内，就在破孔下熟点两支线香，袅袅升起淡淡幽芳，恰是克制五鼓断魂香的解药。

罗秉浩蒙若无觉，俟两筒五鼓断魂香吹完，凝听有顷，见无动静，徐徐撬开殿门，用手一抬。

葛天们倏地解下毒獒束嘴皮套，一条毒獒疾如闪电扑向店内而去。

一獒当前，群獒在后，择人而噬。

只见六獒纵身跃起，张牙舞爪往葛元良庞雨生两人扑下，尚距三尺远近，忽地惨嗥出声，蓬蓬坠地滚了几滚，毙命不起。

葛元良及冷面秀士同声哈哈大笑，长身冒起。

其余假睡躺在地上的群豪亦均张身立起，出刃刀如电光向其扑来群獒劈去。

廖独右掌向扑来一獒打去，大喝一声道：“孽畜找死！”

“叭”的一声，那毒獒振飞出丈外，骸裂髓髓四溅，坠地狺狺两声毙命。

严晓星许飞琼双剑电飙流奔，一连劈了七只毒獒，拦腰斩成两截，血涌肠流，惨不忍睹。

一霎那间，十三支毒獒悉数就戮。

冷面秀士庞雨生门下两人被藏獒毒爪抓伤，紫肿坟起，灼热如焚，奇痛难禁，额门上冒出豆大汗珠。

葛元良皱眉道：“好恶毒的獒犬，看来毒性已侵入全身经络，纵有灵丹妙药，也无法解救。”

严晓星许飞琼双双由店外掠入，许飞琼道：“双判与九首蛇谅已遁回堡寨，一个徒匪未见。”

廖独道：“老弟，你能解开犬毒么？”

严晓星晃开火摺子，熊熊火光亮起，点着一根牛油巨烛，凝眼注视在冷面秀士门下两人面上。

冷面秀士忖道：“罗刹门下有此能为么？”面现疑惑之色。

他心情异常矛盾，一面自然愿自己门下得治，但又恐脸上失去光采。

只见严晓星望了偷天二鼠一眼，道：“有劳二位将毒螫脚爪砍下，用鼎锅镬煮。”

偷天二鼠应了一声，抽出兵刃一一砍下螫脚，在偏房内取来一锅，架石为灶，引火以雪水煎沸螫爪。

严晓星指法如风，点了两人十数处穴道，手法奇奥。

冷面秀士大觉惊骇，点穴之道，最是难精，他本会家名手，然严晓星手法，却违经离谱，正反兼用，令他茫然摸不出头绪，不禁望了葛元良一眼。

葛元良也瞧得直皱眉头，摸不出严晓星武功来历，暗暗忖道：“毒性已侵入经络心脉，乃不治之疾，强为之治，此人恐貽笑。”

严晓星从怀中缓缓取出一支铜盒揭开，捏起十数根长短不一的金针，在他们两人肩臂腿等处刺下，淡淡一笑，道：“两位虽然得治，但武功需失去大半。”

言毕向灶前走去，取出两颗药丸抛入镬中，把火加旺。

偷天二鼠已取来甚多树枝，火烧得很旺，一殿坐着，暖和融融。

约莫一顿后光景过去，镬底水汁蜜稠将干，迅快将炉火抽去，倾置碗中。恰恰两大海碗，待药汁稍减热度可以入口后，严晓星笑道：“两位可以服下了。”

二人将药汁慢慢饮了下去，只觉涩苦难以下燕，但为了救命要紧，只得强行饮下。

严晓星在两人身上拔出金针，命他们伏在地上。

店内群雄目光疑注，屏息凝神，仔细瞧严晓星怎样救治两人。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有屈两位了。”

左右两掌分按在伤者命门穴上，徐徐运功行气透穴而入。

伤者只觉热不可耐，不禁呻吟出声，身躯挣扎不宁满头淌出大汗珠。及至后来，不仅呻吟出声，直如猪羊死前哀鸣。冷面秀士上庞雨生有意不忍，几次欲言又止，葛天君低声道：“必须命你门下忍耐，不可使他分心，伸免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严晓星收掌立起，道：“两位如要呕吐大解，请速去庙外用土掩埋，毒秽感染人畜，为害不浅。”

两位颤巍巍立起，如患重病方愈，双腿软乏无力，脸色苍白，目露感激之色望了严晓星一眼，低应了一声是，蹒跚走出殿门。

冷面秀士庞雨生防两徒暂丧失武功，若出庙外，恐又遭匪徒偷袭，免生意外计，抢身掠出随去。

两人跨出山门外，只觉腹痛如绞，胸口翻腾欲呕，忙择一墙角大吐大泻。吐泻的尽是乌黑奇臭秽液，中人难禁，迅以土掩埋。

两人立起，只觉全身如释重负，但疲软乏力异常，风吹欲倒，两人联臂互挽着走回庙内。

冷面秀士问道：“感觉好点了么？”

一人凄然一笑道：“体内未觉有异，神清气爽，已然全愈，只是武功已失，恐暂时无法随从恩师效力。”

冷面秀士淡淡一笑道：“你等我须难受，不死便属万幸，来日方长，俟后再设法恢复武功就是。”身形飘然迈出山门，忖道：“果然罗刹门下非可等闲轻视，怪道她们每人个个心高气傲。”心内异常难受。

他暗中单悬罗刹夫人，意欲结成连理，合璧双修，亦是武林一段佳话，目前，他知道在武功上与罗刹夫人一比，尚有一段很大距离，更坚定了他获得藏珍图之志。

回到大殿，向严晓星深深致谢。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些许微劳，何足挂齿。”

继而目光巡视了满殿狼藉斃尸一眼后，喟然长叹一声道：“犬犹人也，这些斃尸相烦以火焚化，趁此漫漫长夜，在下为它们诵咒超脱。”

偷天二鼠会意，迅疾将犬尸翻数抛置殿外堆好，生火焚尸，吕鄱低声道：“老弟此举内中有意么？”

严晓星点点头道：“庞雨生与葛元良均是武林巨擘，桀傲不驯，漫漫长夜难入睡，言谈又格格不入，何妨由在下诵咒冲淡气氛，以待破晓。”姜大年道：“这是老弟真心么？”随即摇首答道：“老弟无非轻移视听，免葛元良庞雨生察破老朽两人真正行藏。”严晓星微笑了语，待犬焚尸化后，走入殿内焚香书咒，以火焚后，便跪至蒲团上，垂首喃喃有词。许飞琼不禁暗笑，付道：“星哥真会做作。”偷天二鼠与廖独三人坐在殿角，瞑目似睡未睡模样，不作一声。葛元良庞雨生四道目光凝视在严晓星身上，只听严晓星朗声道：“南无萨恒他苏伽多耶阿罗词帝三藐三菩提写南无萨婆勃陀勃地南无萨多南三藐三菩提疾徐有力，铿锵悦耳。冷面秀士诧道：“此人诵念的系楞严咒，功能度六道众生，罗刹门怎会精擅禅门心法。”心中暗暗纳闷。

禅门法咒，可使凡虑尽除，心境宁静，化庆气祥和，满殿沉寂如水，唯闻严晓星朗朗诵咒声。

楞严法咒一遍又一遍，忽地严晓星倏地一掌望外虚空拍去。

只听一声闷哼，接着重物堕地声，忽腾起一声凄厉不忍卒闻的惨噪。

殿外忽随风传来一声刺耳冷笑道：“好孽畜。”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群雄大感凛震。

东斗天君葛元衣听出那凄厉惨噪声，先为严晓星无形潜罡所伤，再为自己所豢神鹰啄瞎眼睛，深恐来人伤他神鹰，疾如闪电扑出殿外大喝道：“休得伤我鹰儿。”

殿内灯火通明与殿外积雪反映可见一身紫红袈裟，浓眉凹鼻番僧，咧着一张血盆大嘴，嘻嘻阴笑。

番僧身后紧随着三个面目冰冷黑衫的中年汉子，丈外倒在雪地上是一黑衫人双目已被啄瞎，血涌如注，双手护脸痛得全身战颤。

葛元良一眼发现一只白鹰倒在雪地中，双翅无力展扑着，不禁大怒厉声道：“你！为何伤老夫的神鹰？”

番僧阴恻恻一笑道：“一只扁毛畜生也敢伤人，贫僧略施惩戒有何不可？”

葛元良哈哈大笑道：“如不将老夫神鹰治愈，别想生离此地。”

番僧目中凶光一闪，冷笑道：“贫僧奉命到来办的是正事，先公后私，把话说明后，你我再放手一拼，胜者为高。”

葛元良沉声道：“你奉何人所命？”

“奉师兄风火头陀之命。”

“来此何为？”

番僧答道：“贫僧奉命带来请帖，明日午刻务望准时应约。”

说着袖中一扬，飞出一束泥金朱红请柬。

葛元良虚空扬掌，一把接住，摸了一算，道：“怎么少了两份。”

番僧冷笑道：“死者也要请么？”

高雨辰大喝道：“暗算偷袭，纵斃伤人，威名远震的酆都双判今宵鬼域之行恐贻笑武林。”

番僧冷冷答道：“贫僧又非酆都双判，明午何不与双判当面清偿理论。”话声略略一顿，又道：“贫僧请柬已送到，要告辞。”

番僧手指着瞎眼黑衣人，道：“请还他双目。”

葛元良不禁语塞。

番僧冷冷接道：“葛老师如敢阻挡贫僧离去，今必身遭非命。”

葛元良怒道：“未必见得。”

说着一掌呼地推出。

番僧大袖疾扬迎去。

轰的一声，劲力猛接，卷起一片漫空雪尘水屑，两人身形撼摇了一下，葛元良厉声道：“好，再接老夫一掌。”“力劈华山”一招击去，双方猛接猛打，掌掌如利斧砍山，袍袖飞扬，凌厉雷奔。

冷面秀士一撩长衫，身形掠出，翻腕飞出一柄铁扇，一招“行云出谷”点出。

番僧身后三黑衣汉子抢身飞出，长剑出鞘，幻出万点寒豆，挟着一片锐利破风锐啸，夹袭冷面秀士。

偷天二鼠晴向严晓星道：“这番僧乃风火头陀师弟，囊内鼓突，必藏有甚多歹毒暗器，如让他趁虚施展，我等防不胜防，容老偷儿两人参与合袭，趁机摘去革翼，由老弟出手除去，如何？”

严晓星颌首应允。

偷天二鼠抢身而去，一左一右，合袭番僧。

番僧武勇绝伦，力敌三人无惧。

冷面秀士摺扇幻出一片扇影，玄奥绝伦，所攻之处俱是致命要害。

突然，冷面秀士冷笑一声，左手迅如电光石火伸出，一把扣住了黑衣汉子，牵身疾旋，封住另两黑衣汉子抢功。

两黑衣汉子不禁一怔，同时冷面秀士铁扇由那被制的黑衣人肋下吐出。

摺扇系精钢所铸，犀利如剑，点实在一黑衣人胸口上，刺穿横膈。

黑衣人狂嗥一声，一道血箭在铁扇抽出后喷了出来，仰面倒地。

冷面秀士不愧武林怪杰，一招得手后，左腕疾拧，克嚓声响，那黑衣汉子腕骨折断，右腿立即飞踢出去。

黑衣汉子发出一声惨叫，气穴如受千斤重击，耳眼口鼻内鲜血齐涌。

这下一黑衣汉子不禁胆寒足软，只见冷面秀士喉中发出一声轻啸，身形虚扬拔起，倒扑而下，钱扇霍地展开，寒光轮转压下。

黑衣人惨嗥得叫出声，立时踣倒于地，面目模糊，血污一片倒地。

冷面秀士意在报复二徒毒伤之仇，并存心显耀武功，击毙三人后，飘身落在两丈开外，目注葛元良与偷天二鼠合袭番僧。

番僧发觉三黑人死在冷面秀士扇下，不禁猛萌杀机，迅即无伦左掌摸向肋间，不禁面色大变。

严晓星立在圈外，趁着番僧缓得一缓之间，长剑竟脱手掷出。

寒光电奔，风雷怒啸，叭的一声，插入番僧心口。

番僧狂叫一声，身形倒出数步，面色狰狞恐怖，厉声嘶叫道：“贫僧死不足惜，只怕你等死无葬身之地。”

语毕，奋力将剑拔出插在雪地上，泉涌鲜血喷出，口中发出杰杰刺耳怪笑，笔直倒地不起。

葛元良庞雨生不禁惊异番僧之死，却对严晓星驭剑手法大感震凛。

冷面秀士道：“尊驾真是罗刹门下么？”

严晓星慢慢走向番僧尸体之前，拾起长剑，拭去剑上血迹，还剑归鞘，回望了冷面秀士一眼答道：“阁下不信罗刹门下武功是么？”

冷面秀士面色铁青，冷笑道：“庞某如不念尊驾救驾治劣徒之德，今晚定要教训你，免得你眼高于顶，目中无人。”

严晓星怒道：“凭你也配，不错，你冷面秀士在武林中威播四方，锋芒毕露，但罗刹门下却不把你放在眼内，若然不信，只管放手施展，在下如不在十招之内将阁下铁扇打出手外，我罗刹门中从此绝意江湖，不参与武林是非。”

此言一出，非但葛元良大感震惊，就是偷天二鼠也不禁为之倒吸了一口冷气。

廖独暗道：“瞧你冷面秀士如何应付。”

许飞琼芳心大感焦急忖道：“小不忍则乱大谋，此时此地星哥怎能节外声枝。”

群雄认定冷面秀士忍不住这一口恶气，必然动手无疑，岂料冷面秀士淡淡一笑道：“庞某恐贻武林笑柄，令师又是庞某同道至友，无论如何也不能妄动无名。”

言毕纵身一跃，穿向庙外，身形没入沉沉夜空中。

群雄大感意外。

严晓星道：“他去了不远，终将返回。”

葛元良道：“何以见得？”

严晓星道：“双判久久不见番僧覆命，他情知有异，不待天明，此处必有一场恶战，冷面秀士必匆匆赶返。”

葛元良微微叹息道：“尊驾料事如神，老朽不胜钦佩，但老朽不解冷面秀士仍然能忍受如此折辱。”

神鹰七式廖独与严晓星结成相识，虽为严晓星气质所吸引，但仍崖岸自高，如今却由衷的钦佩，不禁油然泛起一种自愧不如之感觉。

东斗天君目光灼灼地注视了严晓星两眼，轻轻拉着许飞琼走在一旁，低声问道：“琼儿，为师神目如电，已瞧出内中蹊跷，你无须向为师蒙骗。”

许飞琼不禁芳心一震，靛泛红霞，佯嗔道：“恩师这话问得甚是离奇，琼儿从来实话实说，用不着瞒骗恩师。”

葛元良微微一笑道：“琼儿不必恐慌，为师并无丝毫责怪你之意，你习艺三年，言笑不苟，更不向男子轻示颜色，冷若冰霜，但今宵大大不同……”

许飞琼道：“什么不同？”

葛元良道：“欢愉之色现于言表，如为师所料不错，那赵春城不但非罗刹谷门下，而且恐是你青梅竹马儿时旧友。”

许飞琼闻言心神猛凛，面色微变道：“恩师说得不错，他不是罗刹门下，并非徒儿隐瞒恩师，而是他有难言之隐。”

葛元良呆得一呆，长叹一声道：“为师平生刚愎自用，轻不推许人，除了两位畏友外，此人才智武功均绝妙绝伦，令人佩服。”

许飞琼摇首道：“他比恩师刚愎自负尤有过之，有什么可令人推许？锋芒太露，过刚易折。”

葛元良鼻中轻哼一声道：“你知道什么？他存心折辱冷面秀士实含有深意在内，冷面秀士虽躁妄暴戾，但却有一点好处，知恩必报，一诺千金，强敌在前，不容任性，须知害群之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是以他只好采取折辱之策，换了他外即是为师，高雨辰亦无法容忍。”

许飞琼道：“冷面秀士报答了恩情后恐立即索债折辱前怨。”

葛天群摇首笑道：“这倒未必，冷面秀士尚有一点过人之处，绝不临危置我等于不顾。”

蓦地，齐天庙门外人影一闪，只见冷面秀士庞雨生飘然而入。

许飞琼暗道：“恩师果然料事如神。”

葛元良迎着冷面秀士走去，察觉冷面秀士面色凝肃，诧道：“庞老师定有何事见告？”

冷面秀士冷冷一笑道：“酆都双判并非虚言在此山下已布下奇门伏椿，其中大有能人，武功不在你我之下……”

葛元良道：“这个老朽知道，庞老师胸罗奇学，博闻强识，双判布下奇门遁甲谅难不住庞老师。”

冷面秀士冰冷的面上不禁泛出一丝笑容，道：“雕虫小技岂能难得住在下，但在下却听出双判一丝隐秘，双判似畏惧神木尊者传人。”

正说之间，群雄已纷纷走来聚在一处。

百足天蜈皇甫炎耳闻神木尊者传人之名，不禁面色微

葛元良望了皇甫炎一眼，道：“老朽不信有神木尊者传人此一传说，但皇甫当家曾在云龙山亲眼得见，不妨姑且听信。”

皇甫炎怒道：“葛老师是否心疑兄弟危言耸听，存心掀起一场武林是非！”

葛元良摇首答道：“皇甫当家请勿误会老朽话中之意，为何数年来一直未听得神木尊者传人再露面江湖？”

冷面秀士右掌一摆，道：“各位听得金刀四煞之名么？”

迩来金刀四煞之名已不径而走，群雄哪有不耳闻之理，葛元良颌首道：“金刀四煞近来已名震大江南北，似确知金刀四煞是否神木尊者传人仆徒。”

冷面秀士道：“不论是否，风闻近数日深夜金刀四煞在罗秉浩居处外频频现踪，形迹飘忽如电，是以双判异常畏惮，明午我等前往应约，恐异常棘手。”

皇甫炎诧道：“为什么？”

冷面秀士答道：“相传屠三山那幅藏珍图已为神木尊者传人得去，无疑神木尊者传人必须取得另一幅藏珍图，才可寻得龙谷藏珍！”

皇甫炎道：“如此我等正好坐山观虎斗！”

庞雨生冷笑道：“恐那时身不由主，遂其借刀杀人之计。”

“什么！”皇甫炎诧道：“这是何故？”

庞雨生道：“风火头陀乃魔道高手，精擅迷魂大法，定力不足的武林高手难免为其所乘，不知不觉地受其利用。”

葛元良略一沉吟道：“庞老师必有所闻，似知风火头陀如何施展迷魂大法”

庞雨生皱眉答道：“在下就是未能探番风火头陀如何施展迷魂大法引以为憾，是以转返相告诸位提防误中诡计。”说时目光偷觑了严晓星偷天二鼠及廖独四人两眼。

只见严晓星与偷天二鼠廖独三人聚在不远处低声商谈，似对自己之言不以为意，心内极为懊丧。

葛元良微微一笑，目露感激之色道：“感情心感，庞老师何必深滋误会负气而去，须知我辈武林人物，均具有傲气僻性，倘相持不下，难免弄成僵局。”

庞雨生不禁朗笑道：“大丈夫恩怨分明，怎会负气而去，葛老师你太小觑在下了。”

葛元良道：“夜深风寒，我等何不入内共商对策。”群雄鱼贯入殿而去。

严晓星忽道：“寒夜漫漫，又无法入寐，在下前往附近村镇觅取酒食，供诸位祛寒充饥。”

廖独道：“老弟不能独自一人犯险，廖某同你前去。”

严晓星道：“好。”双双一跃，穿空拔起，杳失在茫茫雪夜中。

许飞琼宁立在店廊，拦住了偷天二鼠，问道：“他真的去觅取酒食了么？”

姜大年望了吕鄯一眼，笑道：“这年头可真没得说了，两口子还没成亲，就如此难分难舍……”

许飞琼不由飞红两颊，嗔道：“你……你胡说什么？”纤手一扬，作势欲打。

姜大年忙闪身开去，打拱作揖，陪笑道：“姑奶奶别打，有话好说，他真的前去寻觅酒食，片刻自会回还。”

许飞琼鼻中冷哼一声道：“两位休要骗我，他岂是贪馋之徒，他是潜入九首蛇堡寨探听雷玉鸣生死下落去了。”

吕鄯摇首一笑，语言压低道：“姑娘，我这位严老弟行事虽高深莫测，但极为谨慎，你我不必为他烦心，稍时假如姑娘不放心，我俩赶去就是。”

许飞琼道：“我亦欲同往。”

吕鄯面色一变，道：“这如何使得，万一有甚闪失，令师葛老儿岂是好

惹的？”

许飞琼知偷天二鼠之言是实，螭首微颌道：“那么两位速去速回，最好与他一起赶返。”翩然一闪，掠入大殿内。

吕鄞向姜大年低声道：“这丫头很难对付，严老弟将身怀神木令及巧粉金刀四煞瞒住了她。”

姜大年道：“兹事重大，如何能轻予吐露，看来无名老人将神木令之事守口如瓶，秘不为许姑娘知，何况严老弟，咱们走吧！”两人疾如闪电掠去。

严晓星与廖独双双飞掠至山下，夜色如墨，风云吼涌，非但无法察觉匪徒奇门布设情景，而且亦难分辨出景物人影。

廖独盲目随着严晓星奔往山下，低声道：“老弟，你我不要误闯入奇门，自投罗网。”

严晓星答道：“无妨，白天在下曾观察贼人奇门布设方位，此处正好是一隙缺，廖大侠请紧随在下。”

语言甫落，忽感身后有异，别面四望，隐隐可见有数条身影划空疾闪而来。

严晓星手出如风，拉着廖独疾如流星掠去。

廖独道：“是贼人发觉我等在后追踪么？”

严晓星道：“并非贼人！”

廖独诧道：“那是何许人物？”

严晓星道：“无疑是在下那两位忘年拜兄，其余之人恐系许姑娘及其恩师葛元良冷面秀士等。

果然为他料中，许飞琼进入殿内后，葛元良卹严晓星廖独等人未入殿来不禁动问，许飞琼答称赵春城与廖独去往附近村镇觅取酒食，他拜兄两人不放心赵廖犯险，亦随后赶

去。

葛元良大惊道：“他们走了么？怎可以身涉险。”

冷面秀士忙道：“我等最好赶去。”

葛元良高雨辰皇甫炎许飞琼身如脱弦之弩掠出殿外，一出山门，只见偷天二鼠并肩立在下山石阶前，目光凝向山

下。

葛元良飞身掠至，问道：“他们两位何在？”

吕鄞低声道：“已经进入奇门了，我等防人数甚众恐形迹为凶邪发现，是以踌躇不前。”

冷面秀士轻笑一声，道：“双判布设奇门似未参悟生克玄奥，无法严密完整，尚有一条道路，诸位请随在下来吧！”纵身一跃，宛如飞鸟掠向山下茫茫风雪中。

葛元良等人紧随着冷面秀士之后，果然一路无阻，鹤行鹭伏，出得奇门阵图外。

他们均是身负内家上乘武功，目力异于常人，十数丈外已隐隐看得见严晓星廖独二人矫捷的身影，忙提聚一口真气身法加速赶上。

严晓星廖独约莫奔出七八里外，前途已是一片栉比连绵村舍，隐约已可见到有一两点灯火。

突然严晓星拉住廖独道：“且慢！那村庄外已有双判党羽布下伏椿，人数似不少，谅发现村舍中藏有什么可疑人物意截击围捕，我等最好分散开来，

隐在暗处，瞧瞧是何厉害棘手人物。”

这时许飞琼等人及偷天二鼠已赶至。

廖独不信严晓星在此大风雪深夜里眼竟然有如此锐利不禁惊诧道：“老弟瞧得真切么？”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如何不真，贼徒人数甚众，聚神蓄势，如临大敌，是以在下断言村庄中必隐藏极为棘手的强敌。”说时手掌一挥，接道：“诸位请速分开择一隐秘之处隐藏，以免形迹败露，此处稍时必展开一场激烈搏斗，我等何妨作壁上观。”说着身形猛地腾起，宛如飞鸟般落向七八丈外草丛中。

群雄互望了一眼，宁可信其有，四散开来择处隐蔽。

须臾，只见三条黑影飞身掠至，产道宛如冰霜冷电神眼四巡了一瞥，但闻森冷语声道：“稍时金刀四煞一出庄外，就在此处拦截，令主严谕不容一人漏网，违令者死。”

只听一个阴恻恻冷笑道：“就凭我也拦得住名震大江南北的金刀四煞么？何况他们身后还有主者，此无异螳臂挡车，送死无疑。”

森冷语声又道：“黎兄，怎未听明白小弟话中涵意，出手与金刀四煞搏迥者并非我等，充主严谕一候金刀四煞负伤败退后立即展开拦截。”

“原来如此，方才能说得清楚一些，黎某如何有此一问但为何不施展迷魂大法？”

那森冷语声答道：“我也有此疑，但片刻之前方始明白那金刀四煞一具异禀，独不畏迷魂大法，前次在折西本帮高手施展迷魂大法竟遭惨败，前车之鉴不远，如何能重蹈覆辙。”

三条黑影疾闪，得闪便自隐入沉沉夜色中，方才三邪语声随着寒风播散开去，群雄听得清晰无遗，不禁暗暗心惊，证实了严晓星之言无讹，屏息凝神，静观即将展开的一场激烈搏斗。

约莫半顿饭光景过去，远处忽传来数声闷哼惨呼，只见庄舍暗中冒起四条黑影，身法迅捷，如若展翅大鹰，疾落在严晓星等人方才存身坡岗上，目光炯炯慑人，只听一沉劲有力川音道：“朋友，好灵的耳目，居然侦知我金刀四煞潜隐之处，但休要妄念可拦截我金刀四煞，速速回转堡中，我等不出手则已，一出则必死无疑，寄语贵上，明日午时我金刀四煞准时光临索取那幅藏珍图。”

忽随风传来森冷苍老语声道：“金刀四煞！你等已陷天罗地网，尚敢大言不惭，须知血债血还，依老夫之劝，不如束手就擒，还可饶恕一死。”

金刀四煞中突响起震天狂笑，声震夜空，令人战栗，只见四煞八手齐扬，似掌中抛出一物，落向远处雪地上。

倏地雪地中忽冒起一道火焰笔直似柱升起三尺余高，熊熊火光，数十丈方圆内照耀如昼。

金刀四煞均是一身黑衣，头面为玄巾罩住，只露出两只锐利眼孔，肩披连鞘金刀，光华炫目，四煞分东西南北屹立如山在寒风中，袍袖飞飞凛凛如天神。

村舍那方忽如风闪电掠来十数无极帮高手，一身白衣，围在火圈外，均手持一只三寸直径铁筒，筒端呈露蜂巢般密孔。

一个白衣老者冷笑道：“老朽向四位说明，我等持的物名唤子午断魂弩，弩为寒铁真精所铸，无坚不摧，四位有内家罡气护体也是无用，中者必死无

疑，还是束手就擒的好。”

站在玄武方位黑衣人沉声道：“你在找死！”

声出人出，声未落，人已殒在白衣老者之前，眩目金霞疾闪，只听一声凄厉惨嚎，白衣老者已自尸分两截，鲜血飞溅。

黑衣人身手逾电，在死者劈成两截之前，那管子午断魂弩已夺在左手，暗簧掀开，弩始飞簧射出。

这不过转瞬间事，白衣凶邪震惊于黑袍人手法辣毒凶残更指手不及，身怀毒弩，惨曝连声，纷纷倒下一片。

其余之黑袍人身形突离地飞起，身在半空，袍袖卷出一道劲力将四外火柱灭熄。

就在此一明一暗之际，嗥声更凄厉哀恻，显然金刀四煞联手出手毙戮凶邪。

倏地嗥声寂灭，只闻寒风吼涌，涛器盈耳。

片刻，冷面秀士飞身掠出，朗声道：“他们已走，诸位也可现身了。”说着扇开夜行火折，一道熊熊火光升了起来。

群雄纷纷在隐秘处窜出聚在一处。

皇甫炎面色微变道：“金刀四煞功力高不可测，弹指之间，即交将无极帮高手悉数戮毙。”

冷面秀士摇首道：“四煞功力之高，在下绝不否认，但翻数戮毙则未必，皇甫炎家何妨你细瞧瞧。”说着迈步如飞行去。

只见雪地中倒毙九具白衣凶邪尸体，个个均尸分两截。血流成渠，染污了洁白银雪，死者目瞪口呆，似惊悸已极。

葛元良长叹一声道：“身法之快，出手之辣，老朽毕生罕睹，难怪金刀四煞之名震动大江南北武林，并非幸致。

冷面秀士答道：“在下并非钦佩四煞的武功，而是震惊四煞心智之高，今晚拦截围煞的无极帮高手谅不下百数个人，无论四煞武功如何高绝，恐不能全身而退，但四煞竟在四外发出黄磷烈火弹，而外背立，极似欲展开一场生死狂拚，无极帮高手亦错认四煞已知身陷危境欲背水一战，殊不知金刀四煞才智高绝，目前就是要无极帮高手有此错觉，不防四煞有逃出重围之意……”说着微啜一声道：“四刹竟趁着火炬一明一暗之际，穿空遁出重围，无极帮高手局然不及措手。”

群雄闻言方知金刀四煞发出黄磷烈火弹用意，不禁赞叹出声。

忽闻许飞琼惊诧道：“赵老师他们三人咧？”

群雄闻言才察觉严晓星及偷天二鼠不在，蓦闻严晓星朗笑声传来，只见村舍远处飞掠出三条人影，他们三人分着酒壶及辣味熏鸡，满脸笑容。

许飞琼道：“三位错过了一场好戏。”

严晓星道：“金刀煞尚未现身之际，在下三人便潜入村舍内购买酒食，所以方才情景已瞧得一青二楚，此刻九首蛇罗秉浩堡寨内谅已似热锅年的蚂蚁团团乱转，明午之会看来甚为凶险。”

冷面秀士道：“那么赵老师对金刀四煞才智武功如何详论？”

严晓星道：“在下萤末之技，怎敢比中天皓月！”随即一笑道：“咱们回齐天庙再作商议如何？”

群雄迅疾转身向齐天庙掠去，均未心疑金刀四煞就是严晓星等人化身。

大殿内生起一堆旺火，群雄就在火旁坐下，大碗饮酒，大块吃肉，互相

谈论方才金刀四煞之事，忽闻殿起一声响亮

的佛号道：“诸位施主，可容贫僧这不速之客么？”

严晓星闻声矍然而起，道：“少林高僧静澄上人驾到。”

群友闻声纷纷趋迎，只见殿外走入少林悔心院长静澄上人，身后随着昆仑掌门沧海客等一群武林旧著盛名人物，相与一一寒暄。

冷面秀士道：“上人因何知道在下等至此齐天庙内？”

静澄上人答道：“贫僧等均在沙河镇上客栈内，准备赴明午双判之约，哪知店外起了一阵急剧敲门声，开门启视只见一年迈龙钟的老者，说是奉了雷玉鸣施主之命，需面见贫僧。”话声微微一顿，望了葛元良一眼，接着道：“那老者身无半点武功，言片刻之前雷老施主探知双判手下惨遭金刀四煞屠戮，为此双判大起恐慌，明午之会恐已改弦易辙，并持一密笺，请贫僧赶来齐天庙将密笺面交与葛施主，一切详情尽封笺内。”说时由僧袍内取出一封密笺递与葛元良。

严晓星闻言大感惊诧，忙道：“且慢！”

葛元良正待接过密笺，闻声飞撤右臂，目露疑容道：“赵老师喝阻何故？”

严晓星道：“葛老前辈与雷老英雄昔年曾是旧友么？”

葛元良闻言怔得一怔，道：“老朽与雷老英雄多年前有过数面之缘，并非莫逆之交，请问问此何故？”

严晓星道：“既非至交，为何单单指明面交葛老前辈，恐其中有诈。”

静澄上人面色微变道：“施主莫非心疑贫僧所言不实么？”

严晓星道：“少林名宿，黑白两道无不栖然尊仰，在下怎敢腹诽上人，如在下所料不外，上人乃一时不慎受双判之愚。”

群雄闻言面色大变。

静澄上人道：“何以见得？”

严晓星道：“密笺内如不是藏有奇毒，便是双判已逃之夭夭。”上前接过密笺，小心翼翼在烈火上拆开密笺，上下倒置，抖震片刻，才取出信笺，鼻中嗅得一丝被火焚毁的腥臭气味。

群雄鼻中亦感有异，方知严晓星并非故作危言。

笺上只寥寥书写两行字迹，下款为酆都双判姓名，笺内所云金刀四煞作梗，明午之约暂行取消并启堡垒，意似另幅藏珍图觅获，再敬发武林中另订时地召聚英雄大会。

静澄上人不禁黯然一笑道：“贫僧实愚不可及也！”

严晓星道：“上人不必难受，在下等亦受愚而不曾察觉方才在下等转返齐天庙之际，在下似觉奇门已撤，因天黑如墨，致大意疏忽……”说时面色渐趋严肃，接着道：“事不宜迟，诸位倘不愿失去双判线索，速向燕京追踪，燕山附近不难找出双判党羽巢穴。”

冷面秀士只觉严晓星未有同行之意，诧道：“赵老师意去何往？”

严晓星微笑道：“在下早就表明心意，并未把藏珍图放在心上，在下意料双判此去为避形迹败露，不敢将雷少侠挟之同遁，必尚留在罗秉浩堡垒内，故在下意欲前往罗秉浩堡垒中索取雷少侠。”

皇甫炎道：“双判虽不敢将雷少侠之离去，但他们心性残毒，必将雷俊峰杀却，只恐赵老师自投罗网。”

严晓星不禁朗笑道：“双判纵然凶残，未必敢犯武林大忌，雷俊峰生死本无关重要，但将引起武林公责，招来无穷后患无穷，双判虽愚亦不及此。”

群雄只觉严晓星之言深中有絮，与严晓星等四人作别离去。

许飞琼暗向其师葛元良言说意欲留下严晓星同行。

葛元良拉着严晓星走往一旁，低声道：“老弟，老朽与你虽是短暂之聚，未见老弟本来面目为憾，但老朽认定你乃少年英侠，琼儿对老弟感情独厚，意欲将琼儿托付于你不知可否？”

严晓星道：“与琼妹同行诸多不便，但蜡月初八前晚辈必赶至燕京与老前辈会面，请老前辈转告琼妹，琼妹必谅解晚辈不得已苦衷，言落人起，与偷天二鼠及廖独穿空杳入夜色沉沉中……”

天色已是放曙甚久，但阴暗如晦，苍穹彤云密布，鹅毛般大雪仍是无休无歇地漫空飞舞，寒风刺骨，山川，树木，屋宇，俱是一片银白遮覆。

九首蛇罗秉浩寨外大道上忽响起一片奔马蹄声，鸾铃急振，只见四人四骑往堡门飞奔而来。

骑上四人一身黑衣，肩带兵刃，乍睹之下，神似金刀四煞，堡门外雁翅般分列着几个提刀劲装高手，见得四鸾远远驰来不由心神猛凛，骇然色变。

及至临近，才瞧出奇上人并非金刀四煞，不由心上一块大石方始落下，一个面如锅底的汉子纵身跃出丈外，拦住道上，钢刀挥出一片刀花，喝道：“来人止步！”

四人四骑紧勒缰绳，啊唷一声，马匹霍然停住，纹风不动。

匪徒高声道：“今午之会敝堡已取消，四位朋友想是来得匆忙，并无耳闻，四位朋友驾临，恕敝堡不能接待，因敝上已离堡外出。”

为首骑上人哈哈大笑道：“我等已有耳闻，但我等也奉了敝上之命赶来，身不由主，恕不得已。”

匪徒面色微变，道：“贵上上下下称呼可否见告，不知为了何事？”

那骑上黑衫人一跃落鞍，目中精芒电射，沉声道：“敝上金刀四煞！”

金刀四煞之名入得匪徒耳中，无异晴天霹雳，面色大变嗫嚅道：“不知四位为了何事？”

黑衫人阴阴一笑道：“敝上已察知酆都双判风火头陀骷髅，人魔于今晨离开此处屯往燕山而去，现敝上已追踪其后侦知雷俊峰尚留在此，是以奉命赶来索放。”

那匪徒抱拳嘿嘿假笑两声道：“回尊驾的话，敝堡并无雷俊峰其人。”

黑衫人忽出手如风，五指疾如闪电扣在匪徒曲池穴上，冷笑道：“这话是你能担待的么？速命罗秉浩出见，雷俊峰如有损伤半根毫发，莫怨我等心狠手辣，血洗你们全堡。”

匪徒被扣住穴道，直痛得全身颤抖，额角冒出豆大汗珠但仍自经受不出声呼痛，狞笑道：“兄弟所说都是实话，四位谅难血洗敝堡，倘不见信，不妨闯入一试。”

其余七匪徒早在黑衫人出手制住同伴后疾掠入堡而去，堡中传出一片震耳鸣锣声。

黑衫人冷笑一声，出指如风点在灵台穴上。

匪徒应指倒地。

那黑衫人正是严晓星，不言而喻其余三人就是偷天二鼠吕鄱姜大年及廖独。

严晓星四面望了三人一眼，低声道：“堡门大开，显然是有意诱敌，方

才得讯雷老英雄父女及候少侠潜入堡内，恐他们必难全身而退。”

廖独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严晓星一跃上骑，四骑并列同门而去。

马蹄踏着积雪，沙沙作响，这响声震人心弦，气氛肃森。

四骑慢慢入得堡门，严晓星四人巍然如山端坐在鞍上，宛如天神般，令人望而生畏。

入得堡去，竟一无阻拦，似一座空堡般，一条宽可五六丈青石板铺置的大街，笔直伸长约莫两里许通往内堡，两旁店肆紧闭。

严晓星一马领先，迳往内堡驰去。

内堡门仍然是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一片银白厚雪广坪上中盛着一座草亭。

廖独不禁噫了一声，道：“草亭设有一桌酒筵，似接待我等，老弟，俗话宴无好宴，你我应如何应付？”

忽闻一个阴冷笑声道：“金刀四煞门下谅亦是英雄人物怎么恁地没胆子，酒茶中均无毒，尽可放心饮用，敝堡主立即出见，何妨入席。”

严晓星距草亭五丈远近，离鞍落骑，冷冷笑道：“贵堡弟兄方才不是言说贵堡主已离堡他去了么？”

“是的，但敝堡主正是方才返堡的！”

廖独大喝道：“那很好，命罗秉浩速速出见。”气蓄丹田，右掌突向草亭劈去。

劲风山涌，轰的一声，草亭连根飞起，震出四五丈外，碗盘菜肴溅落雪地埋没。

亭基倏的下陷沉落，露出一凹黑深坑。

只听一声阴恻恻冷笑道：“名师门下自有高徒，果然不虚，朋友好眼力，罗某委实钦佩，只可惜救不了四位活命！”

廖独冷笑道：“这倒未必。”

严晓星倾听语音传来方向，默察此人藏身所在，面色冷寒如冰。

忽地雪地四周涌出数十条藏獒，只只宛如巨豹，浑身毛皮袍黄发亮，利爪钢牙，狰狞张口砍噬。

此刻除了严晓星一人似若无睹般，偷天二鼠及廖独均拔出兵刃，左掌虚扬着蓄势相待。

一只毒獒首先发难，纵身一跃便向廖独扑去，随后五獒续向四人扑至。

廖独一个闪身，厉声叱喝，刀光电奔劈下，为首那只毒獒扑势太急不及闪避，嗥声甫出口际，半个头颅被削落地，鲜血飞溅。

另一只毒獒扑势如风，两只利爪只差半寸便将抓中廖独肩头，哪知廖独左手玄诡绝伦地穿飞而出，五指抓住了獒腿大喝一声，旋风扫落叶般甩了出去。

那毒獒摔在七丈开外，鲜血在口耳间涌出，挣扎了两下，毙命在雪地中。

那边偷天二鼠亦已生劈了两只毒獒，一只毒獒扑向严晓星，突闻严晓星哈哈一声朗笑，身子疾转，不知用何手段将毒獒挟在肋下，猛一使劲，只听毒獒发出一声尖锐惨嚎，口中鲜血暴喷。

嗥声凄厉刺耳，声测云空，令人毛骨悚立。

如此一来，群獒顿时慑住不前，喉间狺狺出声，目中怒焰如火。

严晓星倏地将毒獒尸奋力抛出，身形随之跃起，如附身之影般，疾如脱

弦之弩般，在四只毒螫头顶飞掠而过，直扑向墙边一株巨干槐树而去。

但闻一声惊呼，树后忽闪出一獐头鼠目老者，欲往侧向扑，岂料严晓星身法比他更快，右手两指弹出一缕劲风，大喝道：“罗秉浩还不躺下。”

九首蛇罗秉浩发出一声闷吭，身形扑倒。

严晓星手法迅疾无伦，夹颈一把抓起九首蛇罗秉浩举起虚晃。

群螫目光锐利，瞥见严晓星制住其主人，顿时慑伏。

九首蛇罗秉浩虽被制住，却灵智清醒，知落在人手，不由胆寒魂飞。

蝼蚁尚且惜命，罗秉浩何独不然，本来快刀一手，一了百了，但罗秉浩深知金刀四煞辣狠凶残，其门下恐犹有过之面色惨变，冷汗如雨，颤声道：“尊驾请速赐老朽一死。”

严晓星冷笑道：“要死没如此容易，速放出雷俊峰便可饶你不死。”

罗秉浩暗叹了一口气，道：“雷俊峰实未囚在敝庄，但老朽可指点四位确处。”

严晓星冷笑道：“罗庄主，你是否听过‘玄阴搜魂’手法么？”

罗秉浩一闻此言，不禁机伶伶连打寒颤，苦笑道：“雷俊峰囚在距敝庄十数里外一所大宅中。”

严晓星沉声道：“还有雷老英雄父女及侯老英雄现在何处？”

罗秉浩道：“他们身中暗算，一并囚往该处，由敝帮香主西门玄看管！”

严晓星闻言暗暗心喜，不料神蟒谷西门主竟迁往另处，无疑萧文兰亦在，沉声道：“罗庄主速领我等前往，但不准通风报信，否则你罗庄主将罹‘玄阴搜魂’之苦。”

九首蛇罗秉浩道：“那是当然，老朽说话算话！”

严晓星出指如风，点了罗秉浩的胸腹多处要害穴道，淡淡一笑，道：“那么请庄主领路吧！”

罗秉浩苦笑了一声，右掌一挥，屋角突然飞掠出两黑衣彪形大汉，目露惶恐之色，抱拳躬身道：“庄主有何吩咐？”

只见罗秉浩黯然一笑道：“你等紧守庄门，不准对任何人吐露，亦不得通风被西门香主知道。”

严晓星道：“西门玄在神蟒谷称为总护法，怎么又称香主。”

罗秉浩面上泛出一丝苦笑道：“神蟒谷之败，西门玄被降为香主。”

严晓星哦了一声，暗道：“原来如此！”

两黑衣彪形大汉正待离去，吕鄯突跨出一步，和颜微笑道：“两位姓名可否见告？”

对待敌人如此温和，甚是罕见，两彪形大汉不禁呆得一呆，抱拳躬身道：“兄弟陈焕王少侠，不知有何见教？”

吕鄯笑笑道：“没什么，两位请便，罗庄主就请带路吧！”

罗秉浩只觉生平未受过如此屈辱，但此刻生死均不由主无可奈何领着四人由堡后走出庄外。

雪花漫天飞舞，宛如银龙狂斗。山野自得晶莹眩目，万径人踪俱灭，五人翻山越岭，约莫半个时辰后，罗秉浩忽停在山岗上，手指崖下一处孤零零的大屋，道：“雷玉鸣的子女以及侯迪俱亦在此宅，罗某同行反为不便。”

吕鄯道：“那屋外有无伏桩？”

罗秉浩道：“西门玄共有三十名弟兄，谅不是四位敌手。”

吕鄯等冷笑道：“罗庄主，不要枉费心机，你那‘弱阴搜魂’之苦在两个

时辰后必然发作，还有你庄主妻儿老幼作为人质，我等如有闪失，庄主能忍令妻儿老幼俱罹遭惨死么？”

九首蛇罗秉浩料不到偷天二鼠手段竟比自己还要残毒，不禁面色惨变，凄然一笑道：“罗某胆大包天也不敢对四位使诈！”

吕鄯冷冷一笑道：“如此就好，那么就请罗庄主领我等安然进入，倘在两个时辰内无法救出雷玉鸣老英雄等人，庄主家小性命难保。”

恶人更有恶人磨，罗秉浩此刻已计穷力拙，黯然苦笑了笑道：“罗某不敢不竭尽全力。”说着身形缓缓走出。

严晓星等四人随后走下崖去，身入雪压郁林，忽听一声断喝道：“站住，五位是何来历？”

罗秉浩咳了一声道：“烦劳通禀西门香主，就说罗秉浩求见。”

林内一条黑影疾闪而出，只见一身形高大，貌象旗猛，须发若猥的黑衣老者，抱拳笑道：“原来是罗庄主！”慑人目光望望吕鄯等四人一眼，又道：“这四人是否罗庄主属下么？为何不是本门装束？”

九首蛇罗秉浩心中暗暗一惊，道：“并非罗某属下，而是总坛遣来的急使，为避免形迹败露，故不用本门装束！”

黑衣老者道：“小的斗胆相求这四位出示总坛信符！”

罗秉浩料不到此人有此一求，不禁呆得一呆。

严晓星抢步闪出，手掌一晃，扬出一面白色小旗，旗上镶有黑底无极图形。

黑衣老者见旗，立即欠身施礼，面色肃色道：“小的不知，多有得罪，容小的通禀西门香主，请五位稍等。”迅疾转身奔入大宅内而去。

九首蛇罗秉浩不禁心神猛凛，暗道：“金刀四煞果然有通天之能，不知在何处得来本门总坛信符交与其门下，显然成竹在胸，胜算在握，罗某若施展诡计，恐落得个惨死无荆身之处。”

须臾，只见黑衣老者领着西门玄一群约莫七人快步走出宅门而来。

严晓星目光锐利，瞧出紧随西门玄后正是萧文兰，清丽如昔，却似消瘦了些许，依西门玄近前，将小旗一挥，沉声道：“西门香主，在下奉令主之谕解送雷玉鸣等人前往总坛！”

西门玄目露疑惑光芒，道：“两位田堂主方离去不久，临行之时严嘱雷玉鸣等人暂囚在此，不可走漏风声，更传讯总坛……”

严晓星不待西门玄说完，立即面色一寒，冷笑道：“令主为免重蹈神蟒谷覆辙，故有此谕，近来频遭变故，若非本门隐藏内奸，焉有此逆，令主料测西门香主门下必有敌方卧底奸细！”

西门玄不禁面色一变，道：“倘非兄台言说，在下尚蒙在鼓内，兄台既奉令主所命，定有命旨。”

严晓星冷冷一笑道：“此地并非讲话之处，去至内面再说吧！”

忽地，罗秉浩鼻中发出一声闷哼，栽仆在地。

吕鄯道：“罗堡主遭金刀四煞围攻，身罹重伤，险遭不测，幸遇我等赶到相救逃出堡门，此刻伤势发作，必须灵丹救治。”

西门玄面色大变，道：“金刀四煞有无追踪而来？”

严晓星淡淡一笑道：“四煞被我等声东击西之策诱开。神态严肃，不怒而威。”

西门玄神色一凛，欠身肃容延入宅内。

萧文兰芳心忐忑不宁，只道她与许飞琼表里呼应之策为总坛侦知，焦急不已，忽闻一丝蚁语传声道：“兰姐不必害怕，来人乃小弟等乔装来此相救雷玉鸣等人！”不禁精神一振。

大厅内晦暗阴森，朔风从天井檐上阵阵涌入，夹着鹅毛片般雪花，贬骨奇寒。

严晓星昂然跟上座位，沉声道：“将雷玉鸣四等人赐以解药释出。”

西门玄示意黑衣老者。

黑衣老者快步走出厅外。

吕鄯一跃而出，道：“老朽随你同往！”

严晓星立即接道：“萧姑娘，你将西门香主属下海展名册交我一阅！”

萧文兰闻言呆得一呆，迅即恍然悟出此人乃严晓星乔装应了一声，连步如飞闪入左侧厢房。

配合严谨，声势慑人，西门玄等匪徒暗暗心惊，岌岌可危。

严晓星森寒着脸，一语不发，大厅中气氛肃穆无比。

须臾，吕鄯黑衣老者偕同雷玉鸣及其子女与侯迪走入，只见雷玉鸣等人神色萎靡，目露怒光，一脸不屈之色。

严晓星目光望了吕鄯一眼。

吕鄯微微一颌首，严晓星已知雷玉鸣从吕鄯口中得知他们四人来历。

当下严晓星道：“兵贵神速，迟则变生，有劳三位先护送雷玉鸣等人上路，兄弟留此办理未了之事。”

偷天二鼠及神龙七式廖独押着雷玉鸣等四人走出厅外而去，留下严晓星一人，面色如罩一重阴霾，更平添了几分阴森，令人不寒而栗。

须臾，萧文兰捧着一厚厚海展名册走出屋外，递与严晓星，柔声道：“此乃本舵弟兄名册，烦请一阅。”

严晓星咳了一声，双手接过，缓缓立起，将名册平放在八仙大桌上一页一页地展阅。

西门玄随着严晓星咳声，不禁心神一凛，又不敢走近严晓星身旁，暗暗焦急。

蓦地——

一彪形黑衣大汉如风掠入大厅，向西门玄躬身施礼，禀道：“冷面秀士庞雨生等人要面晤香主。”

西门玄神色一变道：“他是如何知道此处的？”

黑衣汉子道：“属下不知，冷面秀士神色不善，已伤了本坛数人，出手狠辣无比。”

西门玄眼中泛出一抹杀机，沉声道：“老朽去会他！”向严晓星双拳一抱，接道：“失陪！”

霎那间，大厅中尽走一空，仅余下严晓星萧文兰两人。

萧文兰四巡了一眼，低声道：“真是你么？”

严晓星微微颌首。

萧文兰泛出一抹笑容，倏即收敛，目露忧容道：“此计只能瞒过一时，鄯都双判虽然离去，今晚必去而复返，再说我也不愿久居匪穴，依我之见，不如利用冷面秀士庞雨生来袭，趁机将西门玄等人剪除。”

严晓星略一沉吟，道：“也好，但兰姐此时脱离无极帮似非所宜……”

萧文兰神色异常愤激，怒道：“什么？要我留下……”

严晓星手掌一摆，道：“兰姐不可动怒，咱们稍时再说。”用手一拉，双双疾如闪电掠出厅外。

屋外双方正搏杀甚烈，雪地中倒着尸体数具，伤血鲜红触目，震人心弦。

场中有几对武林人物拚搏，西门玄与冷面秀士双剑纵横如电，划空锐啸宛如裂帛。

冷面秀士右手挥剑，每施展一式均使出劲厚的内力，目光炯炯如电，左手一把铁扇护住前胸，看来他视西门玄为生平劲敌，丝毫不敢大意。

除了场中几对拚搏人物外，双方尚有甚多高手在旁观战显然冷面秀士同来的武林人物着实不少。

只听冷面秀士冷笑一声，横跨半步，震腕三式“连珠飞月”，剑飘飘飞中幻出十数点寒星，分袭西门玄要害重穴。

西门玄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暗道：“人言冷面秀士武学绝伦，果然不虚。”忖念之间，人已坍身滑步，一式“孔淮开屏”，剑化一团金霞，隐去身形。

冷面秀士冷冷一笑，剑招突变“后羿射日”，一剑直刺过去。

但闻一串金铁猛击之声，火花迸冒，冷面秀士一剑运出十二成真力，把西门玄护身金霞剑势震了开来。

冷面秀士大喝一声，左手铁扇“推波助澜”斜挥击出，扇页哗啦疾展，射出一蓬寒星，分袭西门玄要害重穴。

西门玄被冷面秀士一种神力，震得气血狂逆，眼冒金星，欲闪无力，只觉胸前发麻，闷嚎出声，人已往后倒下。

匪徒等人见状纷纷大惊。

忽闻一声阴恻恻冷笑道：“庞雨生，你也太心黑手辣了！”

声虽不大，却刺人耳鼓。

一片雪尾牛毛芒雨袭向布衣老道而去。

布衣老道不防冷面秀士有此着，疾地飘开三丈，右手松了扣住的长剑。

冷面秀士趁机一招“长虹吸水”劈向面目惨白森冷的短装僧人。只闻僧人哈哈一声怪笑，人如鬼晃了开来。冷面秀士猛感一阵头晕，突闻随风传来一个轻微语声，道：“庞老师速率领群雄向东遁往一幢茅屋中，可保安全。”庞雨生收剑疾跃开去，招呼武林群雄道：“我等快走。”武林群雄在酆都双判手下死了几人，心怀畏惧，闻言急随庞雨生向东逃去。布衣老道大笑道：“庞施主未必逃得了！”率众如风赶去。

冷面秀士率着武林群雄身法迅快，未及二里，果见一幢茅屋孤零零建在山坡下，银白雪野中这茅屋异常惹目，群雄鱼贯穿入茅屋中。

白马山冲天垂林复道：“庞老师，此屋誓必安全。”

冷面秀士道：“各位速扣暗器在掌内，慎防匪徒侵入茅屋内，在下确知此屋安全异常。”

群雄闻言将信将疑，由窗内外望，只见布衣背剑老道酆都双判率众向茅屋飞掠而来，不由紧张万分。

布衣老道距茅屋十余丈外，右臂一横，示意众人停住，低声道：“这座茅屋孤零零建在此处，一无屏阻，再无险恃庞雨生率领群雄竟然入此屋，其中必有蹊跷，我等不可不防！”

面目惨白僧人阴恻恻冷笑道：“不论有无险诈，放他一把火烧他个尸骨无存！”

布衣老道望了僧人一眼，含笑道：“如此就有劳大师了！”

面目对白僧人阴阴一笑，右手一撩襟底。

忽闻一声断喝道：“且慢！”

只见雪野坡下涌上十数人，为首是一身形雄伟，庞眉虎目的老者，远远望去宛如一截铁塔般。

大判田敦明一见此人，不由眉头一皱，低声道：“北月名宿虬龙神鞭苍恒毅也参与这趟浑水，不料事情越来越棘手了。”

苍恒毅迈步如飞而来，抱拳向双判一拱，含笑道：“贤昆仲久违了！”

田敦明欠身还礼，道：“苍老师久隐北岳，绝意武林，怎么以退隐之身再出江湖？”

苍恒毅持着一支软鞭，首尾长达丈二，梢柄两端为他巨灵神掌握住，鞭身换成杵形，闻言哈哈大笑道：“苍某静极思动，风闻骊谷藏珍中有一册绝学武功秘笈，是以再出江湖。”

田敦明哦了一声道：“原来是这档事把苍老师引出，你我可另订时日，田老大必向苍老师说明其中原委，今日似有不便。”

苍恒毅望了茅屋一眼，道：“茅屋中被困之人是何来历？”

田敦明道：“以冷面秀士庞雨生为首，不下十数位。”

苍恒毅目露诧异道：“庞老师竟与贤昆仲结下不解之仇？”

布衣老道沉声道：“此与苍老师风马牛无干，何必打破砂锅问到底？”

苍恒毅冷冷一笑道：“依苍某看来，你我无事生非，自顾不暇，又横生枝节，只怕你等画虎不成反类其犬。”

布衣老道诧异道：“此话何解？”

苍恒毅等武林群雄不禁面色大变，思忖不出如何施求之策，眼看冷面秀士等人俱都要葬身火海之下。

布衣老道及酆都双判诸邪嘴隐角泛能意诡笑。

蓦地，烈火无故突然熄灭，茅屋显露焦黑之色，仍薰烟袅袅弥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令布衣老道酆都双判群雄不禁心神猛凛，面面相觑。

田敦明忽失声惊道：“雪雷大师人到何处去了！”

武林群雄及群邪均为烈火所吸引，未曾察觉那面目森冷惨白短装的僧人无故失踪，同感骇然惊诧。

群雄忽传了一声惊呼道：“诸位瞧茅屋外雪地上是什么？”

银白雪地上放着一颗人头，不就是那面目森冷惨白僧人是谁？点血俱无栩栩如生。

在那首级之旁一尺远近，放着一颗木球，雪光映射下放出展彩，球上草木鸟兽花纹清晰异常。

苍恒毅不禁失声惊呼神木令！”

不料这震惊武林人心之神木令却在此时此地出现，布衣老道面色宛如败灰，两道森厉目光注视在神木令良久，突放声大笑。

笑声宠烈，声震雪野。

酆都双判面色却更变得寒凝冷肃，生似大祸临头感觉。

布衣老道笑声一定，面色立肃，立即的道：“贫道有幸得见震慑武林之神木令，但可容贫道拜见神木令主人么？”

只闻风送入耳一清朗语声道：“你要见我则甚，岂不闻神木令主人无异阎王帖子，见者必死无疑！”语声虽不大，却字字沉如金石震撼人心。

布衣老道沉声道：“贫道身为武林中人，岂能怕死，阁下能否取贫道之命尚在未知之天。”

但闻传来一声冷笑道：“你说我不能取你性命么，哼，无亲我自戒，罪非重大恶极，不能妄杀无辜，但你罪证一落我手，自有取你性命之时。”

在他们答话之际，酆都双判忽心生奇想，忖道：“震慑武林的端在那颗神木令上，若神木令为我等取得，此人无可凭籍，他纵然武功盖世，我等联臂合击虽未必获胜亦未必落败。”

田敦明暗中示意身旁一名同党用迅疾手法攫来神木令，那匪徒略一颌首，身躯疾塌，宛如离弦之弩射出，右臂伸出五指舒张攫向神木令而去。

五指堪触及神木令，突喉中发出一声惨噪，叭哒跌仆在地，已突气绝毙命。

接着冷笑声传来道：“酆都双判，你们好大胆子，竟敢觊觎神木令，殊不知我来此处正是要见见你们酆都双判。”

大判田敦明硬着头高声道：“阁下不知有何见教，还请赐告！”

“那骊龙谷藏珍图可在你等手中么？”

田敦明心中震惧非常，却佯装神色自若道：“阁下武功绝伦，何须那骊龙谷藏珍图？”

“武功一道，精深渊博，浩瀚若海，我不敢自满，但骊龙谷所藏绝学绝不能落在你等武林凶邪手中，否则，将如虎添翼，似洪水泛滥，一发不可收拾矣。”

语声寒冷如冰，令人战栗。

那布衣老道不禁扬声接道：“然则阁下似畏藏在骊龙谷中那本绝学了？”

“这倒未必，道长倘妄图希冀，将遭不测之祸。”

布衣老道冷笑道：“阁下如欲取贫道性命，贫道人已在此，须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若养痍成患，恐噬脐莫及。”

此言一出，不但牙林群雄均感惊诧，连酆都双判等群邪亦大感震慑，暗道：“他莫非疯了么？这神木令主人岂能轻易招惹的么？”却相继恍然大悟，道人此举系志在激使神木令传人现身出见，让黑白两道高手瞧清震慑武林的神木令主人真正本来面目。

突然随风传来长声消朗大笑道：“阴灵观主，你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应知神木令一出，凡是恶人，俱在诸戮之列今在场武林朋友，十有其六的犯有罪行……”

布衣老道暗暗心惊，忖道：“此人如何能知贫道来历？不由猛生寒意，却冷然一笑接道：“不言而知，此刻要死的并不仅贫道一人了。”

神木令传人道：“你错了，我今日来此并非惩治恶徒，而是志在酆都双判，阴灵道长，我岂可有违道长心意，不过用不着本人亲自出手。”

话声甫落，雪野远处忽疾逾飘风掠来四条黑影，划空曳电，瞬眼即至，四个背着金刀面目冰冷的黑衣人，一列横身立在阴灵道长丈外处停住。

苍恒毅失声惊道：“金刀四煞！”

四煞中一黑衫人突跨出一步，沉声道：“不错，我等乃金刀四煞，奉命现身戮阴灵道长，依我等相劝，道长不如自绝亦可落得一个全尸！”

阴灵观主仰首狂笑道：“贵上亦太小觑了贫道了，贫道岂是自甘引颈就裂之人。”

黑衫人沉声道：“道长自问比他如何？说着用手指向那颗栩栩如生僧人

首级。

阴灵观主闻言心生寒意，不禁面色一变，道：“鬼，暗算，防不胜防，这位大师不幸失神大意，致罹丧身之祸，若凭真实武功尚不知鹿死谁手。”

黑衫人冷冷一笑道：“道长之意不言而知，今日可是有意相试神木令究竟能否震慑武林否，闲话少说，道长请出剑吧！”

阴灵观主身形一矮，臂上长剑应手而出，只见一道惊天长虹，带出一片风雷啸声袭向黑衫人而去。

哈哈大笑声起金刀四煞同时出手，只见四道金虹纵横如
迎向阴灵观主惊大剑势。

只听铮铮金铁交击，阴灵观主与金刀四煞陡地飘身开
去。

金刀四煞屹立在寒风中，衣袂飞舞，宛如四具天神，神威凛凛。

阴灵观主面色凝重，风卷布袍，胸腹等处出现数条条裂口，割裂处忽溢出鲜红血液，少顷便宜挺挺倒下。

金刀四煞冷冷望了尸体一眼，缓缓转身走去。

武林群雄见状均张口结舌，似震撼已极。

酆都双判面色大变，双肩疾振，一鹤冲天拔起。

忽闻一声大喝道：“下来！”

酆都双判这回听话得紧，身才拔起一丈左右，忽地沉身落下，田敦明道：“阁下明知骊龙谷藏珍图不在愚兄身旁，何必强人所难，况且得手愚兄这幅图亦无用。”

只听神木令主人朗声道：“我知道须两图叠合使用，才可找出骊龙谷藏珍图，另一幅图迟早会侦知落在何人手内，这无须令昆仲忧心，语声一顿又道：“限期三月，令星仲将这图放在芦沟桥旁河祠内，我道自会去取。”

田敦明面有难色道：“此图既在本帮帮主手中，在下难以索取。”

神木令主人大喝道：“限期三月，不得有误，届时违命我自会取汝等两人性命，你们走吧！”

说着偕同群雄急奔而去。

须臾，茅屋之后疾若惊鸟般掠出严晓星萧文兰两人。

萧文兰笑靥如花，星眸露出关切真挚之情，柔声道：“你伤势无恙么？”

严晓星太自一声道：“小弟愧为神木令传人，武功有逊昔日神木令主人多矣，合四人之力量，虽将阴灵观主残戮，与无极帮中阴灵观主似算不得绝高之列，前途维艰，能不令小

弟忧心如焚。”

萧文兰知严晓星所言是实，星眸一转，道：“合搏阴灵观主时，公子似未竟全力，岂不知有志者事竟成，你我现在何去何从？”

严晓星道：“小弟已相烦诸位同道暗蹊群邪之后，侦知群邪举动再定对策，你我先去与雷玉鸣等人相见吧！”

九

风雪载途，寒风砭骨，落木萧萧，大地一片银白。严晓星萧文兰比肩同行，寒风砭骨，但萧文兰却感觉无比的温暖。亭午时分，两人走入官道旁一家小酒肆，揭开厚重的门帘，一股热气扑面袭来，严晓星禁不住低声道：“好暖和！”店堂内黑压压的一片，已上了七成座，当中烧了一炉炉火，烧得又旺又红。酒保急趋了过来，领着两人入座。严晓星道：“三斤烧酒，有什么下酒的好菜，拣几样送上就是！”

俟酒保退下后，萧文兰皱了皱秀眉，低声道：“怎么此酒肆中均是武林人物？”

严晓星也感觉气氛有异，无人高声说话，只窃窃私语，低声喝着闷酒，心内暗暗纳罕。

他们两人已变易形貌，不虞有人辩识，仅严晓星胸襟扣上挂着一对极为别致的酒葫芦。

片刻，酒菜已送上，严晓星听一缕语声送入耳中道：“可容我入席共饮么？”

语声柔脆，严晓星闻听是许飞琼语音，顿时一怔，抬首望去，只见一蒙面黑衣少女正欠身落座。

萧文兰微微一愣。

严晓星示意不要发问，与这黑衣蒙面少女似故友重逢，忙命酒保加添了一副杯筷，亲自执壶满满为黑衣蒙面少女斟了一杯酒。

萧文兰满含疑惑凝眸注视着那黑衣蒙面少女面上，虽被玄纱覆蔽，却仿佛甚美，暗道：“星弟气质引人，难怪少女倾心！”

只听那黑衣少女柔声道：“星兄来时，可否瞧出什么不对么？”

严晓星闻言不禁一怔，道：“没有啊！”

黑衣蒙面少女微微一笑道：“星兄再想想看！”

严晓星究竟早聪明颖悟之人，略一沉吟，道：“是否店外无一匹乘骑？”

蒙面少女微颌螭首，道：“不错，这店内武林人物，却是应约来此聚会之人，并非同一来路，但此次聚会首领无疑是无极帮高手……”语音略顿，又道：“咱们来此，他们疑心亦为应约来此，故不便询问我等真正来历，但稍时必有人来盘问，我等如何应付？”

萧文兰道：“我等误打误撞来此，为今之计不如离去，说时神态之间流露忧急之色，好不容易才脱离匪窟，现在何必重投虎口。”

黑衣蒙面少女摇首道：“趁机离去并非明智之举，他们聚会必有所为，我等应探出匪徒隐秘诡谋才是。”

萧文兰心内虽委实不赞同，但无法宣诸口外，两道眼神瞧在严晓星面上，瞧严晓星如何说法。严晓星微笑了笑道：“见机行事，坐而观变！”寥寥八字说完了，即不再语，擎杯举向二女，示意进食。

约莫半个时辰，忽见一黑衣老者缓缓起来，重重咳了一声，立时四座肃然，鸦雀无声。

黑衣老者姜黄长脸，疏须鹰鼻，目光炯炯有神，道：“诸位想必食用已饱，请从后门鱼贯而出，检示信牌，指明去处！”

在座江湖人物纷纷起立，挨次向店后走去。

黑衣蒙面少女低呼道：“糟了，星弟，我等无有信牌如何随去？”

严晓星笑道：“无妨，二位姐姐请稍坐，小弟须臾来。”霍地起立，闪入等候顺序而出店后的江湖豪雄间。

就只见严晓星忽自言自语道：“在下尚有半壶酒尚未饮尽与其等候，不可尽兴。”说着又穿了出去，回身入座，向萧文兰低语了数句。

萧文兰点了点头，面呈笑意。

片刻之间，江湖群雄已远去大半，只见那发言的黑衣老者忽如风落在严晓星座前，沉声道：“三位亦是与会来么？”

严晓星摇首道：“不是！”

黑衣老者闻言神色突变，冷笑出声。

严晓星忙道：“各有差遣，任务在身，因逢逢其会，尊驾似不必节外生枝，自取罪戾。”

黑衣老者不禁一呆，道：“三位是本门中人？”

萧文兰在身旁取出一面玉符，递与老者，道：“尊驾不妨检视真假！”黑衣老者接过，略一端详，神色肃然道：“这怎会有假，不过风闻西门香主之遭……”严晓星叹息一声道：“西门香主已遭惨死，在下三人幸免逃脱，但奉命探听金刀煞去迹。”黑衣老者交还萧文兰玉符，向严晓星道：“因何探明金刀四煞去迹，四煞不是神木令传人么？他们无疑随行离去。”弦外之音，似责严晓星之言不尽实。

严晓星微笑道：“尊驾有所不知，在下数人藏与积尸中幸免一死，神木令传人先行离去，临行之际，吩咐金刀四煞清除积尸，并另有所命，在下三人趁机逃出积尸之外，藏身密林中。”

黑衣老者叹息一声道：“此乃本帮前所未有之败，兄弟徐海，职司巡坛使者，三位可否赐告神木令传人洋情么？”

严晓星点点头，叙说当时经过。

暮闻店后门外响起争吵声。

黑衣老者面色一变，霍地立起，道：“兄弟去去就来！”迅疾离座而去。

严晓星微微一笑。

黑衣蒙面少女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萧文兰笑道：“星弟盗了三面信牌，被窃之人此刻才发觉，但无极帮非显露信牌不允与会，所以发生争吵。”

黑衣蒙面少女道：“只恐我等难脱队盗窃之嫌！”

突见五个身穿兵衫目面阴鸷的黑衫人快步走在座前，一个猥须的大汉，两目一瞪，凶光逼射，冷笑道：“朋友，在下等身怀信牌可是朋友取去的么？”

严晓星寒着一张脸不答。

两女亦面挟浓霜，默不作声。

徐海已自返回，忙道：“郝老大错了，这三位均是本门弟子。”

那满面猥须大汉闻言不禁一愣，道：“这就奇怪了，兄弟入座饮酒时，信牌仍在，如何不翼而飞？”

严晓星冷然一笑，道：“店家离去之人甚众，你怎知不是其中之人所为？”

大汉道：“他们都身怀有信牌，要我等之物何用？”

严晓星沉声道：“你再想想看信牌有何用处？”

大汉不禁瞠目结舌，显然盗去信牌欲混入与会，这无是敌对人物所为，一时之间，僵在那声做声不得。

忽闻，阴恻恻冷笑传来：“阴山五恶自不长眼睛，盗之人，已然首途离

去。” 只一条人影急如奔电掠入店内身影一定，现出一银发苍苍的白衣短装赤足老者。

白衣老人少说也有七旬上下年岁，瘦骨嶙峋，一双黛黑枯瘦的手掌，蓄着锐利长爪。

严晓星抬目望去，暗道：“这白衣老人是何来历？” 喝问徐海。

徐海亦摇首不知来历，低声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似此节外生枝，我等恐难全身而退。”

严晓星道：“此人似与本帮聚会有关，但不知本帮此次

徐海立时接道：“丝毫无关！”

严晓星道：“何以断言无关？”

突闻白衣老人怪笑道：“阴山五恶，你是否记得去岁重九深夜所犯的罪行么？”

满面猥须大汉闻言面色一变，狞笑道：“老怪于天标老儿逼人太甚，我阴山大寨被他放火一烧，荡然无存，丧身火窟的多达五十七人，有道是血债血还，我郝人龙此举并无任何不当。”

白衣老人忽放声大笑道：“事出必有因，何不说于天标为何放火烧你阴山匪巢之故？”

郝人龙厉声道：“多言无益，你我双方何不就在店外手一拼，胜者为高！”

白衣老人高声长笑道：“老夫正要如此！” 双肩疾振，迅疾如风掠向店外耐台湾省。

阴山五恶互望了一眼，面色凝肃，快步走出店外。

萧文兰忽道：“我想起来啦，此人似外间盛传息隐甚久的白衣银神龙翱翔。”

徐海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惊道：“龙翱翔，竟是他么？此人武功极高，癖性怪异，独来独往，手辣黑心，黑白两道均罕有知交，阴山五恶恐性命难保！”

严晓星道：“咱们出外瞧瞧。” 活出人出。

徐海急窜前一步，一把拉住严晓星道：“你我似不必趟这浑水。”

严晓星冷冷望了徐海一眼道：“徐兄相信龙翱翔是一人前来么？哼，这座酒店早在严密监视中，除了摒臂放手一拼别无他策可安然离去。” 说着甩开徐海手臂，昂然迈步走出店外。二人亦随之而出，徐海定了定神，硬着头皮随去。

狂风四溢，雪地无垠。

只见白衣龙翱翔立在一株巨木之前，后随一双面目逼肖年少男女。

阴山五恶距龙翱翔三丈外一列人横身沉桩两立，郝人龙面目冷森目光注视那一对年少男女面上，脸色一变，低声诧道：“看来那天晚上我等尚留了活口，一双男女无疑是于天标孽种！”

龙翱翔内功精湛，听得极为清晰，大笑道：“一点不错，被你郝老大猜着了，你还有何话说？”

郝人龙狞声怪笑道：“俗谚人在江湖，生死概不由主，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阁下何妨道出姓名。”

龙翱翔闻言目中寒光暴射，哈哈大笑，笑声高震云霄，宛如震雷，数十丈内枝头积雪震得簌簌落下。

良久笑定，朗声道：“究竟凤儿于事明晓，凤儿知否谁是元凶？”

少女略一沉吟，答道：“无极帮主！”

龙翱翔点点头道：“不错，目前你们应如何着手？”

少女纤指一指严晓星四人，道：“他们四人与阴山五恶是一丘之貉，在他们身上应该可以找出无极帮总坛所在。”

徐海闻言魂飞胆寒，转身双臂一振，穿空斜飞拔起。

只听于姓少年大喝道：“你走不了！”

徐海身在悬空，只觉后头皮一紧，命门穴上疾麻，叭哒一声抖落在雪地上，无法动弹，昏死过去。

严晓星三人仍屹立在寒风中不动，竟视若无睹，面色漠然如水，衣袂瑟瑟飞舞，宛如三具天神，令人望而生畏。

龙翱翔一皱眉头，暗道：“怪事，他们三人怎不心惧？”禁不住出一步，沉声道：“你们三人有何话说？”

严晓星冷冷答道：“在下无话可说！”

龙翱翔诧异道：“为什么？”

严晓星道：“不为什么，令徒为父母清偿血海大仇，虽孝行可嘉，但我双方毫无渊源，互不相识，故无话可说。”

龙翱翔冷笑道：“好一张利口，此刻你就舌灿莲花，也无法令老夫相信你等不是无极匪徒。”

严晓星冷冷答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龙翱翔目中泛出一抹杀机，道：“老夫绝不妄杀无辜，你等在店中与徐海说话俱被老夫闻悉，尚有显露无极门中信牌，就此二点，足以证实你等是无极帮中匪徒，狡辩无益，只要实话实说，老夫绝不杀你。”

二女心中顿感焦急，此刻纵有黄河水也洗洙不清，不禁同望着严晓星，瞧瞧他有何话回答。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请问老英雄，天下南七北六十三省，到达燕京途径只有一条么？”

龙翱翔闻言不禁一怔，诧异道：“此话何解？”

严晓星道：“在下与令徒一般，也是身负血海大仇，费尽心血混入无极帮中，欲在徐海阴山五恶身上找出无极帮总坛，不料竟遇上此事，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在下心中亦是满腔愤怒，无奈令徒欲偿血仇，故在下未便从中作梗。”

于姓少年冷笑道：“尊驾说了半天，于某一句均未听入耳中。”

严晓星道：“在下句句实话，但自知也无法使贤兄发示见信，不过令兄妹如此盲目寻仇生事，前路险危可想而知。”

于姓少年嘿嘿冷笑两声，霍地拔剑出鞘，道：“尊驾速说出无极帮总坛所在，于某可饶你不死！”

严晓星冷然答道：“奉劝阁下，留着有用之身报却父母大仇，亦可行侠仗义，为武林积德，须知刀枪无眼，动手不死必伤……”声犹未了，于姓少年已自一剑“游峰点蕊”攻出，幻出十数点寒星袭向严晓星胸腹重穴。

严晓星身形奇快，退出两尺，右掌挥出一股无形罡气，将于姓少年剑势逼开，左手两指疾戮向于姓少年右腕，大喝一声：“丢剑！”

他出一招两式，看似平淡无奇，其实神奥已极，此为严晓星首死施展师门邬先生绝学。

于姓少年只听喝声入耳，严晓星两指已奔雷掣电般击实在腕脉上，一柄

青铜剑脱手飞坠在数尺外雪地上。

那少女惊呼出声：“哥哥！”

于姓少年惊悸未定，面色惨白，额角冷汗如雨淌下。

少女一跃落在其兄面前，道：“哥哥伤了么？”手足情深，关怀备至。

于姓少年摇首道：“未有！”

白衣神龙龙翱翔双目炯炯，惊骇不胜，道：“阁下用的什么武功击落拙徒长剑，这手法老夫似曾见过，阁下是否赐告师承来历？”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师门久隐世外，未便实告！”

龙翱翔双目一瞪，冷笑一声道：“阁下委实狂妄得很，老夫恐误伤了老友门下，故而忍让，不然老夫一伸手，阁下不死必伤。”

严晓星心中一动，但紧记师言慎勿泄露师承来历，恐招来无谓烦恼，抬目望了龙翱翔一眼，冷然答道：“未必见得，不过双方无怨无仇，何必妄动无名，方才在下点到而止，即是此故，老英雄如能让，在下三人就此别过。”

龙翱翔大喝道：“站住！”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老英雄还有何见教？”

龙翱翔沉声道：“老夫未能证实阁下三人不是无极帮匪徒，岂可如此轻易一走了之。”

严晓星知不动手是不行了的，面色一寒，道：“老英雄要动手，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龙翱翔存心欲认出严晓星师承来历，一声“好”字出口右掌疾弧，一式“流星赶月”疾如雷奔劈了出去。

忽闻一声朗朗大喝道：“且慢！”

远处雷丘之后突冒出四条迅快如飞的人物，只见雷玉鸣率同子女雷俊峰雷翠瑛及混元爪侯迪四人。

龙翱翔攻势凌厉，如同满弦奔发，只有身形腾起，半空中一翻，将剑势硬生生地收了回去，定睛认明来人，不禁满怀欣喜，哈哈大笑道：“雷兄竟脱险了么？”

雷玉鸣道：“不瞒龙兄，小弟就是承蒙这位暗中相助，才能安然逃出匪穴。”说着用手一指严晓星。

龙翱翔不由愕然，面露歉疚神色道：“真的么？”

雷玉鸣面色凝肃道：“小弟何曾骗过龙兄。”

龙翱翔长叹一声，抱拳向严晓星施礼，道：“老朽小不忍则乱大谋，致令阁下功亏一篑。”

严晓星欠身还礼道：“不敢，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但良机已失，恐需耗费甚多时日！”

雷玉鸣诧异道：“这是何故？”

严晓星摇摇头，没有开口。

龙翱翔一挥手率着两人从雷玉鸣等人隐去。

严晓星示意两女亦隐藏近侧，伸出解开徐海穴道。

徐海睁眼醒来，恍若在林中相见，定了定神爬了起来，说道：“龙老贼何在？”

严晓星淡淡答道：“他跑掉了！”

徐海心中大感困惑，四顾无一人影，雪地上仍弃留阴山五恶血污狼藉，狰狞恐怖的尸体，狂风怒吼，大雪纷飞，银白的云片一分一分地增厚，遮盖

那丑恶的尸体及埋了血迹。

他不禁骇异茫然诧异道：“龙翱翔老贼竟是兄台赶跑的了？”

严晓星不禁泛出一丝尴尬的苦笑：“徐兄太看中在下了，以徐兄卓绝武轼，尚无能耐敌得过老贼，在下有何能为驱退他们？不过事有蹊跷，在徐兄受制之际，我等转身拔腿就跑，龙老贼等从三人穷追不舍，远处忽出现四骑快马，在下耳闻龙老贼惊呼道：“金刀四煞！”

徐海惊道：“怎么！金刀四煞也来了么？”

严晓星点点道：“在下慌不迭地施展八步赶蟾轻功从侧向窜逃处隐身，穷极目力凝视远处，却无一人影。”

徐海道：“兄台竟未瞧明他们之间究竟发和了一了什么事？”

严晓星面色一冷，道：“当时逃命要紧，没有心情留意这些，换在徐兄应如何处置？”

徐海听出严晓星语气不善，自知失言，不由面色一红，强笑道：“徐某失言，兄台万请海涵我等返回覆命之际无法自圆其说，为此不胜忧虑。”

严晓星目中突逼射冷电般光芒，凝注在徐海面上一瞬不瞬。

徐海不禁胆怯，道：“兄台为何如此望着徐某？”

严晓星长叹一声道：“徐兄还想回去么？”

徐海闻言不禁一呆，瞪着双目道：“此话何解？”

严晓星淡淡一笑道：“徐兄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试问阴山五恶为何失去信牌？此事并非无端，定是为对头人物侦知，是以盗去信牌，混入其中，此为其一，再从龙老贼及金刀四煞在此现迹，如在下臆测不差，本帮一举一动，均难逃对头人物耳目之下。”

徐海不禁脸色大变，道：“兄台此话委实不错，你我速速赶往聚会之处……”

严晓星淡淡一笑道：“画蛇添足，这大可不必了！”

徐海闻言再度呆住，张口结舌，忖道：“此人锋芒毕露，机警料事无不过人，但猜不出此人究竟存何用心。”

半晌，徐海才嗫嚅问道：“徐某之意你我急赶去才是必要，兄台为何责备徐某画蛇添足。”

严晓星冷笑道：“徐兄你是否主其事之人？”

徐海答道：“主其事者为本帮内堂李成藩香主。”

严晓星沉吟道：“李香主才具徐兄自比如何？”

徐海道：“李成藩香主武功才华无一不高，徐某萤火之光，怎敢比拟李香主。”

严晓星望望徐海一眼，道：“李香主此刻尚不知阴山五恶失去信牌及徐兄无故失踪事么？”

徐海赦然答道：“看来李香主已知。”

“这就是了！”严晓星道：“李香主机警过人，必改弦易辙，将聚会处移往他处，否则，此刻必是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无一幸免。”随之微微一笑道：“徐兄认为在下言过其实，你我何妨赶往。”

徐海闻言沉思有顷，徐徐叹息一声道：“兄台之言甚实，徐某怎敢腹诽，但我等除了返回总坛外，别无他途。”

严晓星冷道：“四海之大，何处不可身。”

徐海面色大变。

严晓星忙道：“徐兄指身罹禁制，无法甩脱，否则恐遭惨死了。这倒无妨，在下身旁藏有解药。”说着取出四颗黑色药丸，递与徐海，接道：“此药可保一年不发，在一年期中保可求得解除禁制之策！”

徐海接过不胜惊异，说道：“兄台如何身怀解药，徐某从此不回总坛，本帮高手必天涯追踪，仍然难躲惨祸之祸。”

严晓星道：“徐兄不妨虚与委蛇，保全性命要紧，须知神木令传人立意与本帮为敌，本帮瓦解之期不远，何况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徐海面色一变道：“兄台要叛帮么？”

严晓星正色道：“三日来在下已是惊弓之鸟，是以在下虑之再三，只觉人生百年，不过电光石火转瞬间事，我等处世立身，不可不慎！”

徐海不由面红耳赤，半晌做声不得。

龙翱翔雷玉鸣等人藏身虽远达十数丈外，双方对答之言却清晰入耳。

雷玉鸣不禁感喟叹息道：“这位老弟才智委实卓绝，看来攻心之计已收效。”

龙翱翔将信将疑的点点头，默然不语，继续凝耳倾听严晓星与徐海对答之言。

只听徐海咳了一声道：“目前你我应如何行事？”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在下虽决意离开无极帮，但从此隐姓埋名，退出江湖，更不愿与无极帮为敌，至于徐兄在下决不勉强，徐兄是否需赶往聚会之处，在下护法至地头后即须告别。”

徐海目露感激之色，道：“兄台相救之情，永铭五衷，日后若有差遣，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随即黯然一笑，接道：“兄台立意离开无极帮，徐某也不便问兄台尊姓大名，兄台两位同伴咧？”

严晓星道：“逃难分散，不知现在何处。”

徐海道：“那么你我走吧！”

两人相偕而行，快步如飞而去。

雷玉鸣等人远远遥蹑两人之后，龙翱翔忽见道旁惊鸿疾闪般掠出两条人影，正是萧文兰与黑衣蒙面少女。

两女疾掠在雷翠瑛身侧，娓娓低语。

雷翠瑛巧笑嫣然，如遇故旧。

徐海所择之径，均是偏僻崎岖小路，愈行愈险，浩途只见悬崖百丈，峭壁千仞，天风狂劲，人行其间，摇摇欲坠。

徐海忽身形停在一处悬崖上，面现诧色道：“兄台料得果然不错，由此崖下得绝壁，谷内隐藏着一所寺院，乃今日聚会之处，但崖上埋有伏桩，怎么一无动静，显然李成藩香主已改弦易辙。”

严晓星道：“不论如何，你我应下去瞧瞧！”

徐海应了一声好，两臂一张，跃身落上一座崖嘴，紧握着一株山树，脚尖点在崖壁上滑下谷去。

严晓星如法泡制，瞬息间落于谷底。

谷中多生长常青乔木，耸干入云，枝叶浓翳遮空蔽日，阴森森地令人寒噤。

严晓星目力绝佳，林木远处隐隐现出一角庙墙，及至临近，只见这寺院已荒凉残败，久无人居住，积雪掩盖下愈显得清冷凄凉。

严晓星低声向徐海嘱咐道：“徐兄不可多说话，李香主虽似已去，必留

下伏桩暗中监视，若不慎失言，恐罹丧生之祸。”

徐海闻言，心神猛剔，不由自主的泛上一股奇寒。

两从并肩步入大殿，不由面色大变。

原来昏暗大殿内，燃着一只巨烛，红光摇曳下，可见殿

中放着七个蒲团，其上端坐着两僧、一道、二尼、二俗，低肩弯眉，宛如入定静坐模样。

严晓星咳了一声道：“徐兄，李香主已离去，你我何去何从？”

徐海似听而无闻，两道神光凝神在一具坐像上，久久才

出声道：“这七人都死去了么？”

严晓星颌首答道：“徐兄目光锐利，他们均死去不久，此非善地，你我速离，寻觅李香主行踪，免得金刀四煞跟踪而至。”

突闻一声阴森刺耳语音传来道：“徐海，你是说金刀四煞跟踪而来么？”

一条黑影由殿角宛如鬼魅凌风疾掠而出，瘦长面庞，鹰

鼻獠牙，秃眉豆眼，目中逼射两道慑人蓝芒。

徐海一见此人，不禁吓得魂不附体，躬身施礼，颤声

道：“荆香主，你老人家还留在此地么？”

那黑衫人阴阴一笑道：“金刀四煞为何知道此处，分明

是你不慎，败露行踪，引他们来此。”

徐海面色大变，道：“荆香主明鉴，属下怎会引他们来此？”

严晓星朗声道：“是非尚未察明，荆香主不可妄自断

黑衫人大喝一声道：“你是何来历，竟敢出言犯上？”

严晓星道：“属下乃西门玄香主字字段主，这话并无犯上之意，香主何能用莫须有之罪加之。”

黑衫人不禁气得为之语结，目光炯炯露出杀机，冷笑一声道：“好，你只要能说出理由，本香主可饶你不死。”

严晓星微微一笑，道：“身在江湖，本就不畏死，属下投效本帮，忠诚不二，香主以生死二字胁迫，令人齿冷。”

黑衫人大喝道：“你真不怕死么？”

徐海心中大点，深知这黑衫人乃无极帮中武功高绝，最心狠手辣，人称毒手阎罗荆广，暗责严晓星为何触怒这魔头不禁心急如焚。

严晓星冷笑道：“属下两人性命本属微贱，不足挂齿，但香主性命亦恐难保，金刀四煞一至，这座大殿立时横尸三具，血溅七尺。”

荆广面色一变，狞笑道：“金刀四煞又非三头六臂，岂奈我何，你们依然免不了一死！”

严晓星朗笑一声道：“就请香主赐属下一死。”

荆广闻言一呆，不知从何处泛上一股寒意，胆怯不敢出手。

徐海忙道：“香主明鉴，属号出在阴山五恶身上，五恶血洗口外镇北镖局于天标满门，却不料于天标的一双子女于中龙于中凤在事前投在白衣神龙龙翱翔门下，闻得噩讯，天涯追踪阴山五恶……”

他滔滔不绝地将详情叙说了一遍。

荆广面色略霁，目光注在严晓星面上道：“如此说来，龙翱翔似非金刀四煞同路？”

严晓星道：“属下那时逃命要紧，无暇顾及他们双方是否同路。”

荆广冷笑道：“你方才不是说过不怕死？”

严晓星淡淡一笑道：“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之别，岂可一概而论？”

一阵寒风涌入，随风传来一声清彻长啸。

严晓星不禁面色微变道：“金刀四煞！”

徐海严晓星两人身形一跃，杳入殿后沉沉阴暗中。

荆广突转身掠入破败神龛中。

殿内沉寂似水，阴森恐怖。

约莫一盏茶时分过去，殿外雷疾风票猛入，四条黑影，落在七座人身座像前，现出面目森冷的金刀四煞。

四煞肩后四柄金刀，泛出闪闪寒光，生似欲夺鞘飞出，只四煞相顾了一眼，其中一人冷冷出声道：“这七人分明是武林知名人物，不久前遭无极帮毒手，借我等兄弟在此之前从未行走江湖，未知这七人是何来历。”

另一人冷笑道：“不料无极帮倒行逆施，屠戮无辜，竟不知敛迹，速禀白主人，及早残除无极帮，须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好，我弟兄四人暂将七具尸体掩埋好再行离去。”

金刀四煞正欲移动七具坐尸。

忽闻不远处传来毒手阎罗荆广阴恻恻冷笑道：“不要妄动，这七位均是活生生的人，若以掩埋，岂非永无生还之望。”

“尊驾是谁？”一人目中神光凝注在神龛内，右掌徐徐抬起。

荆广冷冷答道：“阁下别问兄弟是谁，兄弟可以把这七位来历给四位说明，左首第一位银须清瘦老僧乃五台明月禅师，第二位乃少林蒲田下院七云上人，第三位乃劳山清宫普法天尊，那面目逼肖的一双中年尼姑，就是滇中圆海青螺屿无相双剑追运动耀魄贼尼。两位俗装老者，一是青城绵掌吕子元，一是崆峒三绝手边烈。”

金刀四煞闻言骇然猛凛，这七人都是卓著盛名，誉满四海的武功要名宿，不料竟被无极帮主暗算，四煞中一人大喝道：“他们七人遭何人暗算？”

荆广阴恻恻一笑，答道：“七人系罹受无极帮主之极奥奇的手法制住，不明解救之徒，最好不要妄自出手解救，否则心眼立断而亡，爱之反而害之！”

四煞暗暗心惊：“尊驾向我等四位说明七人来历何故？”

“无他，借四位之口，传扬江湖，七人同门至友定闻讯，赶来抢救，无极帮主说只要有人能得他这奇特手法，立时退隐江湖，永不再出。”

“这话是无极帮主亲口说的么？尊驾空言无凭，我等无可采信。”

荆广冷冷答道：“相信与否，端在四位，兄弟无法勉强，可惜无极帮主片刻之前离开此处，四位他日若有缘必然晤而，那时间他也不迟。”

“不论尊驾之言是否真实，那无极帮主暗算明月禅师等七人并非无因。”

“不错！”荆广答道：“凡事有有因，明月禅师等七人自负望重非但不允与无极帮主结盟为友，而且出言觚辱，故无极帮主，无可容忍，施奇奥手法，以迅雷不及掩耳，将七人制住。”话声略略一顿，又道：“也藉此警告神木令传人，别妄念与无格胡为敌夺取骊龙谷藏珍，非是无极帮主惧怕神木令传人，而是敬重神木令，若执意为敌，祸恐延及。”

金刀四煞中一人，立时扬声大笑道：“我等主人未必惧怕无极帮，危言恫吓无用，尊驾是否也是无极帮中人，说时右臂行功，突然一翻，欲朝神龛劈去。”

荆广大喝道：“住手！你不要这七人活命了么？兄弟一手之间，这七位武林名宿便从此永绝入寰了。”

“这与我何干？”

荆广冷冷一笑道：“岂不知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四位将何以武林交待？”言毕语声戛然，微微可闻一阵衣袖带风之声。

金刀四煞情知荆广已离去，相视了一眼，其中一人向明月禅师腕脉探去……

荆广迅疾无伦掠离神龛，闪出寺外，只觉心神犹悸，面对金刀四煞禁不住地泛起一股无名寒意，他决定回转总坛覆命，也顾不得再问徐海严晓星生死吉凶了。

他猛感颈后一阵噬痛，不禁面色大变，顾身四顾，却不见一人影踪，颈后噬痛仍然，伸手一摸，触指有物，五指迅即捏住拿下，只见一只白色，大如古钱般蜘蛛，鼻中冷一声，用脚踩死，一臂一振，疾步如飞，瞬即杳失在白雪茫茫远处。

寺外树后人影闪，陆续出现冷面秀士庞雨生，百足天蜈皇甫炎等黑道知名豪雄十数人。

百足天蜈皇甫炎至今身分未明，他自称宁为鸡首，毋为牛后，何能为无极帮主为虎作伥，虽然如此辩解，但黑道人物本利害相关，互为利用，哪还有什么道义存在。

冷面秀士庞雨生目光凝望毒手阎罗荆广远去消失的人影缓缓转面冷冷一笑道：“我等且去寺内瞧瞧有何蹊跷！”

黑道豪雄随着冷面秀士鱼贯入寺，只见金刀四煞面对着五台明月禅师七具坐身漠然不动。

殿角散立着雷玉鸣及子女雷俊峰雷翠瑛混元爪侯迪，尚有白衣神龙龙翱翔及两徒于中龙于中凤。

还有多人散聚在殿内，其中冷面秀士仅相识东斗天君葛元良神鹰七式廖独处，余外严晓星、徐海、许飞琼、萧文兰偷天二鼠吕鄙姜大年、塞上隐叟祝秋帆、病金刚孟逸勇、元中怪乞孔槐均易容改装以掩来历。

冷面秀士一眼瞧出那七具坐身上是何人，不禁面色大变，向葛元良望了一眼，诧道：“此处发生了什么变故？”

葛元良冷冷地答道：“庞老师明知故问，葛某也不知明月禅师等人为何这般模样。”

冷面秀士低声道：“金刀四煞为何在此？”

葛元良摇摇头默然无语。

冷面秀士只觉气氛变得异常恐怖，令人喘不过气来。

突闻金刀四煞中一人轻喟一声道：“不知无极帮主用的什么手法，制住七人，体内真气相互逆冲，若妄行我受穴，心脉立断，口喷鲜血而，各位中不管武功卓绝，才华极高之士，也许可以解开这七位武林名宿，恐气血久滞，落得一个终身残废！”

冷面秀士走了过去，伸手细察七人脉象，心震惧异常，暗道：“这是什么武功？”

他本才华极高之武林奇才，一身所学正邪博杂，聪颖异常，无论什么奇奥武功，大部触类旁通，而且还有过目不忘之能，但此次却难倒了他，从明月禅师等人体内真气运行情形，竟无法察出以鉴端倪。

严晓星一直目光凝神殿外不声不语，跌入一片沉思中。

许飞琼忽向严晓星低声道：“星弟，你在想什么？”

严晓星哦了一声道：“小弟在想应如何解救这七位武林名宿，免引起一场武林血洗浩劫，当然解铃还是系铃人，但无极帮主绝不可能出尔反尔，不过凡事总有一个解决之策，小弟不信除了无极帮主之外就无他人可以解救。”

许飞琼突用语音传道：“星弟是神木令传人，你那两位恩师一身所学均旷绝盖世，难道你竟束手无策么？”

严晓星摇首郝然道：“虽然得天独厚，但武学一道，浩瀚若海，穷毕生之力所得者不过十一，更非一蹴即成……”

说此，但闻金刀四煞中一人道：“庞老师有解救之法？”

冷面秀士答道：“信如阁下所言，七位武林名宿体内真气逆冲，妄行解穴，必心脉立断，口喷鲜血而亡。”话声略略一顿，又道：“四位主人何在，他必有解救之法。”

“敝上方才离此，他有解救之法，何能袖手不答。”

冷面秀士长叹一声道：“如此说来，无极帮主无人可制的了？”

“这倒未必。”廖独不禁冷笑道：“无极帮主必有所惧，天下之大，奇人辈出，他此举实含有深意。”

冷面秀士微露惊容道：“莫非无极帮主施展的金钩钓饵之策。”

廖独点头道：“不错，正是此意。”

冷面秀士略一沉吟道：“在下有一点不明，明月禅师等均是当代武林名宿，功力已臻化境，凭他们七人之力联臂合攻无极帮主，虽未必胜也不致落败，何能七人同时被制，请问四位可曾察出端倪么？”

严晓星突咳了一声道：“此话不难臆测……”

冷面秀士冷笑道：“你是何来历，谁人与你问话！”

混元爪侯迪大笑道：“庞雨生，你不要狗眼看人低，就凭你这点微末技艺，他还不会将你瞧在眼内。”

冷面秀士不禁满面通红，眼中逼闪怒芒。

只见严晓星手掌一摆，道：“倘在下猜测不错，明月禅师七人至今仍在梦中，除了七人外，尚有一位与他们相交莫逆，用传柬邀约他们来此聚会……”

冷面秀士沉声问：“阁下从何断言尚有一人？”

严晓星微微一笑，手指地面道：“明月禅师坐处左侧，尚遗有一蒲团痕迹，虽经撤除，匆促拂拭，仍依然隐约可辨，殿内光线幽暗，烛光摇闪，不穷极目力，无法察见。”

群雄闻言，凝注严晓星坐处左侧，果有一圈蒲团微痕，不禁暗暗钦佩严晓星心细如发，目光锐利。

雷玉鸣道：“正如阁下所言，然此人必为无极帮主收买。”

严晓星道：“可以这么说，也可以说无极帮主就是此人，这两者均是猜测之言，不难水落石出，真象大明，在下料测明月禅师等人正坐息行功时，为迷魂魔法所乘，一时之间，神智为控，失去抗拒之力，使无极帮主从容施展辣毒手法制住七人。”

冷面秀士内心极为赞许严晓星剖理入微，无词可答。

只见严晓星太息一声道：“无极帮主手段委实辣毒无比，非但使我等无法妄行伸手解救，而且不能搬移明月禅师等七人离此寺外。”

雷玉鸣大声道：“这为什么？”

严晓星道：“一经搬动，心脉立断！”

群雄闻言不禁大惊失色。

冷面秀士忽然想起一事，道：“就在庞某来此之前，发现一人在寺内窜出，诸位并无察觉么？”

金刀四煞中一人道：“此人乃是无极帮中高手辣手阎罗荆广。”

冷面秀士诧道：“四位为何轻易让他逃离？”

雷玉鸣接道：“荆广以七人性命作胁，为保全七位武林名宿活命，才让他安然离去，他不过是未徒之辈，杀死他也未必有多大益处！”

冷面秀士颌首微笑道：“英雄所见略同，庞某在他身上已做了手脚，可逼使荆广自动找上庞某。”

百足天蜈皇甫炎不禁失声惊道：“可是那只毒蛛么？”

冷面秀士点点头道：“正是，只是庞某独制解药可治。”

金刀四煞忽转面目注了冷面秀士一眼，道：“我等必须赶上去与主人会面，望诸位同心戮力，共残此獠，不然武林之中将永无安宁之日了。”说罢快步如风走出殿外面去。

冷面秀士目光望着殿外，冷冷一笑道：“金刀四煞虽非常人，但似嫌倨傲，竟然我等之中无一可使他们信赖之人！”

廖独冷笑道：“当年神木令主者独来独往宛如天际神龙，难见首尾，俗谚青出于蓝，他纵然信赖，也未必到你姓庞的头上。”

冷面秀士面色一寒，大喝道：“廖老师处处言语相逼，存心为何？”右掌忽起如电光石火击向廖独天灵盖，掌沉力猛，他已动杀机，欲一击将廖独毙命。

只见一条人影飞快疾掠而至，五指奇巧无比扣向冷面秀士腕脉穴，冷笑道：“此处怎是你逞凶的地方！”

指风如割，冷面秀士心神一凛，赶紧撤掌倒跃开去，定睛一瞧，只见是严晓星。

严晓星道：“难怪廖老师出言讥讽，似你这等出手阴毒，委实令人齿冷，江湖中传说冷面秀士只知利害，擅用心机，不能与人同舟共济，器重狭隘，无法共事，今日一见，果然不错。”

冷面秀士朗笑道：“燕雀岂知鸿鹄之志？庞某虽然偏激刚愎，手底从未妄杀无辜。”

严晓星道：“廖老师与你并无不解之仇，如非在下及时抢救，岂不是作你掌下冤魂。”

廖独大笑道：“兄台太小觑廖某了，就凭他也取得了廖某性命？”双掌一分，接道：“倘不见信，就在此处拼个高下如何？”

冷面秀士心机卓绝，察觉群雄对自己有不满之意，纵然分出高下，也难善了，眼珠微微一转，道：“庞某此刻想明白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恕庞某不奉陪了。”转身飏地掠出殿外。

皇甫炎等人亦相继快步离去。

严晓星道：“无极帮主此着辣手高明之极，使人棘手难措，有劳诸位搜觅殿内外有无贼徒凶邪潜隐，再行商量大计。”

群雄应声纷纷走出，仅余下严晓星许飞琼、萧文兰、雷翠瑛四人。

严晓星在殿内来回踱步，脑海波涛起伏，这是一极棘手难题，应如何釜底抽薪解开此一死结。

三女聚在一处也不打扰严晓星，窃窃私语。

约莫半顿饭光景过去，群雄纷纷走向大殿。

云中怪乞孔槐道：“寺外五里方圆这内，均无人潜迹，老朽已布下伏桩，如有人侵入，立来传讯报知。”

严晓星道：“无极帮主此举非欲借我等之口传播开去，后来武林黑白两道高手再一网打尽，所以在下料测三日后，无极帮主必遣人前来布伏，这三日期中他须遍布耳目，侦视武林一举一动……”话声略略一顿，又道：“故我等在此三日期中必须将这七位武林名宿移去，另换七具假身。”

吕鄞诧道：“老弟不是说过不能移动么？”

严晓星道：“在下片刻之间忖出暂行解救之策。”

武林群雄闻言不禁面泛喜容。

严晓星道：“这消息万不可传扬开去，即是明月禅师等同门亦不能顾传闻。”

姜年大年说道：“这为什么？”

严晓星道：“在下相信江湖各门派中均有无极帮党羽卧底，人心难测，我等不可不慎重行事。”

武林群雄点点头。

在两日内，群雄分头行事，寻来七个必死的死囚，以易容之术作为替身，迅疾离去赶往燕京。

第三日。

寺外银雕玉琢，寒梅吐蕊，散出淡淡清香。

墙外一株斜枝柯奇松后突然闪出面目奇丑，狰狞恐怖的双判，穿着一身宽大白色长衫，迎着狂风瑟瑟飘舞，令人不寒而栗。

大判田敦明忽双掌交击，啪啪啪三声，清脆远播，墙内迅疾冒出三条人影，悄然落地。

其中一面色瘦削的汉子躬身掌道：“两位香主，寺内外遍无人迹，看来武林群雄均已离去了。”

男敦义双眉一皱，道：“他们无法解开明月贼秃等七人穴道，知难而退，但武林群雄却可逗留寺内三日，其中必有蹊跷。”

大判冷笑道：“你情太多疑了，武林群雄不能见死不救，是以留此欲设法施治，但帮主武功如何奇奥，不敢妄自伸手一如帮主所料，你我速依计行事，静待武林人物人伏。”

双判鹰地飘身而起，翻越寺墙，进入大殿，只见七具坐身宛如木雕泥塑般，竟无法察觉其伪。

田敦义忽面色一变，道：“老大，你瞧那梁上是什么？”

大判仰首一望，只见梁上钉着一只人手，并一方白纸，双肩微振，倏地腾身拔起，五指接下那张白纸。

纸上留有字迹：“敬告汝主，勿倒行逆施，速解开明月禅师等七人穴道，如有损伤毫发，无极帮定遭血洗。”

下款绘有一只神木令及四把金刀。

酆都双判双肩猛剔，目中逼射慑人凶芒，杰杰怪笑。

田敦明道：“老二，神木令传人无法救治明月贼秃，尚敢危言恫吓，那只人手是何人的？”

田敦义摇首道：“这就不知了，情势发展至此，帮主说此乃一斗智之局，不可力取，帮主侦知对方十二月初，欲去天后宫查探本帮隐秘。”

田敦义大惊道：“对方是如何侦知的，必是本帮有人泄漏机密。”

田敦义冷笑道：“帮主佯装蒙若无知，在天后宫内设下陷地井，若然来人是神木令主者，必可生擒活捉，永除后患。”

殿梁上一条黑影疾如狸猫一闪而出，身法奇快，迅即无踪。

十二月初八，当地俗称腊八日，京中大家小户均充满着过年气氛，但大雪纷飞，寒风如割，街巷中依然行人熙来攘往，满街叫卖，随风飘扬。

大街尽头胡同忽转出一种马车，车把式戴着一件厚厚的披风，羊皮袄裤，约莫三十上下年岁，浓眉大眼，黄净脸膛，透出英悍神态，挺捧着长长马鞭，不时拍地抽动，高踞在车辕上，吆喝出声。

马车华丽异常，一望而知系官绅富豪家御，两匹口外乌云踏雪良驹，驰骋如风。

车后随行奔驰着四骑，骑上人一色仆随模样，锦衣鲜明神态倨傲。

马蹄得得，车行辘辘，片刻间已穿行了五条巷街。

忽闻车内传出娇滴莹声道：“李二，天生宫快到了吗？”

车把式高声道：“小姐，别急，这就到了。”

须臾，车把式呵唷一声，马车停下，已在一座金碧辉煌的庙宇前停下。

车后同骑霍地跃了下来，先行入庙。

李二缓缓下得车辕，搬开缝帘，高声道：“，少爷，小姐，天后宫到了，请下车吧！”

车中首先走下一个俊美如玉少年，头戴软帽，星目胆鼻，唇红面白，身着一袭天青团花袄袍，霜白色毛裘隐现袖角襟底，口角含笑，愈显得俊俏迷人。

接着两个老妈子挽着一身紫缎袄裤明艳照人少女，嫣然娇笑道：“弟弟，这就是天后宫么？”

那少年点点头道：“不错，这么寒冷的天，娘怎么想起叫咱们姐弟来敬香的。”

少女嗤的一笑道：“如不是娘发怒，你还赖着不来，这是娘的心愿，你我不顺着点，爹回来有你罪受的啦。”

少年双肩微微一振，仰首一望，只见门楣上紧立着一块“天生宫”金匾。

门侧分书一联：“皇恩浩荡常流海，自神禹后一人善德在水，后德巍峨独配天，由大宋来千古宗祀配天”。

字体刚毅雄浑，笔力千钧。

四个仆随领着庙祝走出，道：“小姐，少爷，可以进香了。”

少年道：“老太太严命不可草率进香，致亵渎神灵。”取出一锭白银，接道：“吩咐庙祝，准备一席齐银香供，我等在静室中敬息。”

庙祝接过银两，连声称是，眉目间现出重忧。

那少年负手走入，一双仆妇挽着少女莲步姗姗后随着，穿过侧院，走入一间静室中。

这间静室倒也窗明几净，案头热着一炉檀香，弥漫着沁人肺腑的清香。

天起慢慢的暗了下来。

庙祝入房点着了一盏油灯，张罗花水素食点心，眉目间忧虑之色仍未消除。

少女忽向庙祝嫣然一笑道：“你老人家似有什么心事般可否说出，咱们多少可出点主意。”

庙祝年岁约莫六十开外，背部微驼，显然老迈龙钟，闻言摇首苦笑道：“小姐少爷不要多问，不要为了小的招来进一步危难。”

俊美少年剑眉一剔，道：“这是什么话，你有什么危难赶紧说出。”

庙祝庙巍峨嗫嚅道：“今晚有江湖凶邪在此天后宫中内聚会，只求小姐少爷尽快的回府，小的就感激不尽。”

少年冷笑道：“京畿内哪容得什么江湖盗匪图谋不轨，李二，速将老爷的名片拜帖请徐海总捕头。”

庙祝神色大变道：“梅少爷最好听小的之言，否则祸将莫测。”

少女秀眉一皱，低声道：“弟弟，最好别生是非。”

俊美少年鼻中轻哼一声，右掌一挥，道：“你走吧！咱们与他们河水不犯井水，你去通知他们另择时地。”

庙祝喏喏连声退了出去。

须臾——

案头灯火一暗，室内忽多出一黑衣老者，面目森冷如冰，慑人凶芒注视着貌美少女，嘴角忽咧着一丝狞笑道：“想不到兵部右侍郎有这么一个美貌的女儿，可惜老夫生平不喜美色。”

少年大喝道：“你是何人，怎敢闯入我等静室。”

老者冷冷一笑道：“别说这小小的天后宫，就是紫禁大内老夫亦如入无人之境！”

少年右腕一抬，迅如雷光石火般抓出。

老者面色一变，道：“想不到你也是会……”右掌平封一抓去。

言尚未了，少年手法迅快奇奥，五指一把扣住了老者腕脉要穴。

少女发出银铃般娇笑，纤手微扬，数线银芒电闪射了出

老者只觉胸腹数处要穴一麻，不禁面色大变。

少年冷冷一笑道：“燕京城乃藏龙卧虎之处，凭你这点微术技艺，也敢横行无忌，你是何来历，速速据实道出！”

老者只觉体内虫行蚁走，真气逆窜，便知必无境理，但又不敢倔强，道：“老朽是无极帮中人！”

少年诧道：“无极帮！少爷从未听说过江湖中有无极帮之名。今晚聚会尚有多少人？”

老者答道：“尚有十七人。”

少年道：“他们都来了么？”

老者道：“五鼓时分俱至，此刻仅老朽一人！”

少年微微一笑道：“无极帮在此聚会何故？”

老者默然不答。

少年五指一紧，只见老者额角冒出豆大汗珠顺着淌下来，面色惨白如纸，目露惊悸。少女忽纤手再度一扬，数缕银芒穿窗射出。只听窗外传来一声闷哼，轰然地倒。

窗外重物坠地声响，惊动了站在廊下四个仆随，纷纷扑前将贼人反绑推入室内。

梅公子冷笑道：“你等江湖盗匪只道官绅子弟孱弱好欺，须知京畿重地，实藏龙卧虎之处，那容你等横行无迹，速说实话，免送交九城兵马司衙门兴动大狱。”

二贼面色大变，瑟缩难言，似有顾忌。

梅公子冷笑一声，两指虚空疾点。

一缕指风点在那反绑徒胸坎要穴，闷哼一声，心脉立断，耳眼口鼻内鲜血齐涌，头一歪气绝毙命。

老者本痛苦难禁，冷汗泌冒如黄豆般大滚滚淌下，目睹同党身死，面色惨变如同败灰，目露惊悸神光。

少女柳眉微微一皱，喷道：“弟弟，此处岂是杀害生命的地方，娘知道了恐遭斥责，不如放了他吧，命他传讯同道不准再入京就是。”

梅姓俊美少年略一沉吟，颌首道：“姑念初犯，且饶了这一遭。”伸手解开老者穴道，取出一包伤药送与老者，接道：“你走吧！”

老者谢了一声，蹒跚走出室外。

他举步维艰，无法快步而行，尤其耳鸣嗡嗡，身后暗蹑着数条淡烟人影浑然不觉。

暗巷闯无人迹，天寒地冻，狂风怒吼着，雪花似鹅毛片般悄无声息落了下来，老者禁不住连打哆嗦。

好不容易到得大杂院门前，忽由门内闪出一猴儿脸老者，目睹同党狼狈情状，惊道：“胡兄，你这是怎么的！”

那老者叹息一声，道出经过详情。

猴儿脸老者不紧面色大变，道：“本帮连日饱经挫折，帮主大怒，立誓报复，不惜与武林各大门派结怨，武林名宿明月贼秃等七人以奇奥手法制住，用以孤立神木令尊者传人，帮主又探出金刀四煞今晚必来天后宫，更怎容横遭阻逆

胡姓老者道：“江湖人物怎可与官斗，兴起大狱，恐竟帮自趋，四面楚歌穷途末路！”

猴儿脸老者略一沉吟，道：“胡兄说得也是，咱们江湖中人与官府相斗大可不必，但哪有这么巧法，梅侍郎子女竟在今晚奉命上香，而且其子女更有一身高深莫测武功，尚宫某猜测不错，这一双少年男女必是冲着本帮而来。”

胡姓老者道：“若真如官兄所料，为何又饶了小弟性命野归？”

猴儿脸老者冷笑道：“那是欲擒帮纵之计，官某料定一双小狗必暗随而来……”忽然面色大变，目瞪口呆不语。

胡姓老者见状心神一凛忽感胸前一冷心脉立断而死，两具尸体仍屹立寒风中，一动不动。

暗巷中翩若惊鸿般掠而至三四条黑影，只闻吕鄱话声道：“可惜，咱们来迟了一步！”

姜大年道：“必是无极帮主已知阴谋无法得逞，不惜灭口，双双将门下点毙，此刻必是人去室空，我等徒劳跋涉一场。”

暗中忽闪出一条人影，带出一声阴恻恻冷笑，出手如风，点向姜大年死穴。

姜大年心中大骇，只觉来人身法非但迅快如电，而且指风奇奥绝伦，无法闪避开去，暗道：“我命休矣！”

那知来人出手迅快，撤招更快，宛如察觉有异，鼻中冷哼一声，潜龙升天冲霄腾起；刺入夜空中，疾如流星划空而杳。

吕鄞怔了怔神，问道：“老二，伤了没有？”

姜大年苦笑一声道：“未曾，他来得快，去得也快，不知为何此人手下留情！”

吕鄞冷哼一声道：“他未必会手下留情，而是为了保全自己性命。”突然压低语声道：“此刻严老弟必隐在近侧！”

姜大年心中暗暗一惊，道：“那么此人必是无极帮主无疑。”

吕鄞道：“真象未水落石出之前，不可胡乱猜疑，我等前途维艰，必须慎重才是。”

同行两人早自扑入宅内，片刻疾掠而出，道：“此屋已是空宅，咱们快走！”

四条人影一闪顿杳。

北京城南厢，一条冷落僻静的短巷内，可见一幢古老大屋，四进厅堂，幽暗阒静，窗梭均为棉纸表精，布设陈旧朴实无华，一条身影疾掠入厅，现出云中怪乞孔槐，两道锐厉眼神四巡了一眼，嘴角微现笑容，双掌交击了数下。

只见十数条身影鱼贯由天井上掠落。

淮上隐叟祝秋帆笑道：“老花子何曾觅到这幢空宅？”

孔槐双眼一瞪，道：“是老要饭的花近二百两银子买下，你别不长眼！”

祝秋帆道：“好，祝某只道你身无长物，至死两手空空，看来你还是有心人，广置产业欲作富家翁了。”

孔槐也不理祝秋帆，望了萧文兰诸女一眼，笑道：“左厢房内陈设颇佳，姑娘等且入内歇息，少侠片刻即至。”

萧文兰嫣然一笑道：“晚辈等暂不奉陪了！”同诸女进入左厢房内。

室中菱镜妆台犹新，共有两榻，流苏罗帐，被褥鲜丽，案头陈设古玩，无一不是价值连城之物，许飞琼取起一只玉马，洁白晶莹，纹理细密，栩栩如生，摩挲把玩，爱不释手

萧文兰见许飞琼仍是黑衣蒙面，笑道：“姐姐现在可恢复本来面目了。”

许飞琼微微一笑，掏下豪面乌巾，现出明眸皓齿，俏丽无待面庞。

萧文兰不禁一呆，笑道：“难怪星弟心有所属，梦魂萦牵。委实我见犹怜哩！”

许飞琼顿时玉靥飞霞，嗔道：“兰妹妹！你是怎么啦！你自己与星弟有肌肉之亲，非他莫属……”

话尚未了，萧文兰已羞不可遏，莲足猛跺，扑入许飞琼怀中不依。

雷翠瑛站在一旁嫣然含笑不动。

三女数日来相聚至亲如姐妹，无话不说，心目中仅有严晓星一人。

半晌，许飞琼喘笑道：“好啦！万一有人闯了进来，成何体统，星弟何时对才能返回？”

萧文兰细手一掠微乱云鬓，叹息一声道：“惟有星弟恒心毅力，才能如

此沉稳若定，身负血海大仇，丝毫不乱，抽丝剥肋，绝不妄杀一人，天后宫线索已断，尚须从头做起，对头人又是诡诈歹毒江湖巨擘，稍一不慎，恐坠入泥潭深渊中无可自拔，是以星弟常说不可因一己之仇置整武林于万劫不复之地此乃斗智之局，棋差一着满盘皆输，故星弟筹思如何逼使无极帮主走投无路，自坠罗网。”

许飞琼嫣然一笑，道：“这个我已尽知，此刻无极帮已如箭在弦，不能不发，在武林中必掀起一场腥风血雨，而我等应以不变应万变，蛰伏坐待良机……”

忽闻门外传来一清朗大笑道：“琼姐说得极是，我等何不趁此良机悠游些时，围灯夜话，安详纳福。”

许飞琼嫣然一笑道：“话说得虽好，未必是你由衷而发。”

门帘扬下严晓星已闪身而入。

雷翠瑛星眸凝注着严晓星，见他仍是赵春城模样，不禁大感失望眼，眸元不隐泛幽怨之色。

严晓星望了三女一眼，欠释坐下，道：“琼姐，你知在那所大屋外杀人灭口的无极帮高手是谁么？”

许飞琼似感一怔，诧道：“你如何知道的？”心中似知严晓星必然知道此人来历，不由自主地走近严晓星身侧。

严晓星立时附耳密语道：“无名恩师！”

许飞琼花容失色惊道：“竟是他么？”

严晓星点点头道：“他老人家袭击姜老英雄之时，出手看似辣毒无比，其实却予留分寸，小弟暗中情急施展师门掌法，他老人家从掌力中猜出小弟来历，故不接而退。”

许飞琼微颌螭首道：“如此说来确是他老人家了！”

萧文兰雷翠瑛二女只觉丈二金钢混然摸不着头脑，目露茫然之色。

忽闻门外传来雷玉鸣惊呼道：“庞兄，你这是怎么了？”

严晓星心中一惊，迅如电掣掠出门外，只见降魔八掌雷玉鸣扶住东岳名宿震天双钩庞琦，偷天二鼠吕鄯姜大年，神鹰七式廖独，混元爪侯迪均面露惊容，凝神震天双钩庞琦。

庞琦双目圆睁，神光呆滞，面如金纸，神情有异。

严晓星道：“庞老英雄从何而来？”

吕鄯道：“为孟老师所救背负而来。”

严晓星道：“孟老师何在？”

病金刚孟逸雷匆匆走入，道，“庞老英雄在天桥义茶园不慎罗受暗算，孟某察觉有异，是以背负奔来此处求治。”

严晓星太息一声道：“匪徒知庞老英雄与雷老前辈相交莫逆，是以设下此计，欲纵庞老英雄找出我等藏处，孟老师此举大为失策矣。”

孟逸雷道：“此点孟某也曾虑及，蒙住本来面目带着孟老英雄三易其处，由丐帮门下以轿抬至。”

严晓星道：“百密恐有一疏，惟望能用脱匪徒追踪，不然今晚恐有巨变。”

姜大年道：“老弟不能责怪孟老师，他怎能见危不救，此宅孔老伙子已有万般准备，贼党若胆敢进袭必全军覆没。”

事已至此，埋怨无用，严晓星不再言语。

雷玉鸣忽啧啧称奇道：“庞兄六脉平和体内并无异征，怨老朽无法判明。”

吕郢诧道：“莫非中了迷魂邪法？”

廖独摇首说道：“廖某童年久居苗疆，瞧出老师神情似为金莲蛊毒所算。”

三女已紧随严晓星出室，许飞琼诧道：“金莲蛊之名恕未耳闻，廖老英雄可否见告？”

廖独哈哈一笑道：“不独许姑娘未有耳闻，即是久走江湖武林名宿亦属茫然，苗疆土著知金莲蛊之人恐亦屈指可数，老朽数十年前偶获机缘随先师游脚至滇南万山丛中金莲谷……”说着右臂疾伸，迅如电光石火在庞琦肩背腰腿等处点下。

姜大年喝道：“你这是何故？”

廖独微微一笑，先不置答，在几上站起一盅浓茶，咕噜噜一饮而尽，接着道：“金莲谷外形势天险，蛮瘴染血，棒林深莽，蟒貂虫犬出没无常，亘古未闕，商旅裹足，尤其谷周峭壁天堑，危崖千仞，雾瘴翳蔽终年难得一见天日，独金莲谷十亩阳光灿烂，四季如春，奇花异卉，宛如缀绵，清潭一泓，晶澈见底，小鱼历历如绘。

潭中独坐九株异种绛荷，梗粗犹舁臂，叶大如盆，金莲四时不谢，日落始没人水面，花瓣金黄，娇艳可爱，香味浓郁醉人，却有奇毒，服下莲实能使忘却本来。

谷内隐在一奎疆怪人独臂七指行者，以采食金莲花蕊鸱蟒用来施蛊……

话声至此，姜大年道：“廖老师北眼目睹过七指行者施蛊么？”

廖独点点头道：“正是亲眼目睹过七指行者施展金莲蛊，罗受蛊者正与庞老师一模一样，尚廖某所料不错，稍时必有萧声传来，驱使庞老师与我等为敌，故廖某点了他的穴道使之法无法得逞。”

严晓星道：“金莲蛊有物解救否？”

“有！”廖独道：“金莲藕乃解救蛊毒灵药！”

户外忽随风送来一缕如诉萧声，迴肠九折，令人落泪心酸。

群雄闻声惊疑不止，只见震天双钩庞琦目中神光暴炽，面如喷血，骨骼卜卜作响，惜穴道被制，无法动弹。

萧声不绝如缕，庞琦面肉扭曲，神态狰狞，生似经受不住萧声驱逼，眼角迸裂泌出丝丝鲜血。

严晓星大喝一声，两指飞点在庞琦脑后玉枕穴上。

庞琦闷哼一声，仰面倒地昏死过去。

严晓星道，“匪徒并未侦知庞老英雄真正下落，只知大略方位，故以萧声催引，在下欲探明匪徒踪迹，去去就来。”身形一动，穿上屋檐。

偷天二鼠及严晓星涉险，纷纷追出。

翻天城厢原是一片茶畦泥洼，脏乱积秽，此刻却被银白厚雪遮盖著，天色已近晚，霾云四布，寒冻砭骨，阒无一人，显得格外冷清凄凉。

那缕萧声似由一幢矮屋后吹送出来，忽闻一声阴恻恻冷笑道：“这鬼天气还有什么心情在此吹箫，速滚了开去，免惹少爷生厌，断去你两条臂筋。”

说时一条灰影疾闪而出，现出一身着灰色布衫少年，面如满月，浓眉虎眼，古铜肤色，神态鸷傲，嘴角噙着一丝耐人寻味的冷笑，两道冷电般眼神凝视在一座断墙上。

断墙后捷逾飞鸟般冒出两条黑影，并肩落在那灰衣少年之前，一双面目狰狞逼首孪生兄弟同声狂笑道：“尊驾是在找死！”

灰衣少年阴阴一笑道：“在下骂的是那吹箫人，两位为何恃强出头，难

道那吹箫人是令尊么？”

左主那黑衣汉子闻言大怒，呼的一掌劈出。

那知一掌击空，只见人影一闪，便杳无人踪，只闻身后响起灰衣少年冷笑道：“两位尚真要动手，不妨报出姓名来历。”

二人霍地旋身转面，大喝道：“尊驾知道太行双鬼么？”

灰衣少年闻言呆得一呆，道：“原来是鼎鼎大名恶鬼王柳毒鬼王杨两位，但想不到太双鬼竟也投在无极帮门下效力。”

太行双鬼暗暗凛灰衣少年身法奇快，心知遇上棘手强敌，王柳狞笑道：“我兄弟与无极帮主交情莫逆，为朋友助拳不可，尊驾是何来历，但请见告。”

灰衣少年冷冷一笑道：“在下独来独往，向不示人姓名。”

此刻，严晓星等已隐往暗处，但见太行双鬼面色一变。

四手齐扬，发出蓝色光点流星般暗器，为数甚多，如芒雨袭向灰衣少年。

灰衣少年竟不闪不避，暗器中身如击败革，纷纷坠地，冒出一纷纷腥臭蓝烟毒雾。

太行双鬼的色目露惊愕之色，不禁呆得一呆。

灰衣少年陡地哈哈一声长笑，身法奇快无比，右手倏地斩向王柳肩头。

以太行双鬼的武功名头竟无法闪避灰衣少年迅厉掌法，克嚓一声，王柳一支右臂顿被生生斩断，断处不见一丝血液流出。

王柳奇痛彻骨，张嘴发出一声凄厉惨嚎，晕倒在地。

王杨几曾见过如此恶毒的掌法，不由吓得目瞪口呆。

灰衣少年冷笑道：“你也免不了断臂之祸。”右臂作刃，疾如闪电的斩向王荆肩头。

克嚓声响，王杨一条右臂被生生斩断。

王杨真也挺得住，痛得心神皆颤，身形晃摇了数下，面色惨白如纸，狞笑道：“尊驾是否神木尊者传人？”

灰衣少年面色陡地森寒如冰，冷冷一笑道：“虽不中亦不远矣！”

断墙之后飏飏冒出四条黑影，疾如离弦之弩般掠出王杨。现出三个面目狞恶黑衣老叟及一黑衣僧人。

那僧人骨瘦如柴，凹眼小鼻，两道眼神似慑在心悸，身形一落实后，阴恻恻笑道：“施主语含玄机，令人费解，施主似非神木令传人了？”

灰衣少年冷笑道：“看来你亲眼目睹过那位神木令尊者传人了？”

黑衣僧人道：“贫僧见过三次，均是黑衣蒙面，两次显示过震惊武林的神木令，并且金刀四煞听命于他！”

灰衣少年道：“不错，在下就是要找他们五人踪迹，贵帮吹箫引敌，布下天罗地网，似与神木令传人有关。”

黑袍僧人阴恻恻一笑道：“如此说来，施主主料是神木尊者同道了难怪与我等为敌。”

灰衣少年面色一变，大喝道：“住嘴！若在下真是贵帮所说的神木尊者传人同道，太行双鬼怎还留得命在。”忽察觉那黑袍僧人眼神有异，眼角眉梢猛泛出森厉杀机，沉声道：“你那迷魂魔法用得在下身上无用，若再妄费心机，太行双鬼就是你前车之鉴。”

神袍僧人神色一变，道：“施主太小觑了贫僧，有道是血债血还，无极帮岂能容忍施主倨傲欺人么？”右掌一撩底，索罗罗一串响声中，撒出一条闪闪发光的软金铁链，链端系着棱牙活齿飞轮。

灰衣少年哈哈一声朗笑，右腕疾翻，五指倏地抓出一柄青芒吞吐短剑，面色立寒，冷笑道：“大师自问胜得了在下，就请出手。”

神袍僧人大喝道：“着！”

出手迅快如电，软索钢轮如飞蛇般点向灰衣少年咽喉要穴，带出一片啸风。

灰衣少年斜身疾闪，见青芒暴射，手中短剑断向神袍僧人臂肘。

虽仅仅一式，却雷厉万钧，威势骇人之极。

神袍僧人出手快，变式更快，右腕一撩，震起满天轮影霞光，啸风如雷，宛如飞瀑怒潮，将灰衣少年罩在抡击之下。

灰衣少年短剑亦震起万道青芒，招式精奥奇诡。

隐在暗处的严晓星及淮上隐叟祝秋帆等人只瞧得惊心骇目，祝秋帆低声叹息道：“双方均是武功卓绝，不在我等之下，尤其那灰衣少年剑招奇奥无比，老朽竟瞧不出此人来历。”

吕鄞道：“吕某平生相人多矣，只觉此人定非好相识，不过此人在此突然现身，与无极帮无故为敌必有所为，我等只宜坐山观虎斗，静待情势发展。”

蓦地——

只闻一声惨嗥腾起，漫空轮影霞光尽敛，青芒疾闪过处索地中坠下一只神袍僧人的手臂。

那黑袍僧人身影踉跄倒退出数步，断处血涌如注，面色惨厉，狞笑道：“贫僧敬谢施主一剑之赐，但愿青山不改，后有期。”

灰衣少年大喝道：“站住！”

神袍僧人道：“杀人不过头点地，施主尚真欲杀死贫僧，贫僧决不皱眉，请出剑就是。”

与神袍僧人同来的三黑衣老者均为灰衣少年剑势慑往，不敢动手为敌，目露惊悸之容，身形缓缓退了开去。

只见灰衣少年冷冷一笑道：“在下绝不杀你，何唤那吹箫人现身。”

神袍僧人道：“吹箫人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村汉山民，施主竟然放不过他则作甚。”

灰衣少年微微一笑道：“在下不杀你，怎会向吹箫人施毒手，只须问他几句话便放他离去。”

神袍僧人四面高声道：“梁三，出来见见这位施主。”说着一面运行止住伤血，一面取出金创药敷断处。

断墙之后颤巍巍走出一个五旬老汉，吓得面无人色，步履维艰走前，右手握着一支湘妃竹上上品短箫。

灰衣少年目光锐厉，看得吹箫人身无武功，面色渐渐放霁，微微一笑道：“你在此吹箫必有用意，道其详。”

老汉囁嚅道：“小的只奉命行事，委实不知事实内情。”

灰衣少年冷笑道：“你真的不知么？”声寒如冰，令人战栗。

老汉面无人色，答道：“小的天大胆子，亦不敢隐瞒。”

灰衣少年略一沉吟，目光将注黑袍断臂僧人道：“大师必知晓内情，可否见告？”

神袍僧人眼珠微微一转，暗暗叹息一声道：“本帮与那神木尊者传人及金刀四煞乃不共戴天之仇，故敝帮主梦寐难安，非欲将此五人擒住折骨扬灰难消此恨，经多日来侦察，江湖人物有不少知名人士与金刀四煞坑漕一气，

暗通消息

灰衣少年道：“这与吹箫有何关连？”

神袍僧人道：“树从根脚起，水从源头流，施主若不厌烦琐，容贫僧和盘托出。

灰衣少年目光四巡了一眼，道：“在下不喜唠叨，大师最好扼要叙明，长话短说。

神袍僧人强忍丰一腔怒气，叹一声道：“本帮为欲生擒他们，侦明降龙八堂雷玉鸣，东斗天君葛元良，震天双钩庞琦等人与金刀四煞不时相聚，所以施展妙计擒住庞琦在庞琦身上下了极奥妙的禁制故纵使离，暗蹑其身后，不料在途中遇其同道瞧出破绽，将其点倒，挟在助下奔来城厢内一幢古老大宅，贫僧料定金刀四煞必藏身宅内……”

灰衣少年似听得极不耐烦，眉梢泛出一抹煞气，冷冷笑道：“此与吹箫有何关连？”

神袍僧人道：“箫声可激发庞琦禁制，丧失神智无异疯虎搏人而噬，逼使金刀四煞无法藏身宅内。”

灰衣少年哈哈朗笑道：“居然有此奇事，在下不信箫声可奏效，大师请带信与贵帮主，三月内在下必踵门求见，索取那份藏珍图。”

神袍僧人如闻大赦，也不答话，与黑衣老者挟起太行双鬼，急急如丧家之犬遁去。

灰衣少年目送神袍僧人等身影消失远去之后，嘴角噙着一丝耐味的冷笑，目光忽落在那吹箫老汉上，不禁脸色大变，如罩下一重严霜，大喝道：“在下为解救诸位一场危难于无形，似此桥抽板之辈，委实令人心寒意冷。”

原来那老汉已僵硬挺立在寒风中，气息俱无。

只听一声朗笑起处，一条飞鸟般身形如风沾落花般，悄无声息飘在灰衣少年身前一丈开外，现在一面目如冰的青衣背剑少年，道：“朋友错了，这听箫老汉乃方才神袍僧人示意同堂用阴毒手法将其点死。”

灰衣少年不禁一怔，摇首冷笑道：“在下不信。”

青衫少年道：“兄弟已把话说明，信不与信端凭阁下。”

灰衣少年用冷峻的目光望了青衫少年一眼，心中略一沉吟，道，“听朋友语气异常坚定，显然非假，不过方才此间动手拼搏情景朋友瞧的一清二楚。”

青衫少年道：“不错，兄弟钦佩阁下一身武学已臻化境，旷绝奇奥。”

灰衣少年冷漠面上不禁一丝得意微笑道：“过承谬奖。在下意欲向朋友相求一事，不知可否见告？”

青衫少年道：“倘力有所及，无不从命，不知阁下所讲何事？”

灰衣少年道：“相烦引见金刀四煞！”

青衫少年冷冷一笑道：“阁下你又错了，兄弟与金刀四煞并不相识，何从引见？”

灰衣少年面色一变，五指疾伸，迅如电光石火一式“捕风捉影”擒拿青衫少年右臂曲池重穴。

五指堪堪抓实，忽眼前一花，青衫少年移形换位已飘了开去，冷笑道：“阁下休认武功过人，便可目空一切，你我无怨无仇，妄施鬼蜮令人齿冷。”

灰衣少年暗暗惊异对方能避开自己奇奥一击，不禁生出警惕之念，道：“朋友自欺欺人，如何能谓不识金刀四煞。”

青衫少年道：“阁下何从断言兄弟与金刀四煞相识？”

灰衣少年不禁语塞，须臾强笑一声道：“无极帮僧人决不致信口开河。”

青衫少年冷笑道：“那贼秃是否指明兄弟与金刀四煞相识。”灰衣少年突放声朗笑道：“朋友词锋委实犀利，但无法瞒骗在下，因为在此四处尚隐伏着甚多武林朋友，无一不是无极帮强敌，他们意欲以朋友的犀利词锋骗过在下，以免横生枝节。”青衫少年正是严晓星，暗赞这灰衣少年心细如发，不禁微笑道：“阁下究竟为了何事定欲求见金刀四煞，实不相瞒，兄弟并不相识，但武林间事事息息相关，说不定能找出一丝端倪。”灰衣少年忽长叹一声道：“大丈夫无不可告人之事，诸位武林朋友请速现身出见，容在下把话说明。”暗处急纷纷疾现武林群雄快步走来。灰衣少年面色严肃，双拳一抱道：“神木尊者乃在下师祖。”

一言方出，武林群雄均为之骇然变色。

灰衣少年仰面黯然一笑，眉宇间泛出一片凄怨之色，叹息一声道：“先师祖自栖隐山林，绝意江湖，使将毕生武功授之先师，不幸先师习艺未境，误犯一桩不可原谅的过失，致先师祖大怒，非但未追回先师一身所学，而且罚令面壁十年忏悔已过，在先师面壁期间，在下乃一孤儿，蒙先师祖带上山去，但并未授艺。

数年后先师祖正果西归，在下与先师相依为命，情逾父子，先师严遵面壁之戒，不敢稍难，在下由先师口授武功心法自己研悟。

十年面壁期满之前一月，先师突染重疾，自知不起，临终前遗言谓师祖自先师误犯过失，已心灰意冷，将神木令托一至友收藏，武功秘笈则埋藏在东南名山中……”

严晓星突接道：“兄弟明白了，阁下奉了令师遗命寻回神木令及武功秘笈，重振师门令誉，欲向金刀四煞询明神木令主人得自何处是么？”

灰衣少年道：“正是！”

严晓星道：“姑不论阁下方才之言是否真实，但阁下何能证实确保神木令尊者第三代传人。”

灰衣少年不禁呆住，黯然答道：“诸位若真心相助，岂不难查明，因神木令得主定知其得自何人，此人必是先师祖托其保管之武林前辈，这位武要前辈当知在下之言非假。”

严晓星淡淡一笑道：“阁下之言恕我等碍难相助，我等武林人物讲究认物不认人，何况阁下目前无法确定自己系神木尊者第三代嫡传人，我等不能因此盲目掀起一场血腥浩

吕鄞暗暗眉头一皱，忖道：“这位严晓星早日说话机警委婉，为何眼前如此拒人千里之外。”

只见灰衣少年呆得一呆道：“在下自知无法取信诸位，但朋友方才应允可为在下指点一条明路。”

严晓星忽长叹一声道：“阁下倘不以兄弟之言为忤，兄弟便可斗胆放言无忌，此次阁下实出非其时……”

灰衣少年道：“此乃何故？”

严晓星道：“正予无极帮可乘之机，阁下这一自承来历，无极帮必礼邀阁下相助，如此一来，无极帮主则可冠冕堂皇大行其事。”

灰衣少年朗笑道：“不错，诸位若不助在下相寻金刀四煞，在下自会找上无极帮主。”

严晓星亦放声大笑道：“阁下倘须自投虎口，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阁下请自便吧。”

灰衣少年淡淡一笑道：“在下必令诸位后悔莫及。”说着缓缓转过身去。

突闻廖独大喝一声道：“且慢！”

灰衣少年目光神光暴炽，森厉慑人，沉声道：“尊驾等拒人千里之外，还有何话说。”

廖独冷笑道：“难怪神木尊者心灰意懒，似你如此丧脸寡耻，全无骨气之人，如何呆授以衣钵，光大师门？老朽今日便代神木尊者教训教训你。”

灰衣少年狂笑道：“凭你也配！”右臂一抬，立掌如刃，呼的一声，臂向廖独肩头。

出掌奇快无比，以廖独成名武林名宿，竟无法闪避开去，忙中横里一挪，硬生生地闪开五寸，只听袭帛声响，廖独右肩袖管被迅厉的掌锋削裂一尺。

廖独暗暗震凛道：“好快的掌法！”

灰衣少年哈哈一声长笑，右掌又起砍向廖独后脚，掌式宛如天怒雷霆，带起了一片刺耳掌风。

廖独只觉无法闪避，暗道：“我命休矣！”

严晓星忽腾身穿出，凌空一个倒翻，身化怒龙入海，两指疾点向灰衣少年胸后命门要穴……

灰衣少年眼见廖独就要丧命在他的掌下，忽感一缕寒风点向胸后要穴，心中一凛，拿式疾撤。扭身掌化周处斩蛟，劈向严晓星。

雷玉鸣闻言不禁陷入沉思中。

武林群雄见降龙八掌雷玉鸣面色凝肃，深知吕鄞非戏言，实有所指，不由自主地思索吕鄞之言，大厅中倏地鸦雀无声，静如止水。

忽雷翠瑛响起一串银铃悦耳地娇笑道：“爸，女儿猜着了！”

雷玉鸣捋须含笑道：“瑛儿你说说看。”

雷翠瑛绽如花笑容，柔声道：“钱百涵刚才不是说过其师抑郁而终，遗言神木尊者将神木令另托至友代为收存，武功秘笈当时藏在东南名山中，神木尊者必留下遗嘱，书明神木令托由谁人代为保存，秘笈亦隐约指明埋藏何处，此遗嘱现在钱百涵怀中。”

吕鄞哈哈大笑道：“雷贤侄女委实灵心慧思，料事如神，不过如此一遗嘱现为严少侠所得。”

严晓星微微一笑，在怀中取出一张摺叠好的羊皮粗纸，及三枚长约两寸，六棱凹锐寒钢长钉。

东斗天君葛元良不禁失声惊道：“神木尊者未成名前，以三支六棱乾坤雷火钉震慑武林，此钉无坚不摧，暗器手法更是奇诡绝伦，对方无法幸免，看来钱百涵确是神木尊者第三代传人。”

在座武林群雄奉斗均是成名名宿，老于江硝，俱却耳六棱乾坤追魂钉情事，不禁骇然。

吕鄞道：“钱百涵途中必然发觉两物失窃，恐返回寻找。”

严晓星道：“我等均非本来面目，钱百涵不易追寻。”

雷玉鸣道：“恐偷天二鼠难脱干系。”

孟逸雷哈哈大笑道：“那是严老弟不施展空空妙手偷钱百涵怀中之物，难道偷天二鼠又脱得掉干系么。”

真是难脱干系，威震三湘铁掌追魂屠三山那幅藏图失踪，武林中人多认

为系偷天二鼠所为，偷天二鼠至今有口莫辩。

偷天二鼠不禁纵声哈哈大笑。

这时，严晓星暗暗展阅那幅羊皮纸笈，剑眉微皱，倏又叠好放置怀内，叹息一声道：“神木尊者遗嘱俱是责斥其有辱师门隐私，其余皆不足为外人道，恕在下守密。”

大宅中巨烛燃烧，云中怪乞孔槐已设下三桌酒筵，山珍海味胪列，武林群雄均是豪迈不羁人物，暂释愁怀，相与举杯痛饮。

三鼓将罄，肴酒半残，两条人影忽疾掠入厅，身影定处，现出丐帮高手率领一个灰衣老者。

严晓星诧道：“这不是左家堡两路总管候坤侯老前辈

侯坤久身施礼道：“前次蒙少侠恩施格外，饶老朽不死，老朽平生无他长处，但知恩必报……”

严晓星微笑道：“侯总管请坐，如不嫌肴残酒冷，不妨共饮。”示意从人速添一副碗筷。

侯坤道：“那么老朽恭敬不如从命了！”随即落座，望了严晓星一眼，又道：“老朽今日弃邪归正，特来此造谒禀告一桩重大要紧之事。”

严晓星亲为把盏，道：“好，侯老师有话慢慢讲，在下敬你一杯。”

侯坤接过一饮而尽，面现愧容道：“老朽十日才知左堡主亦是无极帮主外堂堂主，密谋残害敌对武林人物，五台山明月禅师等七人左堡主实参与其事……”

武林群雄不禁骇然变色。

侯坤又道：“三月前左堡主接获无极帮密谕，严命各处分支坛皆须蛰伏，采取了一项辣毒阴谋诡计，挑拨离间，残害武林各大门派成名英雄侠士，为此老朽不愿眼见武林中又起浩劫，决心弃暗投明。”

严晓星目光蕴怒，冷笑道：“以子之矛，攻之子盾，好，承蒙侯老师相告，足感盛情，在下敬侯老师三杯。”

侯坤忙离座立起，笑道：“不敢，老朽先于为敬。”说着连饮了三碗酒。

这碗酒直饮至四更将残才尽兴，纷纷回房安歇，但严晓星与数位老辈成名人物密议，采取了无极帮同一步骤，暗中残除无极帮羽，严晓星更遵照伏建龙逸与那份名单，循序觅寻仇踪。

严晓星明知伏建龙所给他的名单内中定有狡诈，但为了伏建龙不疑，是以如此决定。

吕鄯确独持异议，摇首不赞同道：“严老弟明知有诈，却身涉奇险，姑无论伏建龙知否老弟便是神木尊者传人，但虎有害人心，此去无异‘自投罗网’。”

严晓星微笑道：“在下岂能不知，无极帮主老奸巨滑，手段辣毒，非出奇制胜不可，在下已思得万全之策……”说着从怀中取出一张书满纸迹素笈，接道：“此后行事方针，尽书在内，皆为一己之意，难免不周，诸位均是武林前辈，详虑周密，老成恃重，容不逮之处，尚祈指正。”话声略略一顿，又道：“无极帮总坛如在下所料不错，当在江南。燕山之说乃疑兵之计，在下尚要赶往一处赴约，去去就来。”手卷递在降龙八掌雷玉鸣手内，身形疾晃一闪而出……

狂风怒吼，彤云密压，漫空飞云鹅毛片般旋然飘坠，四野苍茫，只见一片银白，四野，山丘，溪流尽都埋藏在尺许厚的积雪下。

距紫荆关外约莫二十余里官道上出现一条灰色人影，身法迅快如风，生似在雪地上划一条灰线，转瞬消失在雪野尽头。那人是谁？

不问而知就是那自称是神木尊者第三代传人的钱百涵。

申牌时分，无色已慢慢暗下来，这日正是大年除夕，紫荆关内家家户户均张贴着大红泥金春联，迎春纳福。

五福酒楼买卖正旺，一楼一底三十六张桌面上已成了九成座，猜拳行枚，声嚣如潮。

临壁向楼一张桌面上权坐着一位三旬余中年汉子，紫膛脸孔，双目炯炯有神，身着一袭黑缎老羊皮袍，肩带一柄长剑，绺著着红黄白三色丝穗，面前炖着一锅香喷喷羊蹄，独自一人喝着闷酒，充耳不闻嘈杂喧哗之声。

楼口忽冒起一条灰色人影，店小二忙不迭地迎了上去，哈腰笑道：“小的给您老看坐！”

灰衣少年鼻中冷哼一声，两道慑人眼神将楼面上扫视了一眼，忽落在那紫膛面孔汉子座上。

店小二机灵透顶，抢步趋向紫膛脸孔汉子陪笑道：“不知您肯商量否？”

中年汉子抬头望了灰衣少年一眼，目露惊愕之色，毫不思索地笑道：“反正对首空着，那位客人尚不嫌委屈，何妨共席。”

店小二连声道谢。

灰衣少年正是钱百涵，百色冷漠如冰，大刺刺地在对首坐下道：“五斤烧刀子，随便送上数样酒菜，三张烙饼。”

店小二喏喏连声而退。

自钱百涵落座后，那紫膛脸汉子仍是呷着闷酒，不时挟向锅中红腴香透羊蹄，咀嚼有声。

双方却是一股冷劲儿，谁也不理谁，钱百涵将烙饼卷起，以牛肉作馅，一手持酒，吃得津津有味。

此刻，钱百涵脑海中思潮起伏，脸色阴晴不定，忽闻对首紫膛脸汉子惊呼出声：“怎么他们亦在紫荆关现身！”

钱百涵循着紫膛脸汉子目光望去，只见楼口上立着三个面目阴寒如冰，射着白袍中年人。

中年白袍人长相更是狰狞，瘦长马脸，惨白如纸，两颧高耸，嘴角噙着一丝阴笑，乍睹之下令人不寒而栗。

钱百涵情不自禁问道：“那三人是何来历？”

紫膛脸汉子望了钱百涵一眼，冷冷一笑道：“看来尊也是武林人物，怎么大名鼎鼎的南天三魔也不相识。”

钱百涵哦了一声道：“原来是阴阳掌马天义，辣手摧魂童启彬，火龙梭费光三个自命不凡黑道魔头。”似对南天三魔不屑一顾。

紫膛脸汉子闻言一怔，凝神钱百涵之久，徐徐低声道：“南关三魔心狠手辣，武功极高，无极帮主倚作左右臂一定不可等闲视之，在此现身必非无因，不过不关你我之事……”说着举起杯中酒，笑道：“你我萍水相逢，缘总是有，小可孙雁，他乡作客，有道是杯中无量俱是友，来，小可敬你一杯。”

钱百涵正孤寂落寞，闻言冷漠的面色上现出一丝笑容，举杯一饮而罄，道：“在下姓钱，奉家师之命前往五台。”

孙雁淡淡一笑道：“钱老师是为了明月禅师等七位武林名宿之事么？”

钱百涵道：“不错！”

孙雁不禁一笑道：“徒劳跋涉，枉费奔波一场。”

“为什么？”

孙雁道：“如今武林纷纷，莫不是无极帮主一手造成，钱老师所知为何？”

钱百涵道：“神木令！”

孙雁摇首笑道：“那并非真正原因，而是为了骊龙谷藏珍。”

钱百涵道：“与明月禅师，七云上人等七位武林名宿又有何干？”

孙雁正色笑道：“移花接木，嫁福东山，无极帮主可坐获渔翁之利，两幅藏珍图其实均在无极帮之手中，他有意散布风声，一份藏图为偷天二鼠盗去献于金刀四煞，造成武林混乱之局，挑雾残杀使各大门派自顾不暇，趁机觅取骊龙谷藏珍。”

钱百涵闻言暗皱眉头，道：“孙兄之言是否真实？”

孙雁淡淡一笑道：“怎么不真，孙某师门长辈曾为无极帮内三堂副香主，不久前身罗重伤，逃往孙某住处不治毙命，临终前道出一切个中原委，务劝孙某洁身自爱，须知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所幸小可名利二字看得极为淡薄，贩卖药材皮货维生，一年中难得有两趟离家，所得仅敷温饱而已。”

钱百涵道：“但不知孙兄师门长辈系何人所伤？”

“金刀四煞！”

“为了何故？”

“四煞奉了主人之命，志在探明无极帮总坛确处，俾便登门索取藏珍图，不料那师门长辈酒后无德，吐露口风，怎知惹祸上身，悔已莫及。”

两人言谈之际，忽闻阴恻恻冷笑道：“尊驾可是姓钱么？”

只见桌前屹立着一獠头鼠目蓝袍老叟，钱百涵面色一冷道：“在下就是姓钱，阁下有何赐教？”

蓝袍老人道：“西关外松林村，敝上请在驾一叙。”

钱百涵道：“贵上是谁？”

蓝袍老者阴阴一笑道：“敝上南天三魔，尊驾当有耳闻。”

钱百涵目中不禁泛出一抹杀机，扫视了一眼，楼面上已不见南天三魔踪影，冷笑道：“在下正要找南天三魔，阁下请转覆命，半时辰后在下必到松林村拜望。”

蓝袍老者抱拳微拱，道：“钱少侠一诺千金，老朽告退。”身影如风下得楼去。

孙雁面色大变，道：“钱老师真个前去赴约么？”

钱百涵冷冷一笑，取出一锭白银，放在桌上道：“他日有缘当再相见。”说着倏地立起，快步走下楼去，孙雁现出一脸迷惘之色。

孙雁略一沉吟，匆匆立起离去。

夜幕低垂，灯火闪烁。

雪，仍在悄悄飘坠。

松林村外浮影似魅，涛啸之声宛如鬼哭，令人不寒而栗。

忽闻一声朗笑道：“钱侠士真是信人，我等在此恭候了。”

倏地火光疾闪，松林内燃起数十支火炬，照耀得光明如画，映着闯天三魔狰狞恐怖的面庞，白衣飘飘，瑟瑟有声。

钱百涵面色凝肃，沉声道：“三位相约在下来，意欲何为？”

马天义哈哈大笑道：“风闻钱侠士乃神木令尊者第三代传人，执意寻觅

无极帮总坛定有缘故。”

钱百涵道：“不错，有烦三位领在下面晤贵帮主之后，当道出其中原委。”

马天义道：“那是自然了，不过马某何以能知晓钱侠士确为神木令尊者第三代传人了？”

钱百涵目中怒火爆射，冷笑道：“在下能单人只身前往，就有可资凭证之信物，三位威望闯天，何胆惧乃尔。”

蓦地——

风势突转猛烈，四处火炬全熄，钱百涵只觉暗中有物向自己袭来，不禁怒喝一声，右臂疾挥而出。

暗中忽暴闪一道青虹，寒飙竟迁，只听一声凄厉惨过喇叭咣坠地。

钱百涵似感多人向自身袭至，不禁杀机猛盟，喉中发出一声激烈长啸，寒飙轮转暴射出漫空银星，剑势划空带起刺耳锐啸。

马达噪此起彼落，匪徒多人横尸剑下。

马天义大喝道：“尊驾如此心狠手辣，马某无法容忍。”

钱百涵冷笑道：“汝等诡谋暗算，怎能怨得了在下。”语音未落，突见一点红星飞袭面门而来，忙中摸剑疾封。

当的一声，格了个正着，红星炸裂轰的变作一团巨大火焰，热炙逼人窒息。

钱百涵心头大骇，知是火龙梭费光独门暗器，情急一式“鲤鱼倒翻千浪”，仰腰贴地倒窜出去十数丈外。

只见那团火焰蔓延著树杆，风助火势，霎那间燃烧开来扩及数十丈方圆，火舌高冒，鲜红眩目。

钱百涵连连倒窜开去，不幸一点火花沾着衣襟，袍衫上冒起了一缕浓烟，迅即卧地翻滚，将烟滚熄，霍地跃起，心头余悸犹存。

忽风送人耳语声唤道：“钱老师！”

他听出是在酒楼上萍水相逢的孙雁，心中一喜，循声望去，只见丈外树杆后探出孙雁半身，以手示意自己前去。

此刻火势转弱，闯天三魔等匪徒杳无形迹，钱百涵大感诧异，迷惑不解，身形一跃往孙雁身前落去，道：“孙兄如何来到此处？”

孙雁道：“南天三魔凶残暴戾，反目无情，孙某只觉钱老师应约前来定然凶多吉少，是以暗中蹑随。”

钱百涵道：“在下与南天三魔对话情景孙兄瞧得真岸觉么？”

孙雁摇首答道：“孙某藏处甚远，未曾瞧得真切，但切风熄火炬内定有蹊跷。”

钱百涵道：“莫说孙兄，就是在下身压其境也感困不揭，南天三魔为何猛然反脸暗袭在下，此刻又倏地退去，难道他们成名人物严守一击不中，绝不再击之戒么？”

孙雁道：“未必见得，南天三魔何等凶残，不死不休，如何能无敌退去，钱老师能否道出见面详情？”

钱百涵道：“在下仅与马天义寥寥数言……”当下道出与马天义晤面情景。

孙雁眉梢一戚，忽长叹一声道：“钱老师既敢自承认为神木尊者第三代传人，定身怀信物可凭，是不知此刻仍在否？”

钱百涵闻言猛感心神一凛，探手怀中一摸，不禁面色大变。

孙雁目泛惊容道：“钱老师信物竟不翼而飞么？显然被南天三魔得去。”

钱百涵目中暴泛杀气，脸色铁青，咬牙切齿道：“不杀南天三魔，在下誓不为人。”

孙雁太息道：“钱老师不可激动，须知小不忍则乱大谋，必须谋定后动，何况钱老师咎由自取。”

钱百涵不禁怒道：“在下何故自取其咎？”

孙雁道：“钱老师自承神木令尊者第三代传人，便铸成大错。”

钱百涵怒道：“在下实在如此。”

孙雁微微一笑道：“难道那手持神木令之人是假？”

“不假！”

“乃何以为证？”

钱百涵不禁语塞。

孙雁笑道：“神木令威武林，手持神木令者便是令主，钱老师纵然舌烁莲花，也无法令人相信，何况钱老师已失去藉以证明为神木尊者第三代传人的信物。”

钱百涵懊丧欲死，一脸悻悻之色。

孙雁又道：“南天三魔为何窃去钱老师信物，他等偷去何用，令孙某困惑难解。”

钱百涵黯然叹息道：“师祖遗嘱上隐约指明武功秘笈似与藏珍图相吻合，若能参透，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孙雁惊诧道：“钱老师身怀之物，竟是武林前辈神木尊者遗嘱么？”

钱百涵点点头，黯然一笑道：“尚有师祖仗以成名的三支六棱乾坤雷火钉。”

孙雁大惊失色道：“雷火钉尚为南天三魔所得，则无异如虎添翼，横行无忌头，请问钱老师目前如何去处？”

钱百涵冷笑道：“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南天三魔索回失物。”

孙雁一翘拇指，赞道：“好，钱老师不愧为神木尊者嫡传传人，大丈夫行径应光明磊落，才可重展师门雄风威望，不过此乃一段艰辛漫长途径，非须恒心毅力，剥筋抽丝，方抵于成。”

钱百涵似有所悟，抱拳一揖，道：“孙兄老于江湖，尚祈指点一二，尚能找回失物，在下必有报德。”

这时，那片数十丈方圆火势仅灰烬发出黯弱红焰，浓烟弥漫焦臭刺鼻。

忽见一条黑影疾闪落在火圈之外，孙雁不禁喜形于色，低声道：“良机勿失……”在钱百涵耳旁密语数句。

钱百涵一跃而起，疾逾飞鸟，向那身形奔去。

那人系一独目老叟，年在六旬开外，满面刀斑，紫红横斜，狰狞恐怖，猛见钱百涵现身，不禁骇然变色，倒退了几步，厉声道：“尊驾竟还未死！”

钱百涵冷笑道：“南天三魔鬼蜮暗算，就能置在下于死么？朋友速道出南天三魔潜迹之处，不然别怨在下心辣手黑。”

独眼老叟答道：“南天三魔认为尊驾必难幸免一死，是以回转总坛而去。”

钱百涵道：“那么有劳朋友领在下前往。”

独目老叟强笑一声道：“老朽身怀外坛弟子，怎知总坛所在。”

“真的么？”钱百涵话出手出，迅如电光石火抓向独目老叟左肩。

独目老叟料不到钱百涵出手如此迅快，不禁心头一凛，他乃黑道凶邪，

身手奇高，大喝一声，旋身挪上不出刀，几乎是同一时间，只见一片眩目寒光挟着寒空刀花，撕网般罩没钱百涵身影。

钱百涵暗中的一惊，忖道：“为可无极帮网罗门下的均是一流高手，武功卓绝，不可轻视。”右臂疾扬，袖中突飞出一柄青芒吞吐的短剑，旋腕振出一招“万花吐锦”。

只见一蓬青霞如沸汤般蔓了开来，剑啸刺耳。

两人攻守奇快，招式辣手凌厉，约莫一盏茶时分过去突闻钱百涵一声大喝，青霞振开银虹，一式“顺水推舟”切下。

独目老叟猛感右臂一阵剧痛，鲜血冒出，疾地跃了开去。

钱百涵冷笑道：“朋友，你走不了！”左掌一翻，身如闪电，五指平舒往独目老叟前胸按去。

独目老叟张嘴狂叫一声，鲜血从口中喷泉般轰出，眼中金花乱涌，天晕地转倒了下去，昏死在地。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天色微现金光，独目老叟醒来，发现自身躺在一洞穴内，浑身伤痛灼焚如裂，无法动弹。

在下身旁生了一堆火，火旁盆膝而坐一个中年汉子，正烤熟两头山鸡，溢出清香扑鼻。

独目老叟道：“朋友，是你相救老朽么？”

中年汉子微笑道：“在下怎有此能耐将尊驾从那冒名神木尊者传人救出，是在下路经偶过眼见他取下尊驾腰牌后欲意施展毒手灭口，一时心急，打过一支回旋响铃镖，声东击西，诱开此人，将尊驾移在洞穴内。”

独目老叟道：“承蒙相救，德重心感，朋友怎知钱百涵系冒名神木尊者传人？”

中年汉子朗笑道：“神木尊者传人令三度出现业已震动武林，遐迩皆知，此人不是冒名是谁，何况在下听到他们对话。”

“他们？”

“正是，共有两人年岁相若，名姓钱周，那钱姓少年欲从尊驾腰牌中查寻贵上所居之处，尊驾若可行动，速赶回传讯戒备，以免血腥浩劫。”

独目老叟痛不能禁，呻吟一声道：“有劳朋友在老朽身旁革囊内检视有无两只药瓶，其中一红瓶内装金创圣药。”

中年汉子闻言在独目老叟身旁解下革囊倾出囊中之物，是一些切散碎银两，两只盛药瓷瓶，笑道：“尚幸药瓶还在。”挽扶独目老叟坐起。

老叟颤抖着双手，倾出九粒朱红药丸吞服，只觉伤楚消释了一半，不禁长吁了一口气道：“老朽留得命在；实是万幸，朋友尊姓大名可否见告？”

中年汉子微笑道：“在下孙雁。”说着将一只熟透山鸡送向独目老者，接道：“尊驾不妨食用，可使体力恢复，天色已明，尊驾食后速回，在下也要告辞了。”

独目老叟诧道：“孙朋友，老朽恩怨分明，蒙孙朋友相救，尚望稍留同回居处，大德不足言谢，但老朽略尽心意。”

孙雁哈哈大笑道：“咱们武林人物，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乃份所应为，何须言报，在下更不愿沾染是非，微末技艺，不足以防身自保，他日有缘定当相见。”说着撕了一大块鸡肉塞入口内嚼食。

独目老叟嚼食了一口鸡肉之后，叹息一声道：“孙朋友，老朽虽伤痛稍减，但内腑仍然伤重，无法行走，何能赶回。”

孙雁略一沉吟道：“既是如此，在下极可为德不终，一俟你我食饮饱，立即起程。”

两人饱啖烤鸡，老叟自称其为独眼泉欧阳东。

孙雁笑道：“幸会！”抛弃手中所执的鸡革架，立起接道：“你我走吧，但须形踪隐秘，免钱百涵涉踪欧阳老师带来一场危难。”

欧阳东不禁心神暗震，骇然色变道：“那钱姓小贼尚在速觅老朽么？”

孙雁道：“在下是谨防万一，也许钱百涵已从欧阳东老师腰牌上寻出来历。”

欧阳东冷哼一声道：“腰牌上仅铸有本门符篆暗记，神鬼难测，小贼纵聪颖绝顶，也难参透。”

孙雁微微一笑，身形疾矮，背起欧阳东。

欧阳东只觉一阵痛刺心脾，不禁张嘴低喙一声。

孙雁道：“欧阳师忍着点，请指示途径。”说着人已穿出洞外，扑面寒风如割，大雪仍在飘飞，穹穹四野触目银白。

欧阳东臂伤失血过多，又内腑伤势沉重，禁不住一阵寒颤，道：“孙兄请往西行！”孙雁背着欧阳东健步如飞向西走去。

紫荆关密迤五台山派，丛山叠岭，过于迂回，孙雁循着欧阳东指点，奔行约莫三十余里，进入万山丛中一处幽谷，乔木参天，阴晦涩冥，加入冰壑，寒冷刺骨。

蓦地——

只闻传来一声暴喝道：“站住！”

欧阳东忙低声道：“孙兄速答，玄黄天地，洪荒宇宙。”

林中忽传出一声惊噫，只见树杆之后纷纷闪出七带刀白衣人，均目露惊异之色注视着孙雁。

孙雁微微一笑道：“有劳诸位护法这位欧阳老师。”

七白衣人似已察觉孙雁背伏着是欧阳东，抢步走前接过欧阳东。

孙雁道：“欧阳老师，在下已送至地头，请从此一别，后会有期。”

欧阳东嘶哑苦笑道：“孙兄何必急着离去，权作老朽座上嘉宾，稍留数日，以免老朽耿耿不安。”

白衣人道：“咱们江湖人物，只重肝胆相照，一见如故，孙兄何必坚欲离去。”

孙雁略一沉吟，道：“那么恭敬不如从命了。”

孙雁被安置在一间富丽堂皇宝舍内，与独眼泉欧阳东毗邻而居，他只觉此一贼巢异常隐秘，房舍绵亘，古地甚广，不言而喻系无极帮一处极重要的分舵。

当晚孙雁受到了主人双面佛沙嵩极优厚的礼遇，并晤谈甚欢，亲为把盏款宴。

孤灯一盏，火光如豆，窗纸风动瑟瑟作响，孙雁拥被而卧鼻呼呼甚沉。

三鼓将尽，突闻窗外传来低呼道：“孙老师！”

孙雁佯装充耳不闻。

窗外连呼了数声，见孙雁并无动静，再亦不唤。

豆大火光倏地暗黑熄灭，孙雁一骨碌翻身起来，稍无声息掠落窗前，慢慢托开一扇窗户仅半尺左右，以物顶住。展缩骨术，捷如猿猴闪了出去。

他只觉庄宅内戒备森严，他窗外廊下就分立着四人藏于阴暗处，堪谓三

步一桩五步一卡，但那四处暗桩竟丝毫未曾发现。

孙雁闪出窗外。

孙雁暗暗一笑，疾如淡烟掠向庄主双面佛沙嵩居处。察觉厅内仍是灯火照耀，隐隐可闻双面佛沙嵩的沉浊风语音。

窗纸内映，人影幢幢。

只听双面佛沙嵩道：“南天三护法离去匆匆，并未言说获得钱百涵怀中的神木尊者遗嘱及三支棱乾坤雷火钉。”

突闻一声刺耳冷笑道：“此等重大之事，南天三护法怎能让我等预闻。”

沙嵩长叹一声道：“须知善者不来，来者不善，有劳诸位贤弟费神提防强敌来袭。”

强敌未必独指钱百涵，今日无极帮处境已成众矢之地，双面佛沙嵩之言并非气馁，而是事实。

匪党不禁默然。

沙嵩又道：“夜深更重，诸位贤弟请回吧！”

匪徒鱼贯告辞。

只双面佛沙嵩虎目深锁，缓缓向内宅走地台湾省，孙雁暗此蹑随。

沙妻年在五旬开外，迎着双面佛沙嵩道：“庄主，如此夜深尚未就寝，想必有什么为难之事？”

沙嵩微微一笑道：“武林之事，云诡波谲，身在江湖，何惧危难。”

沙妻道：“话虽如此，庄主近来神思不属，长吁短叹，此乃妾身所罕见，想必心头烦闷，郁结难解。”

双面佛叹息一声道：“夫人委实细心如发，老朽上月得讯有强敌前来寻仇。”

沙一发愕然诧异道：“庄主仇家是谁？”

沙嵩面色凝肃，黯然一笑道：“兰州大侠，紫霞庄主严天梁后裔。”

沙妻不禁一呆，道：“当年之事，庄主乃为人胁迫，身不由己，何况并非庄主一人，常言道得好，冤有头，债有主，严天梁不向主谋者索偿血海大仇，竟与庄主为敌，岂非舍本逐末。”

沙嵩道：“夫人有所不知，直至如今老朽尚不知主谋者究竟是何人，何况严天梁后裔！”

沙妻目露困惑之色，诧异道：“这话令妾身难解，但不知传讯者是何人？”

沙嵩强笑一声道：“但愿老朽能知，倘老朽猜不错，那钱百涵定系严天梁后裔……”语声突然一顿，又道：“你我早点安歇吧！”

风吼雪狂，沙嵩庄内如临大敌，枕戈待旦。

蓦地庄内腾起三声惨噪。

这噪声凄厉，惨不忍闻。

一霎那间，火烛齐明，只见外院中巨桧树旁酸着三具尸体，死者俱是断除右臂，血流殷红，映在如银白雪地上，怵心眩目。

双面佛沙嵩闻讯赶至，察视死者伤处，发现均是同一人以肉掌作刃斩下，凌厉的掌力震断心脉毙命，不禁暗暗凛骇。

他曾闻听南天三魔之言钱百涵以肉掌作刃，武功极高，已臻化境，显系钱百涵所为，不禁忧心如焚，脸色如罩阴霾。

忽闻风送入耳森冷冷笑道：“在下此来系替好朋友带信与沙庄主。”

双面佛沙嵩不由脸色大变，高声道：“钱朋友何不现身出见？”

只听来人朗笑道：“汝等有眼有盲，自瞧不见在下立身之处。”语声中，一条身影疾如鹰隼由巨桧之下飞泻落下，现出一蒙面灰衣少年。

场中气氛立时为之产凝，心头均泛起无名的死亡恐怖。

沙嵩抱拳一拱道：“钱朋友夤夜来访敝庄，掌毙敝庄三名手下必有缘故。”

蒙面人朗笑道：“沙庄主错了，在下并非钱百涵。”

沙嵩不禁一怔，道：“那么尊驾是何来历？替哪位尊驾传讯？”

“兰州大侠，紫霞庄主严天梁后人。”

沙嵩不禁脸色大变，道：“沙某与严大侠之死无干，他的后人寻仇沙某未免不智。”

蒙面少年哈哈大笑道：“沙庄主何必作此违心之论，事无佐证，严少侠岂能盲目寻仇。”

双面佛面色异常难看，嘿嘿冷笑道：“朋友既为严少侠带信，就该以礼求见，为何心辣手黑杀死沙某手下。”

蒙面少年冷笑道：“杀人以立威！”

沙嵩胸中怒火沸腾，张嘴狂笑道：“朋友，沙某庄上并非无人，朋友恐来得去不得。”

蒙面少年冷冷笑道：“这倒未必，严少侠托在下带话说半月之内必造访贵庄，倘在下无所凭恃，也不敢单人只身深夜闯贵庄。”

沙嵩心头骇然，厉声道：“朋友倚恃何物？”

蒙面少年沉声道：“就凭在下一身武功！”此际一名黑袍老道忽由蒙面少年身后袭至，身形微提，右掌发出一蓬黑砂，凌空疾如电掣罩袭而下。

蒙面少侠生似背后长了眼睛一般，旋身如电，左手五指一式“飞花摘叶”疾如闪电机住道人右腕。

只听克察一声，道人惨嚎出口，腕骨被蒙面少年生生拧折。

那少年出手凌厉迅快，右掌已自按在黑衣老道前胸上，嗥声未出，已自仰面陈尸在地。

双面佛沙嵩心神猛凛，面色大变。

突闻一声阴恻恻冷笑道：“少年人恁般心黑手辣，老身如不教训你，岂不更容你恃武凌人，胆大妄为。”

火光暗中缓缓走出白发如银，手持鸠杖，面目森冷奇丑老妪。身后紧随着五个捧剑垂髻面目清秀童子，年岁约在十二三龄，分着绿红蓝白紫锦衣。

双面佛瞥见老妪现身，不禁面现喜容，忧心倏失。

老妪慑人神光注视在蒙面少年脸上，冷笑道：“取下你的脸巾来。”

蒙面少年朗笑道：“就凭你也敢叫在下取去蒙面乌巾。”

沙嵩道：“尊驾可否知这位武林高人是何来历？”

蒙面少年道：“他是谁？”

沙嵩道：“与神木尊者齐名的天外三仙紫竹林清风庵主尊驾无疑以砂击石还不束手就缚，白白送命似为不智。”

蒙面少年冷冷说道：“原来是天外三凶！”

天外三凶无异触怒了清风庵主大忌，目中迸泛森厉杀机大喝道：“拿下！”

身后五童倏地跃出，出剑奇快，五道寒芒的挥展开来，织出一片光网，夹着腾身破空锐啸，剑势凌厉玄奥绝伦。

蓦地——

听听铮铮金铁交击声，蒙面少年竟突破光网，穿空腾起身化流星冲入沉沉夜色中杳失。

五童剑势收住退在一旁。

清风庵上目露惊异之色，道：“此人是何来历，竟能突破老身诛仙剑法。”

沙嵩道：“在下不知，庵主及时赶来解救在下危难，不胜感激。”说着躬身肃客入内。

大厅中又光辉如昼，沙嵩命人献上香茗后，详道此蒙面少年来此事前后经过。

清风庵主目露诧异道：“如此说来，这蒙面少年来历似谜，其中疑端纷歧复杂，除了沙庄主知其端倪，恕老身无法详解，不过老身敢断言此一蒙面少年关系贵帮生死绝继。”

沙嵩愕然道：“沙某愚昧，”可否请庵主指点。”

清风庵主微微一笑道：“迩来武林风波迭起，无一不是震荡江湖，惊心动魄，神木令再创其始端，其后铁掌追魂屠三山于江樟树旅途中失去骊龙谷藏珍图，又是七位武林名宿于古庙中无故被制……”

说此继又轻喟一声道：“此三事足使武林人物忙于跋涉寻求解答，不料又横生枝节，钱百涵竟自称神木尊者第三代传人，而今晚这蒙面少年又称是奉了严天梁后人之命来此传讯，半月内必来寻仇。凡此种种迹象无一不与贵帮攸关至距……”

沙嵩忙道：“帮主传谕此乃恶意中伤，借刀杀人，本帮弟子不可为谣言所惑。”

清风庵主面色一整，道：“此中情由，老身虽是局外人，但敢断言绝非捕风捉影，贵帮主与老者曾有数面之缘，晤谈甚欢，然贵帮主隐秘本来面目，谈及武林公案，语多闪烁，其中必有难言之隐，莫非贵帮主当年亦曾参与杀害严天梁之举么？”

沙嵩不禁面色大变，道：“不敢欺瞒庵主，沙某当年实是参于工春事，但为人胁迫无可亲何，迄至如今尚不知主谋者是谁，至于敝帮主，沙某敢断言未曾参与，因沙某投效本帮在后，莫须有之罪岂可加于敝帮主？”

清风庵主淡淡一笑道：“老身不过闲谈，望庄主不必耿耿于怀，日前突奉贵帮主急柬相邀，柬中意诚言挚，为此老身再出江湖路经宝庄。”

天外三凶乃江湖凶邪巨擘，一身武学已臻化境，但心胸狭隘，垂老犹改如名贪胜结习，尤其清风庵主阴险毒辣，对他不敬之人，必死无疑，双面佛沙嵩怎能不知，不禁毛骨悚然，忙陪笑道：“敝庄初遭剧变，沙某方寸已乱，语无人化次，言不及义，望庵主宽谅海涵。”

清风庵主冷漠如冰的脸色才始泛露一丝笑容，道：“老身不敢。”

沙嵩正欲启齿，忽闻厅外传来一声破空刺耳箭啸，不禁双眉浓皱，诧道：“这么深夜，不知又有一武林什么朋友来访！”

只见厅外奔入一个黑衣彪形大汉，躬身的包拳高声道：“禀庄主，冷面秀士庞雨生老师来访。”

沙嵩闻言不禁一愕，道：“庞老师是一人来访，还是率领多人前来？”

黑衣大汉尚未答言，突闻厅外传来一声朗笑道：“在下单人只身前来晋谒，不知庄主可否欢迎我这不速之客。”

沙嵩脸色猛然一变，自己庄上戒备森严，冷面秀士竟如入无人之境，不禁暗暗一惊，抢步奔出厅外，只见冷面秀士身着单薄衣衫，负手巍立，衣袂飘飘站在阶石之上，目中神光逼射。

庞雨生道：“在下来此，庄主必大出意料之外。”

沙嵩道：“不错，庞老师深夜驾临敝庄，必非无故，但不知有何赐教？”

冷面秀士见沙嵩似有意不延请自己入厅，心中深为不悦，面色一冷，道：“在下远来不易，饥渴交加，庄主似吝惜一杯香茗，有失待客之道。”

沙嵩闻言一怔，不禁呵呵笑道：“非是沙某待慢嘉宾，不知肃客，就恐庞老师有点不方便。”

庞雨生朗笑道：“在下方便之极，难道这间大厅内有虎豹不成。”

沙嵩淡淡一笑道：“厅内现有一位武林朋友在，只恐庞老师见他不得，此乃沙某好意，望请见谅。”

冷面秀士鼻中冷哼一声，身形疾晃，疾如电掣掠入大厅内，目光抬去，不禁一呆，冷冷笑道：“原来是清风庵主，有道是人生何处不相逢，不料在此又与庵主谋面。”

清风庵主面色如罩严霜，端坐原处不动，冷笑道：“庞施主来此何故？”

冷面秀士道：“在下一向行事，谋定后动，今夜只人独身，胆敢闯入无极帮五台分堂必有所为。”

沙嵩已自随在冷面秀士之后掠入，闻言面色一变，道：“庞老师何不言明来意？”

冷面秀士面色一寒，道：“来此索放两人。”

沙嵩道：“两人是谁？”

冷面秀士道：“罗刹门下二女。”

沙嵩面色一整，道：“罗刹二女确实落在敝庄，但沙某系应好友之要求所为，这位好友乃二女至亲长辈，现二女甚受礼遇，此与庞老师何干？”

冷面秀士道：“沙庄主可否见告这位好友是何来历？”

沙嵩摇首笑道：“恕难奉告！”

冷面秀士突放声大笑道：“沙庄主如不释放二女数日之内贵庄必难逃血腥浩劫，鸡犬不留。”

大厅灯烛忽一暗后明，冷面秀士身形已失。

沙嵩双眉紧蹙，油然泛起大祸临头感觉。

清风庵主默默无言，垂眉作沉思状，有顷抬面，目注沙嵩道：“老身只觉庞雨生可疑。”

沙嵩道：“有何可疑之处？”

清风庵主道：“庞雨生与向前异，判若两人，往昔甚难见他说上这么多话。”

沙嵩道：“时与境迁，他习性虽面冷言寡，但至今日情势迫人，不说话也是不行了。”

清风庵主点点头，道：“庞雨生所说罗刹二女，想必身怀重大隐秘，不然以庞雨生只知利之在，往顾道义。决不敢登门索放，惹火焚身，莫非屠三山失去藏图在二女身上么？”

一言点醒，沙嵩忙道：“庵主委实才智无双，怎么沙某虑不及此。”双掌重击三声。

只见厅外奔入两个精悍短装抱刀汉子，躬身道：“庄主有何吩咐？”

沙嵩道：“冷面秀士去了么？”

两人同声应道：“冷面秀士从前门而出，属下未闻庄主之命，是以不敢拦阻。”

沙嵩鼻中冷哼一声道：“你们两个去至后院秘室，将罗刹二女带来见我，不可失礼。”

二人躬身应命，身开有疾转宛如离弦之弩般窜出大厅而去。

夜空如墨，狂风挟着雪为闰，扑面如割。

暗中闪出一条黑影，如附骨之明般紧随两人身后。

两抱刀汉子浑如无觉，迳向后院快步行去，沿途暗处询口令暗语，戒备森严。

但夜黑如墨中有谁能察觉两匪身后一灰暗迅快身影。

一双匪徒走在一座月洞门前，低声道：“朱老四！”

院中传来森冷回声道：“是谁呼唤我朱老四？”

一人答道：“周青，潘大虎，奉了庄主之命，相请二位姑娘去前厅叙话。”

暗中掠出一条矮捷矮小人影，目中射出两道冷电精工记，望了两人一眼后，眉头微皱道：“此刻已夜深更沉，两位姑娘俱已就寝，她们脾气甚难伺候，如今好梦正浓，惊醒她们恐有得两位罪受咧！明儿个不成么？”

潘大虎道：“我等身为走卒，奉命差遣，概不由己。庄主频遭拂逆，他也是无可奈何，清风庵主与庄主现在大厅立候这两位姑娘咧！”

朱老四微微一笑道：“既然如此，两位往里请吧！但要顺着点，不要触怒她们！”

周青笑道：“这个我俩知道！”

院中雪拥寒梅，弥漫清香，沁人肺腑。

一双匪徒簇近二女居室门外，频频轻敲，低声呼唤。

良久，只听一个清脆语声道：“谁？这么晚了还扰人清梦则甚？”

潘大虎道：“姑娘见谅，庄主现有急事在大厅立候，小的奉命相请。”

但闻陶珊珊语声道：“侯着！”

二女房中一旁，燃着一盏油灯，想是整理衣裙，梳结云鬓发髻，一双匪徒只得耐心等待。

半晌，木门呀的开启，陶珊珊唤道：“进来，姑娘还要问话！”

一双匪徒迈步进入，身形未定，只觉一缕浓香扑入鼻中不由天晕地倒下。

二女不禁一怔，忽见眼前一花，一条身影在二匪之后冒起，低声道：“二位姑娘还识得在下么？”

陶珊珊只觉语音念熟，猛然省悟，绽开如花笑靥，道：“你是严少侠么？”

来人正是严晓星，忙掩好房门，道：“在下正是严晓星。”

陶小燕凝眸望着严晓星，恍若梦中相逢，难信此乃真实。

严晓星道：“时刻紧迫，要逃从速。”忙嘱二女如何行事。

二女被软禁多日，玉容清减，此刻精神大振，不禁相视一笑，多日忧苦闷烦为之一扫而尽。

陶小燕柔声道：“严少侠，我俩穴道被制，武功暂失，何能逃出虎口。”

严晓星闻言不由呆得一呆，双掌倏地按在二女后胸。

二女同感一股如焚纯阳真气循着命穴攻入。

约莫盏茶时分，二人阻滞穴道通畅如常。

严晓星忽向两匪鼻孔一抹，身形疾向床后隐去。

一双匪徒如同睡梦初醒，翻身起立，相顾愕然，道：“二位姑娘为何如此？”

陶小燕冷笑道：“别认为姑娘武功已失是好欺侮的么？庄主怎会在此清夜命汝等相请，分明不怀好意，不然休怨我姑娘手黑辣手。”

周青苦笑道：“小的怎敢欺骗二位姑娘，有一句不真必遭横死。”

陶珊珊道：“好，既然如此，你们带路吧！”

周青潘大虎闻言趋出门去，领着二女而去。

清风庵主与双面佛沙嵩倾谈了一阵忽皱眉一笑道：“他们还未到来？”

沙嵩猛一击掌。

只见厅外飏的掠入一个瘦小汉子，道：“庄主有何吩咐？”

沙嵩沉声道：“你去瞧瞧周青潘大虎两人怎还未将二位姑娘请来。”

汉子转身奔出厅外，清风庵主道：“二女庄主尚未查明来历么？”

沙嵩摇头苦笑道：“沙某受好友陶胜三之托，他言说他那两位嫡亲侄女无故失踪，谅尚仍在人世，托沙某查寻其侄女行踪……”

清风庵主忽轻喟道：“是那迷魂谷主陶泰麟一双掌珠么，想迷魂谷主夫妇先后失去踪迹，此仍武林一宗不解之谜，怎亦重步其后尘……”语声突然一顿，目中神光电射，接道：“庄主所说二女是不是就是她们！”

沙嵩摇头苦笑道：“敝庄一名手下路经良乡，于客栈中偶闻邻室二女对话。言语里间竟与迷魂谷大有渊源，是以施展妙计，将二女擒来舍下，不想二女坚不承认与迷魂谷主有何渊源……”

清风庵主冷笑道：“三木之下，何愁不吐真言。”

沙嵩道：“二女对沙某言说，倘若不信其言不实，尽可传讯陶胜三老师赶来，即可证实其言非虚。”

“所以沙庄主立即传讯陶胜三老师了。”

“正是！”沙嵩道：“陶老是久即可赶至舍下！”

正说之间，忽见那瘦小汉子神色匆惶奔入大厅，道：“禀庄主，二女失踪了。”

沙嵩如闻雷击，猛地立起，面色铁青，大喝道：“二人已制穴道，武功全失，怎会无故失踪。”

那汉子嚅嚅道：“属下闻听朱老四之言，周青潘大虎领着二女在片刻之前已来此大厅，属下感觉必有蹊跷，为何途中未曾相遇。”

沙嵩闻言面色大变，道：“庵主我们走！”

屋外天黑如墨，寒风怒吼，大雪仍是漫空飞舞，庄中一片混乱，内外暗桩均未曾见二女逃出形迹。

这是一不可解之谜。

沙嵩脑中忽闪过一个念头，急掠至孙雁住处，房门虚掩着并未落栓，他轻轻推开，但见孙雁拥被熟睡，鼻息甚浓，不禁一怔，目光四巡，只觉并无丝毫可疑处，又悄悄退了出去，暗道：“这两女难道插了翅膀飞了出去？”

天色微现曙光，二女失踪尚难寻出蛛丝马迹。

清风庵主道：“据庄主所言，贵庄防守严密，不论来人武功旷绝，来去自如，也无法将失去武功的二女揣之离去而一无所觉，分明是内贼所为。”

沙嵩赧然答道：“其中必有蹊跷，庵主说的极是，此必内贼所为……”

蓦地，只见一青袍老人奔来，禀道：“夫人现在内堂有事与庄主商量。”

沙嵩颌首答道：“你速准备一桌素席款待庵主及五位少侠。”继向清风庵主笑道：“沙某去去就来，庵主见禀。”身如离弦之弩般穿出厅外，迅即掠往内宅。

只见其妻两眼红肿，瞥见自己，珠泪似断线般淌下，哭不成声。

沙嵩大惊道：“夫为何何如此？”

沙妻哽咽道：“福儿被贼人擒去，倘福儿有个三长两短，贱妾也不想活”

了。”

双面佛沙嵩闻言似为雷霆重击，目瞪口呆，面色大变，道：“福儿如何为贼人擒去的？”

他垂暮之年，仅得一子，年方七岁，长得眉目清秀，聪明伶俐，爱如拱璧，百般呵护，仆媪伴随，不能或离，怎料遭此剧变，乍闻此言，像天塌下来般，眼前只觉一片墨黑。

沙妻手递一张纸卷，道：“庄主请瞧！”

沙嵩接过，只见笺上书写数行字迹：

“倘若欲保令郎活命，请于今晚三更时分只身前往东南十坦克镜面峡下相晤，只询明数点疑问后，立即释放令郎，不过庄主如暗带人手前来，令郎万无幸理。”

沙妻道：“庄主如何决定？”

双面佛沙嵩黯然叹息一声道：“老夫只能应约前往，但须守密，夫人不可张扬外泄。”接着将纸笺毁了，迈步外出……”

是夜，二更初点，雪停风弱，寒境更是逼人，庄外雪地中屹立着清风庵主，身后紧随着五童。

只听清风庵主道：“这就奇怪了，他们均不知沙庄主夫妻何往，但为师却知道……”

忽闻风送阴恻恻冷笑道：“庵主知道什么？说出来让在下听听。”

清风庵主不禁一怔，循起望过去，只见冷面秀士庞雨生手持折扇，立在一块积块崖石上，衣袂飘飘，面色冷漠如水，淡淡一笑道：“老身只道是谁，原来是手底败将，十年前你胜不了老身，如今亦未必稳操胜算。”

冷面秀士沉声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天外三凶岂能算得是武林顶尖人物，须知庞雨生并非昔年吴下阿蒙。”

清风庵主狂笑道：“十年并非太短时日，老身谅想庞老师已练成一身旷绝奇学，可否容老身一开眼界……”说着忽转身目注五童，道：“你们联手与庞老师印证，但须点到为止。”

冷面秀士闻言不由气往上冲，折扇一摇，哗的展了开来，斜身点步，欲抢先出手。

忽闻石后传来一声断喝道：“且慢！”

喝音未了，一条灰色人影疾闪掠出。

清风庵主冷笑道：“原来庞老师还有助拳之人，难怪胆敢放言无忌。”

冷面秀士沉声道：“庵主，此位就是神木尊者再传弟子钱百涵少侠，看来今日就是你清风庵主毙命之期。”

清风庵主闻言心神暗震，尚未答话之际，身后五童已自挟着一蓬剑雨寒芒，寒袭冷面秀士及钱百涵。

五童剑势凌厉奇奥，右臂疾振，划出一道弧形寒虹。

冷面秀士道：“清风庵主刚愎自负，目空一切，比在下甚，非可以词锋说动，不如用事实证明，他必然回来相求你我，那时在下定要他俯首贴耳，甘心就范。”说着望了钱百涵一眼，又道：“凡事欲速则不达，必须谋定后动，使无极帮计穷力拙，动则得咎，方可致胜克敌。”

十二

苍穹沉暗如漆，山野大地蒙着厚厚的积雪，灰茫茫地一片，狂风一阵阵刮地雪尘，呼啸涌腾，弥漫若雾。

雪粒雾尘中实现在六条迅如流星般人影，为首正是那天外三凶阴毒著称的清风庵主。

只见清风庵主身形倏地一停，转面沉声道：“庞雨生不必危言恫吓，途中谅有拦劫，你等伤势好些了么？”

红衣童子躬身答道：“服下恩师所赐灵药，伤势已然平愈！”

清风庵主点点头，道：“你窥听沙嵩与其妻之言去处就在不远么？”

红衣童子答道：“恩师你瞧，山嘴上有一株倒挂悬松，似七龙飞攫，沙嵩去处就在崖上。”

清风庵主凝目望去，相距百数十丈外崖嘴上，隐隐可见一株悬柯奇松，嘴角不禁泛出一丝阴笑。

忽闻朗朗喝声传来道：“清风庵主请速退回，本帮秘密聚会之处，不容窥探，望请见谅。”

清风庵主闻言目中怒光逼射，大喝道：“何不现身出见！”

只听暗中那人冷笑道：“在下敬庵主乃本帮嘉宾，故尔善言相劝，如不及早回身速去，我等身奉严命，迫不得已也顾不得其他了。”

清风庵主面色铁青，厉声道：“就是你们帮主见了老身也畏让三分，汝等胆敢口出不逊，老身偏要去，瞧你等其奈我何！”

五童渐渐醒了过来，发觉一身武功已失，禁不住热泪盈眶，伤心悲愤。

清风庵主铁青着脸道：“我们走吧！”

她不敢施展身法，因五童武功已失，步履无异常人，心中怒火沸腾，此乃生平未受之辱，只觉与无极在和势不两

立。

走出约莫七八里路远，只见冷面秀士庞雨生与钱百涵双双迎着走来，冷面秀士道：“庵主此去如何？”

清风庵主黯然一笑道：“不幸为庞施主料中！”

庞雨生道：“详情可否见告？”

清风庵主目光四巡了一眼，道：“两位是否愿择一密无雪之处坐叙，老身尚要请问胸中疑虑。”

庞雨生道：“谨尊庵主之命。”

他们一行择一穹形山崖之下，席地而坐。

清风庵主长叹了一口气，娓娓道出详情。

庞雨生钱百涵两人不禁骇然动容。

清风庵主道：“庞施主为何知情无极帮主必派人拦截老身？”

庞雨生望了钱百涵一眼，道：“钱老弟有一至交深为沙嵩所信任，他因深恶无极帮所行所为，均是罪大恶极神人共愤，是以告知钱老弟！”

钱百涵颌首道：“无极帮知道庵主必暗中跟随沙嵩，如不痛挫庵主锐气，日后将无法使庵主甘心悦服。”

清风庵主不禁怒火沸涌，冷笑道：“我与他已形成水火积不相容，怎可甘心悦服。”

庞雨生微微一笑道：“庵主此言差矣。”

清风庵主怒道：“有何可差，施主若易身相处，则不会出此轻率之言。”

庞雨生道：“怨在下出言忤犯，不过在下要说两句不敬之词，庵主可否赐答？”

清风庵主道：“有话请说何妨。”

庞雨生道：“今晚折辱之仇，庵主是否必报？”

清风庵主怒道：“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庞雨生淡淡一笑道：“庵主是否稳操胜算？”

清风庵主不禁一怔，半晌说不出话来。

庞雨生打蛇顺榻上，忙道：“无极帮主所网罗的均是武功奇高的能手，图霸武林惟心有畏忌……”

清风庵主道：“他畏忌何人？”

庞雨生道：“这个在下不知，但在下却知他目前畏忌的是三度出现武林中的持有神木令主者，他不取得骊龙谷藏珍中一册武功秘笈，将无法遂其独霸武林之愿。”语音微顿了顿，深深注视了清风庵主一眼，接道：“依在下之见，庵主不如取得武功秘笈后，再作复仇之事。”

清风庵主道：“听施主之言，莫非已有人取得武功秘笈后再作复仇之望。”

庞雨生道：“端视庵主愿否与在下等揣手合作。”

清风庵主道：“如何揣手合作，老身愿闻高明。”

庞雨生道：“不敢，一愚之得焉敢当庵主廖赞，庵主不妨忍下愤怒，虚与委蛇，因一份藏珍图已落在无极帮主手中，另一份在下心疑乃无极帮有意放出失窃风声，诬栽在偷天二鼠身上，更挑衅残杀，使武林自乱，无法顾及，如今又窃去钱老弟身怀之神木尊者遗嘱，可从容参悟骊龙谷藏珍。”

徐海略一沉吟，道：“施主所言极是，但老身岂可自损威望，腼腆事仇。”

庞雨生道：“不然，庵主如不提及此事，无极帮主则亦佯装不知，汝魔我诈，互斗心机，庵主佯装恭顺，在下料无要有帮主必不敢生心暗害，他心有顾忌……”

清风庵主道：“他顾忌什么人？”

庞雨生朗声道：“天外三凶是好惹的么？”

这一句话听得清风庵主五内熨贴，世人多喜戴高帽，清风庵主何独不然，冷漠铁青面色不禁露出一丝笑容，点点头道：“好，施主为人心性老身深知，施主未必并无所取。”

庞雨生微笑道：“在下未说过一无所取之言，藏珍中有柄上古仙兵，名叫鲁阳戈，在下希望取得……”说着又朗笑一声，道：“不过骊龙人保藏珍，乃钱老弟所有，只要钱老弟首允，当无问题，日后秘笈上武功如有疑难，钱老弟尚须就教于庵主。”

清风庵主望了钱百涵一眼，道：“君子一言。”

庞雨生道：“如立九鼎。庵主眼前不如在途中相候沙嵩，在下预料沙嵩天明即回。”

清风庵主暗道：“冷面秀士善攻心计，老身应防着了他的道儿就是。”

只听冷面秀士又道：“因时刻无多，预定之计尚未尽言，望庵主明晚枉驾来此一行。”说着抱了抱拳，与钱百涵身形疾腾，杳入夜色沉沉中。

红衣童子道：“恩师，冷面秀士之言可信么？”

清风庵主答道：“双方既然互为利用，目前冷面秀士必不我欺。”说着望了望天色一眼，又道：“天色即将放亮，我等在途中相候沙嵩。”

七要公崖中疾闪出一条庞大如鸟身影，劲装捷服，肩带一双独门兵刃拂手拐，迅如猿猴登上七松崖。

将及于半，突闻崖上朗笑道：“沙庄主真是信人，敝上恭候多时了。”

沙嵩施展上乘轻功，一口气登上七松崖，只见松后转来一个须发甚长的老叟，即道：“我儿何在？”

老叟微微一笑道：“事实并非如同庄主想像，多言无益，老朽领庄主前去。”

沙嵩已瞥见数十丈外，松林掩映着一幢小庙，门口烛火闪耀，沉叹一声道：“沙某有烦了，阁下可否见告贵上是何来历？”

老叟不答，缓缓走去。

沙嵩只感头皮发炸，今晚应约前来虽存了必死之心，但处此情境，不禁胸头泛上阵阵奇寒。

只听传出清朗语声道：“有请！”

老身欠身一让，伸臂前引肃客。

沙嵩壮着胆跨入庙门，抬目望去，不禁面色惨变，只见上坐一黑衣蒙面少年，与武林中盛传的神木令者无异，两旁肃立着金刀四煞，目中逼射慑人寒芒，令人震栗。

蒙面少年目睹双面佛沙嵩人来，缓缓起立，朗声道：“沙庄主远来是客，在下未即出迎，望乞海涵，请坐。”

沙嵩欠身落座，道：“沙某知罪，所以只身前来领责，万死不辞，但幼儿无过……”

“罪不及孥，在下岂能不知。”蒙面少年道：“紫霞山庄，鸡犬不留，不知庄主尚记忆否？”

沙嵩面色惨变，道：“当年之事，沙某为势所逼，身不由己，却不谗过于他人，但求一死，别无他言只育赦释犬子，沙某身在九泉，亦当感恩。”

蒙面少年淡淡一笑道：“庄主言重了，老四请带庄主去见见他的爱子是否安然无恙。”

那立在左侧的第二尊金刀煞神道：“庄主请随我来。”

双面佛沙嵩不禁一怔，谢了声立起紧随着金刀老四走向庙后。

一间矮屋中窗纸内映烛火，隐隐可闻其子清脆语声。

金刀老四推开木门，沙嵩迈入，只见其子与一皓首银须瘦长清癯老叟对坐笑语，目睹沙嵩，霍地跃起扑入沙嵩怀中叫道：“爹！”

亲亲之情，溢于言表。

沙嵩两行热泪压眶而出，顺颊流下，粗大手掌抚摸着其子发颊。

老叟面色一冷，不屑地望了沙嵩一眼，与金刀老四联袂步出房门。

沙嵩道：“孩子，你受苦了！”

幼童圆眼一睁，道：“他们待孩儿甚厚，丝毫未受苦，爹为何竟出此言？”

沙嵩闻言呆得一呆，道：“你是被何人带来此处？”

幼童目露诧异道：“孩儿蒙神木尊者相救，稍迟一步孩儿即遭万恶凶徒杀害，含恨九泉了。”

沙嵩惊道：“真有其事么？凶徒是谁？”

幼童右手一指暗门，道：“匪徒囚在此柴房内。”

沙嵩纵身一跃落在门前，举掌推开木门，不禁骇然变色，只见一匪徒斜仰在柴堆上，耳眼口鼻内溢流丝丝黑血，两目怒张，口张鼻扭，似死前不胜

痛苦。

沙嵩认出一双匪徒乃自己强仇大敌，闽南剧盗刘雄毛威又瞧出两人系受阴火搜魂恶毒手法，全身经脉根根裂断，内腑缓缓绷碎，受尽痛苦而死。

此种恶毒手法，他也是听说过，并未目睹，只瞧得心惊胆寒。

幼童以手掩目，呼叫道：“爹！好可怕啊，孩儿见他们囚在室内时，还是活生生地，怎会死去。”

沙嵩叹息一声，带上柴房木门，道：“为父错了，还认为神木令主人挟持我儿胁迫为父就范。”

幼童圆睛骨碌碌转了一下，诧道：“孩儿只知神木尊者乃前辈义人侠奇人，如今的神木令主对孩儿受护备至。”

沙嵩道：“神木令主者对我儿说了什么？”

幼童道：“神木令主者训勉孩儿，人生苦短，须做一番有意义之事，读书为求明理，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沙嵩心有所感，暗叹一声道：“只说了这些么？”

幼童道：“他只说了这些话。”

一条身影疾闪而入，现出那皓首银发老叟，道：“福儿老汉带你去安睡，天色一明，就须随你父返家。”继向沙嵩笑道：“时刻无多，敝上有请庄主叙话。”

沙嵩答道：“在下遵命！”望了其子一眼，跨出迈出，径向庙堂走去。

只见神木令主者与金刀四煞叙话，目睹沙嵩走出，倏地立起，朗声道：“庄主请坐，在下意欲请庄主之事，不知庄主可愿相助？”

沙嵩抱拳，目露恭敬之色，道：“不敢，只要老朽所知敢不如命。”

蒙面少年道：“庄主知否在五台山无极帮安藏了多少党羽？”

沙嵩立时从怀中取出一叠折好的纸柬，递与蒙面少年，道：“无极帮主为人行事均在事前经过周密布署，谋定后动，一切安排极其隐秘，老朽虽受命在紫荆关设立分堂，严密监视晋北冀西武林动静，五台派被定为最重要之一处一举一动，每五日须传讯禀明。”话声略略一顿，又道：“五台究竟有无极帮多少党羽，老朽委实不知情，只知主其事者为乾阳头陀，这纸卷内老朽已书明暗语手式联络之法。”

蒙面少年展开纸卷，已明就理，用烛火毁去，道：“多蒙庄主不欺，在下心感不胜，当年紫霞山庄严大侠严天梁灭门祸劫庄主是否参与其事，不知可否见告详情。”

沙嵩闻言不禁心神大震，面色惨变，苦笑道：“不敢隐瞒，老朽当年实参其事，但为势所迫，身不由主。”

蒙面少年诧道：“这是何故？”

沙嵩道：“因为参与其事者均是黑衣蒙面，互不交谈，违则立即处死，主其事者亦隐秘本来面目，临行之际，俱服下迷神药丸。”

“主其事者庄主必然知其来历。”

沙嵩面现苦笑道：“不知。”

蒙面少年诧道：“凡事必有因，庄主恐是违心之言。”

沙嵩苦笑道：“老朽如有一言不实，日后必遭惨死，当年老朽突奉黑道星旗令召集，赶往蜀道天险犀牛峡内听命事后才知杀害的竟是誉满武林，威震西北道上的严大侠，神明内疚，至今未复，才托身于无极帮下，从此罕有现身江湖。”

蒙面少年喃喃自语道：“七星旗令……七星旗令。”似作沉思状。

沙嵩道：“七星旗令乃当年黑煞神荀智独门信符，但荀智早在围袭紫霞山庄前三月便已亡故，荀智一向独来独往，无家无室，并无后人。”

蒙面少年不禁一愕，道：“庄主这么多年来，竟不知一丝内情么？”

沙嵩黯然叹息道：“十数年来，老朽如置身在暗室中，非但不敢多问，而且不敢多想，但老朽不解的是参与其事之人均无法明了真象，大侠从何探出？”

蒙面少年道：“如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说着缓缓立起，又道：“在下尚有要事急须离此，庄主请偕同令郎转返庄内，今晚之事宜守口如瓶，以免杀身之祸。”

金刀大煞道：“令郎谅已熟睡，俺领庄主前往令郎睡处。”

蒙面少年忽飘然步出庙门而去。

寒风啸掠，夜空如墨。

蒙面少年独自一人徘徊在林径积雪间，心情沉重，郁闷难舒，低声长吟道：“高崖何处觅知音寒管声幽怨一声已断别离心旧事难弃杳难寻恨沉沉……忽闻一声娇脆银铃悦耳笑声传来道：“你又在伤感了。”珠光一闪，眼前突现清丽脱俗的许飞琼。许飞琼纤纤玉指捏着一颗胡桃般大小夜明珠，烛照丈许远近，一双晶澈双眸凝在蒙面少年，笑靥如花道：“忧能伤人，星弟还是想开点好。”严晓星道：“琼姐，速将明珠收起，血海大仇未报，怎不使小弟忧心如焚。”许飞琼将明珠收置怀内，娇笑道：“我知道，但迹象已明，如你我所料，主凶就是无极帮主，我更断定无极帮主与伏建龙同是一人。”严晓星长叹一声道：“但并无确切明证，岂能妄入人罪。”许飞琼道：“欲速则不达时至自然明，大仇必然得报，星弟请暂释忧心，我来此乃受人重托。”严晓星诧异道：“琼姐受何人之托？”许飞琼道：“珊珊、小燕陶氏姐妹。”严晓星不禁剑眉一皱，道：“琼姐岂可自吐隐秘。”许飞琼响起银铃娇笑道：“是她二人自知，怨我何来。”严晓星不禁一怔道：“她两人如何知情？”许飞琼道：“星弟太小看了珊珊小燕，她们早就料到星弟就是神木令主人。二女对你一往情深，岂可流水无情，弃之如遗。”

严晓星摇首叹息道：“道义之交，一无儿女私情，琼姐说到哪儿去了。”

许飞琼嗔道：“星弟，怎不知女人祸水，你如此绝情，避不相见，恐爱极生恨，对你大为不利，何况迷魂谷主夫妻无故失踪，也许与星弟血海大仇有关连。”

严晓星闻言不禁一呆，忖道：“是啊，沙嵩言说受命围袭紫霞山庄之际，均服下药丸，身不由己，莫非就是迷魂谷这这独门药物么。”遂颌首道：“谨遵琼姐之命。”

许飞琼格格一笑，拥手同行消失于夜色沉沉中。

天色漆漆微现曙光，白雪无垠，双面佛沙嵩率着七龄爱子在山径小道上。

沙嵩道：“昨晚你我身经百历，宜守口如瓶，免遭杀身之祸。”

道旁闪出一条黑影，躬身抱拳道：“庄中无恙么？”

沙嵩定睛一望，见是庄中得力高手吴荣，面泛冷笑道：“原来是吴贤弟，你奉何人之命来此守候？”

吴荣答道：“夫人放心不下，命小弟来此，清风庵主已起疑，于遂途守候庄主。”

沙嵩淡淡一笑道：“老朽奉帮主急召，指示武林大计，今后武林情势，

必有一番剧变，吴贤弟千万不可宣泄，可送犬子由小道赶返庄主，老朽前去与清风庵主见面。”

沙嵩定了定神，身形一提，施展草上飞没功，疾如流星奔去。

走出约莫四五里之遥，忽闻清风庵主语声道：“庄主何往？”

沙嵩抬目望去，只见清风庵主率领五童从道旁竹林中缓缓走出，立时抱拳施礼道：“沙某奉帮主密使相召，临行匆匆，不及与庵主到来经过陈明，敝帮主言庵主盛情心感，他心在短短时日内赶回总坛与庵主相见，命沙某面致歉意。”

清风庵主道：“如此说来，老身须赶往约定之处与贵帮主晤面了。”

沙嵩道：“庵主不多打住一天么？沙某急欲稍尽地主这谊。”

清风庵主在一个时辰内用独门灵丹耗损本命真力与五童打通阻滞穴道，已是疲惫不堪，闻言正中心怀，道：“老身恭敬不如从命，俾便请教选来武林情势。”

沙嵩忽瞥见五童神色惨淡，面有愤容，不禁诧道：“庵主五位高徒怎么样了？”

清风庵主淡淡一笑道：“你我回庄再谈详情吧！”

他们身形消失远处后不久，东向无垠白雪尽头突现五个黑点，疾逾闪身，转眼现出陶胜三皇甫炎高雨辰等人。

暮听一清朗笑声道：“陶老英雄别来无恙？”

陶胜三闻声不禁面色一变，只见一株合抱秃干巨树后转出赵春城，满面含笑，目注自己，线毫未见敌意，由不得心情一宽。

高雨辰双拳略抱道：“赵老师，你我又幸会了。”

赵春城含笑道：“真是天涯何处不相逢，高少侠好。”说着目光转注陶胜三道：“陶老英雄，你是否须往双面佛沙嵩庄内？”

陶胜三又是心头一震道：“正是，赵老师何以知之？”

赵春城道：“老英雄此去必自投罗网。”

陶胜三不禁面色大变道：“此话何解？”

赵春城微微一笑道：“因为沙嵩内所囚的二女，并非陶老英雄要寻觅之人，何况二女已予释放，再二女非我罗门下。”

“这话可是真的？”

“正是！”赵春城正色道：“在下岂是谎言之人，倘不信，当可一问沙嵩。”

陶胜三略一沉道：“老朽还是要当面一问真情。”

赵春城淡淡一笑道：“老英雄定要前往，在下未便拦陶老英雄为了寻觅两位嫡亲侄女，不惜与无极帮虚与委蛇，须知人无害虎意，虎有害人心，明月禅师等七位武林名宿是明证。”说着振臂一鹤冲天拔起，穿空斜飞落下，三起落，瞬眼无踪。

皇甫嵩冷笑道：“此人傲慢无礼，日后遇上，老夫必杀之。”

高雨辰道：“罗刹门下均是脾性怪异，冷漠无礼，当家不理睬他就是。”

陶胜三等人如飞奔驰而去，约莫奔出三里之遥，已是一处庄，寥寥四五户人家，由于天寒地冻，均深锁门户，忽闻一沙沉声传来道：“来的可是陶老英雄？”

一幢矮檐土屋突呀的开启，步出一身材高大，白发银须老者。

陶胜三诧道：“恕陶某眼拙，从未识荆，请问阁下高姓大名。”

高大老者笑道：“老朽闵九公奉庄主之命接待陶老英雄，诸位远来跋涉，请至屋内饮杯热酒，略祛寒气，老朽有话面告。”说着侧身肃客。

陶胜三数人鱼贯而入，只见屋内一张方木桌上摆着几样山珍野味，并暖着一壶酒，酒香四溢。

闵九公挽起酒壶，在碗中斟满了酒。

皇甫炎暗道：“不多不少，恰好六碗酒，似算准了我等五人。”不禁深深注视了闵九公一眼。

闵九公好似猜中皇甫嵩心意，笑道：“皇甫当家惊异老朽为何知悉五位定要前来，因为敝帮到处均有耳目，五位一举一动，本帮均了如指掌。”

皇甫嵩鼻中冷哼一声道：“闵老师知否我等方才来时途中曾遇见何人？”

闵九公淡淡一笑，道：“罗刹门下赵春城。”

皇甫嵩不由心神猛凛，面色微变。

闵九公忙道：“老朽先干为敬。”一大碗酒咕噜噜喝完。

陶胜三察知酒中无毒，亦一饮而尽，道：“阁下是否奉命拦阻陶某等入庄，不知为了何故？”

闵九公道：“庄中另有客先至，此人与陶老英雄皇甫当家乃强仇死敌，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恐掀起一场凶搏……”

“他是谁？”

“天外三凶，清风庵主！”

皇甫嵩鼻中冷哼一声道：“老贱人尚死么？”

闵九公道：“不但未死，武功较前更为精进。”说着一一劝酒。

陶胜三意欲问明二女之事，话欲出口却又咽了回去。

闵九公甚为健谈，词锋清隽，盛赞陶胜三皇甫炎生平得意事迹，传神动听。

酒味甘醇，菜肴腴美。

皇甫炎嗜酒贪杯成性，见了好酒更是不舍，只觉此酒佳极，一连饮了六碗，忽感阵头目晕眩，不禁骇然变色，大喝道：“你胆敢酒中放毒。”

其他陶胜三等四人亦觉察有异，但四肢乏力，目露惊悸之色。

闵九公哈哈大笑道：“老朽并非所差遣，但所说纯属实话一句不假。陶胜三目喷怒，喝道：“你何人？”

闵九公道：“老夫闵九公也非虚假，今日略施诡计，志在你陶胜三，与他们丝毫不干。”说罢在皇甫炎四人身上点了数处穴道，笑道：“怨老夫无礼，一个对时后自解。”

皇甫嵩等人眼前一黑，俯在案上沉沉睡去。

陶胜三心中发毛，道：“陶某与阁下无仇无怨，志在陶某何故？”

闵九公道：“老夫与令弟至莫逆，迷魂谷主夫妇突告失踪，经多年之查访，方知陶老师你与令弟面和心违，生心陷害迷魂谷主夫妻。”

陶胜三心头猛泛奇寒，道：“此话匪夷所思，陶某怎会暗害手足同胞。”

闵九公面色一寒，冷笑道：“狡辩无益，老夫自有方法叫你吐实。”说着从怀中摸出十支绣花银针放在桌上。

只见闵九公微微一笑，捏起一支银针，左腕一翻，抓起陶胜三左腕，疾如闪电将针尖戮入陶胜三右手中指甲内。

陶胜三只觉奇痛彻骨，不禁修呼出声，额角汗珠黄豆般

